金文詁林二

文一百六十六 重一千一百九十二

a 小 盂鼎

〈0676〉 令余隹即朕小學

b 簋 御沚

〈1243〉 在小圃

c 尸鼎 氏樊

〈0465〉 小臣氏樊尹作寶用

d 靜簋

〈1366〉 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尸僕學射

e 宅簋

〈1348〉 白易小臣宅畫干戈九

f 趞簋 趞

〈1284〉 趞叔

休于小臣貝三朋 按此器名誤當從器目作易旡簋

g 鼎 嗣盨德

〈0412〉 言嗣盨德 臣卜曰鼎

h 令鼎

〈0660〉 有嗣眔師

氏小子御合射 小臣迺學

i 易鼎

〈0609〉 休錫小臣金

j 農卣

〈0727〉 王小子小大事

k 小臣鼎

〈0358〉
小△臣乍(作)
尊彝

荊伯
簋

〈1389〉
弔望 忘 小△
康中 篙 邦

遣小
子簋

〈1183〉
趩 小△子 𩁹以其友作
醬男王姬 䵼彝

師望
鼎

〈0669〉
大師小△子
師望曰

師嫠
簋

〈1388〉
才 在 昔先王小△學 既令女 汝 更乃且 祖 考
𤔲小△輔 令女 汝 𤔲乃且 祖 舊官小△輔

眾鼓
鐘

散盤

〈2927〉
小△門人繇 散人小△子眉
田戎 散父效 盟 宗父

毛公鼎

小大二字合文

〈0680〉
𢦏 春 于小△大△𤔲 雖 難 我邦
小△大△獻 𣡕 埶 小△大△楚 賦

趞簋

〈1863〉
小△大△
又 右 𨻰

小子 䣄簋

小子合文

〈1232〉
卿 事 錫小△子△
𨸏子 貝二百

小子母
己卣

〈2611〉
小△子△臣
母己

小 ω

小子父
己卣

<2610>
「小△子△它
父己」

小 v

小子省
卣

<2708>
「子商小△子△
省貝五朋」

小 ш

賁卣

<2724>
「子令小△子△
麥光

以人
于董
鼎」

小 x

小 y

小子射
鼎

<0604>
「子錫小△子△罍井2
王商貝」
(A.B)

小 z

𠨘小子
鼎

<0439>
「𠨘小△
子△叩

乍寶
鼎」

小 a'

師望
壺

<2816>
「大師小△子△師
望乍寶壺」

小 b'

鄭大
師甗

<0812>
「奠鄭大師小△子△
侯父乍寶甗」

小 c'

弔向
盨

<1360>
「令小△子△司嗣
朕皇考」

小 d'

單伯
鐘

<0035>
「余小△子△肇帥井型朕
皇且祖考懿德」

小 2'

毛公
鼎

<0680>
「司嗣余小△子△弗彶急」
「余小△子△圂湛于」
「譱艱小△子△師芃虎臣雩寽朕褻事」

小 6'

散盤

<2927>
「散人小△子△眉田戎
微父、效、罍、禾父」

小

不嬰
盨

<1393>
「女小△子△」

小

𢾊鐘

<0061>
「保余小△子△」

[glyph] 心 秦公簋

<1382> 雝小△子△

[glyph] j′ 晉公盦

<3012> 余雖小△子△令

[glyph] k′ 矢方彝 小牛合文

<2446> 明公易錫亢師鬯金小△牛△

牛△易錫令鬯金小△牛△

[glyph] l′ 矢尊

<2452> 明公錫亢師鬯金小△

牛△錫令鬯金小△牛△

[glyph] m′ 小臣系卣 小臣合文

<2699> 王錫小△臣△系易集 寓

[glyph] n′ 艅尊

<2138> 王錫小△臣△艅夒貝

[glyph] o′ 小臣邑斝

<1596> 王錫小△臣△邑貝十朋

[glyph] p′ 缶鼎

<0597> 王易錫小△臣△缶湡責五秊

[glyph] q′ 小臣單觶

<2432> 周公易錫小△臣△單

單貝十朋

[glyph] r′ 傳卣

<2733> 師田父令小△臣△傳非余

師田父令余□□官白𣪘父賞小△臣△傳□白伯休

[glyph] s′ 辰父辛尊

〈2056〉
「小△臣△缶 辰、父辛」

小臣
逋盉

〈1357〉
「小△臣△謎蔑曆 眔易錫貝」(A·B)

小臣
豐卣

〈2689〉
「商小△臣△ 豐貝」

易夾盨

〈1284〉
「趞叔休于小△臣△ 貝三朋」

鼎

〈0672〉
「王乎呼乍作冊尹 冊令命 師䢅」

師䢅簋

「足師俗、𤔲呂人、佳与小△臣△ 善夫、守口、官犬」

克鼎

〈0675〉
「易女史小△臣△ 霝龠鼓鐘」

守簋

〈1339〉
「王使小△臣△ 守使于夷」

康生鼎

〈0464〉
「魯內小△臣△ 㾊生乍作鼎」

〈0484〉
「江小△中仲母生自作用鬲」

〈0580〉
「口口小△子𢽾作寒姒好尊彝」

〈0679〉

「口晉吏使氒小△子𦬎呂限訟于井弔」

〈2857〉
「䇂小子䜌家弗受口」

〈1311〉

「口商小△子寓十朋口口口口令伐厥口寓口口」

〈1497〉
「令小△臣成友」右

「逆𠕘口內史無𩰫大史旗曰」

「㽙氒之小△宮邑𣫞从田」

〈2124〉
「楊

賞小子夫貝一朋」<2150>「拜頧稽首曰王弗望忘乎厥舊宗小子」

<2686>「女子小臣兒乍己尊彝」

a 劉心源曰『小通少。卄弓鏄「女少心畏忌」「毋曰余少子」「少臣惟輔」左傳「從我而朝少君」釋文「少本作小」皆可證』（奇觚卷二、三九頁至四十頁盂鼎）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小物之散也从八丨見而八分之此字造法為段借夫物之大莫如天地者而為天為地不可象也故取天大地大人亦大之理借人形以見其意是象形段借也夫物之散小莫細於艸木之始故先借丨出之丨為細散意八以分別之細又愈細散小之意可由以觀也是會意段借也聖人造字之散意可察可見矣然則小字所从丨與屮字所从丨同意』

（古籀篇十九第四至五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小物之微也从八丨見而八分之按古作小（靜敦）作小（盂鼎）象物少之形小與少古同字故師嫠敦以小輔為少傅年稚謂之少實亦小義也亦作小（使曾鼎）』（文源）

馬敘倫曰『小少止一字皆沙之初文禮記少儀釋文猶小也國語少渡于豕牢而得文王注小也戰國策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吳師道謂少當作沙其實少即沙字也孟子力不能勝一匹雛錢大昕邵瑛皆以匹字為止之譌趙岐訓匹為小孟子音義引丁本作疋其致譌之由顯然方言止小也魏石經左傳小字古文作止易需于沙鄭本作沚甲文有小證以寰盤沙字作

小小少之皆由小小變也（刻詞六一頁小鼎）

斯維至曰「寀小子之官彝銘屢見師睪鼎云乙亥子易（錫）小子睪五商貝十朋商貝者商人之貝也此自為殷器又殷契粹編一一六〇片云丁酉卜其呼多方小子小臣可知此職實自殷代以來即有之矣古者公卿大夫之子弟皆謂小子故亦以小子自稱官名並取義於此蓋掌國子教育之事者也銅器中師望鼎鄭大師小子甗均以大師與小子兼職蓋小子亦為掌教育之事與大師性質相近故一人兼之也周禮司馬小子雖與此名相同然其職掌祭祀與此不合前人所釋皆誤依余所考當是周禮司馬之諸子其職文云掌國子之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此與令鼎王射有司

眔小子師氏合射又靜𣪘王命靜司射學宮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尸（夷）僕學射所言學射正合。又靜𣪘云隹六月初吉周曆早於夏曆二月則四月正當春末夏初似與春合諸學時令亦合』（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一二一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斯維至曰『師嫠𣪘云命汝𤔲乃祖舊官小輔眔鐘鼓吳大澂說小輔當讀為少傅古籀補三五 案其銘又云在昔先王小學汝敏可使則說為少傅可信蓋掌教育之職者也』（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一八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a 楊樹達曰『愙齋集古錄第伍册柒葉上載師望鼎銘文首云大師小子師望。吳氏謂是大師之子嗣其父為大師。賸稿下之伍 余按小子之文金文屢見。吳氏釋子為父子之子殆不可通。毛公鼎云女

△𤔲公族雩參有𤔲小子、師氏、虎臣、不得以參有𤔲小子為參有

嗣之子也、異於毛公鼎别以周禮夏官小子為說、又與下文師氏虎臣不類、亦非也、余熟思之、竊疑小子之稱、蓋謂官屬也、尋周禮天官大宰之下有小宰、地官大司徒之下有小司徒、春官大宗伯之下有小宗伯、夏官大司馬之下有小司馬、秋官大司寇之下有小司寇、皆佐其長以為治者、此外春官大胥外有小胥、大師外有小師、大祝外有有小祝、大史外有小史、秋官大行人外有小行人、大抵以大名者為其職之長、而名小者則為輔佐其事之官、以此推之、小子當謂屬官、殆無可疑也、特小司徒及小胥之類皆一人之專職、小子為屬吏之泛稱、此為異耳、周禮春官大師職掌樂律之事、序官記大師下大夫二人、而大師小師之外、又别有典同磬師鍾師笙師、鎛師韎師旄人籥師諸職、分掌樂律之事、皆大師之官屬也、此文言大師小子、蓋猶今言大師屬官、師望若非屬大師之下

大夫、則必小師及典同磬師鍾師、諸職之官、以其職為樂師、故稱師望、此猶晉之師曠、鄭之師慧也、由此廣推之、毛公鼎之參有司小子、謂三有司之官屬也、令鼎之有司眾師氏小子、謂師氏之部屬也、春官序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典同以下則中士或下士數人、典同以下與小師同為大師之官屬明矣、余此說固無明證、然核之文義、衡之事理、較舊說為可通、故書之以俟達者焉。又曰、「日者以補證論語、習逸周書一通、芮良夫篇有云、嗚乎、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罔顧、道王不若、又云、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又云、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事王、又云、爾執政小子不圖大囏、偷生苟安、文言執政小子者四、與此銘云大師小子、及毛公鼎之參有司小子、令鼎之師氏小子、文例並同、執政小子、蓋謂執政羣寮也、又云、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以朋友小子連言、朋友猶言僚友、此知諸

云執政小子者、亦即執政朋友小子也、特彼略言之、而此則詳言之耳、又云、遂非不俊、余未知王之所定、矧乃小子、又云、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寔蕃有徒、文又再單言小子、此以上文屢云執政小子、又云執政朋友小子、故省略言之耳、以金文與逸周書互證、吳大澂釋小子為嗣子、或釋為周禮夏官小子職者、皆為誤說明矣、舀鼎云、△舀吏便氒小子△以限訟于井弔叔、氒小子者、舀之部屬也。(積微八十四頁至八十五頁師望鼎跋及師望鼎再跋)

高鴻縉曰『按小字象雨點之形、依葉玉森說、託雨點之微小以寄微小之意狀詞』(字例二篇一八五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小物之微也、从八丨見而分之」高田忠周謂小字从丨與少所从丨同意、艸木之始也、八以別之、金文甲

骨文小字皆三小畫作品字形排列，从八从丨乃據篆文立說未可从也。高鴻縉象雨點之形，馬敘倫謂小少止一字，皆沙之初文，馬氏之言是也。蔡侯鐘云「余唯末少子」，少字作⺌，即小子也。

小子一詞，楊樹達謂為屬吏之泛稱，並舉毛公鼎文為証。按銘文當於有嗣斷句，小子、師氏、虎臣，與朕褻事，又為一句，凡此四者職位較低，而別於公族、雩參有嗣盞方彝云「參有嗣：嗣土、嗣馬、嗣工」之高級掌政官員。靜毁云「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尸僕學射」，克鼎云「易女史小臣霝龠鼓鐘」，師嫠毁云「命女嗣乃祖舊官小輔眔鼓鐘」，小子與小臣並列，小臣又與霝龠鼓鐘並列，鼓鐘又與小輔並列，且師嫠毁稱小輔鼓鐘為官，則小子非屬吏之泛稱可知。斯維至謂小子、小臣此職，自殷代以來即有是也，惟其所掌未能

確指小子一詞除官名外，更用作謙辭。秦公簋銘中秦公自謂「余雖小子，穆穆帥秉明德」，弔向簋云「余小子司朕皇考」，小子前冠以余字，亦第一人稱代詞之謙稱也。又有小子前加第二人稱代詞汝者，如不𡢁簋云「白氏曰：不𡢁，女小子」，此則無謙意。〈大4〉「余令女（汝）事小大邦」「氒又舍女（汝）𠬝量至于女（汝）麃小多𤔲」〈大12〉「小臣𦳊（靜）即事」〈大21〉「女（汝）有（又）隹雖小子」〈大24〉「妥立余小子」「令女（汝）叀（惠）雝我邦小大猷」〈大50〉「余雖小子」

a 少

鄘侯簋 <1327>「鄘侯少△子析乙孝孫丕巨鑄趣(取)吉金」

b 蔡侯鐘 <0054>「余唯(雖)末小△子」

c 畬志鑑 <2916>「𨩲鑑鑄之少△(炒)鑑」



吉日壬午劍 <3159>「冑謂之少△虡」

<3038>「少府[illegible]二益」

林義光曰「說文云：少，不多也。从小丿聲。按丿非聲，古作少(攗古錄卷三之七鄘侯敦)，小象物少形，丿抽去之，見乙條，則尤少也。說文云：尐，少也。从小乀聲，讀若輟。按即少之反文。少(宵韻)尐(泰韻)亦雙聲旁轉，當與少同字。」(文源)

c 郭沫若曰「少當讀為炒，(小篆作𪒶，見上一八二葉)以備煎燬用，如今人之鍋也。少或讀為小，或釋介，訓為大，均非。」(兩攷補錄二楚王畬志

盤 二.插圖）

高鴻縉曰『說文𡭔不多也从小丿聲書沼切

按字原从｜｜非文字亦非物形乃所以示少之意象而以𡭔

為聲𡭔在字之上部故少屬下形上聲狀詞』（字例五篇一六五

至一六六頁）

〈大45〉「余少小子」「伊少小臣隹輔輔」〈大46〉「少子墬逆曰」

八 a 八
衍鼎
〈0605〉唯八月初吉

八 b
矢方彝
〈2446〉隹八月

八 c
小臣㲋簋
〈1357〉白懋父殷 八𠂤屯征東尸

八 d
静簋
〈1366〉雩八月初吉庚寅

八 e
戎鼎
〈0618〉隹八月初吉

八 f
歸父盤
〈2912〉隹王八月丁亥 齊大宰遜

文盟為忌己盤

八 g
善夫克鼎
〈0662〉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𠂤之年 乇

八 h
圅皇父簋
〈1326〉文殷 八

八 i
𩰫侯鼎
〈0671〉隹王八月辰才丙午

八 j
鄧伯氏鼎
〈0579〉隹鄧八月初吉

八 k
𠂤壺
〈2834〉更乃且考作冢嗣土 祖

司徒于成周八𠂤

八 l
鄭公鼎
〈0651〉隹鄭八月初吉癸未

八 m
郘鐘
〈0055〉大鐘八聿其肆

八 n
寰鼎
〈0629〉隹正八月

初吉壬午 中

八 o
鄦侯簋
〈1327〉鄦作皇妣孝君中妃祭器八簋

八 p
盠方彝
八食二字合文
〈2445〉王令 嘗

𤔲嗣六𠂤眔八𠂤䙴」〈0677〉「隹八月既望」「獲馘三千八百口二馘」「羊廿八羊」〈0678〉「王𠭯命西六𠂤殷八𠂤曰」「曰于匡朕𧺦慕叀西六𠂤殷八𠂤伐噩侯馭方」〈1238〉「盂𡧊父作幻白嫞媵𣪘八」〈1281〉「隹八月初吉庚午」〈1305〉「隹八月初吉丁亥」〈1309〉「唯八月既生霸」〈1428〉「隹八月初吉庚𢊁申」〈1496〉「隹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2132甲〉「隹八月甲申」〈2151〉「唯八月初吉」「王令盠曰𤔲嗣六𠂤眔八𠂤埶」〈2152〉「隹八月」〈2445〉「隹八月初吉」〈2701〉「王錫敔御八貝一具」〈2703〉「隹王八月」〈2831〉「隹八月既死霸戊寅」〈2835〉「兩壺八鼎」〈2924〉「隹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3022〉「重十鈞十八益」

[m]潘祖蔭曰[n]張孝達說……八非七八字當訓別八古音正讀如別義取分背乃別本字重之則為北从刀則為分耳（[B]攀古一冊

八頁(邵鐘)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蓋八字形出于乂字析乂即為八也說見一下又按八字有別體从丿乀以會意丿右戾也从反乀乀左戾也从反丿丿乀為轉注弗字从丿乀或亦从八以為反戾意耶凡篆文作)(作儿作乂者皆是也要从丿乀者為後出異文耳又按凡事物之理一治一亂究而後通亦是自然之理也夫五者午屰也即亂也午屰之極必亦解兌即治也故造字者析五字為八字以為大別之名蓋八之言𠔁也又發也分開之義也又發者撥也撥者治也故古發聲八聲得通用也又八字形分故借為背違之象』(古籀篇十八第二九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按古作八(旂尊彝乙)作八(鄀公𢿱)說文乎下㒸下介下並云八分也八(微韻)分(文韻)雙聲對轉實本同字』(文源)

高鴻縉曰『說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博拔切

又分別也从八从刀刀所以分別物也甫文切

林義光曰八分雙聲對轉寔本一字

按林說是也八之本意為分取假象分背之形指事字動詞後世(殷代已然)借用為數目八九之八久而不返乃加刀為意符(言刀所以分也)作分以還其原殷以來兩字分行鮮知其本為一字矣說文又載𠔁字訓別殆八之複体(字例三篇六九頁)』

〈大6〉「隹八▲月初吉」〈大10〉「才在八▲月乙亥」〈大29〉「隹八▲月甲申」「□梪和

八▲亢」〈大33〉「隹八▲月初吉庚午」〈大51〉「十八▲年」

a 分 禹攸比鼎

〈0670〉「射謝分△四邑」

b 趞文 甲觶

〈2406〉「汝隹歆分△父甲」

c

d 邾公牼鐘

〈0048〉「分△（愆）是寺」（A·B）

e 己侯貉子簋

〈1247〉「己侯貉子分己姜寶」

f 梁鼎

〈0679〉「容三分△（愆）」

g 大梁鼎

〈0570〉「馬量膺四分△」

h 四分鼎

〈0185〉「四分△」

〈0644〉「膺四分△」「齋鼎五益六釿半釿四分△釿坏」（器）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分別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別物也蓋字入八部八者分別之象汎義也从刀亦為叚借此字似會意而實叚借也與令从亼卪同意」（古籀篇十八第三〇頁）

參閱0085八字條高鴻縉說

<大51>

「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五分尊一為升」

a 曾 鄫伯簠

蔡子孔為鄫

〈1446〉 曾白霥悊聖元武 霥段胡不黃耇萬年

b 曾白 余义編鐘

c 〈0050〉 曾孫 𠈔兒

曾 昜鼎

〈0609〉 使子 鄫

a 弔姬簠

〈1435〉 曾侯乍作弔姬邛嬭 媵 媵器𪔛彝

a 段簋

〈1352〉 曾 贈

曾子仲宣鼎

〈0634〉 曾子中仲宣遄 用其吉金

曾伯 陭壺

〈2829〉 佳 曾

白陭逎用 吉金鐈鋚

b 曾大 保盆

〈3010〉 曾大保𢊁叔 亟用其吉金

曾者 鼎

〈0556〉 鄫諸子口 用作尊鼎

曾子 簠

〈1410〉 曾子𣃔自 乍作行器

k 曾姬無 卹壺

〈2828〉 聖桓之夫人曾 姬無卹

c 曾子 簠

〈1397〉 曾子遹之 行医簠

<0566>「曾孫無嬰自乍飤鼎」

<2943>「隹曾△子白父自乍隮盨匹」

高田忠周曰「說文曾詞之舒也从八从曰𡆧聲𡆧古文囱字也方言曾何也廣雅釋言曾是也論語曾是以為孝乎鄭注則也孟子爾何曾比予于管仲注何曾猶何乃也曾亦與層增通用按鐘鼎古文曰作甘不作曰〻即甘字而經傳曾嘗兩字並為語詞字嘗本訓口味之也轉義小爾雅廣言嘗試也史記五帝紀余嘗西至空峒正義曾也嘗曾音近通用又尚訓曾也从八向聲嘗从尚為聲即知尚嘗與曾似有形相關者也然則曾字元非从曰而从嘗省故此明為甘字形乎唯金刻文字形相似者並為通用此或以甘為曰未可識矣姑从許說收于本部不敢妄斷肌定云」(古籀篇十九第七至八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曾詞之舒也、从八从曰、囪聲。按囪字作囪未可據、囪又非聲、曾為詞亦無分散之義。古作曾、敦段當為贈之古文、以物分人也。从人从口轉注、从八、田、八分也（見八字條）、或作曾。曾伯霥𠥓』（文源）

郭沫若曰『曾、殆贈之省文。周官男巫冬堂贈、杜子春云、堂贈謂逐疫也。鄭玄云、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兩攷五〇頁段殷）

高鴻縉曰『說文、曾詞之舒也、从八从曰、囪聲。胙稜切

按八非文字、象氣越于形、益之以曰、从㕣故有言詞意、囪聲、形聲字、合語首助詞。段氏曰、囪、囪古文、囪、諸曾聲。亦猶之參、加之參之于參商之參也。今按囪形古實作田、作⊗』（字例五篇一五三頁）

朱芳圃曰『說文八部、曾、詞之舒也、从八从曰四聲、林義光曰、按𡇒字作四未可據、𡇒又非聲、曾為詞、亦無分散之義、古作𠆭、當為贈之古文、以物分人也、从口、轉注、从八田、八、分也、文源一〇一九 楊樹達曰、按曾為會意兼聲字、當云从曰、从四、从八、四亦聲、从曰者、五篇上曰部云、曰、詞也、从口、乙、象口气出形、从四者、十篇下囱部云、囱在牆曰牖、在屋曰囱、或作四、又或作𡇒、从八者、八部、八部尒下云、八象气之分散、五篇上兮部兮下云、八象气越亏、曾从曰、从四、从八、蓋謂口气上出穿四而散越也……口气上出穿四而散越、故訓為語之舒、小學金石論叢補遺一 按林、楊二說非也、曾即䰝若甑之初文、象形、說文鬲部、䰝、鬵屬、从鬲、曾聲、又瓦部、甑、甗也、从瓦、曾聲、爾雅釋器、䰝謂之鬵、釋文、䰝、本或作甑、方言五、甑、自關而東謂之甗、或謂之鬵、是甑即䰝、䰝之重文、䰝與鬵一音之轉、䰝與

甗同實而異名、說文鬲部、鬵、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从鬲、兓聲、讀若岑、又瓦部、甗、甑也、一穿也、从瓦、鬳聲、讀若言、考工記、陶人為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鄭注、量六斗四升曰鬴、鄭司農云、甗無底甑、從文字考之、形制如左



前五、四、一



前七、三、七、一



趩亥鼎會字偏旁

上形如鼎、下形如鬲、中僅一穿者甗也、上大下小、中有七穿者甑也、儀禮少牢饋食禮、雍氏摡鼎匕俎于雍爨……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甑甗以炊飯、與鼎以烹肉同、其器下體承水、上體盛飯、中設一箅、金文曾字从田、即象其形、說文竹部、箅、蔽也、所以蔽甑底、从竹畀聲、段玉裁曰、甑者蒸飯之器、底有

七穿，必以竹席蔽之，米乃不漏，其說是也。箅為甑之特徵，故造字取以為象，下从甘，所以承之，上从八，與甘从八作台相同，變更詞性之形符也。」（釋䈞一〇二頁至一〇三頁曾）

陳槃曰：「古彝器中復有姬姓之曾（鄫）。劉節曰：若曾伯陭壺、曾大保盆、曾子仲宣鼎、曾諸子鼎，皆無直接證據可斷定為姒姓之國。反之，若曾伯霥簠（槃案：此曾當是姒姓，屈萬里先生說），若曾侯簠，其與楚國之關係，則顯而易見。此在河南者，附庸於鄭之曾也。水經洧水注：鄫人者，鄭人也。左氏襄公元年傳：次于鄫。杜氏注曰：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江永曰：襄邑今歸德睢州，故鄫城在州南。余以為此即姬姓之曾……故徐鍇說文繫傳引杜預曰：鄫，姬姓。徐氏曰：與說文同，或寫作姒姓者誤。而杜氏於左傳僖公三十一年

注又曰。鄫姒姓。韋昭國語注亦云鄫姒姓。可見有姬姓之鄫。又有姒姓之鄫。在齊者姒姓。在鄭者姬姓也。（詳楚器圖釋葉一三）唐蘭曰。曾侯簠云叔姬霝乍黃邦。曾侯乍叔姬、邛嫞媵器……則是姬姓之曾。而楚王酓章鐘之曾侯。（案銘文有云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則又似楚之宗族。疑曾本漢陽諸姬之一。及楚惠王時已為楚所滅。轉以封其宗族。故鐘銘有曾侯乙矣。（壽縣所出銅器考略）

案楚器曾姬無卹壺云。隹王廿又六年。聖趄之夫人曾姬無卹望安茲漾陲……（小校四、九二等）此曾姬即姬姓曾國之女而為聖趄之夫人者。曾國姬姓。而其女稱曾姬。猶杜國、祁姓。其女則稱杜祁。偪國、姞姓。其女則稱偪姞矣。（並文六年左傳）曾國有姬姓者。此亦其一證矣。

羅泌亦分鄫為二。一、姒姓之鄫。一、鄭國之鄫。路史國名紀己鄫

下曰鄭地今滎陽有鄫水城鄫水溱也而故鄫城在襄邑東南有故城襄元年次鄫者非姒姓鄫故晉志有二鄫國（葉四二下—四三上）案鄭國主川曰潧曰洧潧通作溱（詳上溱鄭都）鄭之有鄫城蓋由潧水而得名羅氏以晉志有二鄫國因謂鄫國其一姒姓其一鄭地之鄫是謂鄭地之鄫亦是一國而與姒姓之鄫有別劉節則謂鄫之在鄭地者姬姓唐氏則以為在漢水之陽（水北曰陽）案此姬姓之鄫地望無可考以為在鄭地者蓋誤姒姓之鄫厥初蓋亦居河南南部其居山東由于遷徙（詳下都）鄭地之鄫蓋即其舊居之迹也（譔異四册三〇〇至三〇一頁）」

吳其昌曰「曾地在徐方境內為淮夷心腹肘腋說文鄫姒姓國在東海漢書地理志東海郡云繒故國禹後一統志故城今在

嶧縣東八十里。此當是曾國東境之邑也。左氏襄公元年傳次于鄫。杜注鄭地。其地在今河南歸德府睢州南。此當是曾國西境之邑也。史旗與寍同屬謙公部下。任戰于河南方面。員又為史旗之部將。則所克之曾殆為左襄元年所次之鄫也。此以後曾遂助周人以抗淮夷。故鄫世為淮夷病。左傳僖十六年注故至宣王伐淮夷時。曾伯霥遂為主力軍之一。(麻朔卷一第十八頁)

陳夢家曰「員卣曰員从史旗伐曾。員先入邑。孚金用乍旅彝」。此曾。經籍作繒或鄫。漢書地理志曰「繒。故國。禹後」。屬東海郡。說文曰「鄫。姒姓後。在東海」。春秋襄六「莒人滅鄫」。又哀七「公會吳于鄫」。杜注云「鄫。今琅邪鄫縣」。左傳僖十六「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杜注云「鄫為淮夷病。故」。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繒縣在沂州承縣古侯國」。故城在今山東嶧縣東八十里。在郯城之西。淮水之

北.

由員卣所記伐曾的地望可推知東夷所在.但員卣之曾.拓本不清.郭沫若釋為會.以為即鄫國.今密縣東北」(金選三八至三九頁斷代10寧鼎附)

周法高曰「此字郭沫若釋作會 兩攷二八頁員卣.白川靜從之.金文通釋二0.員卣.白鶴美術館誌第五輯二二五頁」參0693會.

<大31>「楚王酓章乍作曾侯乙宗彝」

<大42>「曾子口自乍飤匜」

尚a

尚 孳乳為常詩閟宮魯邦是常箋常守也說文常下帬也或从衣从裳是常乃衣裳本字經典以常為尚以裳為常

陳公子甗 子孫是尚
〈0818〉「子子孫孫是尚△」

尚b

褱史寘鉼 永寶是尚
〈2994〉「子子孫孫永寶是尚△」

尚c

陳侯因資錞 永為典尚
〈1503〉「永為典尚△常」

尚a

尚鼎
〈0272〉「尚△作齋鼎」

尚e

尚鼎
〈0679〉「弋必尚△卑俾處氒十邑」

尚f

為甫人盨 萬歲用尚
〈1461〉「邁萬歲用尚△」

尚g

尚觶
〈2416〉「尚△乍父乙彝」

〈0012〉「士余是尚△」
〈0047〉「永保是尚△」
〈0644〉「口口坪安右尚也」(蓋)
〈2919〉「者尚△余畏口口口擇其吉金」
〈3079〉「丕尚△還」

d 吳榮光曰「吳子苾說尚是谷字或是冏之變文音扃光也」(筠清卷四第二十三頁周冏鼎)

方濬益曰：「子子孫孫是尚與薛氏款識召仲考父壺銘子子孫孫永寶是尚語同陳侯因資錞銘亦曰永為典尚經傳皆作常國語越語無忘國常注曰常典法也詩閟宮魯邦是常箋曰常守也葢取典守之義說文常下常也或从衣為裳是常乃衣裳本字彝器銘典常字但作尚經傳作常者通段字也」（綴遺卷九、三十二頁陳公子子叔邍父甗）

高田忠周曰：「按尚或从小非大小字小八同意亦猶乎字元作乎又或作乎耳或云合元从口與此等諸篆从口不同尚為詞義从口从八向省聲」（古籀篇十八第三二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尚曾也庶幾也从八向聲按庶幾之義不得从八古作尚陳公子甗當為賞之古文以物分人也从口轉注从八

與曾同意，八為宅，所以分人也。變作㒶（曾鼎）作八㒶（陳侯因資敦）凡贈賞
者以自有之物增加於他人所有之物，故曾（古層字）（增字）尚皆可訓
為加，曾尚亦一聲之轉，故曾為詞，與嘗（聲）尚同義。說文云：「𠕋
從外知內也，从冋章省聲。」按商从內，其義不顯，古以商賞為賞
字，作冊般尊彝：「王商作冊般貝」（小臣傳器：「甲伯剌父賞小臣傳」）。商本義當為賞，與尚同字，从
言（轉注），从八，八，人即八之變，古作𠫺（高尊彝），作𠫺（叔匜），商丘（文源）」
高鴻縉曰：「說文尚，曾也，庶幾也，从八向聲，時亮切」
按尚之从八，亦猶之曾之从八，从日也，皆有言詞及氣出越于
之意，而非文字向聲。尚為副詞
又按楊樹達小學述林謂曾从㚇聲，尚从向聲，聲中有意，均謂
口气分散於窗牖之外也，說甚雋（字例五篇一五三頁）

〈大1〉「佳臣尚中」

㒸 毛公鼎 孳乳為隊 女毋敢㒸

〈0680〉「女(汝)毋(毋)敢㒸△」

井侯簋 不敢㒸

〈1378〉「對不敢㒸△」

趩簋

〈1361〉「𠈃世(世)孫子毋(毋)敢㒸△墜」

彔伯簋

〈1380〉「女(汝)肇(肇)不㒸△墜」

師寰簋

師寰𣪘

〈1381〉「不㒸△墜」(A·B)

克鐘

〈0053〉「克不敢㒸△墜」

邾公華鐘 不㒸于氒身

〈0059〉「忠(淑)穆不㒸△墜于氒十」

身

方濬益曰「說文㒸从意也隊從高隊也从𠂤㒸聲觀此銘是古文但作㒸篆文始从𠂤而以㒸為從意之專字後世混㒸遂為一復分隊墜為二學者知墜之為俗字而知隊之古作㒸者蓋寡矣」(綴遺卷十八、二十四頁趩尊)

吳大澂曰『㒸隕也小篆作㒸亦作隊許氏說從高隊也今俗作墜毛公鼎』(古籀補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㒸从意也从八豕聲按㒸為從則不得从八㒸即墜之本字凡下墜者絕於上而趨下有分離之象从八八分也豕聲諸彝器如邾公華鐘不㒸于厥身毛公鼎女毋敢㒸師寰敦虔不㒸皆借豕字為之豕㒸古同音』(文源)

九

高田忠周曰『按豕隊之隊概如此作或有作[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者皆同劉心源云以㒸為之余亦初謂真如劉說然細審之篆形斷非从八者鐘鼎豕字最古者作[古文字][古文字]後作[古文字][古文字]又㒸字所从豕形或作[古文字]即知此下作[古文字]與下文作[古文字]並為豕字實豕字也豕希同字……又彝字所从彑形即希之頭而金文作[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諸形然則此篆為希字實象字也象希亦元同字……但

依銘意用象為家，實爲隊字，家象古音通用也，即依十七部說二字在同部，故金文多借象為隊耳。說文彖豕也，从彑从豕，讀若弛。（古籀篇八十九第三七至三八頁）

b 郭沫若曰：「卜辭每見有豕形文，腹中橫貫从矢者，羅振玉釋彘，戊辰彝遺珂𢦏武乙奭豕一，亦彘一，文与此同，但此讀為彖，疑古彖彘本一字也。」（金玫三〇八頁周公𣪘釋文）

高鴻縉曰：「吳清卿曰：㒸隊省，說文，隊，從高隊也，今俗作墜，縉按㒸不即為家，不得為墜，秦公鐘有此字，文曰不㒸在上，嚴恭寅天命，晉姜鼎亦有此字，文曰虔不㒸，字皆從豕，著矢形，甲文彘字作[illegible]作[illegible]作[illegible]，皆从豕加矢為聲，乃彘字也，是金文此字乃

甲文之後起、甚明、依音當可通、段為失、秦公鼎可讀為不失于上、嚴恭寅天命、晉姜鼎讀為虔不失、本鼎此處讀為女毋敢失在乃服』（毛公鼎集釋九〇頁）

a 朱芳圃曰「說文夂部「豙、豕也、从夂、从豕、讀若弛」。王筠曰「豙字疑即豕字重文、音義皆同、家之古文豙、亦可證也」。按王說是也、金文家字作左列諸形、

（頌壺）　（弔家匡）　（昜吏毁）　（寡子卣）　（卯毁）　（伯家父鬲）

一从豕、一从豙、是其證矣。毛公鼎銘云「女毋敢豙」、井侯毁銘云「不敢豙」、邾公華鐘銘云「不豙于乎身」、皆假為隊、爾雅釋詁「隊、落也」、說文𨸏部「隊、从高隊也、从𨸏、㒸聲」、俗作墜、廣雅釋詁「墜、隋（墮）也」、從音言之、豙與隊古讀定

紐雙聲、歌術對轉、

廣雅釋言「彖、挩也、」玉篇彐部「彖、他亂切、才也、豕走挩也、」挩、今本誤作悅、按彖又讀透遁聲、元韻、由陰聲轉為陽聲、昔人所謂「音隨義異」是也、彖善逃遁、古人名動同詞、故引伸有走挩之義、對轉術孳乳為遂、說文辵部「遂、亡也、从辵、㒸聲、」亡與逃義同、辵部又云、「逃亡也、从辵、兆聲」是也、旁轉文孳乳為遯、辵部、「遯、逃也、从辵、豚聲、一作遂、書微子「我不顧行遯」、敦煌本遯作遂、是其證、為遁、辵部「遁、逃也、从辵、盾聲」、對轉脂、孳乳為遺、辵部、「遺、亡也、从辵、貴聲」、

(釋叢一〇頁至一一頁彖)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彖、从意也、从八、豕聲」方濬益吳大澂並釋彖、即從高隊之古文、郭沫若釋𧰨、讀為彖、古彖𧰨一字、高鴻縉

謂字不得為㒸，乃豙字而音近通段為失。說文云「㒸从意也。从八，豕聲」。字既从八，義當無从意。林義光之言是也。然林氏繼謂此乃墜時分離之象，則非。从八者實㚔字上半部入之譌。㒸象豕著矢之形。郭高二氏已引甲骨文為証，中矢即倒地，此㒸之本誼也。後更从𠂤，以見从高隊之意。朱芳圃釋彖謂彖豕一字。金文家或从彖。按金文家字所从皆為豕，無作㚔者。夊㚔之別乃在一畫之差，不可不辨也。朱氏又謂彖與隊歌術對轉，彖又讀透聲元韵云云。其說有誤。隊古音在微部，而彖在佳部。至謂彖有又音一說，實混彖㣇為一字。說文云「㣇，豕也。从彑从豕。讀若弛」。又「彖，豕走也。从彑从豕省」。彖㣇不同，又在一畫之差。

(一)動詞，隕也。「女毋敢㒸」(毛公鼎)

〈大45〉「女汝不豕△墜」

〈大47〉「虔不豕△墜」

〈大50〉「不豕△墜才在下」

a 公 旂鼎 〈0605〉
「公錫旂僕」

b 令簋 〈1377〉
「公尹白丁父兄于戍」「丁公文報」「隹丁公報」「用乍作丁公寶𣪘簋」

c 應公方鼎 〈0392〉
「雁公乍寶障彝」

d 公史簋 〈1189〉
「公史𧻚事又貝」

e 𢓊伯簋 〈1347〉
「十枻世不諲忘獻身才在畢公」

f 公 彔簋 〈1314〉
「用作文且祖辛公寶𪒠𣪘」

g 盂鼎 〈0676〉
「令命女盂井型乃嗣且祖南公」「易錫乃且祖南公旂」

周遣𣪘「用乍作且祖乙...」

南公寶鼎

h 𢓊盤 〈2876〉
「𢓊作周公尊彝」

i 賢簋 〈1301〉
「公叔初見于衛」「公命事」

j 沈子簋 〈1391〉
「乃鵙沈子乍作綢于周公宗」「陟二公」「不敢不綢休同公」「念自先王先公」「公迺枚枚克衣殷」「沈子其顯褱多公能福」「見猒于公」「用𩜁饗己公」「用格多公」「用安綏公唯壽」

k 楚公鐘 〈0028〉
「楚公家自乍寶大𩂖林鐘」(A)

l 「楚公家自鑄錫鐘」(B)

明公簋

〈1260〉唯王令命明公遣三族

宅簋

〈1348〉同公才在豐𩁹揚公白休用乍作乙公尊彝

禽簋

〈1270〉周公某謀禽祝

又卣

〈2714〉公姞令又𤔲田對揚公姞休

應公鼎

〈0548〉應公作寶尊彝

伯作大公卣

〈2672〉白伯乍作大公寶旗旅彝

趠鼎

〈0636〉孚趠又有偖貝于潦公

能匋尊

〈2134〉能匋錫貝于氐𨙶公矢𢧈五朋

矢尊

〈2152〉王令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令命矢告于周公宮公令命𢓊同卿事寮明公朝至于成周明公用牲于京宮明公歸自

王明公錫太師鬯金小牛臣冊令敢𩁹明公尹人宣敢追明公賞于父丁

矢方彝

〈2446〉王令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令命矢告于周公宮公令命𢓊同卿事寮明公朝至于成周明公用牲于京宮明公歸自王明公易錫亢師鬯金小牛乍冊令敢𩁹揚明公尹氏室敢追明

公▲賁(賁)禾 父丁

y

公賁 鼎

〈0628〉

公▲賁用口 休口盤

x

作册 大鼎

〈0646〉

公▲束鑄武王 成王異祼鼎

z

敔卣

〈2735〉

敔對公▲休 敔不敢不邁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

王易(錫)公▲貝五十朋 公▲易(錫)厥(順)子敔王休貝廿朋

盂卣

〈2707〉

兮公▲室盂鬯束 盂對揚公▲休

a'

剌鼎

〈0653〉

用乍(作)黃公▲ 障鼎彝

b'

匽卿簋

〈1229〉

公▲違 相自

東在 新邑

c'

毛公旅 鼎

〈0627〉

毛公▲旅鼎 亦唯毁

d'

毛公 鼎

〈0680〉

命女(汝)攝嗣公▲族雩(與) 參有嗣 毛公▲厝對揚

天子 皇休

e'

元年師 兌簋

〈1386〉

用乍(作)皇且(祖) 城公▲饙鼎簋

f'

師望 鼎

〈0669〉

不顯皇考宮(究)公▲用 乍(作)朕皇考宮(究)公▲障

鼎

g'

師酉 簋

〈1374〉

公▲族(旅)乙䈞(?)入右 師酉立中廷

h'

畢鮮 簋

〈1294〉

畢鮮作皇祖益公▲ 障簋

公 l'

鄦公鼎

<0651>「于朕皇考庠遣公」「用追孝于朕皇且祖農公」「鄦公子戾自乍作障鍾」

公 j'

邾簋

<1390>「歔載乃先且祖考妃」

「𤔲焚公室」「今余非敢夢先公又有進退」「余懋再先公官」

公 k'

畜生簋

<1387>「王令𩁹𤔲公族卿事大史寮」

公 i'

不娸簋

<1393>「用乍朕皇且祖公白孟姬障毁」

公 m'

休盤

<2922>「益公右走馬休入門」

公 n'

匽侯鼎

<0671>「用乍朕文考瀕公宮障鼎」

公 o'

鬲攸比鼎

<0670>「从乍朕皇且祖丁公皇考叀公障鼎」

公 p'

弔角父簋

<1239>「弔角父乍朕皇考宄公尊毁」

公 q'

虢文公鼎

<0582>「虢文公子段乍作弔叔妃鼎」

公 r'

師趛鼎

<0624>「師趛作文考聖公文母聖姬尊𩰫」

公 s'

郘鐘

<0055>「余畢公之孫」

公 t'

𦎫伯簋

<1389>「益公室」「王命益公征眉敖」

公 u'

寬兒鼎

<0629>「蘇公之孫寬兒」

v′

鄀媿簋

〈1231〉

王子剌公之宗婦鄀媿

爲宗彝將彝永寶用

w′

趞亥鼎

〈0573〉

宋莊公之孫趞亥

自乍(作)會(膾)鼎

x′

邾公華鐘

〈0059〉

鼄公華擇氒吉金

哉(戠)截(?)公畏(?)眉壽

y′

邾公釛鐘

〈0040〉

陸融之孫邾公釛

乍(作)氒禾(和)鐘

z′

秦公簋

〈1362〉

秦公曰十

又二公

a″

蘇公簋

〈1265〉

蘇公子癸父

甲尊簋

b″

壺公壺

〈2809〉

造公左自左酒飲世二

十九年三受廿九年

之周

c″

雍公劍

〈3152〉

雍公口

乚元劍

d″

蔡公子果戈

〈3103〉

蔡公子果

e″

宋公欒戈

〈3105〉

宋公欒之

造戈

公

曹公子戈

公子二字合文

〈3110〉「曹公△子△沱之造戈」

公二

公子宬 傲壺

〈2767〉「公△子△宬傲」

〈0020〉「益公△為楚氏龢鐘」〈0024〉「丙公△作從鐘」〈0042〉「令命于晉公△」〈0043〉鼄公△孫班擇其吉金」〈0044〉「昊生用作濂公△大禁鐘」〈0047〉「若鼄公△壽若參壽」〈0048〉鼄公△牼睪其吉金」〈0063〉「丙公△作鑄從鐘之句」〈0188〉「公△無」〈0372〉「乍公△尊彝卩命ᐩ」〈0428〉「右官公△蒲官鼎鼎」〈479〉「內公△乍鑄從鼎」〈0488〉「霝乍己公△寶鼎」〈0515〉「丙公△乍鑄飤鼎」〈0563〉「公△違省自東」〈0578〉「王格于公△室」「用作公△寶尊彝」〈0581〉「周謙公△蘋嗣曆」〈0598〉「南公△有嗣獸作尊鼎」〈0602〉「公△厍錫亳祀土㯱土麋禾𣎆禾」〈0603〉「周公△其諆禽祝」〈0611〉「王子剌烈公△之宗婦鄁嬰為宗彝䵼彝」〈0635〉「用乍己公△寶隣彝」〈0639〉「隹公△大保來伐反尸夷年」「公△才在盩自」「公△易錫旅貝十朋」〈0641〉「謙公△令命𩁹眔史旗曰」「𩁹用乍作竁公△寶隣鼎」〈0646〉「公△賞賞乍冊

大白馬」<0650>「自乍後王母厚商氒文母魯公△孫用鼎」「用自念

于周公△孫子」<0659>「穆公△乍尹姞宗室于繇林」「休天君弗望穆公△

聖彝明䜭事先王」<0664>「武公△有南宮柳」<0672>「用乍朕文且祖辛公△

尊鼎」<0678>「不顯趄皇且祖剌公△克夾紹先王」「肆武公亦弗叚

望䐛聖且祖考幽大叔懿叔」「肆武公△迺遣禹率」「公△戎車百

乘斯馭百徒千」「雩禹以武公△徒馭至于噩」<0735>「用享鼎厥文考

魯公△」<0752>「茍公△乍鑄京氏婦叔姬朕鬲」<0803>「大史友作召公△寶尊彝」

<0804>「孚公△𠂤旅□獻」<0818>「𨻰公△子子弔叔邍父乍作遊旅獻」

<0999>「應公△乍車彝」<1090>「伊生乍公△女尊彝」<1131>「彔作文考乙公△寶

尊簋」<1132>「彔乍厥文考乙公△寶尊毀」<1138>「萬公△作鑄從簋」<1150>「鮇」

公△乍作王妃𡚲毀」<1185>「螣虎敢肇作作氒皇考公△命仲寶

尊彝」<1197>「寺郣季故公△乍寶毀」<1233>「是䔻作朕文考乙公△尊

簋」〈1257〉「復公△子白舍曰敃新」〈1275〉「王賫畢公△」〈1277〉「不故屯夫人訇

始乍遣聋公△」〈1293〉「公△姛錫㝬貝」〈1333〉「䵼借公△」「公△易䵼宗彝一

敫」「用乍辛公△毁」「䵼對揚公△休」〈1334〉「朕匋君公△伯錫臣

弟豦井五𣐍」「豦弗敢望忘公△伯休」〈1335〉「䵼兄乍朕文且乙公△

皇考季氏尊毁」〈1346〉「康公△右卻胸」〈1372〉「公△稟貝」「用乍朕剌烈

且祖盥公△嘗毁」〈1373〉「令老考止公△僕𦤎附庸土田」「公△宕宕其

參」〈1378〉「乍作周公△彝」〈1384〉「作虞公△父丁𨽍彝」〈1385〉「用乍朕皇考𩰫

公△鼎毁」〈1430〉「盥鑄公△乍作盂妊車母朕媵鑫簠」〈1437〉「𧐢公△讞乍

作旅𠤳簠」〈1479〉「改作朕文考乙公△旅盨」〈1491〉「用亯孝于姑公△」〈1497〉

㫚从乍朕皇且祖丁公△文考叀公△盨」〈1498〉「隠公△克鑄其𩜁餗

鑄鎛」〈1503〉「皇考孝武趄公△」「用乍作孝武趄公△祭器鐘」〈1841〉

「美乍厥且可公△尊彝」〈1845〉「公△錫望貝」〈1931〉「㠯公△妝棨鼎子

𠂤」〈2066〉「應公△作寶尊彝〈2109〉旁亯作日癸公△寶尊彝」〈2127〉「公△錫

𠫑貝」「對公△休」〈2130〉「用作公△日辛寶彝」〈2132〉「公△仲在宗周」〈2135〉

「唯公△賸于宗周」「𨻰從公△亥𠤱洛于官」〈2140〉「公△姞命又嗣田」「對揚

公△姞休」〈2141〉「曰母入于公△」「曰古白伯子曰姐(?)朿(?)乎父彝丙曰

唯母入于公△」〈2144〉「用作文考乙公△寶尊彝」〈2146〉「肇作京公△寶

奠彝」「京公△孫子寶」〈2148〉「公△東宮內饗于王」「王錫公△貝五十

朋」「公△錫厥𠀠子效王休貝𦭞(?)」「效對公△休」「效不敢不萬年

夙夜奔走揚公△休」〈2151〉「穆公△又佐盠立中廷北卿向」「用作

作朕文祖盒益公△寶𨺅彝」〈2274〉「妊乍乙公△寶彝」〈2315〉「應公△

〈2424〉「弔僊乍檐公△寶彝」〈2432〉「周公△易錫小臣單貝十朋」〈2443〉「用作

文且祖也公△寶䵼彝」〈2445〉「穆公△右盠𠙵于中廷北卿」「用作

朕文且益公△寶𨺅彝」〈2676〉「公△𣪕東」〈2712〉「公△易錫作冊𣪕(?)

貝」「𤔲䢅公休」〈2728〉「用乍文考乙公寶䵼彝」〈2734〉「隹公大史
見服于宗周年」「公大史咸見服于辟王」「王遣公大史」「公大史
在豐」「揚公休」〈2781〉「雁公乍寶䵼彝」〈2789〉「𦭝伯㱃作𪔅公尊
彝」〈2793〉「𦭝公作鑄從壺」〈2818〉「𨻰君𢆶旂者其成公鑄子孟妃
媵盥壺」〈2822〉「周㝬作公日己尊壺」〈2824〉「王子剌公之宗婦鄁嬰
為宗彝永寶用」〈2834〉「井公内入右𤰈」「用乍朕文考𪔅公䵼壺」
〈2837〉「獻于霝公之所」「公曰」「歸獻〔于霝〕公之所」「執〔者〕口〔獻
之于霝公〔之所〕」「公曰」〈2914〉「王子剌公之宗婦鄁嬰為宗彝
𪒠彝永寶用」〈2950〉「匽公乍作為姜乘般盤盂匜」〈2978〉「𤔲公之孫
公父宅鑄其行宅匜」〈3006〉「白公父作旅盂」〈3012〉「晉公曰」「我皇
且祖𨛜唐公〔雁〕受大命」「王命𨛜公」「公曰」〈3031〉「晉公
之車」〈3116〉「宋公差之所造不昜族戈」〈3119〉「秦子乍造公族元

用」〈3130〉「𩫖于公之䢅艁遳」〈3147〉「秦子乍寍造公族元用」〈3158〉「𢦔公
自䄷吉釆金」〈3160〉「大攻君公孫𢑏」〈0602〉「亳敢對公中休」〈0678〉「韓
禹又成敢對揚武公不顯耿光」〈1337〉「上鄀公敄人乍作隩𣪘」〈1373〉「公居
其貳」

王筠曰「說文又曰背私為公、而鐘鼎款識皆作八口、與說文音沇之㕣相類、不可以背厶說之、蓋古文小篆多不可合矣」（釋例四十六頁）

a″徐同柏曰「公字从八从營省、八猶背也、从營省、自營為私、背私為公也」（从古卷八、三十頁周蘇公子𣪘）

孫詒讓曰「說文公、从八从厶、會意、金刻公字多作㕣、韓非子五蠹篇古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故古文厶或作○、余書得古

銅印摹本有曰吳氏厶介者其文作吳氏。亦程瑤田解字小記看篆樓印譜敍記所收印文有曰㠯玠㠯介者程玆定為私璽二字㠯㠯正之變也。此巡○○者即巡厶而重之吕就緜縟古籀偏旁多絫字若敔作敔見本書敔敔及阮款識敔戈遻作遻見石鼓文悟作悉說文心部古文荆作荆見吳錄畢中孫子敔敗作敗說文叏部籀文則作劇說文刀部古文征作徰見漢石經隸續魏三體石經之類是其㑅也周蘇公敔見吳錄穌公子癸父甲乇隮敔公字正作㕣吳氏釋為公而不敢決此可吕證之矣」(拾遺上三頁至四頁聘鐘)

「商承祚曰𠔁乃公孫二字合文口兩相借用孫復省糸二亦合體也古鉢中複姓此例最多如空侗作㝫司馬作𠚤二厓敦于作𨥆𨥆相如作𣝗二䏌公孫作𨥆𠔁二皆其證也」(十二尊十一頁公孫裦徵壺)

馬叙倫曰「㕣字說文作公、引韓非說、自營為厶、背厶為公、然金甲文無作公者、蓋從八從口、八為臂之初文、詳疏證口即說文

六篇𣪊回帀形之口、亦即厶私之私本字、蓋厶私字皆假借漢印私字皆作禾旁口、可證也、口為墉垣之垣初文、音轉為營復轉為宮、宮為呂之後起字、呂口為異文、爾雅、大山宮小山、言大山口小山也、禮記君為廬、宮之、宮之謂口之也、論語譬諸宮牆、宮牆猶今言圍牆也、厶從口得聲、鉥厶𢽾作㕣、吕即說文邕字所從得聲之吕、可證也、厶蓋肱之次初文、若說文之厶、非出傳寫之譌、則從八從乙、為乙之後起字、猶厷之於乙矣、說文、雄、鳥父也、從隹、厷聲、而今俗、謂雄為厶、是厷音轉為厶之證也、韓非之說雖古而不塙。（刻詞 一〇六頁至一〇七頁 鹵公鼎）

斯維至曰『案公族又名公族大夫、春秋之時惟晉國設之、今以金文所見、則王朝向有此職、周禮無之、蓋偶闕也、左宣二年傳

云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據此而言公族原為公之族中解云王大相公族此亦為公之族非職官也也職官之名亦由此而起公之族自與王族最親固可託付皇室之重但僭奪之事亦易發生故晉自成公而後遂創一變例即以卿之子為公族職官也其職於左傳所見為管教公卿大夫之子弟者毛公鼎云命汝[illegible]𤔲公族雩參有𤔲小子師氏虎臣雩朕褻事番生殷云公族卿事大史寮以其與王之親近而言要亦可信（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二一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37] 楊樹達曰：十二家吉金圖錄下冊尊十一載公孫裒傲壺，原釋云：公孫二乃公孫二字合文，○兩相借用，孫復省系，二示合體也，按貞

松堂集古遺文卷伍廿肆上載白家父乍孟姜毁、孟字作⿱八子、知⿱八子仍是子字、著者何由知其為孫之省形耶』？（積微一九六頁子褱傚壺跋）

高鴻縉曰『說文公平分也从八从厶（音私）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為公古紅切。

按八為八乃分之初文口為物之通象物平分則為公矣指事字狀詞此字甲文金文俱不从厶而韓非子竟有自環為厶背厶為公之語則此字形體之省變必在戰國末期其後小篆沿之耳』（字例三篇一六頁）

朱芳圃曰『說文八部、公、平分也、从八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為公、按曰、象侈口深腹圜底之器、當為瓮之初文、說文瓦部、瓮、大罌

也。大字依慧琳音義四七引增从瓦，公聲。一作罋。史記秦始皇本紀，陳涉罋牖繩樞之子。淮南子原道訓，蓬戶瓮牖。罋牖即瓮牖也。說文缶部，罋，汲缾也。从缶，雝聲。隸變作罋。周禮天官膳夫，將醬百二十罋。釋文，罋，徐、劉音瓮。又作甕。漢婁壽碑，棬樞甕牖，亦即瓮牖。隸變為甕。儀禮既夕禮，甕三。鄭注，瓦器，其容蓋一觳。禮記雜記，甕甒。釋文，甕甒，盛醯醢之器。其演變次第，㕣為象形初文也。於象形加義符瓦，為瓮，後起之字也。其後為罋，為甕。隸變作罋，作甕，則純形聲字矣。至其用途，或盛或汲，先民生活簡陋，一器不妨數用也。

甲文、金文有作左列形者。

㕣 前二．三．七　㕣 菁一．○一　㕣 屯甲一七七八　㕣 滬二．二四○

㕣 盂鼎　㕣 毛公鼎　㕣 鄀公鼎　㕣 畢鮮毀　㕣 秦公毀　㕣 弔甬父毀　㕣 彔毀

邾公釛鐘　楚公鐘　邾公華鐘　虢文公鼎　鴡公劍　剌鼎　構伯𣪘　公史𣪘

口上增八、變易詞性、假作他義之形符也、

甲文又有作左列形者、

藏二一〇、三　呂林一、五八　粹五〇二　呂粹九八四　佚六三二　錄六〇八　續存下四五八

呂即口之繁文、為呂之別構、如一作、又作、是其證、蓋重疊其體、固為茂密、例與吾字、毛公鼎銘作、室字志鼎銘作相同、

金文又有作左列形者、

鮮公𣪘　佰公壺

呂上增八、結構與公相同、甲文呂為口之繁文、於此又得一確證矣、

口、大盟也、象形、自後世一假為背厶之公、再假為尊號之名、因別造从瓦公聲之瓮以代本字、學者惑於韓非之說、深信不疑、

㕣之初形本義淹晦不傳者歷二千餘年至余始發其覆其愉快為何如也』（釋菽九十四頁至九十六頁公）

王獻唐曰『銘文的公不是五等爵號的公只為國君一種尊稱猶春秋三傳淳于公的公早期卜辭未見這種稱謂武乙時才有指的是般王祖宗方言六凡尊老周晉秦隴謂之公漢書眭閎傳注公長老之號公就是翁字的古文稱公亦猶稱翁般王以祖宗為公後世也然史記外戚世家封公昆弟索隱公祖也中國歷史傳統是尊老敬老的因而公為尊稱用于祖宗用于長老周代早期周公召公及二王之後稱公見周禮大宗伯注即由此出那時還沒有這一爵號

這一尊稱最初只屬長老久而失其本義或把年輕而尊貴的人也稱為公過去呼少年人為張公李公夷然受之若呼張翁

李翁則无不大笑其實公翁一事他們都忘本了忘本不自今日周代已然那時一國君主是最尊貴的也稱國君為公不論老幼爾雅釋詁公君也儀禮既夕禮注公國君也顧炎武日知錄舉出許多例子如晉文公亦稱文君魯昭公稱昭君知周代君公兩名通用通用則淳于公稱公亦猶淳于君可以洗清歷來春秋三傳學者的敷會也知道這件㠱器的㠱公就是㠱君同時一些器銘稱公如穌公簋鑄公簠楚公鐘等等都應當作君來解釋他們並不是死後追稱為公也不是周天子的三公和所謂二王之后更不是僭越自尊為五等爵首只是一國統治者的通名他人稱公自署亦為公兒子稱公子孫子稱公孫

（黃縣㠱器一二七至一二八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為公。」徐同柏謂字从八从營省。蓋欲調和許氏引韓非自營為厶背厶為公之說與金文甲骨文公字字形。从口不从厶之衝突也。惜私為自營着緊於自字。从營省未見有私義。馬敍倫謂字从八从口。八為臂之初文。口象回帀之形。乃私之本字。又謂吕口一字異文宮為其後起字。公从之得聲。其言游移彷彿。未可據為典要。高鴻縉謂八為分之初文。口為物之通象。然分物不必即為平分也。朱芳圃謂字乃瓮之初文。口象侈口深腹圜底之器。八乃變易詞性段作他義之形符。古文字繪畫器形以為文者甚衆。如壺、皿、鼎等皆是。後雖減省筆畫。仍可觀其輪廓。若謂口即瓮之象形。似實過於空泛。且謂八為變易詞性。亦乏證據。

（六）商承祚釋公孫。楊樹達釋子。商氏釋為兩字合文，是也。楊氏評之謂何以知其孫之省形，亦甚當。是各得一端也。獨容庚釋公子合文，則不可易矣。

(一)名詞：祖也。「忩自先王先公迺粉克衣」（沈子毁）

君也。「楚公豪自乍寶大林鐘」（楚公鐘）

尊貴之稱「公令徣同卿事寮」（夨尊）

白公父。人名「白公父作旅盨」（白公父盨）

〈大3〉「王大省（相）公△族于庚因族」〈大6〉「王令命毛白（伯）更虢𢦏公△服」

「王令命毛公△㠯邦冢（冢）君土駿徒御㦸（職）人伐東或國痟戎」

「公△告氒事于上」「不杯丮皇公△」〈大14〉「公△族𨟻入右牧立中廷」〈大19〉

「武公△入右敔告禽」〈大26〉「穆公△入右𢦏立中廷」〈大29〉「楚（楚）公△逆

自乍作夜雨䨓雷鈫鎛」「口口屯純公△」〈大36〉「上都公敎人（乍其龢鐘」「用追（孝于氒皇且祖可公△」「（于氒皇考䢅公△」〈大37〉「下蠚雁

公△識乍䵼鼎」〈大40〉「宋公戌之諤鐘」〈大41〉「宋公䜌之餗鼎鼎」〈大43〉「其

公△乍作爲子弔叔姜口盥壺」〈大45〉「公△曰」「公△曰「女汝雁鬲公△家」「公△曰」「女汝台以專戒公△家」「雁受君公△之易錫光」「不顯穆公△之孫」「其配㔾𢿱公△之姯」「而鍼公△之女」「又有共供于𨑤武靈公△之所」「𨑤

武靈公△易錫户吉金鈇鎬」〈大50〉「𨨏秦公△曰」「十又二公△」

必[a] 寰盤

<0668> 「戈琱㦰縞必彤沙」

必[b] 休盤

<2924> 「戈琱㦰縞必彤沙」

必[c] 無叀鼎

<2922> 「戈琱㦰彤沙縞必」

c 阮元曰「錢竹汀宮詹大昕云：：薛氏釋必為縪，按攷工記天子圭中必，鄭讀如鹿車縪之縪，是必縪古文相通，此銘亦作必，與康成注合。」（積古卷四、三十頁無叀鼎）

c 徐同柏曰「攷工記玉人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縪韠古通」（從古卷二、四頁周鄦專鼎）

c 徐同柏曰「必攷工記玉人注讀如縪，此當讀如韠，韠縪古通」（從古卷十、十三頁周鄦專鼎）

吳大澂曰「𢍰攷工記天子圭中必錢宮詹說必通縪小篆作䊲轂也所以蔽前無惠鼎」(古籀補四頁)

劉心源曰「必柲省說文柲欑也(俗作攢)欑積竹杖也案許解殳字云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是柲即殳也積竹者如今軍中矛桿聚竹為之縛以繩韜以帛而油桼之既堅且韌勝於木柄易折也此云縞柲正取純束積竹之義近人以必為縪引攷工記天子圭中必鄭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必縪古文相通心源案鄭注云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為執之以備失隊說文䡙車束也即鄭所謂縪也鄭以圭中必之語非義故以縪字解之又申之曰以組約其中是以約解縪字矣惠士奇禮說縪猶綦也結于轐而連于軸通訓定聲以組約圭中以繩紩車下皆曰縪是則縪義為約束本非器

物鄭呂解圭中必則可鐘鼎家取呂解所錫之必吾不知所約束者何物也於是因繹及韠段借經兩轉而始通亦迂曲矣（奇觚卷二十三頁至十四頁無叀鼎）

高田忠周曰『劉〔心源〕說詳則詳矣然未如讀為繹實為鞁之妥當也他器往々有賜書〔轉〕書〔轉〕之語轉轉皆縛束車之物與縣鞁其類同一耳又一說縣必可讀為繆玭恐亦非是說文八〔分極也从八从弋々亦聲弋者橜木也可立以為表識八者分也分別境界也必與介造意相似然分極者境界之最終而外郭之極端也譬如今府縣分界立標以識之實是必字造意也』（古籀篇十八第三八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必分極也从八弋弋亦聲按折裂也弋古杙字杙易分裂故从弋八八分也 古作[illegible]無叀鼎」(文源)

郭沫若曰(錢大昕)曰考工記天子圭中必鄭注讀如鹿車繹之繹是必繹古文相通自錢說出清時學者大抵祖之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於繹無惠鼎銘即徵引其說而讚之曰精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於必字下注云考工記天子圭中必錢宮詹說必通繹小篆作韠韍也所以蔽前案此小篆作韠乃吳氏所著之蛇足韠韍紱市本一字伯姬鼎上文已出亦市朱黃(寰盤休盤與此同)則下文之必自不得再為韠宋人殊瞶瞶竟以此釋之故錢大昕乃發明以必為繹也錢氏之意吳未盡曉然釋繹亦了無意義劉心源辨之甚詳劉云

近人以必為繹引考工記天子圭中必鄭注必讀如鹿車繹

之縪謂必縪古文相通心源案鄭注云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為執之以備失隊說文鞁車束也即鄭所謂縪也鄭以圭中必之語非義故以縪字解之又申之曰以組約其中是以約解縪字矣惠士奇禮說縪猶綦也結于轐而連于軸通訓定聲以組約圭中以繩紩車下皆曰縪是則縪義為約束本非器物鄭以解圭中必則可鐘鼎家取以解所錫之必吾不知所約束者何物也於是因縪及韠假借經兩轉而始通亦迂曲矣

劉以繹縪為非是也其由縪轉韠者案即指吳大澂其失更不僅迂曲劉則以必為柲之省曰說文柲欑也欑積竹杖也此繹較之繹韠繹縪者實大有進境然劉之失亦不免再轉而流於迂曲其由柲再轉云許解殳字云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

于兵車旅賁以先驅是柲卽殳也積竹者如今軍中矛桿聚竹爲之縛以繩韜以帛而油漆之旣堅且韌勝於木柄易折也然柲自柲殳自殳柲以積竹爲之殳亦積竹爲之非柲卽殳也考工記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鄭注柲猶柄也古人戈戟矛柄與殳均爲廬器鄭云廬讀爲纑謂矛戟柄竹欑柲(見秦無廬下注)又云廬矛戟矜柲也國語曰侏儒扶廬許書作籚曰積竹矛戟矜也从竹盧聲春秋國語曰朱儒扶籚是可知戈戟矛之柄皆以積竹爲之其法與殳同然柲自柲而殳自殳也更詳言之則殳乃無刃之竹杖柲乃戈矛之柄何得云柲卽殳耶故劉釋亦未得其正解

余謂必乃柲之本字字乃象形八聲弋卽戈柲之象形許書以

為從八弋者非也其訓必為分極乃後起之義從木作之柲字則後起之字也」(青研一七五頁至一七七頁戈琱戓𩰫必彤沙說)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必分極也从八弋弋亦聲』諸氏所言以郭沫若據劉心源釋柲而加以推衍最為得之必从弋八聲弋為柲之象形文必為後起形聲字必既段作分極解乃更从木作柲弋為竹柲參閱1599戈字條加援內遂為戈郭氏評劉氏以柲即殳之失實亦有據」

〈大21〉「易女戈戓(琱)戓𩰫必(柲)彤尾(綏)十五鋝」〈大52〉「必會王符乃敢行之」

0092 余

余　余為余之古文 余字从此

說文余从八舍省声 非　盂鼎

命女汝盂𤔲詔焚」

芍敬雝德巠經」

緟先王余」「余△其用各格我宗子雩与百

生姓」「余△用匄屯魯綽綰萬年」

克鼎

乃令命」

卿簋

(A·B)

<1370>
「令△余佳或有」

𤔲嗣命女汝」

<0676>
「余△佳卽朕小學」女汝勿

剋余△乃辟一人」「令△余△佳令

𦉢鼎
「余△無卣追攸具寵」

<0679>
正口口不口畯余△」

士父

鐘

<0675>
「令△余△既令女汝出内納朕命」

「令」「令△余佳𤔲熏乃令」

<1390>
「令△余作𣪘夢先公文有進遣退」「余△懋再先

「公官」「令△余佳令女汝死𤔲嗣𦖞宮𦖞人」

弔向簋

<1360>
「余△小子司朕皇考」

降余△多福緐釐」

簋

善鼎

<0673>
「令△余唯

肇𤔲

<0046>
「降余△魯多
福亡疆」

師斿

簋

<1388>
「令△余佳
𤔲熏

諫簋

曾伯
簋

<1446>
「余△其吉

金文鑄鐘「令用自乍作旅匜簋」

令

傳卣

<2733>「師田父令小臣傳非余」「師田父令余□□官白勤父賁小臣傳口白伯休」

令

呂伯簋

<1372>「令吉慶」「令吉慶」「令呂邑嗞訊有嗣令」曲句敢封「令令既嗞」「令令既一名」

令

大簋

<1376>「令既易錫大乃里」

令

彔伯簋

「余弗敢薔婪」

<1380>「令余易錫女汝[illegible]一卣」

令

不嬰簋

「令其永邁萬年寶用」

<1393>「令來歸獻禽」「令女汝御追于器」

令

師袁簋

<1381>「令令肇令命女汝[illegible]」「令令弗拂[illegible]」

遣「組」「令用乍朕後」

令

毛公鼎

<0680>「司嗣令小子弗級[illegible]」「令小子[illegible]于[illegible]」「□令令唯肇[illegible]先王命」「人母」

「童勤令一人才在立位」「令非[illegible]又[illegible]」

令

散盤

<2927>「賓令有散[illegible]」

「吉令先王若德」「令令唯[illegible]先王命」「戊[illegible]」

「余又有爽竊變」

𠭯鐘

〈0061〉「保余△余小子」「降余△多福」「福余△順孫」

令鼎

〈0660〉「令△余其女汝臣十家」

吉日壬午劍

〈3159〉「朕余△名之」

南疆鉦

〈0013〉「余少行飼師」「余以政飼徒」「余以口口」「余以伐郤夒子孫」「余冉鑄此鉦鉞」「余處此南疆」

余卑盤

〈2997〉「者尚余卑口口口擇其吉金」

郳大宰盞

〈1444〉「余諾若龔恭外惠」

齊侯壺

〈2835〉「余不其事使女汝受冊」

邾公牼鐘

〈0048〉「余畢龔威畏忌」

郘鐘

〈0085〉「余畢公之孫」「余頡岡事君」「余善敢武」「乍作爲余鐘」「余…」

「不敢爲驕」

王孫鐘

〈0060〉「余圂宏龏畏遲塞」「余恁飼心」「延永余德」「余尊 …于國」

者沪鐘

〈0058〉「令余其念訂」(A)
「令余其念識」(B)

e′
齊鎛

〈0062〉「余彌心畏誋」「余三事是台」以「余」為大攻厄、大史、大史

f′
鼄公華鐘

〈0059〉「余畢龏威忌」

g′
鐘

余義

〈0050〉「余達斯于之孫」「余𢆶路之元子」「余義楚之良臣」「余昇…」

吉金
選兒敀

h′
鄦𪗪尹鉦

〈0012〉「七余吕尚」

i′
秦公簋

〈1382〉「余雖小子」

j′
陳財簋

〈1336〉「余陸仲𠮦孫」

k′
蔡侯鐘

〈0054〉「余唯末小子」「余非敢寧忘」

l′
居簋

〈1324〉「居余舍」
三鑄鐘

「戠城賈余一斧」才錫賈余一斧、賈余一斧、赶舍余一斧、「余鑄此鎗兒」

m′
郘王義楚耑
擇余吉金

〈2435〉「郘王義楚擇余吉」

金

n′
樂書缶

〈2998〉「盧余以行」析
眉壽

〈0033〉「受余△通彔康虔屯右」〈0035〉「余△小子肇帥井型朕皇且祖考歎
懿德」〈0056〉「降余△厚多福無疆」〈0616〉「非余△曰」〈0650〉「余△赤母」〈1373〉「琱
生又吏使醫來合事余△獻」「余△老考止公僕附庸土
田」「余△黽于君氏大章璋」「余△既嚗厍我考我母令命余△
弗敢亂亂」「余△或又至致我考我母令」〈1375〉「余△余用乍朕剌
烈考害白寶毀」〈1383〉「今余△隹帥井型先王令命」〈1385〉「余△既
〈1497〉令命女汝足師龢父嗣大右走馬」「今余△隹醽熹乃令命」
戎」「戈復限余△縣兩从田」〈2137〉「君令余△作冊嬛安夷伯」〈2837〉「口口
口口余△台以賜女汝」〈2969〉「肙甫人余△余王口敔孫丝乍寶宅
西」〈3012〉「余△雉今小子」「余△咸畜胤俊士」〈3146〉「不陵畏余△子之貳
金」〈2150〉「余△其敢對揚天子之休」「余△用乍朕文考大中寶障彝」

林義光曰『說文云、余語之舒也。从八、舍省聲。按余為語之舒、其說未聞、余本義為賜予、即予之或體。太保彝、王衍太保、錫休余土是也。古作余（邾公華鐘）从口八、與曾（贈尚賞）同意。A即口之倒文、（見今食侖各條）从屮、屮屮即又、象手形、以持與之變。作余（太保彝）、太保省作余（通祿鐘）、作余、（盂鼎）詩何福不除、（天保）除蓋借為余、亦賜予之義。說文云、舍市居曰舍、从亼屮口、屮象屋、口象築。按屮口不象屋與築之形、當與余同字、說文余从舍得聲、賜予也。古作舍（居麋）、趩余下又从口、與令或作命同意。（是舍與余同音。）或作舍（毛公鼎）省八、毛公鼎父厝舍命、諆田鼎、余其舍女匡十家、散氏器、矢舍散田、留鼎、舍斁矢五秉、居趩麋舍余三鑄、皆訓賜予於文義方協。左傳旅有施舍、（宣十二）施舍不倦、（昭十九）王氏引之並訓為賜予。』（文源）

郭沫若曰「其在金文、器屬于西周者作仐、屬于東周者始从八作余、

仐 盂鼎　仐 宗周鐘　仐 不𡢁毁　仐 散盤　仐 召伯虎毁　仐 毛公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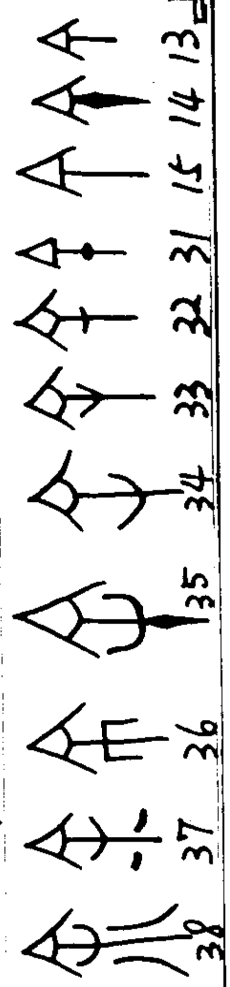
仐 師寰毁　仐 師嫠毁　以上西周文

余 秦公毁　余 邾公華鐘　余 𦎫鎛　余 王孫鐘　余 鄦𨡏尹鉦　余 𠈇兒鐘

余 者汈鐘　余 郘鐘　以上東周文

小篆与東周文同、說文據以為說云、余語之舒也、从八、舍省聲、形既非朔、說自舒遠、由余之最古形觀之、當是獨体象形之文、用為代名詞、自出叚借、……余實即瑹之古文矣、古者諸侯之圭均剡上左右各寸半、有繅藉、中有玄纁之絢組以為繫、據聘礼仐之上端即剡上之形、中之横枝或上仰、或下壓者即所繫之絢組、其从八作者、亦有繅藉也。」(金文叢考二五二頁至二五三頁釋非余)

吳其昌曰『



31師艅尊嘯堂冊一頁二十六 32非余鼎貞松補遺卷一頁十一 33師兌毁二貞松卷六頁二十一 34毛公鼎周金卷二頁一 35大盂鼎周金卷二頁十 36師嫠毁周金卷三頁十三 37斛从盨盄潡秋冊一頁二十二 38余冉鉦貞松卷一頁二十二

古金文通律雙鉤書與填實書絕對無別一矢鏃之形耳實描之則作个形而其後演為午字虛鉤之則成个形而其後演為余字故余字之與午字其末蛻之幼虫乃兄弟屬也今請進而言余

所以知余字之亦碻為矢鏃形 所變化者上舉二十三矢鏃形例中其第十三字乃師艅毁艅字所從之余字其第十五字乃

小臣餘尊餘字所從之余字其第三十一字乃師餘尊餘字所從之余字以故碻知其為余字無可游移而其形之顯為矢鏃之狀亦無可猶豫然則余字夙義之為矢鏃象形審矣此其一

復次以聲類求之則余與餘古為同聲也余自廣韵以來讀以諸切為喻母之四等音而古音則讀若疏讀若舒皆在審母史記匈奴列傳記漢文帝六年賜單于禮物有比余一而漢書匈奴列傳上引作比疏一史記集解徐廣曰余或作疏漢書注師古曰疏字或作余可證漢時讀余聲若疏聲而疏聲正在審母所菹切 又爾雅釋天四月為余釋文余本作舒可證當時讀余聲若舒聲而舒聲又正在審母傷魚切 又如從余得聲之舍亦正在審母書冶切 然則余聲之古隸審母絕無問題而矢聲亦正隸于審母故知余矢古實同聲字也所以同聲則以其同賦一物之

故也此其二

毛公鼎有虢許上下之語近郭沫若氏以虢許謂等于淮南子道應訓之邪許是也許今讀如字亦讀如滸從午午為矢上詳從言言與音古金文為同形同聲同韻字乃一字也攷另有謂矢射發之音如許亦如滸也其實不特許滸凡午矢余舍……諸音果何所象聲乎皆不過模倣矢發激進之聲耳故孟子曰舍矢如破以舍字為發矢之聲其明證也說文云余語之舒也此殆明告我儕余為一種摹擬之聲音而已至其所摹之聲Siwo一聞能辨其為發矢聲也耳辨其象發矢之聲目識其象矢鏃之形則余之本義殆非妄人所能更曲解矣此其三

又貞松堂集古遺文卷三頁十二雒白原鼎于銘文之尾贅[illegible]个之文揆其意蓋雒白原自作鼎以永念其校射獲雋之榮故

上作射狀下作矢狀也然矢狀之个與余字所從之余作个狀者絕無二致亦可證余字本義之原為狀矢矣此其四

綜此四端余義已著然古人亦以余義同于我者則但借聲耳古金石文及經典中我[illegible]吾盧余予……數字皆但借聲耳別無他義也而此數字之聲皆自相通尤可為但取通假之證若必欲窮究其訓詁則各字各自有其本義固從未嘗統屬也」(武大文哲季刊六卷一期一九五至一九八頁金文名象疏證)

S 高鴻縉曰「个茅舍之本字从屮A會意(屮同艸A屋宇也象形.音集)余語之舒也从八(口气越于形)个聲个與余古音均與我字近我國第一人稱代名詞最初用我殷末及西周時間亦通叚用个春秋中葉以後又通叚用余漢以後始通用予此

皆可由甲金文證明之也』(散盤集釋六一頁)

高鴻縉曰『說文余 語之舒也从八舍省聲 余 二余也讀與余同 以諸切

朱駿聲據許記文十二重一 證余為余之籀文 二余也 三字為後人羼入

按八非分開之分亦非七八之八 乃象氣越亏之形故得語舒之意 余聲 徐灝曰舍古音讀若庶 故余以為聲 舒緩也 語舒曰余 行舒曰徐 均副詞

又按舍今有二義 一為茅舍 名詞 一為施舍 動詞 茅舍之舍原作余 从屮从亼(屋極之象形文)會意 或作余 从木从亼 會意 皆謂草木房舍也 施舍之舍 作舍 从口 口以命之也 余聲 後人用

字率皆通段施舍字兼代茅仐字久之而仐字廢

又我國文字原無代名詞皆段借他字為之段借之後更有不用段借字而用同音之通段字代之者如第一人稱代名詞單數本無專字初借鋸之初字[illegible]為之後遂用其同音字余吾予台卬朕等字周初通段仐字春秋末葉始段余字為之皆因與我同音故也』(字例五篇一五一至一五二頁)

聞一多曰『仐之緐化一變而為仐再變而為余時賢頗能言之然未有質言其本係何物者有之蓋自郭沫若始郭氏以余為⿰王余之初文即玉笏郭沫若著古代銘刻彙考續篇釋非余斯說也竊嘗疑之請先考仐與余之關係以證仐之確為釋余仐之狀上為銳角形下有柄從余之字多與此意相合

淮南子兵略篇剡摲筡奮儋钁以當脩戟強弩高注摲筡銳

也廣雅釋詁四撓捺刻鐵銳也廣韻㮇銳也荼捺捺同

廣雅釋器㻩珽笏也

廣雅釋草蔚菰茅穗也士喪禮既夕記注吳語注並云荼茅秀也漢書禮樂志顏注曰荼者今俗所謂兼錐也荼蔚同

案漢書天文志有三星銳曰罰注上小下大故曰銳上揭高注淮南釋荼廣雅釋捺廣韻釋捺並為銳此荼捺捺之為物與个之形合一也廣雅訓㻩珽為笏據鄭注玉藻珽即大圭杼上為椎首荼㻩圜殺其首不為椎頭此特謂㻩首之角度不若珽之銳耳實則㻩珽雙聲本皆圭類白虎通瑞贄篇珪者兑銳上莊子馬蹄篇李注銳上方下曰珪周禮大宗伯鄭注圭銳象春物初生珽㻩蓋皆銳首而略有程度之差別耳此㻩之為物與个之形合二也廣雅訓蔚為茅穗鄭注禮經韋注國語並訓荼為茅

秀秀亦穗也顏注漢書謂俗呼荼為兼錐錐狀正合茅穗之形

此荼蔛之為物亦與个之形合三也農具之筡捈梌禮器之瑹

植物之荼蔛其狀皆銳首與个之形密合而字皆從余是學者

謂个為余之初文信而有徵矣

然則余之本義究指何物觀个之筆意與茅穗之形相距最遠

一望可知茅穗稱荼但以其形相彷彿而余之本義不指茅穗

蓋可斷言故欲求余之本義植物之荼可置勿論所爭者惟在

農具之筡捈與禮器之瑹孰近本真耳

禮儀之飾器無不起源於實用之工具此器物演化之通例也

準此言之禮器之瑹決不能早於農具之筡然淮南所說農具

之筡似仍非此物之最初形態兵略篇說陳勝舉兵伐棘棗而

為矜周錐鑿而為刃剡摲筡奮儋钁以當脩戟強弩高注不釋

筡義廣韻篴竹名又杖也集韻篴本作筡是筡蓋竹杖削其端為銳鋒可以刺物者也此其形雖與亇之銳首相仿然論其全形猶未切合竊謂余之本義當指畬刀元稹酬樂天得微之詩知通州事因成四首詩曰田仰畬刀少用牛古未有犂時以刀耕其刀即余也以余耕田謂之畬故畬田之刀謂之畬刀畬字之最早見於記載者皆作動詞用義為發土除草

周頌臣工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傳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鄭釋如何新畬為如新田畬田何案詩曰如何新畬如新何疑問副詞則新畬少係動詞毛鄭不諳文法其誤明甚與畬皆動詞也說文曰新取木也小雅大東薪是穫薪新薪同殺草與殺木皆曰新新畬之新謂殺草也新為殺草則畬義可知

易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馬鄭注以畬為三歲田虞又以為二歲田均誤以為名詞實則

耕穫菑畬四字皆動詞
菑云菑反草也亦是

菑遇注曰悉耨曰畬案說文薅拔去田草也籀文作茠廣雅釋詁三𣏟除也耨薅茠𣏟並同菑以耨訓畬張以除訓𣏟是畬之言猶除也除訓治說文畬三歲治田也治田之義最古三歲者後儒緣飾經書之曲說詩采芑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此新田菑畝自是田名昔儒徒以工臣如何新畬之新同於采芑新田之新遂亦讀新畬為名詞而強分菑新田畬為一二三歲之田其說甚為無謂知畬本訓除草則余之本義亦可知上文云古未有犁時以刀耕而其刀即余然則余殆即犁之前身歟試觀个个亽諸字無不與犁之形制脗合个之形無論矣个長其竪畫以入△中象木柄入鑿處也發土除草之具其柄宜曲曲則用力少而功多个之竪畫引而左折象其柄曲也由此又進一步柄之曲由一曲變為二曲



余之發展殆已達到其最高階段至此再益以衡軛而以牛負而引之即為犂矣元詩田仰畬刀少用牛用牛謂以牛犂之畬刀與牛對舉可證畬刀之用同於犂廣雅撬捦並訓銳廣韻鑱吳人謂犂鐵也鑱撬通犂鐵謂之撬亦可謂之捦矣在人類未知使用金屬之先余必係石製石製之余即琜之濫觴矣禮記玉藻記琜之型類曰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琜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疑珽當余中之个荼前詘後直當余中之个所謂前詘後詘者亦荼也不言荼者省文此當余之二曲其柄者如上圖後世之如意蓋亦出於此鄭注云鄭云珽之言挺然無所詘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後則恆直荼讀為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為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為舒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己君又殺其下而圜與經文不合蓋瞽說也（聞一多全集

二、第五五九至五五六二頁釋(余)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余語之舒也。从八舍省聲。余 二余也。讀與余同」高鴻縉謂字从屮A會意乃茅舍之本字A可象屋極亦可象他物如令之作令欲其為屋極之象則必有其他成份使其字得有為屋之意。今謂屮乃屮以見茅舍之誼。然屮居A下。與从艸為會意之字艸居上的慣例不合。此其可疑也。金文有余舍兩字。余皆用作第一人稱代詞。而舍則作動詞與也。絕無半點屋舍之消息。字从余者都有銳意。余字取義於銳亦與字形相合。吳其昌謂字象矢鏃形。矢余同聲。其說亦誤。古音矢在脂部 sied 余在魚部 diag 聲固不同韻亦大異。郭沫若謂字即瑹之古文。聞一多已說明其非。聞氏以為畬刀之象形。其說近

是然尚有一疑未能決者，即畬刀柄上之橫畫，愚亦曾假設余為農具用以起土，柄上橫畫乃所以踏脚施力者，然此橫畫除㫚鼎作伞外，餘皆兩端微斜上向，甲骨文亦同，如此則不能施脚力，故至今未能定也。

余又或作余从八，此乃晚周文字之增繁飾也，非說文从八之謂，金文曾曾或作曾，樂樂或作樂可証。

〈大44〉「余令女(汝)事小大邦」「肄肩又羞余口口再兵」〈大14〉「今余唯𤔲𩏂乃令」〈大21〉「余令女(汝)死(尸)我家」〈大24〉「𡚸立余小子」「今余隹𤔲𩏂乃令(命)」〈大25〉「𠂤作余一人咎」〈大27〉「令余隹𤔲𩏂乃命」〈大45〉「余經乃先具(祖)」「余既尃乃心」「余弘猷乃心」「余命女(汝)政于朕三[illegible]」「余易(錫)女(汝)釐都𡨦劃」「余命女(汝)𤔲辪予釐」「余用𢍰

或(又)𡩁政」「今余佳𤔲𩏂乃命」「余(舍)[馬]三匹」〈大18〉「今余隹𤔲

登屯純厚乃命」「余△少小子」「女汝叀余△于囏卹」「左右余△一人」一人

「余△命女汝𢦏職差左正卿」「雁卹余△于盟明卹」「女汝台以卹余△

朕身」「余△易錫女汝馬車戎兵」「余△弗敢灋廢乃命」〈大46〉「余△陸趣

子之裔孫」「余△寅事齊侯」〈大47〉「余△隹司嗣朕先姑君晉邦」「余△不

叚暇妄寧」〈大50〉「余△雖小子」〈大53〉「順訓余△子孫」

釆 盂作父乙卣

〈2605〉「釆作父乙盉真」

釆卣

〈2482〉「釆父丁」

b阮元曰「案古文番作𤲓見說文此點畫同而少變詩小雅采菽平平左右左襄十一年傳引作便蕃左右蓋釆米與平字形俱相近也或釋作釆非是此作器者名詩十月之交番維司徒豈即是人與」b（積古卷五、六頁番卣）

高田忠周曰「說文釆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之形讀若辨古文作𠔁因謂𠔁為指爪形八為分公之意此字从八以乎為象形也古文未从八耳又番獸足也从釆田象掌形然則獸足為番番迹有痕可見以分公此謂之釆釆番轉注字也書堯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平即乎之誤又或作辨章」（古籀篇十九第一一至一一二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釆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按象獸足之形、丿象其掌、八象其爪、當即蹯之本字、古作釆（魯侯畐番字偏旁）

說文云、番 獸足謂之番、从釆、田象其掌、按古作番（魯侯畐）釆已掌指爪其下、不當復象掌形、从田者獸足所踐處也、與疃字从田同意、說文云疃禽獸所踐處也、番實與釆同字」（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釆辨別也、象獸爪分別也、讀若辨、乎古文釆、案金文从釆之字如番與小篆同、則釆亦古文乎其省也、書堯典平章百姓、鄭本作辨、案平古文作釆、與釆形近而誤改之」（古攷九頁至十頁）

番(a) 魯侯鬲

〈0705〉魯侯乍姬番鬲

番(b) 番匊生壺

〈2826〉番匊生鑄媵壺

番(c) 番(d) 番君鬲

〈0750〉隹番君酌白自乍寶鬲 (A.B)

番(e) 番生簋

〈1387〉番生不敢弗帥井皇且考不不元德

番生敦

對天

阮元曰「案番古潘字，國名，路史潘故縣屬上谷，有虞氏之後」（積古卷七、二十一頁番妃鬲）

c.d 徐同柏曰「番字从米从田，古番字，路史有虞氏後國」（从古卷三、三十二頁周番君鬲）

高田忠周曰「說文番獸足也，从釆田象掌形，或从足煩聲作蹞，古文象形作𠂹，字亦作蹯，爾雅釋獸貍狐貒貈醜其足蹯，左宣

六年傳宰夫胹熊蹯不熟蓋謂𤰈為播古文將播種粒在于

也𤰈與𤰈同::象形也楚辭九歌𤰈芳椒兮成堂此為正字正

用而播番同音故借𤰈為番許氏未詳」(古籀篇十九第一二頁)

高鴻縉曰「說文番獸足謂之番从釆田象其掌蹯番或从足

煩𤰈古文番附袁切

按此左傳熊蹯之初字田象形釆聲番蹯蹞皆一字丁福保曰

宋慧琳音義八十九卷十三頁番注引說文从田釆聲象獸掌

文與今本異存疑備參今按慧琳引本較正確今本當據正」(字

例五篇一四八頁)

半[a]

半

秦公簋

〈1382〉「口一斗七升大半△升蓋」（在蓋上側）

〈0144〉「齋五益六釿半△釿四分釿埒」（器）釿」

〈3020〉「贖台以口金半△鋝

林義光曰、說文云、半物中分也、从八牛、牛為大物、大可以分也、按古作半、子和 子蒼（文源）

牛 a

舀鼎 <0679> 「舀用絲(茲)金乍(作)朕文考宄井白(伯)䵼鼎牛鼎」

牛 b

叔卣 <0716> 「賞叔鬱鬯白金芻牛」

牛 c

卯簋 <1390> 「牛十」

牛 d

師寰簋 <1381> 「毆孚(俘)士女羊牛」

牛 e

友簋 <1343> 「錫牛三」

<0677> 「孚牛三百五十五牛」

林義光曰「說文云牛象頭角三封尾之形 三之中象封 丨象峯 一象之尾之形」(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牛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象頭角三封尾之形蓋牛之用主于牲故先云大牲牛件也件事理也疑注家說轉寫者誤為本文耳說文無件字或云許氏元作牛事理也件也件三字為後人竄入牛與事理皆疊韵也事即使理即

治亦通矣又篆形凵為兩角丨為頭及頸骨一以指封隆之処非尾也卜辭羊字作𦍌亦同意耳」（古籀篇八十九第一頁）

高鴻縉曰「說文牛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象角頭三封尾之形　語求切　小徐逆求反

按代二之鼎有字又同頁鼎有字俱象正面牛頭及其兩角兩耳之形並無封尾甲文牛字正由此簡化名詞牛乃反芻偶蹄類原為野生後變為家畜體大力強堪為人役牝牡皆有角

鈕樹玉新附攷經典及漢碑並無件字玉篇雖有件而在人部末俗字中所引說文云云則後人本新附增也……說文當是牛牽也牽事理也今作件者蓋後人改……則牽正與事理合故疑件為牽之俗字牛字注中斷非原文」（字例二篇六〇頁）

牡[a]

牡 从士 「用牡于大室」
剌鼎 <0653>

林義光曰「說文云、牡畜父也、从牛土聲。按土非聲。古作牡剌彝剌鼎从牛从士、士即事之本字、見士字條。牡者任事、故从士」(文源)

高鴻縉曰「說文、牡畜父也、从牛土聲、莫厚切。按字意當為公牛、从丄牛會意、順成名詞。丄字意為雄、周時改从士牛會意、从士為雄亦猶詩以士女對稱也。秦漢改从土聲。牡後世用為雄獸之通稱、如牡羊牡馬、間亦借以代大字、如牡丹牡蠣牡齒」(字例四篇六八頁)

朱芳圃曰「說文牛部、牡、畜父也、从牛、土聲。王先生曰、按牡古音在尤部、與土聲遠、卜辭牡字、皆从丄、丄古士字、孔子曰、推十合

一為士、士字正一古文十字一之合矣、古音士在之部、牡在尤部、之尤二部音最相近、牡从士聲、形聲兼會意也、士者男子之稱、古多以士女連言、牡从士、與牝从匕同、匕者比也、比於牡也、觀堂集林六、一三、林義光曰、桉土非聲、古作牡、从牛从土、土即事之本字、牡者任事、故从士文源一〇、七桉土聲固非、如改為士、亦牽附難通、

余謂丄即矛之異文、金文𢡱字有作左列形者、

宅毀　召尊　小臣遾毀　師鼎　史𢡱壺

其所从之矛作丄、是其明證、牡从丄聲、諧同音也、(釋林取五十九頁至六十頁牡)

a 犅 从牛从剛省

靜簋 〈1316〉「王㠯于吳朿呂剛犅卿 豳𦎫㠯邦周射于大池」

b 大作大仲簋 〈1330〉「錫 邦

c 羊犅 从羊

犅刲尊 〈2128〉「錫剛羊劫 貝朋」

曰

a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犅特牛也从牛岡聲犅即特牲也吳氏古籀補云此从牛从剛省當即古犅此攷為至當王以吳邑之桼與呂邑之犅行饗食攷之禮也詩閟宮白牡騂剛最古文唯用剛後从牛作犅岡固剛省也劉氏古文審云𠛱即剛字从牛从刀从⋈〻即帀字乃其聲也王以吳桼廱割饗食者乘者登也以其臣名吳者登之辟廱而割牲以饗食禮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袒而割牲是也此為失攷今正云」(古籀篇八十九第二頁)

高鴻縉曰「說文：犅，特牛也。从牛岡聲。古郎切。按刀部剛字下考知网與岡、剛同音，則此處知㓻與犅同字。」（字例五篇一九三至一九四頁）

a 牲

矢方彝 〈2446〉

「明公用牲于京宮」「用牲于康宮」「用牲于王」

b

矢尊 〈2152〉

「明公用牲于京宮」「用牲于康宮」「用牲」

c 二

盂鼎 〈0677〉

「□□用牲啻（禘）周王、□王、成王」

c 方濬益曰「攈古錄釋為牡按牡右从土當作牡土之中畫不應上曲此疑是牲字右从生中畫未明晰之故耳」（綴遺卷三．三十二頁盂鼎）



牢

絡子卣

「敔治王牢」

〈2718〉

于敔



彝文

从羊与卜辭同

〈1548〉

「牢」

孫詒讓曰「說文牛部牢閑養牛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帀據說文夊部古文冬字依文則牢从𠔾即古文冬不必云省依說解云四周帀則自是象形與古文冬字形義復不相涉兩義舛啎不合金文井人鐘云永冬頌鼎頌敦皆云霝冬並借冬為終也其字皆作八作八則古文冬字下畫亦不相連屬小篆乃變為一橫畫連屬之此猶廿字金文作ㄩㄩ篆文亦變作廿皆失其本形者也竊疑當以許君後一義為正金文絡子卣牢字作[glyph]無下橫畫即其證也」（名原上二二至二三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glyph]閑也養牛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帀也按古作[glyph]絡子尊彝不从夂象牛在牢中形」（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牢閑養牛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帀也此說解有誤馬當作羊牢為養牲之圈故字从牛或从羊又𠘨即冂之小變此唯象畜牲之圈非冬省也』(古籀篇八十九第七頁)

柯昌濟曰『牢字从牛在牢形與卜詞字同可證小篆从宀之非古誼』(韡華二八四頁貉子卣)

高鴻縉曰『按甲文此字原意為牛或羊之圈養者字倚牛或羊畫圈養之形由文牛或羊生意名詞後世借用為禁牢故說解曰牢閑養牛馬圈也實則本意不然小篆𡨄與冬偏旁相似故說解曰冬省實則初形亦不然也甲文亦稱𡧱為小𡧱(小牢)謂羊小於牛也後人稱圈養牛曰大牢稱圈養羊曰少牢意亦相貫』(字例二篇二二五至二二六頁)

0101

犕 不从牛

毛公鼎 葡字重見

<0680> 魚从葡 箙

劉心源曰服本作箙說文箙弩矢箙也又易服牛乘馬說文引作犕牛乘馬知葡服通也（奇觚卷二、五十頁毛公鼎）

0102 牼

牼[a]

牼[b]

牼 邾宣公名見左傳公穀作瞯

邾公牼鐘

〈1048〉「鼄公牼擇[a]厥吉金」(A·B)

犀[a]

犀

犀伯鼎

〈0553〉「犀白魚父乍旅鼎」

〈3020〉「贖台口犀」

a 徐同柏曰「遲姓字作犀古省古人姓遲者書盤庚有遲任」（从古卷十三、十二頁周遲伯魯鼎）

a 吳大澂曰「犀當即遲之省文說文遲籀文作遟仲𠟍父敦徲伯徲姬皆从辛疑犀徲為一字」（愙齋五冊十六頁犀伯魚父鼎）

𦍒[a]

𦍒 說文觲从羊牛角而無𦍒字

據此可知觲乃从𦍒也 大作大仲簋

〈1330〉「錫抑𦍒△捆曰」

〈0047〉「不帛白不𦍒△騂」

高田忠周曰「余嘗讀為羊牛合文 以別有羊牛析文者也 羅君考釋云說文無𦍒字角部觲用角低昂便也从牛羊角詩曰觲﹅角弓土部垟赤剛土也从土觲省聲按觲﹅角弓今毛詩作騂﹅赤剛土之垟周禮草人亦作騂知𦍒者即騂之本字矣許君不知騂有本字作𦍒乃於觲注曰从牛羊角於垟注曰从觲省皆由未見𦍒字之故注經家謂周尚赤故用騂剛然卜辭中用𦍒者不止一二知周亦因殷禮耳此亦一說存參然以羊牛會意由何得赤義乎又觲之从羊與牛自有要焉抑為羊為牛

皆用角便者故舉二以兼他固為得矣」（古籀篇八十九第一三頁）

高鴻縉曰「說文新附騂馬赤色也从馬觲省聲息營切

按字原為牛羊之赤色者（白色赤末）故从羊从牛會意並列名詞或作[illegible] 見珠1108謂赤色牛石鼓文作[illegible]皆尊以稱牛為形聲字後人又以稱馬作騂（應从馬 羊牛聲）亦作騂（應从馬辛聲）

（字例四篇七〇頁）

a 告 告田罍

<2841> 田 告△

b 亞中 告鼎

<0111> 亞中 告△

c 亞中 告簋

<0858> 亞形 中告△

d 矢方 彝

<2446> 令 命矢告△于 于周公宮

e 告田 鼎

<0176> 田 告△

告田 觶

<2392> 父丁 告△田

田告作 母辛鼎

<0391> 田告△乍 母辛障

田告父 丁簋

<0959> 田告△ 父丁

作宜父 戊方彝

<2440> 丹宜父 戊告△彝

作且 乙簋

<1142> 告△ 田

告鼎

<0679> 史使 守

吕 告△盨

吕匡季告△東宮

吕或又 吕匡季告△東宮

召伯 簋

<1372> 綰白虎告田△ 令告△

慶 「余告△慶」

毛公 鼎

<0680> 告△令先王若德

平非先告△父厝

沈子 簋

<1391> 拜頭首敢取卲告△朕

吾考令命告△剌成工

師訇 鼎

<0665> 嚚 雷 史使

氒友弘吕告于白懋父」

二 孟鼎 〈0677〉「告曰王□孟吕□□伐戭方」「孟告則」

「弘吕告中史使書」「□卽立位」「𧻚白伯□□告于孟」

鬲攸比鼎 〈0670〉「鬲从吕攸衛牧告于王曰」

䧹伯簋 〈1329〉「告」

〈2152〉〈0529〉「田告亞」〈1373〉「𡠧氏吕壺嗣告曰」〈1388〉「𢿱叔市素𩎟巩恐告于王」

「令命矢告于周公宮」〈2552〉「𤔲父乙女告田」（器）

劉心源曰案說文告牛觸人角箸木所吕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僮牛之告九家易如是今易大畜作牿 案段注謂許說即楅衡牛与人口非一體牛口為文未見告意且字形中無木許曲為之說非字意此字當入口部从口牛聲牛可入聲讀玉也通訓定聲謂當从口从之會意或曰從口牢省聲心源吕為許說固失段朱亦未為得費誓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〻之

傷汝則有常刑牿為牛馬牢擭者機檻穽者陷阬皆所㠯牿牛馬也告實牿之最初字（告已从牛牿又从牛為贅）𠙵象檻穽形牛陷入𠙵為告与牛在[古文]中為牢同意（牢篆作[古文]）篆詘𠙵字不必專指口舌之口亦有用㠯象物形者如倉舍邑谷㕣等篆本从口亦从𠙵（詳師皆鼎）許不知告以口象形故牽合楅衡為訓其實告示字乃叚借也且如許說牛角箸木是必从𠦄而後可牛下安口何云角箸木哉許書部首偏旁相蒙告之从牛為承上㠯告所从之𠙵啓下口部未為不可惟說解未當耳」（奇觚卷三十一頁告田敦）

林義光曰「說文云告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按牛口為文未見告義古作[古文]（就戈戠字偏旁）作[古文]（宗公戈䪰字偏旁）从口出口之所之為告也𠀀中畫稍長譌从牛（𠀀畫皆有此例作[古文]召伯虎敦作[古文]）各呈戈戠字偏旁」（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告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也从口从牛易
曰僮牛之告許氏蓋誤牛觸人云云當為牿字本義易義亦同
告字本義當為祭告祭必獻牛羊又必具冊詞論語告朔之餼
羊可證告字从牛从口會意之恉甚顯然矣又按說文誥告也
从言告聲告誥古今字猶各詻古詁咸諴合詥周調同詷之類
爾雅釋言誥謹也即祭告一轉之義又釋詁誥告也以正字釋
異文也轉為廣雅誥教也易姤后以施命誥四方書序注誥示
也又荀子大略誥誓不及五帝注以言辭相誡約也之類如列
子楊朱篇注云告上曰告發下曰誥後人強以分別耳又至秦
製詔字以代誥愈致紛襍又誥字叚借為嚳史記殷本紀帝誥
書序則作帝告亦當證告誥同字矣告又叚借為鞫見禮記又
按告牿亦實古今字已从牛口作告又从牛此為複而其意其

聲無異牿字最古正文作□作□此為象形字後借告為之又別作牿以為分別故許氏解亦與牿義相混耳（古籀篇五十一第一九頁）

沙孟海曰「牛觸人角著横木所以告人之說最為許書貽人口實處段氏見其無義故以為當作牛聲今按甲文牛作□絕無下畫平衡或後為一點者并凡牧牢牝牡犅犂犨……諸從牛字亦無一不為此而告字則作□□或平畫或竟無畫此可見告之不從牛矣又按金文牛字漸與小篆近似下畫已平衡然如造字從告者也而頌鼎作□（卷三之三4葉）又一頌鼎作□（同卷6葉）羊子戈作□簷鼎作□敔戈作□不易戈作□（皆吳錄以外）郜字從告者也而齊侯中罍

作[glyph](亦吳錄以外)其為橫為點有殊而其中豎上屈一也中豎上屈則亦非從牛明矣(無論何器何體牛字從無上屈者)告不從牛既如上述然則其首將何作乎籀古文中有[glyph]字亦作[glyph]亦作[glyph]([glyph]見鬲攸比鼎及[glyph]省敦)釋之者或以為相或以為省或以為見(薛尚功)或以為召(王厚之)姑不問其何釋為當而其上形實與[glyph][glyph][glyph]相類目與口又皆五官之一此兩文之義指必全同無疑竊意此兩文皆從屮者也屮之義在許書不過象草木萌茁之形(從屮之字如㞢象屮過屮枝莖益大有所之生象屮木出土上……)豈知屮之含義乃頗廣泛屮木之外更象他物故在[glyph]則象鐘虡之顛在[glyph]則象旗竿之首在[glyph]則象水從四方流入地中之形(以上皆本許氏舊說)若律以屮木初生之原訓則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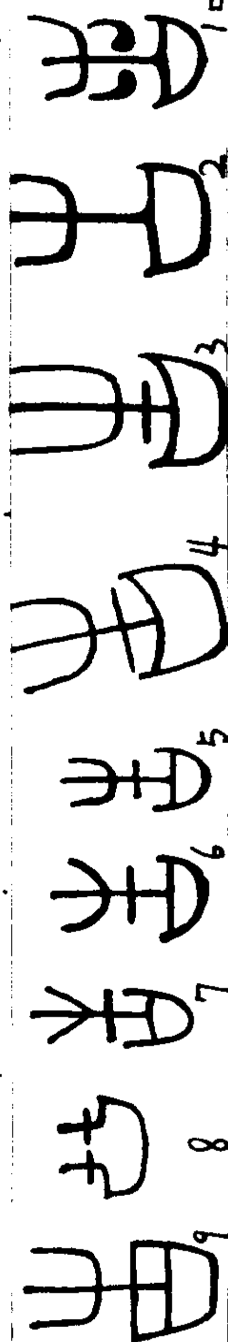
義何居焉不僅此也實物而外亦以表意故在則表籥之發音（釋名籥躍也氣躍出也）在則表毒藎之肆螫象螫象身象尾毒（鉤）此取放射之義者也及用之則為專指之義其用法猶如今人製圖以矢形表方向在以表發矢之的在（見居後彝）在（見毛公鼎）以表所指之地之功用至是蓋彌侈矣兩文亦為用表意且亦有所專指由目放光集中於一點曰（省由口發言聲報於其人曰其有增或橫於與目口之間者乃後興之文如象鳥飛至地或添橫畫於頸而作從一從止或添橫畫於頂而作（皆說文金文傳寫之殊殆無意義可言與此兩文用意相同者有字字前者象視線之直注後者象口气之下引因論省告兩文通

類及之亦是以相發（字字亦是物也字之說許書所已詳象目力所及許謂從隶聲未必然耳）之本義既象草木初生草木初生未必挺直而不敧何況推廣斯義至於無所不象故雖其首上屈不足為怪事從者也金文多作休從者也（休從木木則從）金文多作惟中字聿字用字才字……在籀在篆豎必正直雖造次顛沛而不側帽明與字不相為謀矣」（中山第五冊四○九○至四○九三頁據古錄釋文訂）

何大定曰「說解曰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下屬字僅有一嚳字說解曰急告之甚也從告學省聲為形聲字段玉裁注曰此字當入口部从口牛聲而嚳亦為告之之義皆可入口部是告不應立為部首矣」（中山第五冊四一八五

頁說文解字部首刪正

吳其昌曰「



1父戊爵殷文存卷二頁十三2告戈句兵攟古卷之一頁四十八3告田𠱿貞松卷七頁二十一4告田父丁觶殷文存卷二頁二十九5告田𪈩医段𡪢齋冊七頁九6小盂鼎攟古卷三之三頁四十三7毛公鼎周金卷二頁一8父丁爵殷文存卷二頁十二9告田鼎貞松堂二頁九

按告字之最初本義碻為斧形則觀于上列諸字顯然可見不容爭訟而如第一第二第八諸形尤為宛肖其餘諸字蓋皆源出于此三字又第二字之告戈句兵一面鑄一斧形𠯑一面鑄

一戈形𠦝則明告吾儕此兩形皆兵器也此此亦告之原義為斧形之一證惟第四字觶父丁第五字鬳殷侯第九字鼎並文曰告田第三字罍則文曰田告又愙齋集古錄册二十頁十又有陽識觶一並列告田二字左讀抑右讀不可知告田田告何以成一連詞則其故未詳且鬳侯殷告田二字銘于文末不與上文連屬似為一特別徽幟與矢彝矢殷作册大鼎等銘末留一鳥形二册之徽幟者正同例殆此斧形與田乃為金文時代某種職官之符章也

告之本義為斧引伸之則為刑具易大畜童牛之牿九家易作童牛之告此告當即為刑牛之斧說文㹀云告牛觸人角着橫木此衍說也告根本不從牛其屮形乃斧之柄與戈形之柄作巾者等耳虞翻即受說文暗示而云告謂以木楅其角其誤一

也告為刑牲之具故其後刑牲以祭曰告如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謂刑騂牛以告文武也又如矢彝矢尊云命告于周公宮亦謂用牲于周公之廟也告為斧為刑具故又引伸為慘酷之酷斧類刑具是酷物也猶辛類刑具令人見之為酸辛也詳下由示告之義而更引伸之則為誥教蔡雖獨斷云告教也爾雅釋詁云誥告也於是告之本義遂深埋地下非賴遺器出土則終不復知矣(武大文哲季刊五卷三期五〇九至五一一頁金文名象疏證)」

◎楊樹達曰「曶鼎銘記構訟之事、與此銘事例相同彼此可以互證彼文云、曶使氒小子䵼以限訟於井叔、我既賣(贖)女五夫效父用匹馬束絲、限許曰、𣪕則俾我賞馬、效父則俾復絲束、𣪕效父廼許䞐……按以限訟于井叔與此文以攸衛牧告于王句例同 此言

告而彼言訟、知告也訟也、……彼銘文又云、昔饉歲、匡眾氒臣廿夫寇舀禾十秭、以匡季告東宮、又云、舀或（與又同）以匡季告東宮、文再云告東宮、知告與訟同義、本可互用也、今語訴人罪者、尚云告狀、有原告被告之稱、正周代之遺語矣。」（積微廿八頁融攸从鼎跋）

高鴻縉曰「說文告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僮牛之告古奧切

按俞樾兒笘錄曰今宜以告字改隸口部而附錄言部之誥為或體……至牛部之牿篆說解曰牿馬牢也義既兼馬而形獨从牛疑非本義當以告下說解屬之曰牿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从牛从告告亦聲一曰牛馬牢也如此則告字之形之義皆正而牿字之義……因之亦正矣告字應改為从口牛聲後人或增作誥（音古到切） 口旁益之為言意同也牛字古音 ao 戴 g 帽

為gao牛角箸橫木以告人為牿後人音gao」字例五篇二〇二至二〇三頁)

楊樹達曰『說文二篇上告部云告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僮牛之告段注云如許說則告即楅衡也於牛之角寫人之口為會意然牛與人口非一體牛口為文未見告義且字形中無木則告意未顯且如所云是告未嘗用口何以為一切告字見義哉此許因童牛之告而曲為之說非字意也樹達按段氏糾駁許說當矣獨彼疑告為形聲字當為从口牛聲則殊未諦愚謂告當訓牛鳴聲知者二篇上口部云唬虎聲也从口虎讀若暠又云吠犬鳴也从口犬四篇上鳥部云鳴鳥聲也从鳥从口告从牛口與唬吠鳴諸字構造相同則訓義亦當一律此以字形推論知其當爾者一也襄公十四年左傳

云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說文口部嗥（或从犬作獋）虎聲謂之唬，豺狼鳴謂之嗥，牛鳴謂之告，聲近故義亦近也。此以字之聲音為證，知其當爾者二也」（小學五七至五八頁釋告）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告，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僮牛之告。』吳其昌謂告字本義為斧，屮乃斧柄，引伸為刑具。李孝定斥其為皮傅之論。蓋斧非剌兵，斧刃當不與柲成一直綫（甲骨文字集釋頁三四二）。李說誠是。沙孟海謂屮取放射之義，故口發言聲報於其人，曰告。屮後增橫作[illegible]，乃後起之文。其所引証如勛所从[illegible]，萬所从[illegible]，射所从[illegible]，皆取放射外發之意，就其例証觀之，其言之謬顯然，而不待辨。劉心源謂告乃牿之初文，曰象檻穽，牛陷入凵為告。牿，牛馬牢也。引尚書費誓為証。高鴻縉

謂从口牛聲即誥字．兩說亦各有理．未知孰是．金文中告有三
義：(一)祝告．矢方彝「令矢告于周公宮」(二)報告．毛公鼎「卑非先告
父厝」(三)告訟．曶鼎「目匡季告東宮」訓闌之誼未見．竊疑告从口
从牛用牛以告祝故也．後復引申為報告及告訟之誼」．

郜金文作告．姬姓．左傳桓二年傳「以郜大鼎賂公」杜解云「濟陰
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高士奇春秋地名攷略云「郜有二城．北
郜城為郜國．又南二里曰南郜城．則宋邑也」(張日昇述)

<大6>「公告。氒事于上」<大9>「告。亡尤」<大18>「氒非先告。蔡」「母毋敢庆沐又有
入告。」<大19>「武公入右敔告。禽」

呼 不从口與評通

頌鼎 乎字重見

〈0674〉

「王乎(呼)史虢生冊令(命)頌」

名 a 召伯簋

「令余既一名△」〈1372〉

b 吉日壬午劍

「猷余名△之」〈3159〉

林義光曰「說文云。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按名非為夕而設。夕即口之變。象物形。見品字條。多口對物稱名之象。古作名召伯虎敦」(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朱駿聲云字亦作詺。字略詺相詺目也。儀禮士昏禮請問名。又周禮大行人諭書名。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于策。論語必也正名乎。鄭注謂正書字也。古曰名今世曰字。又莊子天運名公器也。禮記中庸必得其名。注令聞也。又周禮大司馬辨號名之用。注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轉義儀禮士喪禮今

文為名字今作銘禮記檀弓銘明旌也又祭統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字林銘題勒也考工桌氏其銘曰注刻之也此説至詳(古籀篇四十八第九頁)

<大50>

「氏十名曰㫖邦」

吾 a 商尊

「商乍(作)父丁吾尊」〈1813〉

吾 b 沈子簋

「拜䭫首敢䢔卲告朕吾考令(命)乃鴅沈子乍(作)……克」〈1391〉

「咸妥(綏)吾考吕于顯顯受令(命)」

吾 c

「戲祖吾考克淵克尸(夷)」

毛公鼎「以乃族干吾王身」吳大澂以為古斁字，經典通作捍禦。

「吕乃族干吾」〈0650〉

吾 d 四年相邦戟

「吾」〈3135〉

敔王身

c 徐同柏曰「御古文作遻，此作吾，遻之省」(从古卷十六、二十八頁同毛公鼎)

a 方濬益曰「字象牛首上設楅衡之形，中為兩目與鼻，下為牛口，即犧字也」(綴遺卷十二、二十三頁商父丁犧尊)

c 吳大澂曰「毛公鼎『以乃族干吾王』，大澂釋以乃族干敔王，干當讀扞，吾即敔之省，說文解字敔止也，敔禁也，斁敔二字皆从攴

按敔與圉禦衙三字皆通詩有瞽鞉磬柷圉傳圉楬也禮記月令飭鐘磬柷敔釋文本作圉敔狀如伏虎所以止樂故有禁止之意一切經音義禦古文敔同詩烝民不畏彊禦漢書王莽傳作不畏彊圉漢石門頌綏億衙彊北海相景君碑强衙改節是禦衙二字亦通疑衙即敔之異文也(字說二七頁于吾字說)

C 吳大澂曰『吾敔省文禁也古斁敔字經典通作捍禦敔與圉通又通禦漢碑多以衙為禦毛公鼎』(古籀補十七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吾我自偁也从口五聲經傳吾余予我並用愚謂自稱義字唯以我為本字吾余予皆為我字叚借也吾實語字古文凡言部字古文多皆从口而後人或亦加言其例甚多古詁同詞咸諴周調皆是也吾語亦當此一例說文語論

也从言吾聲。言下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論下曰議也。議下曰語也。此語者交互錯綜之言也。然字元作⿱㐅口从口㐅。㐅亦聲。明矣。㐅五古今字。故⿱㐅口吾古今字。而借吾為我。漸恐混同。又作从言語字。以為言語專字。於是乎吾語分別。吾字本義隱矣。然則吾字段借為我。(爾雅釋詁吾我也)左桓六年傳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是也」(古籀篇四十八第九頁)

6 郭沫若曰「⿱午口字亦見商犧尊、彼銘云、商占作父丁⿱午口尊、以彝銘通例推之、殆是寶尊、疑本缶之別構、午(古文杵)變形為⿱午口、下从之口非口形、乃缶形也、寶本从缶聲、故可段缶為寶、其在本銘⿱午口考與乃鴅對言、如非父子、必為翁壻、⿱午口與鴅可相關而定、鴅字說文所無、余謂當是鶄之省、假為倩、方言東齊之間壻謂之倩、說文倩字注亦云然、乃倩對⿱午口考、則⿱午口殆又假為舅矣」(金

攷三一七頁至三一八頁沈子簋銘考釋）

b 郭沫若曰「[illegible]字亦見商犧尊云、商作父丁[illegible]尊、从彝銘恆語推之、當即寶尊、余意乃缶字異文、午古文杵變形為[illegible]、下从之口非口字、乃缶形、缶字彝銘多作[illegible]亦正从口作 寶从缶得聲、故缶可段為寶、其在本銘則當讀為胞（余曩讀為舅、意未妥、今正。」（兩攷四十六頁沈子毀）

b 陳夢家曰「[illegible]字隸定為吾字實非吾字、此字是金文簋所从、應讀為甫或胡、義訓大、甫考猶文考、皇考、烈考、此處是生呼其父考的美稱」（金選二三二頁、西周銅器斷代、它毀）

〈大24〉「[illegible]率㠯乃友干吾、敃敵王身」

a

哲 說文知也重文作悊又心部悊敬也王引之以伯虔父字子析證之則心部乃悊字非悊字蓋傳寫之譌

曾伯簠

<1446> 「曾白（伯）霥悊△ 悊 聖元武」

b

師望鼎

<0669> 「悊△悊 氒德」

c

克鼎盂 哲氒德

<0675> 「盂悊△淑悊 氒德」

d

又云明 哲覞孝

<0675> 「天子明悊△哲」

e

禹家文 匡

<1441> 「悊△哲德 不亡忘」

f

王孫鐘

<0060> 「肅悊△哲 聖武」

g

井人鐘 「克哲 氒德」 从貝

<0056> 「克質△哲 氒德」

h

番生簋 「克哲氒德」 从言 與誓為一字

<1357> 「不顯皇且（祖）考穆穆 克哲言△哲 氒德」

<0049> 「克哲△ 氒德」

a 阮元曰「悊同哲，讀為哲，漢書五行志云：悊，智也。」（積古卷七、八頁曾伯霥簠）

e 方濬益曰「悊作悊與曾伯霥簠同說文口部哲訓知重文作悊，而心部又有悊，訓敬，此由二徐本誤以心部悊為悊，段注遂謂口部悊為淺人妄增，王伯申尚書以伯虔字子析證之知心部是悊字非悊也」（綴遺卷八、七頁叔家父簠）

吳大澂曰「悊智也，从所从心，小篆从折口，或从心，曾伯霥簠」（古籀補五頁）

h 丁佛言曰「悊番生敦克悊乃德，案古文从口之字亦或从心从言，或謂析哲誓古通」（古籀補補卷二第三頁）

d 高田忠周曰「按从目从悊，悊甚明，晢者然字書無之，此當睿字異文。古音折叡同部，此从目从悊，悊亦聲，濬明故从目。周書叡聖

也。又悊訓敬也。又晢訓昭明也。疑悊晢元同字。應劭云悊明也。
書呂刑馬注悊智也。又金文有悊聖語。此叡悊正同義字。故此
篆从目悊以會意。亦為至順矣。由是觀之。叡字元謂眼明。字當
屬于目部。从目从叡省者耳。（古籀篇四十二第一四頁）

高田忠周曰。『按元釋為對。妄殊甚矣。此㞢即𠦬之省變。以為悊
字顯然矣。況他器銘有悊聖元武語。亦與此合可證。說文。悊敬
也。从心折聲。爾雅釋言。誓謹也。以誓為之。如此即是非銘意也。
口部。哲知也。書皋陶謨。知人則哲。詩下武。世有哲王。此義與銘
意合。即借悊為哲也。說文。哲下重文有悊。云或體从心。蓋據許
書分別如此而已。然況思細考。實非是悊與哲元同字。而並皆
誓字異文。凡古文言心兩部通用。諄悖同字可證。又言部字古
文多从口。謀作𠰏。諆作碁可證。而聖哲字作哲為正。晢哲古音

通用也。然則爾雅誓愬以為同義，可證古字古義也。又如下文

多以自代屮。疑从若省聲也。」（古籀篇四十三第一〇頁）

a

君 天君鼎

〈0608〉 天君饗食復酒 賓氒征人斤貝 天君

b

矢方彝 〈2446〉 眔里君

c

矢尊 〈2152〉 眔里君

d

𦸗鼎 〈0616〉 朕天君 其萬年

e

f

小子省卣 〈2708〉 省珥揚君商（A·B）

g

召卣 〈2722〉 旋奔 徒

聿皇 辟君

h

諆鼎 〈0615〉 諆肈作其皇考皇母者比君𩱧鼎

i

史頌鼎 〈0658〉 濼友里君百生（姓） 帥𩁹盩于成周

j

史頌簋 〈1356〉 濼友里君百生（姓） 帥𩁹盩于成周

k

豆閉簋 〈1368〉 𤔲𡩜艅邦君𤔲馬

l

虘簋 〈1324〉 舍 君

金 余三鐘 鐘

m

君夫簋 〈1338〉 王命君夫曰 君夫 敢每（敏）揚王休

n

召伯簋 〈1372〉 對揚朕宗君其休

o

牧師父簋 〈1295〉 牧師父弟叔 緥父御于君

p

弔父簋 〈1278〉 其夙夜用享孝于皇君

番君鬲

<0750> 隹番君酌白自乍寶鬲 (A.B)

穆公鼎

<0659> 休天君弗望穆公聖粦明𠤳事先

王□君蔑尹姞曆拜稽首對揚天君休

𢽾盤

<2927> 䣄人□□君□宰遱父

弔單鼎

<0660> 唯黃孫子係君弔單

弔䣄叔單自乍作貞鼎

白者君盤

<2908> 隹番□白者君自乍寶般

番君簠

<1431> 番君召乍鑄匜

鄦妃簠

<1364> 易錫君戎羣賊 隹□易錫壽

交君簠

<1421> 交君子□肇乍寶簠

邾公釛鐘

<0040> 䵼揚君靈君 以萬年

叔君鼎

<0445> 叀夜君□ 之載鼎

鄦庆簠

<1327> 𡚬乍作 皇妣

君中妃祭器八簋

㠯君鼎

<0501> 㠯君婦媿 靈旅尊鼎

樊君簠

<1398> 樊君靡之飤簠

邛君壺 〈2802〉「邛君△婦龢乍作其壺」

緻寠君鉼 〈2992〉「緻寠君△六鉼亭酉棠」

智君子鑑 〈2984〉「智君△智子之弄鑑」

郘鐘 〈0055〉「余頡岡事君△」

樊君鬲 〈0725〉「樊君△乍叔嬴嬭媵器寶鬻」

〈0029〉「鼄君△求吉金」

〈0049〉「天子佣事沵梁其身邦君△大正」

〈0321〉「君△妻子奔去」

〈0677〉「多君△」

〈0678〉「敦伐噩休獲氒君△馭方」

〈1334〉「朕匋君△公伯錫氒臣弟豦井五采」

〈1373〉「吕君△氏令命」「令蚩黽于君△氏大章瑋」

〈1943〉「㠯君△婦媿霝作旅」

〈2113〉「斉者君△匕乂乙寶障彝」

〈2137〉「君△令余作冊睘安夷伯」

〈2768〉「差君△之壺」

〈2818〉「匹君△茲旃者其成公鑄子孟妃媵盥壺」

〈2833〉「命瓜君△孠嗣子乍鑑鑄尊壺」

〈2968〉「隹·畨叴白者君△自乍寶它匜」

〈3011〉「子叔嬴肌內君△作寶器」

林義光曰『說文云君尊也从尹口口以發號按尹治也从口尹古作君[illegible]彝史頌作君虎敦召伯作君匡為君』（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君尊也从尹發號故从口古文作𠱱又尹下曰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古文作𡰯今依此篆尹最古文元當作𠃓从𠂇丨者指事也𠂇訓𢺳手也从𠂇又兩手捧承敬愼之意自存焉故吏尹字从之後省作尹略左𠂇也故君亦元作君後省作𠱱又或作君君變易之迹歷然可見矣春秋繁露君也者掌令者也荀子禮論篇君者治辨主也此為本義』（古籀篇四十八第一一頁）

商承祚曰『說文𠱱古文象君坐形案徐鍇本作𠱱非是石經古文作君金文或與篆文同』（古攷十一頁）

唐蘭曰考殷虛卜辭君字之義與尹字同周初猶承用此義易師之九二曰王三錫命而上六曰大君有命明大君非王也金文習見天君即大君而天尹鈴及作册大鼎並作天尹即大尹也春秋時宋尚有大尹當是其遺制矣作册大鼎曰鑄(鑄)武王成王異鼎當在康王時器而曰揚皇天尹大保室此天尹而兼大保者必為召公奭然則周書君奭君陳君牙諸篇之稱君亦即尹也其後有尹氏見詩及春秋隱三年尹氏卒左傳本作君氏附會為隱公母聲子非也曲禮云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鄭玄曰辟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君大夫天子大夫有土地者按曲禮下文云大夫士之子則此君大夫為天子之大夫可知是君本王臣之稱也若君臣之對稱殆別有所起虞夏書及商書俱未見君字而周書頗習見如邦君冢君君子之屬是康誥曰亦惟君惟長顧命曰昔君文王

武王似為元首之通稱或周民族之故言與春秋之季諸侯之大夫强盛擅權僭竊名位或不稱子而稱主如晉趙莊子之為莊主（西元前六百年左右）是也其臣子之稱之或曰主君然猶未見稱為君也至於戰國則大夫可封其宗族為君如趙襄子封兄子為代成君是也（西元四七六年後）及三晉田齊相繼受命更自稱為王則孟嘗平原之流不可勝計而昔之稱公若侯者久多自貶而稱君矣然則大夫之稱為君當即在春秋戰國之交其為襲王臣之稱或由國君之稱所推衍雖不可知而由主為君為進一步之僭竊固無可疑也」（輔仁學誌七卷一、二期一〇八至一〇九頁智君子鑑考）

〈大6〉「王令命毛公㠯邦冢冢君土駿徒御戥職人伐東或國痟戎」

〈大19〉「復付氒君」

〈大21〉「敢對揚皇君休」

〈大25〉「卑俾虐逐氒君氒師」

〈大45〉

「弗敢不對[illegible]揚朕辟皇君△之易錫休命」「雁受君△公之易錫光」

〈大47〉「余隹司嗣朕先姑君△晉邦」「用康夒柔妥綏褱懷遠埶迩君△子」

a 命 不从口 令字重見 免盤

<2917> 令命乍册内史易(錫)免鹵百陵

b

c 㪤簋

<1354> 命女(汝)祉

𤔲或(國)周里人眔者(諸)侯(諸侯)大亞對揚王休命

d 競卣

<2732> 命伐南尸(夷)

e 命簋

<1302> 王錫命鹿 命其永以多

f 友簋 飲

滕虎簋

<1185> 滕虎敢肇乍(作)皇考公命仲寶障彝

g 師望鼎

<0669> 虔夙夜出内

h 細王大命 師奎父鼎

<0667> 王乎(呼)内史駒册命師奎父

i 豆閉簋

<1365> 王乎内史册命豆閉

j 師酉簋

<1374> 王乎史牆册命師酉

k 命甗

<0776> 命乍寳彝

l 伯康簋

<1331> 它=受兹永命

m

n 蔡簋

<1341> 王命蔡眔叔緯父歸吳姬飴器(A·B)

o 伊簋

<1371> 王乎命尹封册命

命

賢簋 〈1301〉 公命事

命

禹鼎 〈0178〉 命禹紹朕祖考肆禹尗弗敢惷

賜共朕辟之命王迺命西六𠂤殷八𠂤曰

命

毛公鼎 〈0680〉 雁膺受大命唯天將集乎命不巩丕巩先王

配命曰令余唯肇經先王命命女汝辥乂我邦我

家內外𢆶𢆶綢繆大命庶出入事于外敷命敷政出入専命于外乂

厝含命母毋又有敢惷専命于外令余唯䌛先王命命女汝亟一方

命女汝𢍜𤔲公族雩與參有𤔲

命

善夫克鼎 〈0662〉 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𠂤之年

命

𩁹伯簋 〈1389〉 王命

益公征眉敖王命仲致歸𩁹伯𤔷裘

命

諫簋 〈1370〉 王乎呼史先冊

雁膺受大命又有萬年于大命永命

命諫曰先王既命女汝𤔲王宥

宥囿令余佳或有𤔲命女汝

命

𩁹伯簋 〈0791〉 𩁹白伯命 乍旅簋用

命 山

居夫簋

〈1338〉 王命居 夫曰

命 乂

康鼎

〈0657〉 王命女汝 命 幽黃

命 4

趞簋

〈1363〉 内史即命 命女

汝乍作[illegible]彝

家嗣馬

命

同簋

〈1367〉 王命

命 α'

不嬰簋

〈1393〉 余命女汝 御追于[illegible]

命 b'

頌鼎

〈0671〉 王命[illegible]侯白晨 [illegible]命

命 c'

命 d'

命 e'

齊侯壺

〈2835〉 齊侯命大子[illegible] 遽[illegible] 宗白伯

聽命于天子 齊侯拜嘉命于大無[illegible]嗣 折誓于大嗣命 [illegible] 嘉命

命 f'

歸父盤

〈2912〉 霝命 難老者

命 g'

秦公簋

〈1382〉 受天命[illegible] 嚴[illegible]天命

命 h'

齊鎛

〈0062〉 用[illegible]侯氏 永命萬年

年 用求考

命 i'

陳猷釜

〈3019〉 命左關[illegible] 左關[illegible]

命 j'

子禾子釜

〈3020〉 子禾子口

口內者御味因口命謢墜旻」

K' 鄂孝子鼎〈0549〉「命鑄飤鼎鬲」

「如關人不用命」曰命者」

l' 命公居壺　郭沫若謂即令狐

〈2833〉「命公居司子嗣子以乍鑄尊壺」

l'' 龍節〈3028〉「王命

傳僕一命

魚鼎〈2990〉「命帛命入敗」

糈飤之」

〈0043〉「口口是口靁命無其期」〈0044〉「王命口口口口口口周」〈0046〉「㔗擢于

永命」〈0054〉「天命是逗」〈0058〉「隹王命」〈0560〉「蹀陰命達」〈0616〉內史

命眔事」〈0661〉「王乎呼作命內史冊命剌」〈0664〉「王乎作冊尹冊命

柳嗣六𠂤牧」〈1340〉「命封邦」〈1368〉「敢對揚天子不顯休命」〈1508〉「用

白永命」〈2140〉「公姞命又嗣田」〈2149〉「蔡侯𫊣叏虔共大命」〈2152〉「舍三四

方命」〈2721〉「王窺命白俗曰」〈2816〉「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虢生冊

命「頌」「命女官司成周貯廿家」「頌拜䭫首受命冊」「通祿永命」

〈2923〉「蔡侯[illegible]虔共大命」〈3012〉「我皇且祖鄭唐公(雁)受大命」「王命鄭公」

林義光曰「說文云命使也从口令按諸彝器令命通用蓋本同字古作命(毛公鼎)下復有口應命者也」(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命使也从口从令令亦聲會意而實包形聲也朱駿聲云在事為令在言為命散文則通對文則別令當訓使也命當訓發號也於六書乃合爾雅釋詁命告也此說似是矣但愚竊謂令命古元一字初有令後有命而兩字音義皆同故金文尚互通用也」(古籀篇四十八第一三頁)

又郭沫若曰「命令字含錫予義者於典籍中罕見、余曾以叩諸唐蘭、比得來書云、王令確是賜義、易師卦云、王三錫命、錫命義畧相等、舊解多誤、書序周公既得命禾（此命字与上文王命唐叔不同）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命禾即賜禾也、礼記、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与爕段之王令爕在市旂、正合、令寏命禾一例至確、即旅天子之命、亦嘉天子之賜也、又中庸天命之謂性、天命猶言天賦、亦錫予義。」（金攷三七六頁 獻彝）

l′ 參閱1311揜。

〈大14〉「令、令隹龖熹乃命。」〈大15〉「内史册命。」〈大22〉「對䚽天子魯命。」〈大25〉「氏十非正命。」〈大27〉「王乎呼内史册命。鄴」「啓先王既命女汝乍作邑」「令、令隹

[illegible]嘉乃命△」「敢對䫎天子休命△」〈大45〉「余命女(汝)政于朕三軍(軍)」「女(汝)敬共辥予命△」「余命△女(汝)嗣辥予盩」「弗敢不對𩓨(揚)朕辟皇君之易(錫)休命」「余用𤼷(登)屯(純)厚乃命△」「余命△女(汝)𢦏(職)差(左)正卿」「䝳命于外內之事」「余弗敢灋(廢)乃命△」「尃受天命△」

「霝命△難𦒳(老)」〈大46〉「乍(作)帚匄永命△」〈大50〉「受天命△」「嚴龏(恭)寅天命△」〈大25〉「敬夙夕勿灋(廢)朕命△」



召 鏻爵

〈1844〉

「鏻作召▵伯父辛寶尊彝」



〈1939〉

「伯寓作召▵伯父辛寶尊彝」



伯寓盉

〈1939〉

「伯寓作召▵伯父辛寶尊彝」



邵卣二

〈2721〉

「在召▵大廟」



吾召卣

〈2494〉

「吾召▵」



召尊

〈2148〉

「甲午白懋父賜召▵白馬」「召▵萬年永光」



大史友甗

〈0803〉

「大史友作召▵公寶尊彝」



召卣

〈27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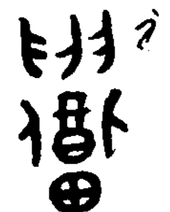
「𤔲盟▵俗進事」「𤔲盟▵用」敢駘忘王休異」



富鼎

〈06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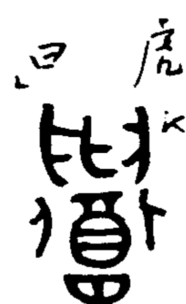
「用作召▵伯父辛寶尊彝」



召伯簋二

〈1373〉

「琱生又吏使𤔲盟▵來合事余獻」「𤔲盟▵白」



虎曰 禹鼎

〈0678〉

「不顯超皇且穆公克夾紹▵先王」「令禹紹▵朕且祖考」

召 [a]

盠駒尊 〈2150〉 「王乎呼師豦召△盠」

召 [b]

克鐘 〈0053〉 「王乎呼士智召△克」

召

師寰簋

〈1312〉 「以召△其辟」

召

召仲鬲 〈0740〉 「召中仲乍生妣尊鬲」

召

召樂父匜 〈2948〉 「召△樂父乍婦妃寶它匜」

召 [c]

大簋 〈1376〉 「王乎呼吳師召△大易錫趣(趡)睽里」(A.B)

〈0047〉 「若鑘召公壽若參壽」

〈0666〉 「王乎呼善膳夫騣召△大以氒友入攼」 「王召△走馬雁令取誰驫卅二匹易錫大」

〈0720〉 「鑘召△白伯毛乍作」

王母鬲」

〈1372〉 「鑘△白虎告曰」 「用乍朕剌烈且祖鑘△公嘗毀」

〈1431〉 「留君召△乍饆匜」

〈1439〉 「奠鄭白伯大嗣工召△弔叔山父乍作旅」

匿簋」

〈2723〉 「白伯懋父賜錫召△白馬」 「召△多用追于炎」 「召△萬年

〈3012〉 「□□召△鏷」

永光」

方濬益曰：吳清卿中丞曰古文召紹詔招佋昭為一字盂鼎作𨠭字最古而文最繁上作乂手形下作竦手形與受字同受从舟為承彝之器此从𨠭當亦盛酒之器設酒醴而召之有授受之意此古紹字之本義也或作𨠭見召伯鼎或作𨠭見匽侯作召伯鼎或又作𨠭見召伯虎敦（濬益按召伯虎敦前作𨠭後作𨠭此引稍誤）或消作𨠭見父戊觚積古齋款識載此器與𨠭文𨠭字正同阮氏釋作招經典詔招二字通用其實皆紹之變文消卄為亻再變从手消酉為𥁕再變為言合諸器而互證之知詔本从酉不从音也論語子謂韶疏韶紹也禮記樂記注韶之言紹也周禮大司樂注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此韶紹一字之證漢書禮樂志注招讀曰韶呂覽古樂脩九招列六英注招樂名也此招韶一字之證𨠭从人許書佋廟佋穆父為佋南面子為穆北面今經典通作昭家語正論祭公

謀文作祁昭左氏傳作祁招史記李斯傳昭虞舜象者索隱曰昭作韶據此則佋昭為一字昭與韶亦相通矣也(綴遺卷二十八、二十八頁韶塤)

吳大澂曰「福山王廉生編修所得古塤文曰令[古文][古文]比太室[古文]吾師潘伯寅大司寇亦得數塤皆同文又一器文曰令比[古文]南皮張孝達制軍釋作韶塤大澂嘗謂古文名紹韶招佋昭為一字韶之从音即酉之變體也盂鼎作[古文]字最古而文最緐亦作[古文]上作乂手形下作竦手形與𠬪字同意受从一手此从兩手受从舟為承尊之器此从畐當亦盛酒之器古者主賓相見有紹介相佑助尊俎之間有授受之禮故紹字从名从[古文]从畐此紹字之本義也引伸之為紹繼為紹承義亦相近或作

[illegible]見呂伯鼎文或作[illegible]見匽侯作呂伯鼎文或又作[illegible]見呂伯虎敢文知呂伯封邑與紹繼之紹同後别作卲又省作召皆晚周文字積古齋款識載招觚[illegible]字與塤文正同阮氏釋作招故經典韶招二字通用其實皆紹之變文省从為入再變从手省酉為西再變為音合諸器文而互證之知韶本从酉不从音也論語子謂韶疏韶紹也禮記樂記注韶之言紹也周禮大司樂注大磬舞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此韶紹一字之證漢書禮樂志注招讀曰韶周禮大司徒注大招大夏釋文招本亦作韶呂覽古樂修九招六列六英注招樂名也此招韶一字之證許氏說文解字佋廟佋穆父為佋南面子為穆北面家語正論祭公謀父作祁昭左氏傳作祁招史記李斯傳昭虞舞象者索隱曰昭一作韶據此則佋昭為一字昭與韶招亦相

通矣蓋古文屢變而漸失其本至六國時去古愈遠古文之本義亦漸晦漢隸之所從出又因六國之變體而增損之偏旁之訛以傳訛者益不少矣』（字說六頁至七頁韶字說）

α 吳大澂曰『[illegible]古文名上从𦥑作义手形下从酉酒尊也𦥑爲承尊之器此即介紹之紹古名字與紹招並通』（愙齋六册三頁棆鼎）

n 孫詒讓曰『召當讀爲昭書文侯之命丕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僞孔傳云能左右明事其君又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紹魏三體石經丕作昭（見隸續）僞傳云合會繼汝君已善皆望文生訓迂曲難通實則書兩昭字並當訓相爾雅釋詁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勵也詔昭

召[illegible]同聲字古通用書云克左右昭事厥辟左右昭同義言能相厥君也用會昭乃辟言用其相乃君也此敦云吕召其辟言吕相其君也(拾遺下十三頁周麇生敦)

孫詒讓曰(金文从召得聲字甚多如召卲从卩與卲異諸字皆與小篆同唯召國字獨緐重詭異為字書所無說文邑部卲晉邑也與召公國異而彝器文恆見異體尤夥大抵皆从𦥑从酉而下有从田者如召白虎敦作[illegible]作[illegible]又別器作[illegible][illegible]召白父辛鼎作[illegible]匽侯鼎作□留君簠作[illegible]是也又有从田者如大史友甗作[illegible]白害盉作[illegible]召白彝作[illegible]是也又有从口者如孟鼎作[illegible][illegible]是也唯父戊觶作[illegible]不从田番君鼎作[illegible]从酉从田則又不从𦥑召於形為最簡諸字攷釋家咸不能得其形

聲但以召公召伯諸文推定知其為國名然所从偏旁形義終莫能究也舊釋為招未塙近有偽作古塤文韶樂字與觚文同尤不足信今綜合攷之葢从釁省聶省召聲匽侯鼎召白彝又从月亦其別體也雖偏旁互有增省大致不出是數形其从口者即釁之省其从[glyph]从[glyph]者即畢聶之省也[glyph]即畢上田网形其从[glyph]从[glyph]者皆無田而其从田者則又皆無[glyph]足證古畢字本不从田田或即[glyph]之省變而[glyph]左右有兩耳正與甲文畢字同下無柄又與陳貯𣪘聶字同可證畢之本有耳而柄可省其或旁注□諸形者疑亦即兩耳之變形故唯从田者乃有此形从[glyph]者咸無之皆其字例之可推繹者但从釁从畢其義終難知然非甲文有□字金文有聶字則召之奇字幾不可辨識古文放失非博稽精校固無從求其形例爾

說文从召得聲之字凡廿金文奇字召唯知為國名其从釁从

畢必自有本義今無可攷盂鼎此字三見云今余隹唯令女盂
召𢆶勞芍敬𩜙邑又云王曰盂廼召夾死尸嗣治戎敏諫速罰
訟夙夕召我一人烝三方玩繹詞義似皆勤勉襄贊之語說文
力部云劭勉也爾雅釋詁云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
勴也盂鼎之召當與劭詔二字義通書文侯之命云亦唯先正
克左右昭事厥辟又云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
辟薛氏款識晉姜鼎用召所事毛公鼎云卬邵天命師害敢云
辟召亦奇字文義與書略同
从召其辟昭紹邵召義並相近若然或當兼有異龔畏忌之義
𪓐鐘及齊侯鎛鐘皆有此文𣅀疑與𢆶通故召字亦从𣅀省與『名原下一八至一九
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召呼也从口刀聲按與招字義略同古作
[古文字形]龢尊彝辛从口、轉注从月酉貝、𦥑持之、刀聲、酉即酒字、月者物也、

見互各條。散酒食財物，皆所以招人也。或作[illegible]。伯憲尊彝辛作[illegible]。孟鼎
變作[illegible][illegible]。召伯虎敦作[illegible]。耆君匜省作名。大敦（文源）

m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召，詔也，从口刀聲。朱氏駿聲云：以言曰召，以手曰招。此攷為是。後世字亦作詔，義與誥同。抑亦召字轉義。誥亦最古文作告』（古籀篇四十八第一七頁）

a

高田忠周曰：『按銘意用為卲字。然審篆形，从召从𦥑从酉从[illegible]。𦥑與下文从𦥑同，亦與从手同意也。酉即尊，[illegible]即彝。此古招字，會意。周禮男巫春招弭注：招，福也。左傳昭十二年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說文：𢪁，手評也。从手召聲。詩邶風：招招舟子。傳：招招，號召之皃。疏：號召必手招之。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也。然則招元手評之偁，而轉為祈招之義。凡祈祭有所供，當用尊彝

故字亦變作从召與尊彝合形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兩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夫祠禴嘗烝並皆祈福之祭而皆有尊彝之供此招字所以从尊彝象形之意可識矣」(古籀篇五十四第三〇頁)

n 于省吾曰「孫云爾雅釋詁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勴也詔昭召並同聲字古通用書云克左右昭事厥辟左右昭同義言能相厥君也用會昭乃辟言用共相乃君也此敢云以召其辟言以相其君也俞蔭甫云以召其辟證昭事厥辟會紹乃

辟之誤」(雙選上三第一七至一八頁師害𣪘)

K 徐中舒曰「召．銘文作𨟍周召之召金文作𨟍不從攴經典皆省
作召或增邑旁作邵夾召連文亦見他器師匌簋用夾召厥辟
(君)奠大命與此語例全同召當讀如紹或詔爾雅釋詁詔．相．亮
左右相導也史記魯仲連傳集解引郭璞云紹介相佑助者也
詔．紹並有輔導佑助之意左傳昭公二十年夾輔周室夾輔即
夾召也夾召金文或倒互言之大盂鼎盂迺召夾死(主)司戎晉
姜鼎用召匹辝(台同我也)辟召夾．召匹並為夾召．夾輔之倒文
匹為匹配與夾從二人同意又大盂鼎夙夕召我一人令女盂
召榮敬雍德此單言召召亦應作輔導佑助解舊注多釋紹為
繼如詩弗念厥紹尋繹文義似未叶洽」(考報第二五冊五四頁)

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

馬叙倫曰，□字太史友甗作□、舊釋名伯虎敦作□、盂鼎作□、伯害盉作□、害鼎作□、番君鼎作□、甲文作□□□□□□□□諸形、綜而觀之，實乃象徵時代之圖語，與亞形中之□同意，必非召字，昔人以□白虎與詩之召虎相應，而釋為召，亦或詩之召虎本是此字，而傳寫者之為召，觀甲文此字有省作□者可證也。此字在盂鼎之詞曰，令余隹令女盂，□□□德巠□、朝夕入闌、享奔走、畏天畏、又曰、盂迺□夾死司戎，敏諫罰訟、夙夕□我一人烝三方，不獨形不從召，義亦絕與呼召無關、而以夙夕□我一人烝四方證之、義亦非紹繼、

亦非借為紹也，以盂乃𦅫灰死嗣戎敏諫罰訟證之，此字當讀配，卣之配，配享之本字，毛公鼎作𨡓，從卩從酉，與說文訓酒色之配從酉己聲者異字，（己為妃之異文）此為𨡓之圖語，後即以為𨡓字，以金甲諸形綜合觀之，其字主要部分為𠙵為卩為酉為甶，金文或增Ｄ增ㄊㄨ，甲文或有酉有甶，Ｄ即肉字，盖𠙵或𡆥或𠭰或𡈼，皆龔尊𤔲所從之𠙵，亦叔夜鼎𥂴字所從之𤔲，亦即甲文之𤔲𤔲，皆卣之異文，亦𤔲之初文，乃為匕柶之匕而非人，口為骨肉之肉而非口，甾𠙵皆即𤔲之省異，𠙵𠙵即甾之變譌，此文增Ｄ為複，由傳寫已不明字之所從，而譌以口為口舌之口，故復增Ｄ耳，盂鼎增ㄨ者一人持酒一人持羹也，其作𨡓者僅持酒矣，然則此與亞形中之𥁕實一字，盖配為陪臣之陪本字，陪臣即今所謂侍者，宴饗

時執壺進食者也、配聲之類、故古書借陪為配、陪音竝紐、召音澄紐、同為濁破裂音、故音轉如召、故古書借為召南之召、配儐一字轉注、儐介於賓主之間者也、則[illegible]亦介之介紹之紹字、詩之召伯音同於召、詩之召者或以此與說文之䣼、羅振玉謂即說文之赫字、是也、倫證得此辰彝之夾及甲文中之夾字、皆當讀為配亯之配、書有君奭史記燕世家召公名奭倫疑奭非召公名實配之借字亦[illegible]之借字召奭實一事蓋古注奭字於召字下傳寫譌為召奭後人乃以為召公名奭耳猶禮記之曲禮曲乃甾之譌甾為豊之初文禮乃注於曲下明此讀為禮而今乃以曲禮為一篇之目矣此亦可為[illegible]即配字之證也(刻詞一四三頁至一四五頁龢彝)

楊樹達曰『全盂鼎銘文□字三見王靜安釋為紹字或又以
為招字余按其字形疑其為酌字之古文也說文十四篇下酉
部云酌盛酒行觴也从酉勺聲詩大雅泂酌篇云泂酌彼行潦
鄭箋訓酌為酌取又行葦篇云酒醴維醹酌以大斗僖公八年
公羊傳云蓋酌之也何注云酌挹也蓋挹取酒醴者酌之本義
也□字从酉象酒尊之形□所以薦尊从𠬞手持之从臼以
手挹取也召聲召聲勺聲字古韻同在豪部聲亦相近酌蓋
□之後起字矣

餘尊有□字盂鼎又有□字字並从月當為一字異者薦
尊之形異第二字省刀第從口耳以聲類求之蓋昭之或體也
說文七篇上日部云昭日明也从日召聲□之从月猶昭之
从日也朙字从月此字正與相同矣』(小學九五頁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召，評也。从口刀聲』。吳大澂謂古召紹一字，从召从𢆶从酉，蓋主賓相見有紹介相佑助尊俎之間有授受之禮。紹承乃引申義，然釋紹為繼於金文銘文文意不協，且𨣆下从収，僅見於盂鼎（金文編收入招字下）。授受之義似有可商。孫詒讓謂召字从𨣆省𦥑省召聲，讀作昭，相也。其釋字形牽強不足信，然訓輔導佑助一義不可易也。後之學者並皆从之。馬敍倫謂字非召亦非紹，實配啚之配，乃陪臣之本字，與𩲡同。𨣆與𩲡就字形言之，確有相類之處，謂兩者即一，實有可商。𩲡象人奉尊作傾酒狀，酉上八示酒自尊出，酉下凵乃尊座，人手介於尊於座間，尊或向前傾斜，或脫然離座。𨣆字所从𨣆乃象尊在座中，𢆶象兩手準備自座取尊，猶鑄作𦉥，眉作𦥑，示兩手有所動作也。字又省作召，然𨣆何以从召，則終莫明也。

(一)名詞：專名「大史友作召公寶尊彝」(大史友甗)

(二)動詞：相也「以召其辟」(師害毀)

召見也「王乎士曶召克」(克鐘)」

召　姬姓．召公奭後．陳槃不見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二冊頁九四云「初封在今陝西鳳翔縣南召亭．繼居今河南偃城縣．周室東遷後．改封召原．在今山西垣曲縣東六十里．又今山東惠民縣有邵城．河北易縣北四十二里故淶水城．亦或曰邵．蓋並亦其遷徙遺跡」(張日昇述)

〈大14〉「匋医之𤔲以令𩚥司匋氏宰召故」〈大24〉「用夾盥氏辟奠大令(命)」〈大47〉「用盥召匹辝辟」〈大53〉「戉(越)王者召於賜罼擇氏」

吉金

𦥑

問 汗簡作𦥑

陳侯因資鎛朝問諸侯

「淖朝𦥑問諸侯」〈1503〉

孫詒讓曰「說文日部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金文陳侯因資敦云淖朝𦥑者諸侯𦥑舊釋為昏近是朝昏猶言朝朝莫夕也諦案𦥑象形上从𡴀即𢆶省下从十則疑氐或民之省金文氐作𠂆詳前象形原始民作𠂇楚良臣鐘形並略同婚字則唯多父盤从𢆶與𦥑相邇餘則咸無是形但字从𢆶省氐省與日冥之義無會所未詳也或疑𦥑即𢆶之省十或又之變形朝𢆶蓋謂朝見酌禮之事存之以備一義」(名原下二頁)

a 徐中舒曰「𦥑古問字汗簡問作𦥑亦誤作米與魏三字石經君奭篇聞古文誤作𦥑同聞問字古均從昏聲(說文聞古文從昏

作䎽銅器昏作

[古文字] 毛公鼎 [古文字] 殳季良父壺 [古文字] 克段 [古文字] 芇伯段

[古文字] 彔伯段

此䎽正昏之省形（從斗者銅器斗作又與此形近）儀禮聘禮云小聘曰問周禮春官大宗伯云時聘曰問又秋官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此云朝問諸侯義亦甚協（集刊第三本四分四八三頁陳侯四器考釋）

a 郭沫若曰「䎽即昏庸之昏讀為問」（兩攷二二〇頁因資鐘）

a 容庚曰「䎽徐中舒釋問云汗簡問作䎽尔誤作米與魏三字石經君奭篇聞古文誤作䎽同聞問字古均從昏聲」（善

圖廿五頁陳侯因資錞)

高鴻縉曰『按訊問之問、从口得意、門得聲、內形外聲也、動詞』(字例五篇二〇二頁)

朱芳圃曰『桉上揭奇字、當為婚之初文、說文女部、婚、[illegible]也、从女、昬聲、字下从子、考金文婚字所从之偏旁作𡠇、即此字、形較完整、象人張口撟舌手足失措之形、上从尒、尒與爾同、金文嬭一作𡚁、篆文邇、古文作迩、是其證、尒、爾並檷之初文、說文木部、檷、絡絲柎也、从木爾聲、讀若柅、尒象絡絲之架、爾象架上纏絲、絡絲必速轉其器、因以象徵病人神志昬亂、舉動失常也、經傳作昬、左傳哀公十六年、失志為昬、國語周語、無夭昬札瘥之憂、韋注、狂惑曰昬、晉語、君子失心、鮮不夭昬、韋注、昬、狂荒之

疾孶乳為惛、說文心部、惛、㤜也、从心昬聲。玉篇心部、惛、亂也、癡也、為忯、說文心部、忯、不憭也、从心民聲、玉篇心部、忯、悶也、不明也、今本說文惛忯二字互譌、茲依玉篇校改為䪸、說文頁部、䪸、繫頭殟也、从頁、昬聲、殙古音 xuən muən 孶乳為眩、泯、漢書司馬相如傳、視眩泯而亡見兮、顏注、眩泯、目不安也、倒之為瞑眩、孟子滕文公上、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趙注、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憒亂、乃得瘳愈、為冥眴、漢書揚雄傳、目冥眴而亡見、顏注、冥眴、視不諦也、重言之為泯泯芬芬、逸周書祭公解、汝無泯泯芬芬、孔注、泯芬、亂也、書呂刑、泯泯棼棼、孔傳、泯泯為亂、棼棼同惡、轉幽孶乳為溝瞀、荀子儒效篇、甚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為知也、是衆人也、楊注、溝瞀、無知也、為㝅瞀、說文子部、㝅、瞀亂也、从子、㱿聲、一曰、㝅瞀也、徐鍇曰、㝅瞀、愚闇也、為怐愗、玉篇心部、怐、怐愗、愚

皃。

孫詒讓曰、陳侯因資敦云、淖朝𦒼者諸侯、𦒼、舊釋昏、近是、朝昏猶言朝朝莫夕也、名原下二 按孫說是也、𦒼假為昏、說文日部昏、日冥也、从日、民聲。依唐本改 (釋叢一六八頁至一六九頁婚)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問、訊也、从口、門聲」𦒼即聞字所从𦒼之省變、郭沫若謂即昏庸之昏、讀為問、是也、參閱1534婚字條及1509聞字條。」

a 唯 不从口 隹字重見

頌簋

〈1392〉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

b 旂鼎

〈0605〉 唯八月初吉

c 沈子簋

〈1391〉 其丮哀乃沈子也唯福用妥公唯壽

d 矢方彝

〈2446〉 隹八月隹十月月吉癸未令矢告今我隹令女二人亢眾矢奭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

e 獻侯鼎

〈0590〉 唯成王大桒在宗周商獻侯𩁹貝

f 大作大仲簋

〈1330〉 唯六月初吉丁子

g 𦵢簋

〈1341〉 唯六月既生霸辛巳

h 小臣謎簋

〈1357〉 唯十又一月

i 賢簋

〈1301〉 唯九月初吉庚午

j 師旂鼎

〈0665〉 唯三月丁卯

k 伯㝬簋

〈1298〉 唯用祈萬年

l 𩞁簋

〈1354〉 唯王正月辰在甲午

m 曶鼎

〈0609〉 唯十月

n 明公簋

〈1260〉 唯王令明公遣三族

o 呂鼎 <0649>「唯五月既死霸」△

p 榰厍壷 <2780> 搜此器銘文多中不見此字

q 君夫簋 <1338>「唯正月初吉乙亥」

r 段簋 <1352>「唯王十又三祀十又一月丁卯」

s 封簋 <1340>「唯十又二月」

t 石嫚簋 <1393>「唯九月初吉戊申」

u 剌鼎 <0653>「唯五月」

v 豼子卣 <2718>「佳正月丁丑」

w 豆閉簋 <1368>「唯王二月既青霸」

x 師嫠簋 <1385>「佳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令余佳龢稟乃令命」

y 伯其父簋 <1432>「唯伯其父慶作旅簋」

z 曶鼎 <0679>「弋尒唯朕□□禾是賞」

a' 逨簋 <1299>「唯十有月初吉甲戌」

b' 宴簋 <1316>「唯正月初吉庚寅」

c' 散盤 <2927>「唯王九月辰才在乙卯」

d' 善鼎 <0673>「唯十又二月初吉」「令余唯肇龢緟先王」

今「唯△用妥綏福」
嗚乎肆文人
[l']
號侯鼎
〈0663〉「唯△還自征」
[g']
[z']
毛公鼎

〈0680〉「唯△天畜集厥命」「亦唯△先正略辥厥辟」「口令 今余唯△肇巠先王命」
「弘唯△乃智」「無唯△正聞」「弘其唯△王智」「迺唯是喪我國」「今余唯△疇[illegible]」
先王命
[e']
趞簋
〈1363〉「唯△三月」
[f']
蔡侯鐘
〈0054〉「余唯△末小子」
[k']
齊卣
〈2724〉「子曰 貝隹△」

麗女
歷
[l']
公又
宅匜
〈2978〉「唯△王正月初吉庚午」
[m']
甾仲
艾匜
〈2966〉「隹△甾中仲自乍寶它匜」

[n']
弔單鼎
〈0600〉「唯△黃孫子係君弔單自乍貞鼎」
[o']
梁伯友鼎
〈0575〉「唯△梁白伯友口林臣鼎」

〈0013〉「唯△正月初吉丁亥」
〈0043〉「唯△廿又再祀」
〈0054〉「唯△正月初吉元日口亥」
〈0613〉「唯△征正月既望癸酉」
〈0621〉「唯△七月初吉甲戌」
〈0627〉「亦弘唯△」

孝肆母有弗讀𧬊」〈0657〉「唯三月初吉甲戌」〈0661〉「唯王九月丁亥」〈0678〉

「亦唯噩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1309〉「唯八月既生霸」〈1494〉

萬年唯亟 極」〈2135〉「唯公𨅗于宗周」〈2141〉「曰古白 伯 子曰炏貞

𠂤文彝丙回唯母入于公」〈2143〉「唯九月才炎启」〈2151〉「唯八月

初吉」〈2152〉「今我唯令 命 女二人亢眔矢奭詹左右于乃寮以乃

友事」〈2715〉「唯九月既生霸乙亥」〈2723〉「唯九月」〈2854〉「唯甶朋𠳋于

𠬝一自乍寶𣪘」〈2968〉唯甶𡦨白者君自乍寶宅西」〈2971〉「唯甶

𦉢𠬝用吉金乍自寶宅西」

高田忠周曰『按唯誰古今字也。凡言部字古文从口為通例。說文誰下曰何也。从言隹聲。此當叚借義。攴部𣀕下曰怒也。詆也。誰何也。从攴𦎫聲。古音𦎫隹轉通也。誰訶即怒詆之轉義耳。後世唯諾字作唯。誰何字作誰。誰字為叚借義所奪。而誰唯分別

也朱氏駿聲云斁字本訓擿也故从攴詩北門王事敦我箋猶投擲也朱說非是顧氏原本玉篇言部⿰言堆蒼頡篇讁也詩云王事⿰言堆我是也野王按毛詩箋云⿰言堆擿猶投也今並為敦字葢野王所據為三家詩而⿰言堆即誰異文从土者从堆聲也由之即知古誰敦通用字讁者責也與怒也詆也誰訶也相同鄭云投也謂為敲字段借說文敲棄也从攴𠷎聲此為本字𠷎敦古音相通𠷎孰古音同部故經傳借孰為誰實為敦論語孰不可忍也注誰也朱氏又云孰訓誰者段借為𠷎也此攷似是而未矣說文𠷎下曰誰也从口𠷎又聲此許氏有誤𠷎當敲異文說文攴部字𩫖鼎古文往往从又𠷎敲同字無疑許訓敲為誰也鄭訓敦為投也敦亦或作⿰言堆此誰敦敲三字互通用可證矣（古籀篇四十八第一九頁）

〈大7〉「唯△三月」「唯△還」〈大9〉「唯△歸」「唯△天子休于麥辟戻之季」〈大14〉「今令

唯△或又㝗改」〈大25〉「唯△死」

a

和 从木

陳財簋 〈1336〉 「寶乎叔 b 和△子」

借為盉

史孔盉 〈1940〉 「史孔作和△盉」

b 方濬益曰：「盉作和，通用字也。按說文盉調味也。董廣川書跋引作調味器也，是今本說文脫器字。朱豐芑曰：詩烈祖亦有和羹，七發肥狗之和，經傳皆以和為之。」（綴遺卷十四、三十二頁史孔盉）

𢦏[a] 哉不从口

鳥鼎 𢦏字重見 〈0678〉 「烏虖哀哉△」

哉[b] 鄀公華鐘 〈0059〉 「哉△戴公釁眉壽」

哉[c] 余義編鐘 〈0050〉 「敬哉△」

[d] 者沪鐘 〈0058〉 「哉△戴𨚕王口」Ⓐ 「哉△戴𨚕王宅」Ⓑ

〈1320〉 郾侯庫戴畏夜威夷惡淑口哉△」

〈2837〉 「门哉△其兵」

b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哉言之閒也从口𢦏聲𢦏哉同聲故多段𢦏為哉𢦏从才為聲𢦏才亦同聲故或借才為哉而才古文多作十故凡𢦏字之才多省作十今隸作哉不作𢦏蓋亦有所原矣」(古籀篇四十八第二五頁)

台 不从口

毛公鼎 已字重見〈0680〉

「俗欲女弗已乃辟圅陷于艱」「已乃族干吾敔王身」

王孫鐘 用匽台喜〈0060〉

「用亯台以孝」「用匽台以喜」

禹邗王壺〈2820〉

「以為祠器」

其台鐘〈0014〉

「其台」

余義鐘〈0050〉

「台以鑄鑄龢和鐘」「台以追孝侁且先祖」

歸父盤〈2912〉

「台以旂祈眉壽」

邾公華鐘〈0059〉

「台以乍作其皇且祖皇考」「台以卹其祭祀盟祀」「台樂大夫」「台以」

「台宴士庶子」

邾公牼鐘〈0048〉

「台以樂其身」「台匽」「大夫」「台喜者諸士」

陳侯因資錞〈1503〉

「台以烝蒸」「台以嘗」

陳侯午錞〈1501〉

「陳侯午台以羣者諸侯獻金乍作皇妣孝大妃祭器鐘錞」「台以登烝」「台嘗」

林氏壺

<2630> 「盧吾台△以爲弄壺」

鄦孝子鼎

<0549> 「鄦孝子台△以庚寅之日」

上官登

<3023> 「富子之上官獲之畫口錞鎡十」

台△口大役之從鈇鐙其結

者沪鐘

<0058> 「台△以克𢦏克朕辟」(A.B)

「台△以肅祇克朕立位」(A.B)

鼎

會肯

<0578> 「台△共𢦏棠」

中鼎

<0662> 「台△以御賓客」用

延征台以延𫝀

其鬳之鑵

<0067> 「台△以喜」

台△考孝

會肯盤

<2887> 「台△共𢦏棠」

楚王

戈

<3120> 「台△以」卲

旛文武

宋𧻓用

<0051> 「兼台△乂𪭢兄庶士」

母「永詠台△予馬母」

<0062> 「余三事是台△以」

<1502> 「者諸侯髙台△以吉金」

「台△以𫧇登」

<1320> 「休台△予馬齎皇」

台以賞」〈2149〉「禋喜是台以」〈2837〉「台以盥鑄其口壺」「商賞之台以(
玉」嗣衣裒裘車馬」「口湝台口」「商賞之〔台〕[illegible]車馬」「余
台以賜女汝」〈2923〉「禋喜是台以」〈2987〉「台以作作叔姬寺吁宗𢀿
荐鑑」〈3020〉「而台以口口逷」「賸台以口金半鎗鈞」「賸台口屖」
〈2837〉「用台以口口辝師」

9 阮元曰「古銘以多作台者。二字義通。爾雅釋詁訓台為我。又訓為予。
廣雅釋詁云。以予也。」(積古卷三、十九頁周公𨍏鐘)
強運開曰「㠯日王孫鐘用匽台喜段㠯以㠯日齊侯鎛是台
余為大攻古文台以為一字吳愙齋說是也」(古籀三補卷二第

三頁)

C

陳夢家曰『台即以字金文台字去口即以字台者以之孳乳字也東周金文始增口為台若王孫鐘歸父盤陳侯因資敦邾公華鐘其次句鑃簷大史申鼎等皆以台為以此器亦然』(金選三六五至三六六頁禺邗王壺考釋)

參閱1876以字條田倩君說

〈大44〉「白伯買父囟台以氒人戍漢中州」〈大45〉「女汝台以尃戒公家」「女汝台以卹余朕身」「女台戒我飤作」〈大46〉「台以乍作氒元配季姜之祥器」「台髙台養孝于大宗皇禮祖皇祀妣」〈大53〉「台以樂虞君家」「訇怡台怡鼓之」

a 咸 咸父乙簋

〈0944〉 咸父乙

b 咸𣪘鼎

〈0457〉 咸𩰫且丁陳彝

c 帝女簋

〈0953〉 帝女酌咸

d 般甗

〈0513〉 咸

e 我鼎

〈0647〉 征礿𣪕二女咸𡗜

f 史獸鼎

〈0652〉 咸獻乙

g 矢方彝

〈2446〉 既咸令命咸既

h 史懋壺

〈2831〉 咸

i 趩簋

〈1361〉 咸井叔入右趩

j 晉公𥂴

〈3012〉 余咸畜胤俊士

k 作册虢卣

〈2734〉 公大史咸見服于辟王

l 盂鼎二

〈0677〉 咸賓

m 噩侯鼎

〈0663〉 咸禽飲

n 秦公簋

〈1382〉 咸畜胤士

o 國差𦉜 咸丁亥

〈2999〉 歲咸丁亥

〈0042〉「武文咸剌烈」

〈2152〉「既咸令命」「咸既」

方濬益釋立戉形口曰經典戉皆通作鉞說文戉斧也鉞車鑾聲也从金戉聲詩曰鑾聲鉞鉞徐鼎臣曰今俗作鐬以鉞作斧戉之戉非是濬益按古文只象形後世孳乳浸多始有形聲字籀文又尚繁密每就古文而加以偏旁其見於彝器銘而為說文所不載或有之而別一義如薛氏款識史黎簋簋作䀇西清古鑑攸簋簋作𥂴陳編修函皇父敢壺作鐘烏程顧氏郘公盂鼎盂作鎰潘尚書陳金等戈戈作鉞皆說文所無而薛氏款識叔匜西清古鑑陳伯匜匜均作鉈說文則云短矛也陳編修陳侯因資敦敦作錞說文則云矛戟柲下銅鐏也由此以推安見鉞非戉之籀文而說文所謂鑾聲者非叚借異義乎左昭公

十二年傳君王命剝圭以為鉞柲杜注鉞斧也說文無鉞字戚戉也疑鉞亦戚之籀文未可以說文未收遽指為俗字要之古籀文許君所不及見者蓋多矣後人凡於說文所不載者概不敢信拘陋矣哉』(綴遺卷五九頁立戉父甲鼎)

『孫詒讓曰「咸謂其事有成說文口部云咸皆也悉也詩魯頌閟宮敨商之旅克咸厥功鄭箋云咸同也皆悉同並與成事之義相近前王宊人𩰫尸方𩰫當作王且云王𠂤ㄟ方字ㄟ當為尸讀為夷𠂤當為且即徂之借無敄咸句王商作冊般貝用作父己尊𢷎古二之二言王徂夷方無敄事咸故賞以貝而作器也又後齊國差立事歲咸句丁亥攻師俵鑄𠁽郭寶𤮊本卷亦謂國差𨽻事及歲而事成』(餘論卷三第二頁史懋壺)

林義光曰『說文云咸皆也从口从戌戌悉也按从口與僉皆同意戌悉之聲借古作咸(趩尊)咸(彝)』(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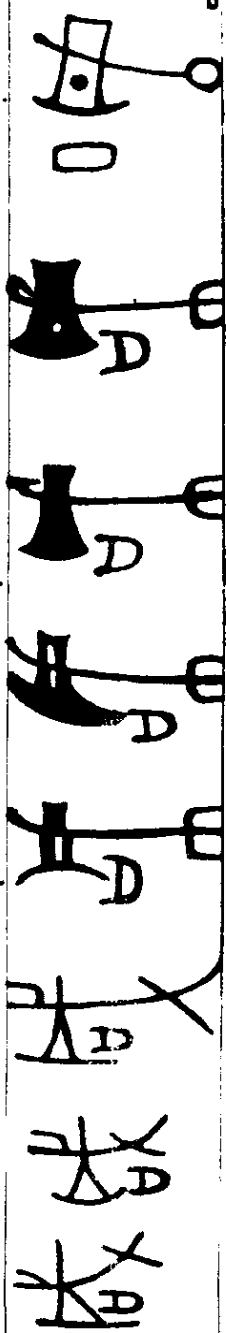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咸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悉也朱氏駿聲云此字許意以戌為悉謂造字之叚借愚按造字有省文之叚借無聲近之叚借如會之曾即增艮之匕即比望之壬即廷制之未即味皆省文也造字不得有聲近之叚借竊謂咸者鹹字之古文鹵也从口从戌會意戌傷也戌皆為干支借義所專遂昧本訓而咸又為僉同借義所奪莫識何从當深思而釐正之矣此攷非無理也然謂咸即鹹古文非是愚亦竊謂咸字从戌即从成省也成者就也集也眾也眾口同和謂之咸也故訓皆也悉也又按咸諴同字猶古詁同字若諾同字也許氏諴下曰和也與皆也亦一義之轉耳字亦作喊方言十三喊聲也亦

眾口同和之聲也喊是俗體（古籀篇四十八第三二頁）

e 于省吾曰『孫云比之事咸謂其事有成說文云咸皆也悉也詩魯頌閟宮敦商之旅克咸厥功鄭箋云咸同也皆悉同並與成事之義相近』（雙選下二第五至六頁史懋壺）

柯昌濟曰『咸字从戈从口古誼取人畏戈而號也即今俗喊字』（韡華九〇頁咸父甲鼎）

e 吳其昌曰『



1 子負戉形段簋齋册七頁十四 2 父癸尊嘯堂卷一頁二十三 3 咸口鼎貞松卷二頁四十 4 父癸尊薛氏卷二頁三 5 父

甲鼎攈古卷一之二頁五十6鑫敦甗攈古卷二之二頁八十
六7史獸鼎周金冊六補遺卷二頁三8矢彝貞松卷四頁五
十
此咸字也從第一字觀之始知咸之本義乃為一戌一碪相連
之形其後碪形之口衍變成𠙵於是戌形雖顯而碪義遂湮由
今考之咸為一戌一碪相連之形正猶耆𣪘之吉作[illegible]亦象一
斧一碪相連之形耳一戌一碪相連是可以殺也故咸之本義
為殺書君奭咸劉厥敵又佚周書克殷解則咸劉商王紂孔晁注咸
無說惠氏云咸讀為戕絕也說迂曲附會不可從戕咸劉連文其義皆殺也爾雅釋詁劉殺也說文鐂
殺也左氏傳成公十三年呂相絕秦文虔劉我邊陲杜注劉殺也皆可證考工記輈人國馬之車軹
崇三尺有三寸田車軹崇三尺一寸半駑馬之車軹崇三尺是
遞殺一寸半也而玄注云輪軹大小之咸率寸半也此云大小

之咸即大小之殺此咸義為殺之明證二也咸又與減為一字考工記輈人注之咸釋文云本又作減又㮚氏為量鄭注消湅之精不復減也釋文減作咸而云咸本亦作減又史記萬石君列傳九卿咸宣集解引服虔云咸音減省之減是其證也咸減既同故減之義亦得為殺春秋文公十七年左氏傳克減侯宣多正為殺侯宣多之記載是其堅證也

咸與成為一字已如上述故咸王即為成王[illegible]敔甗咸王賞作冊般貝又毛父班彝（西清古鑑卷十三頁十二上古三代文卷十三頁六）全作咸成王又作咸王下文云后文王王姒聞孫又云文王孫囝弗褱井是咸王即成王之堅證也（詳金文王號表金文世族譜金文厤朔疏證駁郭氏毛公鼎之年代等文）亦咸與成為一字之堅證也（武大文哲季刊五卷三期五二九至五三一頁金文名象疏證）

○楊樹達曰「咸者，王靜安跋此器云，齊器多兼紀歲月日，如子禾子釜云，厶厶立事歲，稷月丙午，陳猷釜云，陳猷立事歲，[illegible]月戊寅，此器文例正同，但咸下奪一月字耳。（集林拾捌之捌）按王君以子禾子陳猷二釜證咸之為月名，是矣，顧咸為何字，咸月為何月，王君未言，余謂咸字从日从戌，疑即戌亥之戌也，以表時日，故字从日耳，戌為十二辰之一，古人時用十二辰表月名，如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皆是，戌謂夏之九月，周十一月也。」（積微四十一頁工師侸鐘跋）

高鴻縉曰「說文，咸，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悉也，胡監切按繫傳咸皆也悉也从口戌聲無下三字，林義光文源曰，从口與僉皆同意，戌悉之聲借，足證繫傳是，大徐非

又按咸有皆意，故从口，咸無悉意，悉詳盡也，應从釆審，心聲，其

古文作𢝮，从囧(明)審心聲，其本意與咸不同。如悉心如何如何，後以同音通叚以代咸，故有悉有兄弟云云可云悉可代咸，並非咸可代悉，許氏誤舉其續』(字例五篇二一一頁)

譚戒甫曰：『說文咸皆也悉也，但此亦可假為戕。說文戕絕也。从从持戈，古文讀若咸。按二人為从，从从持戈，猶云从二人持戈。又戍守邊也，从人持戈，此二字皆入戈部，意謂其重在戈，又伐擊也，从人持戈，此入人部，其重在人，蓋一人持戈小而輕，擊不必死。二人持戈大而重，故訓為絕。逸周書世俘則咸劉商王紂，劉訓殺，故咸劉意謂殺絕』(考古一九六三第十二期六七二頁西周曶鼎銘研究)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咸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悉也」柯昌濟謂字从戈从口即喊字非是字从戌从口甚明確吳其昌謂成咸一字象一戌一碪相連形从戌之說蓋本於羅振玉而日口混而為一則於金文及甲骨文皆不能成立李孝定謂卜辭有从戌从丁之叿與从戌从口之叿不同前者為成湯之成而後者為咸戌之咸見甲骨文字集釋三七二頁至於金文咸作𢦏成作㦸成咸一字之說非也

國差𦉜云「國差立事歲咸丁亥」容庚於事字斷句王國維謂咸為月丁亥為日以歲為句王說是也楊樹達疑咸从日乃戌亥之戌楊氏之疑誠屬有理字非从口日蓋表時日也期从月其聲古文从日从丌金从日从其然則咸从日以表月份正與期从月或从日同意但咸是否即戌亥字則未知也」

〈大6〉「咸△」「咸△」「亾罔不咸△𢽾天畏威」〈大9〉「及咸△之日」〈大24〉「用乍朕刺且烈祖」

「白咸盂姬寵毀」〈大45〉「咸△有九州」〈大50〉「咸△畜百辟胤士」

a 右 矢方彝

〈2446〉「令我隹令(命)女(汝)二人亢眔矢爽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

b 師旂鼎

〈0665〉「義宜叙播𢑒諸乎不從乎右征」

c 㠯壺

〈2834〉「井公內(入)右㠯」

d 免卣

〈2729〉「井叔右免」

e

f 師嫠簋

〈1388〉「宰琱生內(入)右師嫠(𪬉)簋」

g 右鼎

〈0314〉「右乍旅車鼎」

h 伯康簋

〈1331〉「無彊(疆)絅右」

i 師奎父鼎

〈0667〉「嗣馬井白右師奎父」

j 善夫克鼎

〈0662〉「用匄康𠢾屯右(純佑)」

k 樂

l 甬季鼎

〈0655〉「白俗父右南季用又(有)左右俗父嗣寇」

m 頌壺

〈2836〉「宰引右頌入門」「白康𪓿純右」

n 頌鼎

〈0674〉「宰引右頌」

「入門」「用追孝蘄匄康𪓿屯右(純佑)」

o 克鼎

〈0675〉「醽季右善(膳)夫克入門」

p 右走馬嘉壺

〈2791〉「右走馬嘉自…」

行

散盤 〈2927〉「以東弄于𩉭東疆右還」「豆人虞丂彔貞師氏右眚」

頌簋 〈1392〉「即立宰弘右頌入門」「用追孝𩰫祈匄康𩁹屯右」

休盤 〈2922〉「益公右走馬休入門」

趞曹鼎 〈0656〉「井白入右趞曹立中廷」

盂鼎二 〈0677〉「三左三右」

無叀鼎 〈0668〉「𤔲徒南仲右無叀入門」

師虎簋 〈1383〉「井白（伯）內（入）右師虎即立中廷」「右戲緐荊」「啻（嫡）官𤔲左右戲緐荊」

毛公鼎 〈0680〉「右仡軐」

彔伯簋 〈1380〉「右（佑）闢闢三方」

番生簋 〈1387〉「右仡軐」

師寰簋 〈1381〉「今余肇令（命）女（汝）逹齊帀其𢦏𢦔左右虎臣正（征）淮夷」

揚簋 〈1375〉「𤔲徒單白（伯）內右揚」

師酉簋 〈1374〉「公族𧺝釐入右師酉」

立中廷」

同簋

〈1367〉「叜白伯右同立中廷」「世孫孫子子左右吴大父」

元年師兌簋

〈1386〉「同仲右師兌入門立中廷」「王乎(呼)内史尹冊令(命)師兌足師龢父嗣ナ右走馬」

右宮 〈3139〉「右宫」

〈0032〉「其嚴才(在)帝ナ右」〈0033〉「受余通彔康𢉊屯右」〈0046〉「隹康右𢉊

魯純嘏」〈0054〉「輔右楚王」〈0428〉「右宫 宫萬宫鎮」〈0644〉「口口坪安屯

右尚也」(蓋)〈0657〉「哭白伯内入右康」〈0661〉「井白伯内入右刺立中

廷」〈0672〉「嗣馬共右師晨入門立中廷」〈0677〉「三左三右」〈0742〉「右戲

中曑父匜豊鬲」〈1344〉「用祈匃康龢屯右通彔魯令」〈1346〉「康

公右命朐」〈1350〉「其右子吹更史孟㚔教莫用杉先于更孟」

〈1361〉「咸井弔叔入右趩」〈1363〉「寍弔叔右趞即立位」「曹官僕

射士𠬝訊小大又右隣」〈1365〉「宰倗父右望入門立中廷」

<1368>「井白入右△豆閑」<1369>「𤔲馬共右△師觪入門」<1370>「𤔲馬共右△諫入門立中廷」<1371>「𩛥季內入右△伊」<1385>「𥹞白右△師兑入門立中廷」「令既令命女汝足師龢父𤔲𠂇右△走馬」「右△厄軶」

<1390>「焚季入右△卯立中廷」<1497>「氒右△𤕌从」<2145>「井叔右△冕」<2152>「今我唯令命女二人亢眔矢奭㝬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2444>「宰朏右▲乍冊吴入門立中廷」<2445>「穆公右△盠亢于中廷北鄉」

<2784>「奠鄭右△𨛫盛季壺」<2924>「宰頵右△寡入門」<3012>「左右△武王」「乍作爲左右△」<3013>「右△里啟鋻」<3033>「右輚」<3073>「右△庫」<3078>「𨚕潭右▲」<3080>「右△濯戈」<3090>「平阿右△戈」<3094>「右△買之用戈」<3102>「右△庫禾戟」<3117>「右△攻𢀛青其」

<3119>「左右△帀口用逸宜」<3121>「楚屈朮沱屈口之孫口口口口口楚王之元右△王鐘」<3132>「齊城右△造車鐵但[illegible]」<3140>「鄆右△軍」<3147>「左右△帀鮋用逸宜」<3160>「邦右△軍工師韓師」

「右」

徐同柏曰：右讀為侑，謂詔侑之，如周禮大宗伯鄭注所云儐者進當命者之延之命使登之延之義。大宗伯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冊命以出。此其略也。按鄭氏此注據禮祭統及儀禮覲禮文。覲禮太史是右，鄭注云：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古文是為氏也。鄭以今文氏為是，故有此訓。若如古文，則右讀亦當為侑矣。必知為侑者，周禮王命諸侯，則儐乃大宗伯之職。今彼是銘云司徒南中右無專內門，立中廷，王呼史翏冊命無專。又戠𣪕云：𩲨公入右戠，立中廷北鄉。師毛父𣪕云：師毛父即立，邢伯右，內史冊命

康鼎云艾伯内右康卯𣪕云艾季入右卯立中廷艾伯呼命卯周𣪕云宰辟父右周立龙𣪕云宰曶入右龙立中廷王呼史口册命龙吴彝云宰朏右佗册吴入門立中廷北鄉王呼史戊册命吴寰鼎寰盤云宰頵右寰入門立中廷北鄉史共受王命書王呼史減生册錫寰頌鼎頌壺頌𣪕云宰宏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虢生册命頌師酉𣪕云公族口釐入右師酉立中廷王呼史口册命師酉是宗伯之外又有司徒及日公曰伯曰季曰宰曰公族諸偁如策命本内史職而覲禮述命又為太史也司徒及曰公曰伯曰季曰宰曰公族既是儐者則所云右者自是進當命者之進延之命使登之延之義不得因下有史及内史之文而謂右即内史由王右之右也𨚕𣪕云毛伯内門立中廷右祝𨚕王呼内史册命𨚕𨚕歐陽集古録

謂毛伯入廟門中其廷右祝與郁皆在其右此但據祭統文云爾翁氏賈谿焦山鼎銘攷乃謂右字必如是說今觀大宗伯及覲禮鄭注有呂知其說之未然矣』（从古卷二、九頁至十頁焦山周鼎解）

林義光曰『說文云右助也从口又按義取手口相助並作也古作[illegible]師兌敦』（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司手口相助也从又从口葢又亦聲也說文又部口部重出此許氏書非成本之證又許氏建左為部首左右轉注同時所制右亦不可不建首今以為一部云易繫辭傳右者助也周禮士師以左右刑罰注左右助也左襄十年傳王右伯輿注助也詩嘉樂保右命之皆本字本義也叚借為又易豐折其右肱禮記內則凡女拜尚右手儀禮特牲禮在門內

之右。注：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鄉射禮記：東方謂之右。个皆是也。已以左右為𠂇又。左右專行，而𠂇又字廢矣。而後左右義別，加人旁作佐佑，以分別。漢人俗作耳」（古籀篇五十七第一〇至一一頁）

m 容庚曰「右，爾雅釋詁：導也。即儀禮覲禮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之右，乃鄭氏注以右斷句，謂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而右遂失其解矣」（武英九四頁六頌壺）

b 周法高曰「鼎銘所謂「厥右」「中史」「賓」都和古代的約劑有關。關於古代約劑的情形，在這兒討論一下。

散氏盤「乎左執纓（要）史正中農」，郭氏云「乃下款，謂其左執券乃史正之官名仲農者所書也。舊說此八字上泐去半行，非

是緌段為契要之要」(大系頁一三一)

霝从盨「卒右霝从譱夫克」

郭氏云「與散盤末行「卒左執緌史正仲農」頗相似。蓋謂券契之右側歸霝从存執，唯突出善夫克之名為異。或者其猶後世之證人耶？」(大系頁一二五)

案古時的契券，分為左右兩片。兩方面的當事人各執其一，以資徵信。上舉金文的例子是記錄約劑之事的，所以有「卒左」「卒右」的記載。古代以右為上，所以右邊的一半便往往為地位較高的一方所存執。古代的符信也是如此。參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八頁十四隋銅虎符跋。

秦新郪虎符「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

秦陽陵虎符「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陽陵。」

韓非子外儲説右下「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

孫詒讓札迻云「商子定分篇「主法令之吏、謹其右券木押、以室藏之」此押券即右券」

戰國策韓策三「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主」

史記田敬仲世家「蘇代謂田軫曰……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

索隱「券要也、左不正也、言我以右執其左而責之」

正義「左券下右券上也、蘇代説陳軫以上券令秦韓不用兵得地、而以券責秦韓、却韓馮張儀以徇服魏、故秦韓善陳軫而惡張儀多取矣」

史記平原君列傳「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

索隱「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

案右券由地位較高（或勢力較大）的一方存執，所以帝王官府執右券。鼎銘「𢉩卒不從卑右征」「右」指地位較高的一方，用的也是約劑上的術語。（參釋六六至六八頁師旂鼎考釋）

〈大6〉「呂乃白右△比毛父」〈大14〉「公族𣪘入右△牧立中廷」「卑厥嚶訊庶右△𢉩不井不中」「雩乃嚶庶右△𢉩毋敢不明不中不井」〈大15〉「井白伯右△」〈大16〉「𤔲馬井白口入右∘徒走」〈大18〉「宰曶入右∘希蔡立中廷」〈大19〉「武公入右敔告禽」〈大20〉「白克敢對䚄天右△王白友」〈大22〉「王乎呼虢仲入右△訶何」〈大23〉「毛右△純佑𤔲亹」〈大24〉「乃聖且祖考克尃左右△先王」「燮內入右△文」〈大26〉「穆公入右△戠立中廷」〈大27〉「右△祝鄭」〈大45〉「諫罰朕

废庶氏左右母毋諱」「左右△余一人一人」「齊侯左右△」〈大49〉「旂匄康𩐁屯

純右△」〈大52〉「右△才在王」

a 啻 孳乳為適

師酉簋 嗣乃且適官

〈1374〉「嗣乃且祖啻官邑人虎臣西門尸夷」

b 趩簋

〈1363〉「啻官僕射士訊」

c 師虎簋

〈1383〉「啻官嗣ナ右戲繁荊」

「啻官嗣ナ右戲繁荊」

d 剌鼎 啻邵王 經典作禘

〈0653〉「王啻禘」「啻禘邵王」

e 大作大中簋 用啻于乃考

〈1330〉「用啻于乃考」

f 買簋 皇祖啻考 經典作帝

〈1321〉「其用追孝于朕皇且祖啻帝考」

g 陳侯因𬉼錞 高祖黃啻 即黃帝

〈1503〉「高且祖黃啻帝」

〈0058〉「之于不啻適」

〈0677〉「口口用牲啻禘周王口王成王」

阮元曰『敵作啻古敵字從啻而即通於啻也』（積古卷四、二十三頁壹鼎）

方濬益曰『啻即禘說文禘諦祭也禘以諦為諟古从言从口字互通此啻从甘甘从口含一故疑啻為禘之古文』（綴遺卷三、三十二頁盂鼎）

吳大澂曰『啻啻適古通之也詩曰王事適我師酉敦嗣乃且啻官』（古籀補五頁）

高田忠周曰『按元用為啻官字或云啻與適通也然審字形此或為謫字異文啻从帝聲帝从二朿為形此乃从辛从朿辛者罪也與上帝義正相反而說文謫罰也从言啻聲經傳或借適為之字亦作讁通俗文罰罪曰謫亦以法言責也事關罪辛故

此借帝上形合以為平字从平啻聲會意也因謂古啇謫為同字亦猶古詁告誥元皆同字之例啻為語時不啻也不啻者謂多也啻字本義即純正單一也故許云一曰諟也此當本義語時不啻者為轉義之段借也諦下曰審也从言帝聲諦啻實同意亦當同字造字之始唯有帝字為上帝帝王之帝帝者之德審諦也因轉為凡審諦義審諦者精于言故从口作啻又變作諦凡言部字古文从口是也其後借諦為罰罪之謂字亦作讁以分別諦从言又从口形殊複矣愚孜如此俟來哲云』(古籀篇五十三第二〇頁)

徐中舒曰『啻帝同買殷銘云用追孝於朕皇祖啻考亦借啻為帝』(集刊第三本四分四八三頁陳侯四器考釋)

丁山曰『啻本啻字小盂鼎銘用牲啻周王口王成王剌鼎銘丁卯王啻用牲於大室啻昭王啻並假為禘字舊唐書引禮記盧注禘帝也事尊明帝故曰禘呂氏春秋下賢帝也者天下之所適也適以啻得聲古當作啻是啻禘皆帝字所孳乳後人言禘言啻於古但作帝』(集刊第三本四分五一八頁由陳侯因資鐘銘黃帝論五帝)

高田忠周曰『說文啻語時不啻也从口帝聲一曰諟也讀若鞮隸省作商吳氏古籀補說啻適古適之也詩曰王事適我師酉敦嗣乃且適官是也按適商通用與敵商通用亦同例耳又說文諦訓審也从言帝聲字或作諦廣雅釋詁諦諟也愚謂啻諦元一字也猶謀𠰍謩𧥺元同字許氏啻下云一曰諟也此為本義語時不啻也為本義之轉蒼頡篇不啻多也朱氏駿聲

云按違相敵之詞曰啻不啻猶言不但書多士爾不啻不有爾土左傳吾謀適不用也以適為之詩祇攪我心以緹為之孟子奚翅食重以翅為之蓋啻字用為語詞者專一審定之意也諟為理也正也是也啻下曰諟也與諦下曰審也亦同義耳又按凡形聲字而已从口又加言者概皆元同字如合詥各詻周調之類是也然則啻讁亦當同字說文讁罰也从言啻聲左昭七年傳以自取讁于日月之災注譴也又轉義廣雅讁責也字亦作謫方言讁過也南楚凡相非議人謂之讁蓋亦皆言之審諦者即啻諟也是也但罰罪義或云諫字段借義說文諫數諫也从言束聲經傳以刺為之所謂風刺是也以刀為刺以言為諫束亦刺也猶以言為詈以刀為罰其理一也亦通然諫从言束聲與帝从二束聲同諫諦亦或元同字未可知矣諟也審也罰

也諫也皆一義轉適耳又依迹字或作速或作蹟嘖字亦元同諫諫訓大言也或作讀段借為嗜也廣雅讀讓也此為本義耳」

（古籀篇四十九第一頁）

周名㷉曰「口部啻」師酉𣪘𤔲乃祖啻官段啻為適庶字今字作嫡非古也　強氏定為嫡之古文假字　今考定為適字古文名㷉㯱吳書口部錄此𣪘文及師虎𣪘文謂啻適古通是也詩曰王事適我今檢師酉𣪘銘云𤔲乃且祖啻適官師虎𣪘銘云先王既命乃且祖考吏使啻適官其訓讀依吳說可通若依強說以啻官為嫡官則不通甚矣且強氏于辵部亦錄此文謂師酉𣪘𤔲乃且祖啻官邑人假啻為適不但與此相違其鼠首兩端豪無真見」（古籀考卷下四至五頁）

〈大5〉

「攻器躍無啻△敵」

a 吉 吉旂鼎

〈0605〉 唯八月初吉 b 吉 敔簋

〈1329〉 唯四月初吉丁亥 c 吉 矢方彝

〈2446〉 隹十月……

吉癸未 d 吉 奢簋

〈1293〉 隹十月初吉辛巳 e 吉 敔簋

〈1305〉 隹八月初吉丁亥 f 吉 敔簋

〈1177〉 乎厥不丕……

吉甘其[illegible] g 吉 史頌簋

〈1356〉 吉金 h 吉 師奎父鼎

〈0667〉 用𩰫眉壽黃耇吉康 i 吉 師楚簋

〈1388〉 隹十……

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 j 吉 格伯簋

〈1362〉 隹正月初吉癸巳 k 吉 賢簋

〈1301〉 唯九月初吉庚午 l 吉 兮甲盤

〈2926〉 兮白吉父乍般盤 m 吉 師趛鼎

〈0624〉 唯九月初吉庚寅 n 吉 曾伯陭壺

〈2829〉 隹曾白陭迺用吉金鐈鋚 • 吉 無員簋

〈1353〉 隹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 p 吉 留壺

〈2834〉 隹正月初吉丁亥 q 吉 曾伯簠

〈1446〉 隹王九月初吉庚午 余畢龏其吉金黃鏞

鑪

吉 r
毛公鼎

〈0680〉
邾□將
害吕吉

吉 s
不嬰簋

〈1393〉
唯九月初
吉戊申

吉 t
師害簋

〈1381〉
子僕(?)
吉金

吉 u
格伯作
晉姬簋

〈1254〉
唯三月
初吉

吉
元年師
兌簋

〈1386〉
隹元年五月
初吉甲寅

吉 v
命簋

〈1302〉
唯
十

又一月初
吉甲申

吉 x
國尊

〈2146〉
隹六月
初吉

吉 y
齊鎛

〈0062〉
隹五五月
初吉丁亥

吉 z
鬲攸
比鼎

〈0670〉
隹世又二年
三月初吉壬辰

吉 a'
中鼎

〈0632〉
隹正月初
吉辛亥

吉 b'
虢季子
白盤

〈2925〉
隹十又二年正
月初吉丁亥

吉 c'
沇兒
鐘

〈0052〉
隹正月初吉丁亥
郗王庚之
淑子沇兒擇
其吉金

吉 d'
虘鐘

〈00□〉
唯正月初
吉丁亥

吉 e'
邵鐘

〈0055〉
隹王正月
初吉丁亥

吉 f'
子璋
鐘

〈0041〉
隹正十月初吉丁
亥𢑚其吉金

吉 g'
邾公
華鐘

〈0059〉「初吉乙亥」「𣿬公華□」其吉金」

王孫鐘

〈0060〉「隹正月初吉丁亥」「王孫遺者□□其吉金」

郳□尸鉦

〈0012〉「月初吉」「□皮」「彼吉人□」

姑口句鑃

〈0068〉「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姑□」「□同之子□□吉金」

欒書缶

〈2998〉「□□孫□□□戰擇其吉金」

攻吳王鑑

〈2986〉「攻吳王夫差擇□吉金」

鄘侯簋

〈1327〉「鄘侯少子□乙亮孝孫□巨□趣取吉金」

陳侯因資錞

〈1503〉「者諸侯□□吉金」

吉日壬午劍

〈3159〉「吉日壬午」

禽忎鼎

〈0638〉「正月吉日(𥂴)」

楚吉□匜

〈2972〉「唯王正月」

初吉庚午

黃韋俞父盤

〈2910〉「隹正月初吉庚申」

陳侯鼎

〈0588〉「隹正月初吉丁亥」

由□匜

「吉金者口」

〈2971〉「唯由尚[?]用吉△金匕自寶它匜」

吉 w′ 光伯盨

〈1172〉「隹九月初吉△」

吉 v′ 王孫壽甗

〈0816〉「隹正月初吉△丁亥」「王孫壽睪其吉△金」

吉 w′ 中子化盤

〈2906〉「用睪其吉△金」

吉 x′ 鄧伯氏鼎

〈0579〉「隹弄鄧八月初吉△」

吉 y′ [illegible]公劍

〈3158〉「𢦏公自鑄吉△余金」

〈0013〉「唯正月初吉△丁亥」「口口口之子口擇其吉△金」

〈0029〉「𪓰君求吉△金」

〈0031〉「隹王正月初吉△丁亥」

〈0038〉「口口吉△金元呂」

〈0039〉「隹王六〔月〕初吉△庚午」「𪓰弔叔止白口口睪乐吉△金」

〈0043〉「𪓰公孫班擇其吉△金」

〈0044〉「〔隹口口口月初〕吉甲戌」

〈0045〉「隹正月初吉△丁亥」「齊[?]氏孫[?]睪其吉△金」

〈0047〉「隹正月初吉△丁亥」「工𠭯王皮難之子者減睪擇其吉△金」「隹正月初吉△丁亥」

〈0048〉「隹王

正月初吉△辰才在乙亥」「黿公牼羣孚吉△金」<0050>「隹正九月

初吉△丁亥」「余[illegible]遵兒飲吉△金鑄鋁」<0051>「唯正月初吉△元日

口亥」「擇其吉△金」<0053>「隹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0054>「隹惟

王五月初吉△孟庚」<0056>「永冬終于吉△」<0067>「隹正初吉△丁亥」「其[illegible]

羣其吉△金」<0595>「口者生口口用吉△金匕寶鼎」<0606>「唯正月初

吉己亥」<0607>」「隹九月之初吉△丁亥」<0610>「隹正月初吉△庚午」<0618>

「隹八月初吉△」<0621>「唯七月初吉△甲戌」<0628>「隹十又一月初吉△壬午」

<0629>「隹正八月初吉△壬邑申」「羣其吉△金」<0634>「曾子中仲宣選用其

吉△金」<0635>「隹二月初吉△庚寅」<0637>「用祈祈眉壽黃耇吉△康」<0638>

「正月吉△日」<0642>「隹正月初吉△丁亥」<0651>「隹鄀八月初吉△癸未」

「隹十又二月初吉△丙午」<0657>「唯三月初吉△甲戌」<0658>「鮇賓

僕<0654>章璋馬三匹吉△金」<0664>「隹王五月初吉△甲寅」<0672>「隹三季

三月初吉△甲戌」〈0673〉「唯十又二月初吉△」〈0749〉「唯五月初吉△丁
酉」〈0815〉「邕子良人擇其吉△金」〈0818〉「隹九月初吉△丁亥」〈1269〉口
六月初吉△丙申」〈1272〉「兮吉△父乍作中仲姜寶隮尊毀」〈1273〉
「五月初吉△甲申」〈1277〉「隹登鄧九月初吉△」〈1281〉「隹八月初吉△庚
午」〈1290〉「隹九夕月初吉△戊戌」〈1292〉「隹正月初吉△丁亥」〈1299〉「唯十
月初吉△甲戌」〈1316〉「唯正月初吉△庚寅」〈1317〉「隹王三月初吉△癸
卯」〈1318〉「唯一月初吉△」〈1328〉「隹白家父[illegible]迺用吉△金」〈1330〉「唯六
月初吉△丁巳」〈1333〉「隹正月初吉△丁卯」〈1335〉「隹正月初吉△甲午」
〈1336〉「[illegible]罪吉△金」〈1337〉「隹鄀正二月初吉△乙丑」〈1338〉「唯正月初吉△乙
亥」〈1343〉「唯四月初吉△丁卯」〈1358〉「隹十又二月初吉△」〈1361〉「隹三月初
吉△乙卯」〈1365〉「隹王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1366〉「隹六月初吉△」
「雩八月初吉△庚寅」〈1367〉「隹十又二月初吉丁丑」〈1369〉「隹三季

三月初吉△甲戌」〈1370〉「隹五年三月初吉△庚寅」〈1385〉「隹三季十二月初吉△丁亥」〈1413〉「譱膳夫吉△父乍作旅匜簠」〈1428〉「隹八月初吉△庚𢀚申」〈1436〉「隹正月初吉△丁亥」〈1438〉「隹正月初吉△丁亥」〈1440〉「隹九月初吉△壬申」「嘉子易白口用其吉△金」〈1442〉「隹正月初吉△丁亥」「鄦子妝𢍶其吉△金」〈1443〉「隹十月初吉△庚午」「弔叔𦩎𢍶其吉△金」〈1444〉「隹正月初吉△」〈1445〉「隹三月初吉△甲午」〈1477〉「遣叔吉△父乍作虢王姞旅簋」〈1496〉「隹十又八季十又二月初吉△庚寅」〈1500〉「隹正月吉△日乙丑」〈1502〉「者諸厌鬲台以吉△金」〈1952〉「隹三月初吉△丁亥」〈2140〉「唯二月初吉△丁卯」〈2145〉「隹六月初吉△」〈2148〉「唯四月初吉△甲午」〈2149〉「初吉△辛亥」〈2151〉「唯八月初吉△」〈2152〉「隹十月=吉△癸未」〈2435〉「隹正月吉△日丁酉」「郘王義楚𢍶擇余吉△金」〈2444〉「隹二月初吉△丁亥」〈2445〉隹八月初吉△」〈2714〉「隹二月初吉△丁卯」〈2719〉「隹三月初吉△」〈2722〉「隹

十又三月初吉△丁卯」〈2729〉「隹六月初吉△」〈2735〉「隹三月初吉△甲午」〈2800〉「隹正月初吉△庚午」〈2826〉「隹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2827〉「隹王正月初吉△甲戌」〈2813〉「隹十年三月吉△日」〈2837〉「隹口口（月初）吉△𦖞其吉△金」〈2905〉「唯正月初吉△」〈2913〉「隹正月初吉△庚午」〈2915〉「隹正月初吉△壬午」〈2916〉「正月吉△日」〈2917〉「隹五月初吉△」〈2919〉「唯王正月初吉△丁亥」「者尚余畟口口擇其吉△金」〈2923〉「初吉△辛亥」〈2978〉「唯王正月初吉△庚午」〈2929〉「隹正月初吉△丁亥」〈2981〉「隹十又二月初吉△乙子巳」〈2982〉「唯王正月初吉△丁亥」〈2985〉「吳王夫差擇𠂇吉△金」〈2986〉「攻吳王大砮夫差𦖞擇𠂇吉△金」〈2987〉「吉△日初庚」「吳王光擇其吉△金」〈3008〉「隹正月初吉△日己酉」〈3010〉「曾大保⿸鹿會弔（叔）亟用其吉△金」〈3012〉「隹王正月初吉△丁亥」

林義光曰『說文云吉善也从士口按士口爲吉非義吉𠮷古同音吉字古或作𠮷陳侯鼎與𠮷形近實即一字古又作吉彝又作吉
又作吉彝旂尊彝乙作吉奮彝乙』（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吉善也从士口會意又善本字作譱从誩从羊訓吉也吉善互訓也誩者競言也競者彊語也羊爲祥省善者謂言之健彊質實也善言之體即吉也士者君子也口即言也君子之言即吉也吉之用即善也統言善吉皆同說文士字解曰推十合一論語多聞闕疑愼言其餘此義是也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夫人不言〻必有中君子固不多言而其所言即吉也又曰夫子循〻然能誘人所謂善也善也吉也本義如此』（古籀篇五十一第一五頁）

勞榦曰「說文吉善也从士口士口何以為善許氏未詳為解釋段注亦無說徐灝說文段注箋云吉善也引申為凡善之稱从士口所以異於野人之言也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出言有章其言雖可自圓其說但比附於甲骨金文則殊不合是故羅振玉在說契釋之曰

說文解字吉从士口卜辭中吉字異狀甚多惟第一字與許書合（其中第一字指吉形按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所引甲骨吉字有[古文字形]種種不同形式董作賓先生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謂卜辭中[古文字形]字亦是吉字論變甚是蓋鄙意以為吉字出於祀神時祥瑞之物[古文字形]形當指句兵變成之圭而中形則指有穿之玉而言其義一也）作[古文字形]者與空首幣文合

雖指出問題亦無相當解答至葉玉森始指出箭頭形為吉字解釋困難之點所在但其以為吉字从甲从日為十干之首古或以甲日為吉日遂制吉字至變十為丄為个……由个論變从

⿱个工．⿱个丘．⿱个儿．象矢鋒形．朔誼乃益隱晦．則揣測之辭．蓋月朔為初吉．旬首並非初吉．以甲為釋．於義未合．至於指明矢鋒形由於譌變．則專當正相反者．矢鋒形不見於後來文字．正為朔義．而十丄个等反屬簡寫也．其後于省吾在殷契駢枝三編別有新說．云．

說文以吉為士口．乃就已譌之篆文為說．非朔誼也．契文吉字上从⿱个丘⿱个口个象句兵形．下从凵為笠盧形（句兵）橫之則作⊲口．近代出土之商代句兵多矣．其末納柲者作⊲口形．左象其援．右象其內．其有胡下垂者．均後起之制．吉字所從之⿱个丘均縱而不橫．昔必係當時安置句兵之成法……⿱个凵形本象置句兵於笠盧之中．凡納物於器中者為防其毀壞．所以堅實之．寶愛之故．引申有吉利之義．

今按遺址發見之句兵誠多無柲其無柲者非謂納柲也柲為木質久已朽壞不得證其無也句兵質本堅貞非易朽壞者原不必納於笑盧始安寧弘吉也以此釋吉亦誠可備一說但無吉制為之證實終覺無徵不信矣故仍宜於他義求之

今指甲骨中之吉字多數皆作吉形但亦或有變體作吉作吉作吉作吉等等至於金文則作吉者較多亦有作吉作吉者是其形象誠如于氏所指類似句兵但句兵之外何以尚有他形則必當求一解答不得置而不言也

據周禮春官典瑞云

>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此邸為何物據爾雅說邸本也鄭玄引鄭衆說謂四圭有邸言

四圭連於一本而四出者此自漢人解經不免肊斷蓋四圭連於一本而四出則當別有命名不得云四圭今既云四圭有邸必是四圭分別各有其邸若四圭各有其邸則每圭之形正如句兵圭之體為援而圭之邸為內以之薦祀天地祈求福佑正所以稱為吉也其下口形則薦玉之藉或薦玉之器若謂藏之於櫝而謂之吉則鑿矣

圭之形製正由石器轉變而來故與斧形有關金文之吉或作斧形非如吳其昌所謂一斧一碪謂之吉也夫一斧一碪何吉之有金文中之吉誠有類斧者在其上但決不可率然以斧碪釋之按上世石斧石刀制作匪易而其用甚廣故石斧石刀可以代表權威可以代表貴重亦可以代表吉祥從其形制而變者在玉則有圭璋在金則有句兵則有矛鋋則有斧戚雖其用

不同而形制相關，仍一貫也。其在吉字上部所从在甲骨者，自以類似句兵之圭而有斲者為主，再就各種變化及省略者言之，實亦兼具有圭之覩屬中各種形製之器物。但若溯其命意，自不外兩事，一為增祥，一為除祟。而此二者自皆吉之表徵，不得謂為他事矣。』（集刊第四十本上四三至四四頁古文字試釋）

參閱2267條吳其昌說

馬叙倫曰：『吉字從士，苗夔、張敦彝謂士聲，林義光謂圭一字，葉玉森據甲文作𠮷𠮷，謂從甲從日，甲為十干之首，古或以甲日為吉日，遂制吉字，衛聚賢據甲文有吉方，其字作𠮷，又吉凶字作𠮷𠮷，其𠮷乃是穴字，於穴外置大木，上畫圖騰，吉

方之人以有圖騰之神為吉祥、吉方即姞姓之燕、今松花江葛里特家門前之神桿、即殷時吉方門前之大木牌、𠙵企即木牌也、倫檢金文吉字多與說文同、惟上似從土、此固其一證、祈僕鼎、隹八月初吉、公姞敵、隹十月初吉、亦其例也、口𠂇伯敵作吉、與甲文作吉者相似、甲文吉字異狀最多、惟一字作吉、然亦似從土、其他形所從者、似以企吉為原則、企之變為企吉吉為企吉為个吉為个个吉為个吉為中吉為士吉為仝、吉其作吉吉者、疑亦變體、然企不知何字、以衛說相參、則碣之象形字、凵則碣耕也、豈吉為碣之初文、或企為碣之初文、而吉從企口聲、為企之轉注字耶、碣口同為舌根音也、或從口𠙵聲、如徐灝說本義為善言、引申為凡善之偁耶、倫謂金文吉金、

義非取於吉祥、吉乃砝之省、說文、砝、石堅也、」(刻詞一三四頁寅戈)

朱芳圃曰「說文口部吉、善也、从士口」吳其昌曰「吉象一斧一碪之形、(金文名象疏證五〇八) 于省吾曰「亼形本象置句兵於笠盧之中、凡納物於器中者、為防其毀壞所以堅實之、寶愛之、故引伸有吉利之義、(殷契駢枝三、二八) 按吳于二說非也、字从亼、(古土等皆其省形) 从凵亼、兵器也、象形、黃濬鄴中片羽初集下四有銅器作亼形、題曰「蟠夔古兵、」蓋即此物、當為⿰矛害之初文、說文矛部「⿰矛害、矛屬、从矛、害聲」廣雅釋器「⿰矛害、鈹也」考說文金部「鈹、大鍼也、一曰、劍如刀裝者、从金、皮聲」凡形似之物、古人即賦以同一之名、鈹為大鍼、即廣雅釋器「鑱謂之鈹」之鈹、古代醫家用以破腫潰癰之具也、劍如刀裝者、即文選左思吳都賦「羽族以觜距為刀鈹」之鈹、劉淵林注「鈹、兩刃小刀也、」

蓋謂兩刃如劍而形制如刀，故許君曰「劍如刀裝」，即說文所謂矛屬之⿰矛害也。從聲類求之，古从吉、从曷、从害得聲之字，例相通用，如楚辭遠遊「意恣睢以拮矯」，拮矯今本誤作担撟，茲依射雉賦注引改。文選潘岳射雉賦「眄箱籠以揭驕」，拮矯即揭驕。尚書泰誓「予曷敢有越厥志」，敦煌本曷作害。是⿱亼工之為⿰矛害，猶拮之為揭，曷之為害矣。从曰乃附加之形符，古文通例，凡引伸本義或假作他義之字，常加曰以別之。

⿱亼工為利器，故引伸有善實堅固之義。釋名釋言語「吉，實也，有善實也」。孳乳為劼，爾雅釋詁「劼，固也」；為詰，尚書立政「其克詰爾戎兵」，馬注「詰，實也」；為佶，詩小雅六月「四牡既佶」，鄭箋「佶，壯健之貌」；為頡，說文頁部「頡，直項也，从頁吉聲」；為⿰齒吉，說文齒部「⿰齒吉，齒堅實也，从齒吉聲」；為硈，說文石部「硈，石堅也，从石吉聲」；為黠，說

文黑部：黠，堅黑也。从黑，吉聲。」(釋黠第四頁至第六頁吉)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吉，善也。从士口。』吳其昌謂象一斧一碪之形，然斧碪相併未見善誼。朱芳圃謂甲骨文作合合乃秸之初文，加口以示引申誼。誠如朱氏之言，則金文所从土亦秸耶？假定兩者並為兵器，一刃尖，一刃張，斷非一物也。既非一物，則不得以吉害同聲通用為說。馬敍倫謂合為碣之初文，又或合為碣之初文，口聲。其言含糊，未有真見。又謂金文吉金乃硈之省。硈，石堅也。然吉字本有善實堅固之意，硈从石，吉聲，取義於吉，乃指石之堅者。金之堅者，用吉字已足。意馬氏之說實為蛇足。葉玉森謂吉从甲从日，其誤勞榦已言之。于省吾謂吉象置句兵於笑盧中。勞氏則謂合為句兵形之圭，口為薦玉之藉。兩說以

前者較長。合士同為戎器，並可納柲，獨刃有尖張之別。李孝定謂契文吉字無一作斧形（甲骨文字集釋三八二頁），然李書引戩十三、正作𠮷。甲骨文編弘吉合文引戩一五、一作𠮷大吉合文引甲四〇六作𠮷大，甲七一四作𠮷，佚九五一作𠮷吉字引粹一〇二三作𠮷，實則其餘或作吉者，士亦太之省變，統言之，吉从合（亦有从士）口為會意。契文中兩形並存，而金文中則僅存吉而更變作吉矣」

〈大6〉「隹八月初吉」〈大21〉「隹王元季正月初吉丁亥」〈大22〉「隹三月初吉庚午」〈大27〉「隹二季正月初吉」〈大30〉「隹正月初吉丁亥」〈大32〉「隹王月初吉日丁亥」〈大33〉「隹八月初吉庚午」〈大34〉「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大36〉「隹〔都正〕二月〔初吉〕乙丑」〈大38〉「隹正月初吉丁亥」「鄦許子匩

㠯䍐其吉△金」〈大42〉「隹正月初吉△丁亥」〈大45〉「簠武霝公易錫尸吉△

金鈇鎬」〈大46〉「初吉△丁亥」「䍐氒吉△金」〈大47〉「取氒吉△金」〈大53〉「隹正月孟

萅春吉△日丁亥」「戉越王者召於賜䍐擇氒吉△金」

a 周 不从口說文云从用非

㺇簋 公仲在宗周

〈2152甲〉 公仲在宗周△ 按此器名誤

㺇作㺇作文辛尊

b 免簋二 王在周

〈1359〉 王才(在)周△ 周

c 義仲鼎 周季

〈0477〉 義仲作厥文 周季尊彝

α 周窉 窉尊

〈2106〉 周窉窉作文 丁宗寶彝

e 無叀鼎 周廟

〈0668〉 王各(格)于周△ 周廟

f 成周戈

〈3070〉 成周△

g 保卣

〈2725〉 遘會王大祀祓于周△

h 臣辰卣

〈2730〉 唯王大禴于宗周△ 王令士上眔史寅殷于成周△

i 矢尊

〈2152〉 王令(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 令矢告于周公宮 明公朝至于成周△

j 獻侯鼎

〈0590〉 唯成王大𠦪才(在)宗周△ 商(賞)獻侯𩧹貝

k 免簋 王在周

〈1358〉 王才(在)周△ 令免乍(作)周師𤔲(司)歡林

l 井侯簋

〈1378〉 克奔徒走 上下帝無

冬(終)令(命)于有周△追(?)
孝乍(作)周△公彝
夨方彝

<2446>
王令(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三方
令(命)夨告于周△公宮
明公朝

朝至于成周△
睘卣

<2712>
隹明保殷成周△年
匽侯鼎

<0589>
匽侯旨初見事于宗周△

善夫克鼎

<0662>
王才(在)宗周△，王令(命)善夫克舍令(命)于成周△遹正八自(師)之年
散盤

<2927>
弄(?)于

周△
衛(?)
成周鈴

<0064>
王成(?)周△令(命)鈴

延盤

<2576>
延乍(作)周△公尊彝
沈子簋

<1391>
乃鴅沈子乍(作)綢于周△公宗
盂鼎

<0676>
王才(在)宗周△令(命)盂
史獸鼎

<0652>
尹令(命)史獸立于成周△
鄘伯馭簋

<1342>
祭于宗周△
盂爵

〈1850〉「隹王初𨖍于成周△」 z 盂鼎

a' 〈0679〉「王才在周穆△王大室」 善鼎

b' 〈0673〉「王才在宗周△」 周𡨦鼎

c 〈0622〉「𢦏王為周𡨦△」 師𩰫簋

d' 〈1388〉「王才在周△」 同簋

e' 〈1367〉「王才在宗周△」 𣪕簋

〈1329〉「王在周△」

b 彔伯簋

g' 〈1380〉「𩁹自乃且祖考又有𤔲于周邦△」 趞曹鼎

〈0656〉「王才在周般宮」(A) 「龏王才在周新宮」(B)

h' 休盤

i' 〈2922〉「王才在周康宮」 虢季子白盤

j' 〈2925〉「王各格周廟宣射爰鄉饗」 毛公鼎

〈0686〉「配我有周△」「保我有周△」

k' 克鐘

l' 〈0053〉「王才在周康剌宮」 克鼎

〈0675〉「保辥周邦△」「王才在宗周△」

m' 頌鼎

n' 〈0674〉「王才在周康卲宮」「令命女汝官𤔲成周△」 㝬鐘

〈0061〉「對乍作宗周△」 𡨦鐘

o'
禹攸比鼎
〈0670〉「王才在周康宮徲大室」

p'
兮甲盤
〈2926〉「王令甲政征嗣治成周三方責積至于南淮尸」

q'
史頌簋
〈1356〉「王才在宗周△」「灋友里君百生姓帥騳盩于成周△」

r'
曶壺
〈2834〉「更乃且祖考乍作冢嗣土司徒于成周△八自乇」

s'
元年師兌簋
〈1386〉「王才在周△」

t'

u'
作冊䰧卣
〈2734〉「隹公大史見服于宗周△年」(A.B)

v'
䵼簋
〈1354〉「命女汝嗣成周△里人眔者諸侯大亞」

w'
昜鼎
〈0609〉「𢦏伯于成周△」

x'

y'

z'
格伯簋
〈1362〉「王才在成周△」(A.B.C)

〈0044〉「王命□□□□□□周△」
〈0581〉「周△㒸公藏嗣曆」
〈0603〉「周△公某謀禽祝」
〈0635〉「才宗周△」
〈0636〉「隹王來各格于成周△年」
〈0650〉「用自念

于周△公孫子」<0654>「王才在周△新宮」<0658>「王在宗周△令史頌省穌」

灋友里君百生姓帥鸎盩于成周△」<0677>「王各格周△廟」<0672>「王才

在周△師彔宮」<1235>「周△𩁹生乍椃娟媵𣪕」<1274>「周△公某謀禽祝」

<1303>「口王為周△客」<1351>「王才在周△」<1361>「王才在周△」<1363>「王才在宗周△」<1365>「王

才周△康宮新宮」<1366>「王呂以吳𣎴呂剛犅卿𢼛䓝自邦周△射

于大池」<1369>「王才在周△師彔宮」<1370>「王才在周△師彔宮」<1371>「王才在

周△康宮」<1375>「王才周△康宮」<1385>「王才在周△」<1392>「王在周△康邵宮

「頌令女官𤔲成周△貯」<1464>「周△雒乍旅盨」<1485>「才在成周△」<1496>「王

才在周△康穆宮」<1507>「周△生作尊豆」<0951>「隹王大龠禴于宗周△」「王

令命士上眔史寅殷于成周△」<2135>「唯公䜌于宗周△」<2144>「女其以

成周△師氏戍于𠭯師」<2151>「王各格于周△廟」<2432>「周△公易錫小臣

單貝十朋」<2443>「王才在周△康寢」<2444>「王才在周△成大室」<2445>

「王各于周廟」〈2715〉「周乎鑄旅宗彝」〈2716〉「隹王奉于宗周」〈2728〉「女汝其呂成周師氏戍于古呂」〈2733〉「令師田父殷成周□」〈2798〉「廿九年十二月為東周左師佰壺」〈2822〉「周鄦作公日己尊壺」〈2836〉「王在周康邵宮」「命女官司成周貯廿家」〈2917〉「王才在周」〈2920〉「王才周」「周師光守宮事」「僩祼周師」「守宮對揚周師釐」〈2924〉「王才在周康穆宮」〈2949〉「□周宅作救姜寶匜」〈2952〉「圁皇父作周娟匜」〈0677〉「□□用牲啻禘周王□王成王」

a 阮元曰「案鹵古文魯，東方濱海地多斥鹵，故以為名，字與魯通，路史國名紀，魯，鹵也」（積古卷四、七頁魯公鼎）

d 徐同柏曰「鹵古文魯」（从古卷十三、二十頁周魯文□尊）

a

方濬益曰「說文部首卤西方鹹地也从西省象鹽形安定有卤縣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卤此古文𠁱象田中生鹽形从田不从西省而魯之建國正以地㡿卤得名觀艸部䔶之或體从卤作𦿍可知卤魯以同音得相通叚是不必在西方始曰卤矣」(綴遺卷三十九頁魯公鼎)

P.8

方濬益曰「周字上从𠁱與古文田同意說文部首卤西方鹹地也从西省象鹽形安定有卤縣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卤漢書鄭當時鑿涇水為渠以溉舄卤宣帝微時嘗困蓮勺卤中是雍州地有鹹卤之證按周之為字本取象於關中之地形四圍周密河山四塞之固也从口則并崤函之險而象之篆文變从用失古意矣」(綴遺卷四三十三頁譱夫克鼎)

b 劉心源曰『䀿即卤从田䀿田也∴象䀿形通魯∴公鼎云䀿公作文王鼎路史國名紀卤魯也是也（奇觚卷四、三頁宂敔）

高田忠周曰『阮氏〔元〕云按卤古文魯東方濱海地多庳卤故以為名字與魯通路史國名紀魯卤也曲阜少昊之虛・按阮説蓋是卜辭金文多皆作卤即本字也說文卤西方鹹地也从西省象鹽形安定有卤縣東方謂之庳西方謂之卤凡卤之屬皆从卤許氏說有誤西籀文作卤卤从之∴以象鹽然卜辭金文最古者皆从田不从西∴以象其土地所有之鹽意實指事也然从卤字後出古文籀文小篆皆从之耳今定為田系也朱駿聲云春秋昭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卤左傳作太原穀梁傳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卤易説卦兑為剛卤段借為虜方言卤奪也史記高帝紀毋得卤掠又為櫓中山策血流漂卤又疊

韵連語獨斷天子出車駕次弟謂之鹵簿封氏見聞記謂甲盾有先後部伍皆著之簿籍又莊子則陽勿鹵莽按莽讀如莫〻从茻〻亦聲茻莫一聲之轉也○又按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原即邍字段借邍者高平之野也人所登所登者謂其可以居也人以居矣田里有之故邍从田亦與田字从田同意果然田字从田之意益顯矣田之从∷亦指㡿裂之意不必指鹹鹽耶存疑云』(古籀篇二十一第二二頁)

a 高田忠周曰『按此田即周省文……以何周字从田又直以田為周耶蓋其地多㡿鹵者故以鹵為義以周為聲用田形近故合田用為形作周後人唯以周為之耳』(古籀篇二十一第二三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周密也从用口按用口非義古作周(克鐘)作𠕁允(从口轉注口象物形見品字條)用毌象周帀形省作毌(周公尊彝)亦作周(周季敦善彝)諸从用(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周之訓密即謂用語慎密也論語君子周而不比孔注忠信魯語忠信為周左襄十二年傳盟所以周信也注固也皆近本義轉為凡緻密義又為親密義又說文調和也从言周聲周調元當同字周密故克和合也賈子道術合得周密謂之調密也和也一轉義耳周已从口為言意又从言作調即複也調之轉義又為荀子臣道調和樂也周禮調人注猶和合也又詩車攻弓矢既調禮記月令調竽笙箎簧呂覽察今一鼎之調漢書食貨志呂調盈虛注平均也之類然離騷雖不周於

今之人兮注合也淮南原道貴其周于數而合于時也注調也皆作周即正字之存者也又說文啁啁嘐也从口周聲如此二口重複啁亦周異文耳其訓嘐也嘐者誇語也虛葬言也啁字亦作嘲作謿漢書東方朔傳詼啁而已注與謿同揚雄傳有解嘲凡此等義皆當綢字轉義綢繆設言也又或段借為譸書云譸張為言是也夫啁亦調即周字故廣雅調啁也譀也欺也又廣雅周調也可證矣(古籀篇四十九第三頁)

商承祚曰說文周古文周从古文及案甲骨文作田金文免盨義仲鼎同皆省口又作周周周周善夫克鼎散氏盤虢季子白盤彔伯毀石經古文作周此从ㄗ乃∀形之譌闕段氏謂及之者周至之意文說可笑(古攷十一頁)

馬叙倫曰。孫詒讓以囲為周省。倫檢令矢彝。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又曰。至于成周。弜敵。公巾在宗囲。免簋。王在囲。則孫說可從。周為用之轉注字。用聲東類。周從口得聲。詳疏證口聲矦類。東矦對轉也。故周亦可作用。古或讀用周聲同。未必者也。此作囲者。用為墉之初文。本象垣壁之形。作囲或作囗也。然卣字亦或作此形。說文槽樀為正重文。左隱元年傳。有文在手為魯。魯夫人。手文未必能為魯字。倫謂蓋作朿米或㐅㐅形耳。米即者字所從得聲之米。為社之初文。而者實諸之初文。魯之聲同魚類轉注字也。魯夫人之魯若是㐅字。則魯國之名蓋本作卣。而倫且疑姬旦所封本是卣國。或作𠧪國。卣𠧪蓋魯之轉注字。見於甲文作𠧪。𠧪與周六敵王在𠧪之𠧪同。阮元孫詒讓並釋𠧪為魯。其實

轉注字、而非即同文也、正以𤰔𤰔之形近於𤰔、故譌為周耳。」

(刻詞一〇五頁至一〇六頁㠯公鼎)

高鴻縉曰「按田或田字原象箱篋周密以藏貝玉之形、故託以寄周密之意、動詞、亦用為狀詞、其後周字从之得音、周(从口田聲)即啁之初字、自通段周以代田或田久之、而田或田字廢、而周亦失其本意、後人又造啁或嘲以還其原。」(字例二篇二〇四頁)

朱芳圃曰「說文口部、周、密也、从用口、𠁁、古文周字从古文及。按𤰔象方格縱橫、刻畫文采之形、當為彫之初文、說文彡部、彫、琢以成文也、从彡、周聲、廣雅釋詁、彫、畫也、又釋言、彫、鏤也、或假雕為之、禮記少儀、車不雕幾、鄭注、雕、畫也、國語晉語、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韋注、雕、鏤也、聲轉為敦、詩大雅行葦、敦弓既堅、毛傳、敦弓、畫弓也、孔疏、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

云敦弓畫弓也、或从口、附加之形符也。』（釋叢一三七頁周）

α 薛尚功曰『按卤字許氏說文云從西省象鹽形即魯字也古之文字形聲假借如鄦作許咎作臯繆作穆之類是也』（款識卷九第九五頁魯公鼎）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周密也从用口。𠁽古文周字从古文及甲骨文作囲金文更从口又或省∴說文从用之說非阮元謂囲乃卤古文魯劉心源謂∴象鹽形徐同柏方濬益並同然方氏釋𠱾為周取象四圍周密从口則并崎角之險朱芳圃謂囲乃彫之初文象方格縱横刻畫文采之形从口乃附加之形符馬敍倫謂象垣壁之形高鴻縉謂囲象箱篋周密以藏貝玉之形。

周為啁之初文，釋鹵之說已為學者否定。朱高兩氏之言亦未見可信，而馬氏則略近，竊以為口象四周田畍，其中所陌縱橫∷象田中所植，田言種植之地，毌則指田周四至。兩者所指不同，而取誼則近，故成周戈周字直作田。畫字从田或从毌，見宅毀。

畫从聿从田，金文又有更从乂者，蓋即聿乂所以規劃田畍也。實字說文謂从宀从貫，富也。金文从貝从田，或作毌。書洪範二曰富，疏，家豐財貨也。家豐田產貨財，故謂之富。此皆田毌義近互通之証。說文圃，苑有垣也……圝，籀文圃。圃為後起形聲字，籀文圃之造字取義與毌正同。段注云「魏都賦曰繚垣開圃，繚垣西京賦作繚互，繚互綿聯，即西都賦之繚以周牆也……引申之凡分別區域曰圃，常道將引洛書曰人皇始出，分理九州為九圃，九圃即毛詩之九有，韓詩之九域也」。分別區域是圝之本誼。

苑有垣，以垣為畍也，畫地為限，四圍不通，故有密意」

周法高曰「囲蓋即詩經大雅緜「周原膴膴」毛傳「周原，沮漆之間也，膴膴美也」鄭箋「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之本字，因周為農業社會，以后稷為祖，故造字象田中有種植之物以表之，縱橫者，阡陌之象也，其兩端或伸出作囲，所從非田字也，畫字從之，亦取界畫之義也，加口者，孳生字也，此說不知已見他人著作否，書以備考」

〈大6〉「王才在宗周」〈大9〉「戾見瑀宗周」「戾易錫玄周瑀戈」〈大14〉「王才在周」〈大16〉「王才在周」〈大19〉「王才在成周」〈大24〉「臨保我季之周雩5三方」「屯純卹周邦」〈大27〉「王才在周卲宮」〈大48〉「晉鬎徒白伯鄶父乍周姬竅鼎」〈大19〉「王各格于成周大廟」

a 唐 唐子祖乙爵

<1787> 「唐子且乙」

b 唐子且乙觶

<2385> 「唐子且乙」

孫詒讓曰『成唐當即成湯唐从庚聲湯从易聲古音同部故藉唐爲湯說文口部唐古文作啺从口易是其證也』(拾遺上十四頁齊侯鎛鐘)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唐大言也从口庚聲古文作啺从口易聲也莊子天下篇荒唐之言此字本義也』(古籀篇四十九第六頁)

高鴻縉曰『說文唐大言也从口庚聲 啺古文唐从口易聲徒郎切

清宋保諧聲補逸庚古讀如岡……與易聲同部相近

按大言是唐之本意名詞商第一王以爲名甲文常見周齊叔夷鎛以爲高且虎虎成唐周秦其他典籍續稱成湯蓋以湯同音代啺故即代唐也王靜安有說後世多用此字見詩經』(字例

五篇二一二至二一三頁

唐。祁姓。春秋大事表云「今湖廣德安府隨州西北八十五里有

唐城鎮」(張日昇述)

〈大45〉

「虩々成唐湯」

a 𠷎 不从又
豆閉簋用錫𠷎壽

〈1366〉「用易錫𠷎△壽𠷎」

b 𠷎
簋 不𠷎

〈1290〉「王姜易錫不𠷎△求衣」

c 𠷎簋

〈1037〉「𠷎△乍文戊障彝」

d 𠷎孳乳為幬
彔伯簋萃幬較

〈1380〉「萃𠷎△幬 轂 較」

a 強運開曰「[glyph]豆閉敢段𠷎為壽丁書云借𠂤眉字非是當讀為用錫壽壽萬年 [glyph]彔伯戎敢段𠂤幬」（古籀三補卷二第四頁）

高田忠周曰「說文𠷎詞也从𠂤𠃬聲𠃬與疇同虞書曰帝曰𠷎咨柳榮宗云今書作疇史記堯本紀云堯曰誰可順此事者訓

𠷎為誰許書口部有𠷎字注云誰也从口𠷎又聲而廣韻所據說文則作𠷎以𠷎為或作字許訓𠷎為詞訓𠷎為誰史記則𠷎亦訓誰疑說文詞也為誰也之誤蓋𠷎𠷎本一字白从自省口从白省耳从白从口一也今文尚書則作訓後漢書崔篆傳慰志賦云思輔弼以媮存兮亦號咷以訓咨劉寬碑云開學稽古訓咨儒林魏元丕碑云訓咨羣僚是也古州𠷎字互通許書酉部醻下曰主人獻客也从酉𠷎聲又酬云醻或从州春秋晉侯州滿史記晉世家作壽曼是其證也則訓即𠷎鄭祈父詩箋引書曰若𠷎圻父是尚書古文字皆作𠷎今經典以田疇字為之蓋始於改古文為正書之時失六書之義矣此說詳矣𠷎𠷎同字固為定論唯說文舊本若以𠷎同𠷎此許氏之大謬矣且注云从口𠷎又聲𠷎又皆聲殆為緐複从口𠷎聲正足矣若夫

𠭰字从又𠭰聲此為撝字古文凡手部字古文皆从又也然若以𠭰為𠭰或體即此借撝為𠭰耳但其訓誰也者亦實屬于段借𠭰謂誰唯元同字誰訓何也即為何誰義而何誰本字元當詞敦〻誰古音轉通也又或以孰為之亦同而孰𠭰古音同部𠭰誰可通𠭰敦可通𠭰義與𠭰同元當訓詞也(古籀篇四十七第四三至四四頁)

旴[a]

吁

吴王光鑑

〈2987〉

「白以乍叔姬寺吁宗彝荐鑑」

a

各

孳乳為絡為格方言絡至也絡說文所無經典通用格書堯典格于上下傳格至也

宰椃角 王各

〈1868〉 王格

b 乙亥鼎

〈0623〉 唯格

c 卣尊

〈2146〉 侯各于耳寵

d

e 貉子卣

〈2716〉 王各

格于呂 A·B

f 曶壺

〈2834〉 王各格于成宮

g 榮簋

〈1270〉 隹□月□□□□各王□□□十□□又榮□□□□貝百朋

h 趩鼎

〈0636〉 隹王來各格于成周年

i 𣄰尊

〈2136〉 王工从𣄰各仲

j 吳方彝

〈2444〉 王各格廟

k 免簋

〈1358〉 王各格于大廟

l 趩簋

〈1361〉 各格大室

m 趞曹鼎

〈0656〉 王各格大室

n 頌鼎

〈0674〉 王各格大室

o 頌壺

〈2836〉 王格大室

p 頌簋

〈1392〉 王各大室

虢季子白盤

〈2925〉王各格周廟宣射爰鄉饗

豆閉簋

〈1365〉王各格于師戲大室

師奎父鼎

〈0667〉王各格于大室

克鼎

〈0675〉王各格穆廟

師酉簋

〈1374〉各格吳大廟

敔簋

〈1329〉格于大室

秦公簋

〈1382〉嬰其嚴鬼歸各

同簋

〈1367〉各格于大廟

休盤

〈2922〉王各格大室

師嫠簋

〈1388〉各格于大室（盨蓋）

揚簋

〈1375〉各大

室

𢦚鐘

〈0061〉用卲各昭格丕顯且祖考先王

元年師兌簋

〈1386〉各格康廟

朐簋

〈1346〉王各格于大室

寧簋

〈1263〉其用格百神

善鼎

〈0673〉王各格大師宮 各格戎宗子 令其用雩于百生姓

各

無叀鼎 <0665>「王各△格于周廟」

洛 从彳

沈子簋 <1391>「用絡△多公」

各

師虎簋 <1383>「絡于大室」

逄 从辵

庚嬴卣 <2731>「王逄△于庚嬴宮」

<0659>「各△格于尹姞宗室繇林」<0612>「王各△格大室」<4363>「王各△格于大朝廟」<4365>「王各△格大室」<4369>「王各△格大室」<4370>「王各△格大室」<4371>「王各△格穆大室」<1385>「各△格大廟」<2145>「丁亥王各△大室」<2151>「王各△格于周廟」<2445>「王各△格于周廟」<2729>「王各△格大室」<2732>「白晨父皇御競各△格于宫」<2924>「王各△格大室」<2926>「王礿各△略伐厰執玁狁于罯盧」<3019>「各△格丝茲㚒陸安陵令」

吳式芬曰「翁祖庚說銘中有各伐玁狁語或疑各伐不辭案各乃畧字左傳天子經畧又曰吾將畧地焉又曰晉侯治兵于

稷以畧狄土即此義也』（擦古卷三之二、六十九頁至七十頁兮田盤）

林義光曰『說文云各異詞也从口夂夂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意按日象物形倒之為A形變為夂各象二物相齟齬形古作各師嫠敦作各師俞敦或作各𠮛同客鼎客字偏旁象四物不合形』（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各異詞也从口夂夂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意段氏注云夂部曰從後至也象人兩脛後有致之者致之止之義相反而相成也蓋然矣字元當作𢓊而省略言相背反猶兩足相背即反行也此从夂者為段借義詩載驅疏云亦各不一之辭即異詞也又說文詻論訟也从言各聲集韻咯同詻訟言也論訟者其言相反亦異詞也即一義之轉各詻咯同字

猶嚆謞嗃同字之類也。銘義段借為洛。洛亦作逄同。詳見洛下。
經傳此義皆以格為之。爾雅釋詁格至也。又陞也。釋言格來也。
皆是也。唯方言一洛至也。又洛登也。二洛來也。此為正文許氏
脫之』(古籀篇四十九第一八頁)

勞榦曰『說文口部各異辭也从口夂夂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
也。又木部格木長皃从木各聲。凡經典中之格字在金文中俱
作各。然經典中格字其義訓實亦多岐。徐灝段注箋云
木長謂之格古傳注未見此訓唯上林賦注引埤蒼曰木長
皃。即許所本也。緇衣曰言有物而行有格。鄭注曰格舊法也。
蓋古者法式謂之格。从木取揆度平準之意。故有格止之訓。
方言曰格正也。論語曰有恥且格。孟子曰惟大人能格君心
之非是也。因之格訓為至。而感格之義生焉。堯典曰格于上

下君夷曰格于皇天是也格為至而又為來爾雅曰格至也又曰格來也湯誓曰格汝衆月令曰暴風來格是也字又作格爾雅釋文曰格本又作佫方言曰佫來也至有來至之禁有甚至之至故凡審度事理以求通乎萬物之情者謂之格而後格物之義生焉又執格以徇物有不合者是謂扞格學記曰則扞格而不勝是也扞格者感格之反猶亂又為治但又為存也引申之則相拒格鬥亦謂之格矣又度閣之格疏窗之格皆格式之引申因之量度謂之格文選蕪城賦格高五嶽注引蒼頡篇格量度也

此言許氏雖以木長皃為格之本義除氏則引經據典以為格之本義當以揆度平準之法式為格之本義更為近似本於法式之義而引申為來為至為感而格物之義遂從之以出但格

與各之相涉，尚未遑及也。

又王玉樹說文拈字云：

尚書二十八篇格字凡十九見，而假之本字則廢而不用。然古字音相類者亦可通用。爾雅釋詁：格，至也。釋言：格，來也。大雅神之格思，毛云：至。大學格物，鄭云：來。薛尚功鐘鼎款識趠鼎銘云：惟王來格于成周年。鎬伯姬鼎銘云：王格大室。𢦏敦（按此敦字原作𣪘，實當為簋字，而敦字則應原作𨪝。古器物中簋多而敦少，宋人及清代釋古文字者，遂以簋為敦矣。此晚近已成常識，但此引據宋人之考釋，應正其誤。又王玉樹實在徐灝之前，因其據金文以釋經，故引之次於徐灝，俾易於論證）銘云：王格于大室。又郝敦銘云：王格于宣射。牧敦銘云：王在周，在師保父宮，格大室。敔敦銘云：王格于成周。據此知古固有以格為至者。

按此處所引金文之格，原文並作各，但亦有異文，如師虎𣪘作

徝而庚贏卣作徝从彳者於本義外更加形示行來之義而作徝者則實由甲骨文𢓊字變來(見屈萬里甲骨釋文492葉3916版)再加一彳以為形意從此一彳形之義符觀之各字在彝器中含義具有來或至之解釋者更為顯著因此从木之格雖本義或為法式之意而詩書中之格字者以金文證之實本皆作各(金文書作𠳵甲骨文書作𠳵或𠳵)來或至為本義其釋正釋感釋扞皆其一再引申之義也

卜辭每言各雲陳夢家卜辭綜述云

卜辭言各雲自北隮(乙四七八)又三次說大采各雲自北隮……(大采在甲骨中言朝時)隮當是曹詩候人薈兮蔚兮南山朝隮之隮傳云隮升雲也衛詩蝃蝀朝隮於西崇朝其雨……周禮眡祲鄭玄注隮虹也……曹衛詩中的朝隮即宋玉高唐賦中的朝雲亦即楚辭遠遊和曹植洛神賦中的朝霞……尚書西伯戡黎格

人元龜史記殷本紀引作假堯典格于上下說文引作假各

段古音同……卜辭以各雲應當讀作霞雲

今按各段與霞在音讀上雖可通轉但凡本義可通者不必再求引申義本字可通者不必再索假借字從各而轉為假再從假而轉為霞迂曲已甚況霞本實字言霞則即霞可耳何必再言霞雲甲骨辭簡不當煩贅也蓋各霞猶言來雲各雲自北亦即來雲自北來雲亦即興雲（今本多作興雨誤見阮元校刊記藝文十三經注疏詩經四七七葉）詩小雅大田有渰萋萋興雲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固不必廣為徵引反滋疑義矣

說文各字从口从夂謂有行而止之不相聽也其意甚晦故羅振玉於其增訂殷虛書契考釋解之曰

案各从夂象足形自外至从口自名也此為來格之本字

此為來格之本字不誤。象足形。自外至亦無疑。但从口。自名也一義則仍難成定論。蓋此解釋自名字之解釋而來。說文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甲骨作[glyph]。確。亦从口从夕。而名與冥確亦同音。但如此解釋。終嫌牽強。竊頗疑名亦是一假借字。而名為鳴字之別構。鳴字代表鳥鳴。而名則代表月下蟲鳴。姑無論如何。名之从口。自無疑義。而各字則未必从口。从口者口字小而方。各字所从則其形大而扁。且有作凵不為口形者。（如殷虛文字乙編8459作[glyph]。博古別錄二集27作[glyph]。皆第一期甲骨文字。皆竊見並非从口）。察其原意為來為至。引申之義為準則為法式為校正。皆與口說無關。是其從口者。由於甲骨轉寫至吉金以後。下部之扁平形變為方形。與口無異。故許氏不得不以从口釋之。若認為从口。則不得不為曲說。雖至羅氏。亦無如何也。若捨从口之說

想則其命意自較易於理解蓋依金文所述各字除來與至而外尚有就位之意則其下部所从當是席位古者一般席位多非專席(如漢代尚書令御史中丞及司隸校尉在朝為三獨坐以及管寧華歆割席故事皆可證明一般皆共席而坐天子諸侯當然獨坐不過造字就一般情況言只得半席耳)此口形乃就坐位之區畫而言者因其代表席位故除訓來訓至訓準則訓校正而外且含有各別之義若以口為釋則各別之義將無所依據矣此格物之正解而考亭陽明之是非亦可由此判之也(集刊第四十本上四五至四七頁古文字試釋)

周名煇曰『彳部㣵 尹㣵卣 說文無㣵字揚子方言假㣵至也邠唐冀兗之間曰假或曰㣵又曰㣵來也集韻或作佫路通作格強氏定此文入彳部 今考定為各字孳乳

名煇案格訓至假借字也古文當作各㣵則各之或體何以言

之說文口部云各異詞也从口从夊然𢦏部云夊行遲曳夊夊象人兩脛有所躧今審其形各字从𠙵乃象足踵與殷虛卜辭出字作𡴜或作𡳿所从之𠙵凵同而許君誤為口字故訓其字為異詞也其實从夊从𠙵取象人之脛踵自外而至故周金文中凡王格于大室王格于某廟字多作各即用其本字也孳乳為洛从彳則于意形已複于古文中當為俗字亦猶𡳿之作往或作造來之作徠或作逨萬之作𠡦或作邁悳之作德或作德之類矣詳說參見漢書古字疏證茲不細論是故師虎殷銘之徣庚贏卣銘之徣吳氏定入各篆下是也强氏獨立此篆于形義兩疏矣(古籀考卷下七至八頁)

楊樹達曰㗊各字吳釋為至余謂非是此當讀為愙說文十篇下心部云愙敬也遹殷云唯六月既生霸穆穆王在莽京王饗

酒、遹御、亡遣(譴)穆穆王寴錫遹鞞、遹用乍文考父乙尊彝、

按兩銘文體大同、此云、尹光邐、隹窓、彼云、遹御、無譴、皆述王賞賜之由、文雖異而意相近也、釋各為至、與上文不相承貫矣。」(積微一六五頁尹光鼎跋)

楊樹達曰、「各字甲文作[illegible]作[illegible]、象足抵區域之形、此經傳格字訓來訓至者之初字也、卜辭云、有各雲自東面母、菁華四、各雲者、來雲也、他辭云、其自東來雨、通纂三七五 各雲自東與自東來雨句例同、金文師奎父鼎云、王各于大室、散毀云、王各于成周大廟、元年師兌毀云、王在周、各康廟、王各者、王至也、此皆用各字本義者也、說文謂各字从口、訓為異詞、非也、此字第一步發展為方言卷一訓至之格、此於初文各字之旁加形旁彳為義也、第二步發展為說文訓至之徦、則取格字之加旁彳字為其形、別取與各音近之叚字為其聲、而

變為形聲字，於是足至區域之初形不可得而蹤跡矣。』（積微二〇一頁自序）

n 高鴻縉曰『各 从夂口聲，原作各，象腳行至門口之形，故有來至意。此本字也，後借用為異辭，故典籍段格為之』（頌器考釋三七頁）

高鴻縉曰『按各字初意為行到，經典多段格為之。字原象夂（足向內）在門口，向內行之狀，由文夂生意，故託足內行之形以寄行到之意，動詞。金文有作彳各作辵者，加彳或辵於行到字增意符，於構造之旨不異。各與格非一字，經典作格者，同音通段也。至說解謂異辭也，乃後世借用之意，非其朔也』（字例二篇二九七頁）

屈萬里曰『甲骨文格字作⿱夂口示有足降臨而騰口說意謂神憑尸以傳語也』(書傭一八二頁詩三百篇成語零釋)

楊樹達曰『說文二篇上口部云各異詞也从口夂夂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也按許君說各字為口夂會意然二字義不相會故不免強說甲文各字或作⿱夂口羅振玉說之云各从夂象足形自外至从口自名也此為來格之本字(殷虛文字類編貳之柒下)樹達按羅氏說各為來格之本字是矣然謂从足形自外至从口為自名則皆非也甲文字或作⿱夂凵知字非从口也余謂凵凵並象區域之形而足抵之故其義為來為至出字甲文作⿱止凵象人在坎陷中足欲上出之形與各字形正相反而其義則可以互證也

金文師奎父鼎云王各于大室敔段云王各于成周大廟元年師兌段云王在周各康廟善鼎云王各大師宮厚趠鼎云隹王

來各于成周年宰椃角云王在東門夕王各他器銘用各字者至多皆用各字本義者也經傳作格同音借字也方言作㣿後起加形旁字也說文作徦後起之形聲字也此字之孳乳與鬲䰛䰜及匕妣妣之孳乳同釋金文者不知各為本字往往以借字之格讀之可謂適得其反矣（小學六九至七〇頁釋各）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無㣿字經傳皆借格為之書堯典格于上下舜典格汝舜皆訓至也訓來也是也先哲皆云此借格為徦也亦通然此銘字明从彳作㣿即知周時至義字固如此也方言一㣿至也又㣿登也二㣿來也正與書詩字同楊氏有所原耳許氏以壁經無㣿字即兼於格其意可見然凡金文皆唯作各此眞古文要㣿亦為晚出古文也」（古籀篇六十四第一四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各，異辭也，从口夊，夊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也』。高鴻縉謂字象脚行至門口之形，周名煇謂日象足踵，夊自外而至，勞榦謂夊象足形自外而至，日為席位，屈萬里謂示有足降臨，而騰口說意，謂神憑尸以傳語也，楊樹達謂象足抵區域之形，各為格至之初文，後加彳旁作徦，後再又以叚代各聲作假，變為形聲字，楊氏論各字之衍變誠是也。就字形言之，夊象足，除林義光謂象倒物形外，諸家都無異議，然下所从日則最難判定，踵乃脚後見玉篇，不能與趾相向，周氏之誤可知，屈氏之說亦不足以說明从夊之義，若謂降神傳語，字當从倒口在上，如今字然，勞氏釋為席位，證據亦不足，惟楊高兩氏之言較乎實近，是各之朔誼為至，與出字字義相反，而字形亦向背為異，出金文作𡳿，說文所謂象屮木益茲上出達也，即此之形

譌而為聽說甲骨文出作㞢昢諸形，正足與各作𠯑𠯑𠯑相比較。古人穴居，凵曰正象其居所，足背穴乃離家外出之象，足向穴乃自外臨至之象。金文中各字並訓至，後世借作各別之各，而各至之各乃段格為之，非各本有各別之義也」

〈大14〉「各格大室」〈大15〉「王各格于大室」〈大16〉「各格大室」〈大18〉「王各格廟」「令女汝眔啚𦎫足對各」〈大19〉「王各格于成周大廟」〈大24〉「王各格于大室」〈大26〉「王各于大室」〈大27〉「王各于宣射廟」〈大53〉「歖喜而爾賓各客」

a 㕻

哀 沈子簋 〈1391〉「其丮哀乃沈子也唯福」

b 㕻

禹鼎 〈0678〉「烏虖哀哉」

a 郭沫若曰『哀愛古可通用。樂記「愛者宜歌商」鄭注「愛或為哀」。呂覽報恩「人主胡可不務哀士」高注「哀愛也」』（兩攷四十九頁沈子段）

高鴻縉曰『說文「㕻閔也。从口衣聲。烏開切」。按哀字本動詞。古亦用為狀詞。其音由衣變為哀。謂之韻變為ai韻也』（字例五篇二〇三頁）

〈大24〉「哀才哉今日」

㱿 [a]

㱿通瑴

鄂侯鼎王寴錫馭方玉五瑴 〈0663〉 「王寴易錫馭方玉五瑴。」

a 丁佛言曰『㱿』馭方鼎疑瑴字說文玨或从㱿鼎文曰王寴錫馭方玉五瑴』(古籀補補附錄三頁)

周名煇曰『口部㱿 鄂侯鼎 强氏定為㱿字 今考定乃瑴字古文當入玉部玨篆下

名煇案說文口部云㱿歐貌从口㱿聲春秋傳曰君將㱿之尋鄂侯鼎銘云 王寴親易錫駿馭方口玉五㱿馬三四匹矢五口十 與口部㱿歐貌之義渺不相及 而與春秋莊公十八年傳云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皆賜玉五瑴馬三(三乃三字之譌王引之有說見經義述聞)匹 之義若合符節則此文乃瑴字古文明甚說文玨部云玨二玉相合為一玨或从㱿作瑴是此文从○即玉而與

口字有別強氏不辨故誤以為口部之㱿字矣復次此文丁書附録第三葉已疑為㱿字矣然余謂从〇即玉者何以證之尋殷虛卜辭辟字作𨐨（書契前編卷二第二十三葉）羅振玉謂从辛人辟法也人有辛則加之以法也古金文作𨐨盂鼎增〇乃璧之本字从〇辟聲而借為訓法之辟許書从口乃由从〇而譌也羅説甚是以辟璧例㱿則〇為玉之象形明矣説文玉部云環璧也肉好若一謂之環从玉睘聲而古金文免𣪘銘作◎从兩〇形益可為羅説作佳證」（古籀考卷下五至六頁）

0129

舌

姑口句鑃

<0068>

「姑馮舌同之子

擇厥吉金」

a

唬 郭沫若謂當讀如乎

善鼎唯用妥福唬前文人

〈0673〉「唯用妥綏福」

嗃乎前文人」

伯戓簋 从甘

〈1313〉「隹用妥綏神褱

唬乎前文人」

b 郭沫若曰「唬」字均用為前置介詞，撰其音當讀如乎，唐韵作呼訏切，得之，玉篇作呼交切者非是，說文唬下曰讀若暠，暠者乃後人所增，說文並無暠字也，又本銘唬字攈古刊作暁，左旁似从甘作，証以鼎文蓋是誤摹也，鼎文唬字右旁之虎复不明晰，攈古誤釋為唯，二器各得其半，契合之方能成一整文」（兩攷六十五頁伯戓毀）

b 柯昌濟曰「虠字从虎从甘，爾雅云虪白虎，說文作虪，據此字可證作虪為是」（韡華一六一頁西宮𣪕）

b. 楊樹達曰：「按唬字吳式芬釋為从日从虎，吳闓生從之，（文錄叁卷廿玖葉下）劉體智釋為从甘从虎，（小校經閣彝卷叁拾貳葉下）于思泊從之而讀為虔，（文選上卷叁拾貳葉下）余謂此字實从口，从口之字甲文往往作甘，如吉字害字皆是，（見甲骨學文字篇貳之肆下又陸上）非日子，亦非甘字也，善鼎云：唯用易福，唬前文人秉德共屯，唬字从口，其明證也，郭沫若又以為字本从口，攈古錄誤摹从甘者，（大系考釋上冊陸伍葉上）亦非也，說文二篇上口部云：唬，虎聲也，从口虎，讀若畾，玉篇云：唬，呼交切，字在此蓋假為效，段鼎二銘唬前人秉德共屯，並謂效法前文人秉德共純也，叔毛鼎云：叔毛作朕文考釐伯釐姬尊鼎，用朝夕亯孝于厶，唯厶學前文人秉德，學亦效也，唬與效並古韻豪部字，故唬字得假為效也。」（積微一八九頁伯唬段跋）

朱芳圃曰「說文口部：唬，虎聲，从口虎，讀若暠。轉幽孳乳為䖘，虎部：䖘，虎鳴也，从虎，九聲，一曰，師子大怒聲也。轉宵為號，号部：號，嘑也，从号，从虎。為謼，言部：謼，號也，从言，虎聲。」（釋叢一五一頁唬）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唬，嗁聲也，一曰虎聲，从口，从虎，讀若暠。」伯㦰段唬字作𠰟，容庚謂从甘，楊樹達謂偏旁非日非甘，乃口字之變，楊說是也。郭沫若謂字當讀如乎，楊氏謂段為效，兩者並誤。竊以為字當讀作于。古韻于唬同部，聲紐亦同，于（ɣĭwa）唬（ɣa）。蔡姞段云「尹弔用妥多福于皇考德尹叀姬」，與善鼎之「唯用妥福唬前文人」文例正同。是唬讀作于，當無可疑。」

〈大50〉

「唬△𡖊夙夕剌々趠々」

0131 咢

[a]

咢 說文所無

咢客盨

〈1271〉 「咢客乍(作)朕文考日辛寶障(尊)殷」

哦

說文新附

哦盂

〈1094〉

哦匕文辛

寶隣之契

0133 郈

郈

郈 說文所無

蔡侯盤

〈2149〉「朞盟曹郈」

〈2923〉「朞盟曹郈」

𢑚 說文所無

𢑚鼎

〈0430〉 𢑚乍且乙寶尊彝

从攴

𢑚尊

〈2084〉 𢑚作父辛寶

尊彝

𢑚卣

〈2654〉 𢑚乍父辛寶尊彝

仲𢑚卣

有口

〈2675〉 中𢑚乍寶彝

𢑚伯鬲

〈0702〉 𢑚白乍齊盨鼎十

井窒

鼎

〈0449〉 井窒智

a 吳大澂曰「說文𢑚希屬从二希引虞書𢑚類于上帝今書作肆孔傳云遂也經典肄肆二字多通用此从𢑚从口當即𢑚之繁文」（愙齋六冊二頁𢑚鼎）

a 強運開曰「𢑚鼎𢑚乍且乙寶尊彝吳愙齋云說文𢑚希屬从二希引虞書𢑚類于上帝今書作肆孔傳云遂也經典肄肆

二字多通用此从𢇍从口當即𢇍之緐文遲開按此𢇍字人名也說文所無口部喙字从口彖聲此从口从𢇍疑即古喙字也』（古籀三補卷二第四頁）

a 高田忠周曰『按从口从𢇍甚明顯者而字書未收此古字逸文耳但銘為人名音義無可徵者為可惜矣或云古文希彖形近通用此希亦用為彖而二彖即一彖之重緐𢇍即喙字異文備參又別有𢇍字蓋以𢇍為聲也』（古籀篇四十九第二六至二七頁）

a 柯昌濟曰『吳清卿先生說說文𢇍彖屬从二希引虞書𢇍類于上帝今書作肆从口緐文是也』（韡華一一二頁𢇍鼎）

𤕦 𤕦 籀文作𤕦

薛侯盤

𤕦 薛侯

〈2907〉「薛侯乍弔叔姞𤕦△般媵般盤」

𤕦 匜

〈2970〉「薛侯乍叔姞𤕦△」

𤕦 般媵 散盤

〈2927〉「𤕦之有嗣𤔲」州稾焂從𤕦」

般媵 匜

〈1336〉「𤕦△ 龏愧畏忌」

阮元曰「𤕦當即𤕦字。𤕦之有司，𤕦期命有司也。」（積古卷八頁散氏盤）

劉心源曰「說文襄作𤕦，云漢令解衣耕謂之襄，从衣𤕦聲。𤕦，亂也，从爻工交吅，一曰窒𤕦，讀若禳。𤕦籀文从𡗗。徐鍇曰二口嚀沓也，喧吅即爻，物相交質也，工人所作也，己象交構形。攷古貨幣文襄垣字作𤕦，又作𤕦，鯀甫人匜襄作𤕦，遣襄媵匜作嫚妃，从衣

[古文字]象人側身伸兩手解衣之形从土从屮〻即又之變致力於土耕意也[古文字]即[古文字]形卜又即屮幣文蓋省衣省土乃[古文字]字也[古文字]為[古文字]譌工為土譌又為卜又譌己為[古文字]省而移於左小篆既已肌改傳寫又復失真非悉心考究何能訂正此銘[古文字]與幣文匜文皆合惟移土於上耳丄古父土見盂鼎吕此知[古文字]弓鎛[古文字]公（又一鎛作[古文字]）即襄公也（舊釋墽余又釋畏皆非）」（奇觚卷八二七頁矢人盤）

c 孫詒讓曰「案[古文字]舊釋為鼓亦非是此字與齊侯鎛鐘[古文字]字正同余定為墽字詳拾遺此疑亦墽之壞字」（餘論卷三第五二頁散氏盤）

丁佛言曰「[古文字]原書以為古克字案當是毀許氏說亂也从爻工交吅一曰窒毀讀若穰案窒毀即今所謂擾攘許說从交吅是

矣曰从交工則微之以下諸字更證以古褒字無一从交从工者可知交為[illegible]或[illegible]之誤工蓋土之譌耳散氏盤毀之有𤔔意即以有司治之說文亂固訓治也　[illegible]毀作寶尊彝此竟从𤔔與虞司寇壺𤔔字左半[illegible]略同可知諸字之作[illegible]皆為[illegible]之變而籀文之作[illegible]與許說之訓亂及从交其來蓋有所自矣

[illegible]叔姞盤　[illegible]古鉢黃毀　[illegible]古匋』（古籀補補卷二第五頁）

C
高田忠周曰『按此[劉心源]攷甚務然遂非矣愚初謂[illegible]即𢽽字後見魯公伐郳鼎攻戰無敵無字作[illegible]又同鐘銘文與鼎同而無字作[illegible]正與此篆左旁合然則𢽽是撫字也為𢽽撫之合變銘云撫之即魯語鎮撫敝邑注安也是也謂矜憐慰卹也』（古籀篇五十四第三五頁）

a

郭沫若曰「𣪘原作□、即說文□籀文𣪘所从出、漢鈢蘇襄作□、呂穰作□、所从𣪘字雖已変攴為殳、然猶从土、形未盡失」(兩攷一八九頁薛侯盤)

c

高鴻縉曰「□」吳清卿釋克、王靜安從之、以為即膳夫克、近人多知其不確、劉幼丹釋襄、謂說文襄作□云漢令解衣耕謂之襄、又謂鮮甫人匜襄作□从衣□象人側身伸兩手解衣之形、从土从屮屮即□之變、致力於土耕意也、丁佛言釋□為𣪘、大系考釋從之、今按釋襄釋𣪘皆是也、原意為解衣耕本銘□字正象之、譌變為𣪘、說文載籀文𣪘作□譌變之跡顯然、原意為解衣耕、故匜文可加衣以足其意作□篆書變為□即襄字原意為解衣耕、故引伸而有奮勇致果之意、

凡攘臂攘夷狄之攘，古只借襄字為之，如詩玁狁于襄之襄是也。至攘本揖攘字，讓本責讓字，兩字因通段習用而移易其意，其本則咎在說文已失㞋字之本意，而解之曰㞋亂也，後人遂不知㞋與襄為一字矣（散盤集釋五五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㞋亂也，从爻工交吅，一曰窒㞋，讀若穰，□籀文。按爾雅襄除也，此為㞋之本義，公羊傳攘夷狄，傳以攘為之，古作□（鮇甫人匜）作□（薛侯盤），襄字偏旁□□即□之變，象人戴二口叫囂之象，在土上，攴象手持物以驅除之，或省攴作□（伐鄦鐘）。煩擾者當㞋去之，故引伸為煩擾，凡言搶攘擾攘，多以攘為之。㞋為使人退卻，故引伸為退卻，猶辟字為使人避（孟子行辟人可也），亦可訓為避人（曲禮左右攘辟）。此攘字為使人退讓，史記小子何敢攘焉，禮經三揖三讓，則擾讓為避人」（文源）

嚴 不从吅 士父鐘 嚴字重見

<0046> 其嚴嚴才在上

詩六月有嚴有翼

<0057> 皇考嚴才在上(A.B)

傳嚴威也荀子乱為儼荀子正論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注讀為儼 猶于鐘嚴在上異在下

井人鐘

<0056> 前文人其嚴才在上

𤼈狄鐘

<0032> 其嚴才在帝右

眘生𥂴

<1387> 嚴才在

秦公𥂴

<1382> 嚴龏夤天命保其嚴鎤

𨼆鐘

<0061> 先王其嚴才在上

楚王戈

<3120> 楚王酓璋嚴龏寅乍戟戈

<1360> 其嚴才在上

b,c

高田忠周曰「說文嚴教命急也从吅㕞聲古文作𠻛敢下本文作𠭥籀文作𠭥古文作𠭥然㕞作嚴亦籀文嚴小篆从籀文明矣但嚴形轉寫有誤朱駿聲云荀子正論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注讀為儼非是叚借為儼書無逸嚴恭寅畏馬本正作儼詩六月有嚴有翼傳威嚴也然與此銘可互證矣」(古籀篇五十第七至八頁)

商承祚曰「說文嚴古文𠪚案金文𪒠狄鐘作嚴惠叔鐘作嚴从吅與篆文同从㗊與古文同」(古攷十二頁)

〈大50〉

「嚴龏(恭)夤天命」

噩 咢 从吅从屰 吅亦聲 吅同意 喪毛公鼎作𠷎以爲說文或作
咢 爾雅釋天太歲在酉曰作噩釋文噩本或作咢史記
歷書作鄂是噩即咢又孳乳為鄂也
傳寫易譌 噩侯簋 噩侯即鄂侯

〈1226〉「鄂侯作王姞媵簋」

噩 a 師咢父鼎

〈0637〉「師噩父作尊鼎」「師噩父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噩 d 咢侯鼎

〈0663〉「噩侯」駿方納豐醴于王」

噩 e 弔咢父簋

〈1278〉「叔噩父作鴂姬旅簋」

噩 f 禹鼎

〈0678〉「亦唯噩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撲伐噩侯馭方」「肆自彌宋句匡弗克伐噩」「曰于匡朕肅慕叀西六自殷八自伐噩侯馭方」「勿遺壽幼雩禹以武公徒馭至于噩」「敦伐噩休」「獲厥君馭方」

吳大澂曰𠾅即噩與咢鄂為一字𠾅侯作王姞敦沈韵初舍人樹鏞釋作鄂周禮占夢二曰噩夢注噩當為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說文無噩字㝉字下引周禮二曰咢㝉則噩與咢同爾雅在酉曰作噩釋文噩本作咢史記歷書作作鄂索隱引李巡注亦作作鄂則噩與咢鄂並同蓋噩為咢鄂之古字故僅見于周禮爾雅也（愙齋五册九頁馭方鼎）

劉心源曰𠾅非器說文器作𠾅从犬古刻作𠾅鄀公望鐘𠾅師眚鼎𠾅函皇父敦亦从犬此从𠂇乃噩字古文小篆犬字皆不作𠂇周禮占夢二曰噩夢說文未收而㗊部作咢周礼多古文如噩獻等字見於古刻許皆未收失之案爾雅釋天太歲在酉曰作噩史記歷書作作鄂知噩侯即鄂侯也（奇觚卷二九頁噩侯鼎）

a

強運開曰『□噩矦敢運開按此段古文哭為噩也說文哭哀聲也从口从獄省聲又按喪篆𠃊□許氏說亡也从哭亡亡亦聲但曰从哭而移吅於犬之中部與哭之吅在犬上者微異故金文中喪字余森鉦𠃊□毛公鼎𠃊□皆从器是□即古文哭字可知哭从獄得聲獄噩咢鄂同音故哭得與噩咢鄂相通段也容庚金文篇以□□□□等篆定為咢之古文義固不悖其實皆段借古文哭為噩咢鄂等字也今特訂正於此』（古籀三補卷二第五頁）

高田忠周曰『漢人說文作噩者咢字古文周禮占夢二曰噩夢鄭司農注當為驚愕之愕愕亦俗咢字也然咢噩實別字而同音通用耳今按噩即花萼正字古或借鄂為之詩小雅常棣篇鄂不韡韡傳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段氏詩經小

學云鄂字从卩咢聲今詩作从邑地名之鄂者誤也馬融長笛賦不占成節鄂李善注鄂直也从邑者乃地名非此所施又引字林鄂直言也从卩咢聲之字與从邑咢聲迥別坊記注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郊特牲注沂鄂典瑞注鄭司農云圻鄂瑑起者皆取廉隅節制意今字書遺鄂字說文無蕚字韡下引蕚不韡韡鄂之誤也又段注說文云各本作蕚俗字也今詩作鄂亦非毛云咢猶咢咢然言外發也鄭注承華者曰咢皆取咢布之意承珙按二說以後說為是鄂蕚皆俗借之字但藝文類聚及文選注引詩皆作蕚與今本說文同蓋詩本作咢後人加草說文諸書皆由後改耳以上毛詩後箋說余謂詩元借鄂為噩亦或借咢字皆同聲通用故也爾雅釋天太歲在酉曰作噩郝氏義疏云酉者說文就也釋名秀也作噩者釋文云噩本或

作咢史記索隱引李巡云作咢皆物芒枝起之皃物芒枝起即與噩不韡韡一義之轉要同意耳爾雅古本作噩正字僅存者也如此篆與噩甚近金文喪字皆从噩而其體作𡂤作𡅕作𡂤作𡅕皆隸楷噩字即韡韡噩布之象形也而从㗊者疑㗊字省文亦用為字聲是噩㗊同聲通用之理也漢人不識咢噩為同字故許氏不收噩字亦甚偏矣」(古籀篇五十第一六頁)

a 容庚曰「說文有咢無噩、咢噩一字、从口从㗊同意、喪毛公鼎旂鼎齊侯壺等器作𠷎、𡂤器說文或省作䘮、爾雅釋天太歲在酉曰作噩釋文噩本或作咢、史記厤書作鄂、索隱引李巡注亦作鄂、史記楚世家熊咢、索隱曰咢亦作噩、十二諸侯年表作鄂、爾雅釋樂釋文咢本作鄂、是知咢即噩、又孳乳為鄂也、噩侯即鄂侯、史記殷本紀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魯仲連列傳咢同

厥後鄂侯不見于經傳，今得此簋及鄂侯馭方鼎，是知鄂國于周尚存矣』（武英·七六頁鄂侯簋）

高鴻縉曰：『說文（穰）黍梨已治者，从禾，襄聲。汝羊切

王筠曰：治者擊其穗而下其粒也……未治時為穗，治之既盡所餘者為穰

朱駿聲曰：古以為彗……廣雅釋詁：穰，豐也。史記天官書所居野大穰，正義：豐熟也。西山經文鰩魚見則天下大穰，注：豐穰收熟也。

按字當以豐穰為本義，以黍莖為借意。觀甲文此字，皆象禾黍穗纍纍之形，故託以寄豐穰之意，狀詞。甲文除地名外，凡喪眾、喪師、喪羊、喪明諸喪字，皆段古穰字為之。金文凡喪字（从亡穰聲）昧爽之爽字（从日穰聲）穰作 [illegible] 見（兔𣪘）均以古穰字為聲

秦漢而後，一字分化為兩原字，體勢變遷者，流而為噩音，亦轉為鄂，段用為驚愕意，其另行構造為形聲字者作[illegible]，作遻，說文既不載噩字，又誤訓遻為[illegible]，而噩遻本意竟沈埋千古不能拔矣。

其為地名者，殷王常田獵于[illegible]，變而為噩，經傳又多段鄂以代之。紂時有鄂侯，唐叔虞常居鄂，左傳隱公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今山西鄉寧縣南一里有鄂侯故壘，即古[illegible]地也。(字例二篇一九○至一九一頁)

朱芳圃曰：「上揭奇字，羅振玉釋噩，謂許書無噩字，而有咢，注譁訟也。从吅，屰聲。集韻咢或作噩，以是例之，知噩即許書之咢矣。噩

字見於周官、以卜辭諸文考之、知从王者、乃由來傳寫而譌、殷虛書契考釋中七五
葉玉森釋喿、謂疑从木从三口或四口、竝為喿字、說文、喿、
鳥群鳴也、从品在木上、卜辭文字凡表眾多之意者、往往較篆
增繁、如𦍩之作羴、器之作噐、是其例也、殷契鉤沈五按羅、葉二說
是也、喿與噪實一字、象群鳥棲於木上、眾口爭鳴之形、古音
讀 sàu ngàu 或 sàk ngàk、肖其聒譟之聲也、孳乳為卒愕、宋玉
高唐賦、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為錯愕、後漢書寒朗傳、而二人
錯愕不能對、皆以狀驚慌失聲之容、倒之則為嚄唶、史記信
陵君傳、晉鄙嚄唶宿將、正義引聲類云、嚄、大喚、唶、大呼、為啞
咋、太玄樂次三、嘄呱啞咋、號咷倚戶、
喿孳乳為譟、說文言部、譟、擾聒也、从言、喿聲、為諎、言部、諎、大
聲也、从言昔聲、讀若笮、為詛、言部、詛、詶也、从言、且聲、為⿰立昔、立

部、竝驚皃、从立、昔聲、為㤰心部㤰、慙也、从心、乍聲、為詐言部、詐、慙語也、从言、作聲、為詐、言部、詐、欺也、从言、乍聲、

噩孳乳為咢、說文吅部、咢、譁訟也、从吅屰、屰亦聲、為詻、言部、詻、論訟也、傳曰、詻詻孔子容、从言、各聲、為語、言部、語、論也、从言、吾聲、』（釋叢一八一頁至一八二頁喿噩）

聞一多曰「容庚依說文釋咢、云从品从屰吅品同意、喪毛公鼎作[illegible]、說文或作[illegible]、爾雅釋天太歲在酉曰作噩、釋文噩本作咢、史記作鄂、是噩即咢、又孳乳為鄂也、傳寫少譌、案容說是也、而未盡、此與卜辭桒為同字、而異義異讀、小篆[illegible]咢省屰即本形之譌變、桓子孟姜壺喪字偏旁作屰、其間之屰極易譌變成屰、至噩侯鼎[illegible]字與旂鼎喪字偏旁咢形之近似尤顯、而易

見要之𣎵霝初係一形從木會意者讀息郎切則為桑字從品會意者讀五角切則為霝字聲義既異形亦隨之漸歧而為二逮至小篆以下形聲義三者皆異而𣎵霝同源之跡乃杳不可尋矣

前說𣎵霝二音各異雖然異則異矣非謂二者之間絕無聯繫也以聲言之說文咢從屰聲讀五各切疑母然朔從屰聲又讀所角切心母心母則與𣎵息郎切為雙聲以韻言之霝在魚部𣎵在陽部魚陽為對轉說文顙頟互訓方言十中夏謂之頟東齊謂之顙廣韻頟五陌切與霝同音玉篇頻面醜也集韻頻同顎玉篇顎一作⿰霝頁廣雅釋詁二顙醜也𣎵變為霝蓋猶顙變為頟顙變為頻歟

或問𣎵霝音讀之連繫既聞命矣其轉變之過程可得聞乎曰

審音之學非所究心不敢妄測雖然請嘗試言之桑心母噩疑母其去固甚遠然若以泥母為介未嘗不可以溝通之說文桑從叒聲叒曰初出東方暘谷所登榑桑叒木也書傳皆作若而灼切泥母桑變為噩蓋由桑轉為叒又由叒變為噩也」（聞一多全集二第五七三至五七四頁釋噩）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咢譁訟也从吅屰聲』咢噩一字劉心源吳大澂羅振玉容庚等諸家皆已言之而於字形則無說葉玉森釋枽朱芳圃兼取二說謂枽噩一字象群鳥棲於木上从口爭鳴之形然古音咢在魚部 ŋâk 枽在宵部 sɔ̂g 聲韻俱異其說恐難成立強運開釋哭謂哭从獄與咢噩同音相通段實則哭獄並在古音侯部 kʻûk（哭）ŋiûk（獄）與咢之在魚部不同高鴻縉

釋穰。甲文此字象禾黍穗⿱㗊糸⿱㗊糸之形，其後分化轉變為噩。段作驚愕，而另造形聲字穰以替原字。按甲骨文及金文此字所从並作ㅂ，恐非禾黍穗⿱㗊糸⿱㗊糸之形。聞一多謂金文⿻木㗊乃篆文譌為咢之本。桑噩初係一形，其所論及此二字音韻上之關係，最為中肯。惜謂桑字从木會意，噩字从㗊會意一說，則不如于省吾、李孝定之論。于氏謂𠷎為喪之初文，喪从亾聲，乃後起字，並舉卜辭為證，其說不可易。（甲骨文集釋四三七頁引）李氏云「除从口形由二至五無定數，以示其讙呶噭嘈之意可不具論外，其另一旁从作[甲骨文字形]、[甲骨文字形]諸形，為一樹木之象形字。揆其字形與卜辭桑字全同，蓋桑之為用，以葉為主，故先哲造字特狀其葉，而他木則僅著枝幹。此形與字義無涉，字實从㗊桑聲（桑喪音讀全同）。此聲[甲骨文字形]之作桑，其歷程當如下表：[甲骨文字形]↓[甲骨文字形]↓[甲骨文字形]↓[甲骨文字形]」（甲骨文字集釋四三九至四四〇頁）甲骨文中

噩字用法有二.一為地名.一為喪亡之喪.金文則別為二字.用為地名者仍其舊.用作亾失者.則加更从亾聲.許訓喪為譁訟.正是字从口形.示讙呶嗷嘈之本意也.𠃊

a 單非从吅

小臣單觶

〈2432〉「周公易（錫）小臣單△貝十朋」

b 野尊

〈2096〉「單△」

c 單子伯盨

〈1481〉「單△子白（伯）乍叔姜旅盨」

d 揚簋

〈1375〉「𤔲徒單△白（伯）內右揚」

e 單異簋

〈1117〉「單異△作父癸寶尊彝」

f 單伯鬲

〈0735〉「單△白（伯）遼父乍中姞鬲」

g 蔡侯匜

〈2937〉「蔡侯乍（作）姬單△媵匜」

h 叔單鼎

〈0600〉「唯黃孫子系君叔單△自乍（作）貞（鼎）」

i 單伯鐘

〈0035〉「單△白昊生曰」

〈2665〉「單△」

高田忠周曰「按馮氏云考款識及博古圖載單癸卣云單𢦔作父癸卣疑即此人愚竊謂單與作單者同單為星名爾雅釋天

大歲在卯曰單閼是也丫以象木星吅以象從星作單亦然近
得王氏廷鼎說曰單从吅干聲為古旂字鐘鼎單父尊彝屢見
皆作單或作丫且有省作吅古畫三辰於旂从吅者日月星也
从干旂之竿也古从吅者亦通作吅如𢆶亦作𢆶之類可證云
云詳見旂字注愚又謂丫字義元謂星辰故字亦象形與星字
作吅作吅同意也凡字初先象形後變為形聲者多〻不遑枚
舉丫之變作單亦如此吅即吅倒文从吅干為聲此明單字後
出古文王氏說極佳唯合單旂為一字非是又單引伸段借為
大也說文單大也是也或謂單下大也葢繟字義也單繟亦通
用耳但單字形與旃旗義不直相涉王氏謂單旂同字斷非而
單字偶用為旂者實為旜之省亶字異文从單耳許氏云單从
吅甲吅亦聲闕者謂甲形未詳也其淺妄甚矣繹山碑戰字

所从單亦作罼李迹尚未誤如此單豈得謂从吅聲乎又此銘義蓋如馮說所謂叚借託名幖識字也又下見諸器文有單白某云莊元年左傳單伯送王姬注天子卿也單采地公穀皆以為魯大夫則當是魯邑單父今山東曹州府單縣朱氏駿聲說也此亦當與金文互證（古籀篇二十四第三九至四〇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單大也从吅、吅亦聲闕按古作單（伐鄦作鐘）單（散氏器）不从吅當為蟬之古文象形〇〇象雙目下象腹尾也。單為蟬故有薄義言如蟬翼單薄也又有變蛻之義爾雅在卯曰單閼（釋天）孫炎本作蟬焉言如蟬蛻蟬嫣不絕也禪讓之禪實謂鵬賦變化而嬗之嬗古皆與單同音亦並有變蛻義」（文源）

郭沫若曰「單字之見于單𢧐諸器者均作、單尊文作、今存世古器銘中之單字及从單之字如獸、金文獸字从單 如戰、如蘄等、大抵均如是作。

單　單伯鐘　單子白盨　揚毀　叔單鼎

蔡侯匜　單伯鬲　𤔲尊

獸　宰甾毀　員鼎　史獸鼎　先獸鼎

戰　沈子毀

蘄　頌鼎　追毀　蔡大師鼎　此字金文至多、不備舉。

此字一見即可知其為象形文、說文謂單大也、从吅𠦍、吅亦聲、者、乃沿譌字以為說、然單所象者究為何形耶、觀若文知單乃捕鳥之器、王國維說之以畢、形制与罔途則然矣、今更从聲類求之、則單乃罕之初文也、手執干鼎

之[古文字]、所從[古文字]形正是罕字、舊說為干形、非是。說文罕、网也、从网干聲、乃由[古文字]形譌變而為形聲字者也、段玉裁注云、吳都賦注罼罕皆鳥網也、按罕之制蓋似畢、小网長柄、故天官書畢曰罕車。段說罕字、与古文正合、罕復名罕車者、蓋罕之柄上有輪、以綰網綱之收縱、[古文字]字中腰之⊕形、即輪象也、故單為罕之初文毫無可疑。」(金玟三一五頁至三一六頁卣釋文)

參閱0458眡字條高鴻縉說

朱芳圃曰「說文吅部、單、大也、从吅甲、吅亦聲、闕。郭沫若曰「此字一見即可知其為象形文、說文謂單、大也、从吅甲、吅亦聲者、乃沿譌字以為說、然單所象者究為何形耶、觀[古文字]若[古文字]文知單乃捕鳥之器、王國維說之以畢、形制與用途則然矣、今更以

聲類求之、則單乃罕之初文也、手執干鼎之[古文字形]所從[古文字形]形、正是罕字、說文罕网也、从网、干聲、乃由[古文字形]形譌變而為形聲字者也、段玉裁注云吳都賦注畢罕皆鳥網也、按罕之制蓋似畢、小网長柄、故天官書畢曰罕車、段說罕字與古文正合、罕復名罕車者、蓋罕之柄上有輪、以縮網綱之收縱、[古文字形]字中腰之田形、即輪象也、故單為罕之初文、毫無可疑、」（金文叢考三一六）按郭說近是、余謂單實罬之初文、試分形音義證之、爾雅釋器「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孫注「覆車是兩轅網、」（禮記月令孔疏引）又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詩王風兔爰孔疏引）郭注「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按[古文字形]象兩轅、田象罥網、丨象長柄、此形之相合也、古音單讀端聲元韻、罬讀定聲術韻、旁紐雙聲、陽入對轉、此音之相合也、（罿讀定聲東韻、亦單若罬之轉音、）卜辭云、其單、亡𢦏、遺

蓋卜問用覆車以掩捕鳥兔、此義之相合也、形音義三者皆合、單為畢之初文、昭然若揭矣、

章炳麟曰「單訓大者、于今字當為嘽哆之借、或為誕之借、據最初古文但為大之借」（文始一、二）按章說是也、古音大讀定聲術韻、與單為旁紐雙聲陽入對轉。（釋叢第一頁至第二頁單）

丁山曰「單大也、從吅甲吅亦聲、闕

二徐本竝云闕、清儒補此闕義者不下十餘人其得失則往往相衡段云甲形未聞桂云不知甲義此闕其所闕者一也嚴氏校議曰凡云闕者皆後人校語單字當從車省鼎彝銘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數形、旂字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數形詩其軍三單、亦以車起算王筠申之曰、𣃔所從之單、或從全車或省上或省下或上下俱省說文

所收單字第省其上者耳單字見于春秋者姓也見于詩者蓋兵車也穆天子傳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圍喪車是曰囧單囧者明也指水而言單者車也指喪車言此殆呼車為單之明證此謂單下所從之甲為車之省形二也辛紹業許槤謂㫗部𠷎字注皆作覃則知此單字即㫗之隸體作甲者三也（詳古韵閣讀說文記）朱駿聲謂單從吅[illegible]省聲淮南天文單閼注陽氣推萬物而起高謂字從[illegible]故以推為說四也徐灝謂姬單匜單作[illegible]散氏盤作[illegible]餘多作[illegible]是甲者隸變之譌體疑此即古箪字象形五也孔廣居疑[illegible]即觶之古文[illegible]象兩柱果象腹與足觶乃爵之大者故單訓大六也（詳說文疑疑按孔君之說實祖趙宧光說文長箋）章太炎據毛傳三單相襲也謂襲為單之本義其字象蟬聯相續故作[illegible]于六書為指事（文始）林義光據散氏盤[illegible]形更謂單不從吅當為蟬之

古文∵象雙目下象腹尾（文源）七也王廷鼎字義新鏡謂[glyph]從∵干聲為古㫃字古畫三辰于㫃從∵者日月星也從干㫃之竿此說之較新而誼亦較允者八也考之左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鄭注竝以三辰為日月星日實月缺而星繁非∵所可見意也畫∵于㫃揭㫃于竿以為旂旗竿亦無從着三辰也新鏡之說似是而非矣散氏盤[glyph]形未易識而王復齋積古齋所錄卣文[glyph]形之上皆聯于[glyph]（王復齋微異）[glyph]之全形未可知則章林之說自有待于推詳單之見鼎彝銘識者不作[glyph]即作[glyph]其下從甲不自隸變始亦未見有作[glyph]形者則孔君所謂單為大爵辛徐謂隸變之譌者似皆影響之談凡說文所偁省形省聲者譌以傳譌許君未得其解者十八九甲從華省殷周古文固未之聞徵之兩漢金石亦尠合契且華亦無推義（說詳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畢）

下字則朱氏推起之義於何足徵而嚴王從車省之說亦不能無疑且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兵三人士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古之兵賦皆出于鄉家有丁壯必供戰役如嚴王說詩則公劉在邰地方不過數里户籍不過數百國將不國安見其既溥且長乎以此說經經意茲舛以此解字字義乖互執碎簡爛文以窺五牛之全者揆諸本文而立室不徒嚴王為然也二百年間言單字者何莫非單文孤證以害形義耶

單之形見于殷契者與金文不甚遠而其流變也往往似干干與盾同實而異名盾單雙聲而單干疊韵審其聲音遞轉竊疑古謂之單後世謂之干單干蓋古今字也何以證之

嘼部獸守備者從嘼從犬徵之金文先獸鼎作獸宰邦設作獸父甲鼎作獸從犬從單不從嘼更上徵之卜辭其左亦無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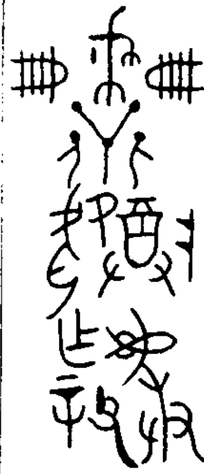
從單作[glyph] 前編六第卅九葉 [glyph] 後編下十二葉 羅振玉所謂古者以田狩習戰陳故字從戰省以犬助田狩故字從犬是也然獸之見卜辭者則不盡從單之全形或省為[glyph] 前編六第卅九葉 為[glyph] 藏龜卅九葉 為[glyph] 前編六第廿六葉 或省[glyph]為[glyph] 前編一第卅四葉 為[glyph] 前編一第廿九葉 [glyph]左之[glyph]將謂單乎將謂干乎獸本從單時或省而為干此單干古本不別之證一卣文



王復齊釋為鷄單阮元釋為旗爵單依王釋[glyph]形不著依阮釋旗形不倫細繹其形上蓋從网[glyph]王國維以為西字謂日在西方而鳥棲象鳥在巢上者也夫[glyph]云象鳥巢形則鳥應棲其上今鳥形退居其下理不可解如云象鳥由巢中捕出之形所捕鳥者固不必于巢也山按藏龜百八三葉[glyph]上所從之网作[glyph]前編七第十六葉[glyph]字所從之网作[glyph]皆與[glyph]形相近知[glyph]象网形 中從鳥下象捕鳥之器捕鳥之器或曰畢或曰罕畢古通作華其見于卜辭者形或作[glyph] 前編一之廿九葉 或作[glyph] 莊龜百八三葉 金文或益鳥形作[glyph] 鼎文舊釋執干非是其上從[glyph]象飛鳥中從[glyph]之省形以又執[glyph]而掩飛鳥與蔡邕月令章句所

謂掩飛禽曰畢之意合故知為畢字下雖似丫而上不見网其綴网于丫上絕肖後來罕字者惟父丙爵[glyph]形[glyph]者[glyph]之省文也[glyph]者罕之古象也网部罕网也從网干聲後之以干為聲者古或繁形作丫虛丫之點而輪廓之為[glyph]則無異[glyph]傷之單省丫上二點則無異豦敔干戈之丫此單干古不甚別之證二戈部戰盾也從戈旱聲釋名盾遯也跪其後以隱遯也盾許君則云瞂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夫拔林木以為兵戰盾之興遠矣今說文盾云象形而形不肖戰云形聲而字不習聞戰之見于先秦典籍金石古文者無不作干則六書故引蜀本說文以丫為盾者猶為近古爾雅釋言郭璞方言注皆曰干扞也何休公羊解詁謂能為人扞難而不使害人則干與盾固同實而異名也方言曰盾自關而東謂之瞂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干盾之用所以扞

矢石障戈戟也故先秦典籍每以干戈隱括一切兵器之名與戰伐之義其變也則或謂之戈盾周禮夏官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又曰司戈盾掌戈盾而頒之戈盾之戈干之變文也考之父辛彝銘



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及懷米山房吉金圖

立戈之下從二人隱遯于丫後以丫形言應釋為單以其義言釋盾為宜合而觀之適符周官之司戈盾（另詳拙作殷禮考）周人以戈盾括干戈殷人以戈單名戈盾盾單本一聲之轉而單干則韵部不殊亦可見單之與盾盾之與干後世歧為數名在昔本為一體此單干古不甚别之證三儀禮大射干五十鄭玄注干讀為豻許君云豻胡地野狗也從豸干聲又曰貚貙屬也從豸單聲

而司馬相如子虛賦則曰蟃蜒貙犴鄭衆周禮注則曰獸有貙犴貙貚之貚本從單聲漢儒閒從干聲作犴是兩京之際單干之音尚無大別也越絕書單者堵也說文堵者垣也釋名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為援衛也無所援衛亦謂之單逸周書墮城湮谿老弱單處孔晁注單處謂無保障詩云三單馬瑞辰亦謂無城郭保障之固代城郭以兵（馬氏毛詩傳箋通釋云其軍三單承上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言之謂分其軍或居山之陰或居山之陽或居流泉之旁故為三公劉遷豳之始無城郭保障之固故謂軍為單耳是單有衛義）兵以衛民民以單障難衛險是單有障蔽之義障蔽字今從𠂤章聲古惟作章（大敵）而已其上從辛義未詳下從申（說文謂章從音從十按之金文不一合林義光就金文章形云從辛從口辛罪人謂以口東罪人以法為章之本義亦近附會）所以障蔽戈戟者也龍魚河圖盾名自障則𠂤下從申猶章之申所以自障矣春秋左氏襄十年傳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左執之以為櫓

杜注櫓大楯禮記儒行以禮義為干櫓鄭注干櫓小楯大楯也車輪可以為櫓干之制必肖車輪單章古文下竝從申與車中之輪形相似自古音古義古名物制度言亦可知單象盾櫓即象干矣此單干古不甚別之證四不特此也旌旗之竿古通從干也詩孑孑干旄在浚之郊傳孑孑干旄之貌注旄于干首大夫之旃也正義引李巡注亦曰旄牛尾著干首然旃之見于卜辭者大抵作□戩壽堂殷虛文字四十七葉之九見于金文者作□追敦□伯侯父盤其注首之旄顯如毛傳而竿則作單不作干單干本為古今字也此其鐵證矣

然則單干之別何自昉乎按殷契尚未見于名單則數見不鮮其文或曰果婚舌自北西單[缺]前編七第廿六葉或曰辛未允單後編下十二葉或曰癸丑卜□貞旬亡囚三日乙卯[缺]之嬉單邑豐介于[缺]菁華

五葉

或曰其單㞢亾𢦏（簠室殷契類纂卷二）文闕有間不知諸單義為扞為獸抑借為戰金文攻戰無敵戰字作單（公伐郐鐘）一作單（公伐郐鐘及[?]鼎）則殷契曰乙午卜貞王賓單亾田（前編五之十九葉）曰[缺]子卜貞王賓單亾田（同上葉）曰戊辰卜旅貞王賓大丁單農亾尤在十一月（戩壽堂殷虛文字二葉之九）諸單字皆單之别體由王賓單王賓大丁單考之單皆人名亦不能由金文繹單之古義而金文皆借單為戰可無疑也戰爭之事攻守而已披堅執銳以破敵人兵衛者謂之攻嚴其壁壘以扞敵人戈戟者之謂守攻守之間固厲有扞衛之義戰之從單不徒取其聲亦且因其義矣自周人借單為戰而别省其上為干以為兵器專名春秋戰國承之兩漢經師述之後之言文字者遂罕知單干古本一字自單衍為單復變為單（秦嶧山碑戰字偏傍）漢世省而為單（十鐘山房印舉十周秦古印中之王單印單字如是嵒崎

藏北宋刊大徐本說文篆亦如是後更轉寫譌而作單。今通行本說文皆如是作去干之形

愈遠而誼亦愈晦矣。今為之正曰：單盾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

（闕義三頁至八頁）

陳槃曰：案單氏姬姓，無可疑義。金文中之單子、單伯，由左氏經傳之單子、單伯證之，其為姬姓之國亦甚顯然。而金文世族乃以單為姞姓，譜五、葉三一。蓋由單伯𨗨父鬲云：單伯𨗨父作仲姞尊鬲周存二、六七、小校三、八五作單白𨗨父卜中姞鬲，長安一、二四作單伯鬲。吳氏以單伯為其女仲姞作器，女子稱字系姓，故斷單伯為姞姓也。案此單伯為鄭國女作，亦可能為其妃偶作也。單子白簋云：單子伯作叔姜旅簋積古七、十二、小校九、三五等。此亦單子伯為鄭國女，或自為其妃偶作也。若曰單伯為仲姞作器，明其為姞姓，豈單子伯為叔姜作器，又明

其為姜姓乎，必不可矣」(不見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一册六二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單，大也，从吅甲，吅亦聲，闕」郭沫若謂單乃罕之初文，象捕鳥之器。朱芳圃謂單實嬰之初文，兩家之說相近，然不及丁山之有據。丁氏謂單干古今字，就字形言，單作Ұ，干作Ұ，繁簡之異也。就字音言，兩字並在古音元部，單讀tân，干讀kân，僅聲紐小別而已。就字義言，單有障蔽之義，干為楯，亦以扞身蔽目，其誼不殊。單干一字，似無可疑」

單姬姓，春秋莊元年云「夏，單伯送王姬」蔡侯匜云「蔡侯乍姬單朕匜」此姬單疑即單國之女，而蔡侯為朕鄭國女而乍器。或謂單為姞姓，陳槃非之，見不見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此匜亦足為陳說佐證(張日昇述)

a 咢 說文所無

咢作氏十五

〈2402〉「戈咢」 作氏十

〈0965〉「戈咢」 乍乙

b 咢作氏十卣

〈2576〉「戈咢」 乍氏十

c 咢作氏十觶

a 吳大澂曰『咢 按疑說文咢譁訟也周禮占夢二曰噩夢注噩當（字之誤）為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爾雅釋天在酉曰作噩釋文噩本作咢疑噩咢古通咢即噩之古文也』（愙齋七冊十二頁咢乍妣𣪕）

a 強運開曰『咢 咢乍入𣪕說文無此字吳愙齋云說文咢譁訟也周禮占夢二曰噩夢注噩當為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爾雅釋天在酉曰作噩釋文噩本作咢疑噩咢古通咢即噩之古文也運開按咢為人名吳說似可从』（古籀三補卷二第五頁）

高田忠周曰「按此字舊釋作器作哭然為哭為長說文哭譁訟也从㗊屰聲俗字作諤又作愕三國名臣序贊豈徒蹇諤而已哉注引史記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愕愕是也今審此篆从三口蓋器之省也說文吅驚嘑也㗊眾口也哭字訓譁訟从㗊為至當小篆从吅為省文也器字从㗊與囂从㗊同意囂字或省作買亦與器省作哭同例耳此篆又从乂乂即古文五字五者会易交午也亦為啎屰之意而古音五屰兩字同部哭字从屰與从乂形聲會意之指無異矣即知器為古文哭字」(古籀篇五十第九頁)

a 馬叙倫曰「器」蓋即說文之毀字甲文作[illegible] 金文㗊侯作王劼敦沈樹鏞釋㗊為鄂蓋㗊譌為噩讀若鄂故得借噩為鄂

⿱吅殳讀若穰穰音娘紐陽類噩音疑紐魚類疑娘竝為鼻音次濁

音魚陽則對轉也克鼎悤⿱吅衣厥心之⿱吅衣倫以為從女喪省聲喪

字毛公鼎作⿱吅巳蓋從⿱吅殳之聲也以此知咢為⿱吅殳之異文(刻詞五

五頁至五六頁咢⿱⿰木糸大)

⿱吅各[a]

⿱吅各 說文所無

不嬰簋 余命女御追于⿱吅各

⟨1393⟩「余命女御追于⿱吅各」

a 吳式芬曰「翁祖庚說……⿱吅各字予釋為洛者玁狁侵周在涇洛之間漢書云武王放逐戎夷涇洛之北 師古曰此洛即漆沮水也東南入于渭 此洛即漆沮水非伊洛之洛金石款識敘伐玁狁事多言于洛之陽按之古籍信而有徵而漆水出俞山俞山當即西俞故知⿱吅各為洛之借也」（攈古卷三之三．二十二頁至二十三頁不嬰敦蓋）

a 孫詒讓曰「⿱吅各為地名舊釋為洛蓋隱據虢盤為釋但雍州之洛與西俞相距絕遠雖於聲類可通而字書無此字不知从何形竊疑當為䂮之異文說文刀部剫从刀𠷎聲籀文作䂮从刧各聲丰部又有格此疑當从刀格聲此似从各从𠷎省但經典亦未見䂮地史記正義引世

本唐叔居鄂宋忠注云鄂在大夏括地志曰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碧鄂聲同或即其地但唐慈州在今山西平陽府境巳在太原之東南內地距西俞甚遠恐非玁狁之所得而至耳巳(餘論卷三第三九頁不塱敨蓋)

a 強運開曰□不嬰敨余命女御追于器丁書云借乍洛然未言本為何字運開按𢡱敨之𢡱乍□與此疑為一字又毛公鼎□辪乃辟克鼎□□乃心其下半俱敚有剝蝕疑二篆亦均从各且作𢡱敬解兩處文義又皆可通是器當即𢡱之異文也巳(古籒三補卷二第五頁)

a 強運開曰□不嬰敨余命女御追于器丁佛言云借乍洛然未言本為何字按𢡱鼎之𢡱字乍□與此疑為一字又毛公鼎

[illegible]辟乃辟克鼎[illegible][illegible]乃心其下半均微有剝蝕疑皆从⿱吅乂从各若乍⿱宀⿱各心敬解俱可通」(古籀三補卷十第八頁)

高田忠周曰「按此地名也他器文作⿱吅各下唯从口此即从各各噩古音同部此从各聲也集韻噩字或作⿰噩各亦噩異文固當从各聲之證又說文⿰噩刂籀文作⿱㓞各从㓞各聲此亦可互證矣」(古籀篇五十第九頁)

詈 a

詈 說文所無

鄦王詈戈

<3117> 「鄦王詈作行議鍨」

a

高田忠周曰「按他戈云鄦王職乍均皆王名此篆从言从吅當讙字古文說文讙譁也从言雚聲雚从吅聲故讙元从吅為聲古簡後餘猶懽古文作悹也要詈亦元同吅說文吅驚嘑也从二口讀若讙或作嚾作喧皆為俗字凡字在言部者古文多从口此古始以口兼言故也以是凡字从言又从口者其言必後世所加也然則詈亦吅字不容疑矣或云詈即諤省然諤即咢異文而咢字意主于屰古文作噩亦主于乂此篆不从屰乂非咢字明矣後漢書劉盆子傳爭言讙呼即驚嘑之謂也漢書陳平傳諸將盡讙注讙而議也霍光傳又聞民間讙言注眾聲也即讙譁之謂也吅讙同字可知矣」(古籀篇五十三第一一頁)

a [glyph] 喪 从品

旂作父戊鼎

〈0543〉「弗敢喪」

b [glyph] 毛公鼎

〈0680〉「迺唯是喪我或(國)」

c [glyph] 齊侯壺

〈2835〉「齊侯女雷聿喪其舅」「齊侯既遭洹子孟姜喪其人民都邑堇宴無舞」

d [glyph] 量侯簋

〈1218〉「量侯獻作寶尊毀子子孫萬年永寶毀勿喪」

e [glyph] 喪史寊鉼

〈2994〉「喪史寊自作鉼」

f [glyph] 南彊鉦

〈0013〉「汝勿喪勿敗」

g [glyph] 井人鐘 安害〓聖𨘋 于省吾謂即喪之繁文猶古文越之省作戉也

〈0056〉「安害〓聖趯」

〈0676〉「古故喪喪自已純祀」

〈0677〉「昏喪昧爽」

〈0678〉「用天降大喪于二國」

〈1390〉「用喪」

〈0634〉「宣喪」

e 阮元曰鄂與蕚同。汗簡王庶子碑蕚作咢。此作𠷎。俱从品从木形。(積古卷五、十五頁史寊鉼)

e 劉心源曰阮元釋喪為鄂非吳云漢印有宣曲喪史漢甗有宙喪史三字定為喪字心源攷說文喪从哭亾作[illegible]毛公鼎作[illegible]迺惟是喪我國齊侯壺作[illegible]喪其人民都邑成鼎作[illegible]天降大喪于上國量侯敦作[illegible]永寶敦勿喪並与此合(奇觚卷十八、二十頁喪史鈚)

g 強運開曰[illegible]井人鐘[illegible]疐處按當即喪之緐文喪之本義訓亡故或从走(古籀三補卷二第五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illegible]亡也从哭亡亡亦聲按古作[illegible]毛公鼎作[illegible]洹子器作[illegible]使曾鼎 說文云[illegible]明也从㸚大按㸚字說文訓為麗爾未可據見爾字條㸚大亦非義古喪爽通用井人鐘顯聖爽惠爽作[illegible]喪爽即喪之省變[illegible]省為大、四口省為四㐅又省亡與哭字相混古作[illegible]散氏器 爽訓差忒即喪義所引伸昧爽之爽訓為明古作[illegible]允敦 从日喪省聲(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喪亾也从哭亾亾亦聲也此說於理似是古必當作喪者但今存金文則不然蓋此等諸文皆从噩不从哭或云喪元从噩从亾ミ木ㄆ木皆木有枝之形从㗊以象噩柎噩字作𠵱㗊可證而噩亦省作吅與哭稍近小篆誤噩為哭也然則喪字从噩亾亾亦聲本義當謂華噩之散亾凡亾喪失喪為轉義也其實亾失義者作亾為正字喪為段借也若不然此噩與㗊通亾而驚㗊㗊然與从哭亾同易坤東北喪朋馬注失也詩皇矣受祿無喪禮記檀弓聞喪於夫子乎又喪人可無以為寶周語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漢書五行志皆喪心也皆汎義也又白虎通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亡不可復見也不直言死偁喪者何為孝子之心不忍言也儀禮目錄喪者棄亡之辭周禮喪祝掌喪祭祝號注虞祔也左文十五年傳喪親之終也此皆

謂妣亡本義之一轉耳由是觀之喪為从哭者稍似迂遠矣』(古籀篇五十第一一至一二頁)

e

高田忠周曰『按積古齋引云此[illegible]字與莽同汗簡王庶子碑莽作[illegible]此作[illegible]俱从吅从木形阮此說誤甚矣此篆从ㄋ即非之省下明从亾此非喪字而何乎然氏姓未聞有喪者但據古錄引云今所見漢印有宜曲喪吏印又呂堯僊所藏漢甎有宰喪吏三字翁祖庚說此器為桑吏寘所作桑字借為喪士喪禮注桑之為言喪也公羊傳虞主用桑注猶喪也方音同部之字皆得相借曰桑吏者穆天子傳云天子命桑虞注主桑者也桑吏猶言桑虞矣漢印有宜曲喪吏亦當是桑字之借此字阮氏為噩子必前非韋吏之而子為引申之此說或是附記備參云』(古籀篇五十第一二頁)

g 郭沫若曰『⿺走叀字原作[illegible]，分明从走从叀，字書所無，以字例求之，叀當是聲，讀為高尚之尚，或黨善之黨，均可』（兩攷一五〇頁井人妄鐘）

g 于省吾曰『詩常棣鄂不韡韡，說文引作萼，列子周穆王蘁夢注蘁當為驚愕之愕，是噩鄂古通之證，文選長笛賦注鄂直言也。言法其祖考之賢聖正直也』（雙選上一第三頁井仁妄鐘）

g 于省吾曰『井人鐘，妄寍寍，聖⿺走喪。郭沫若云，以字例求之，叀當是聲，讀為高尚之尚，或黨善之黨，均可（大系攷釋一五零）。按郭謂喪當是聲，允矣。讀尚讀黨均不可據。⿺走喪字後世字書所無，當即喪之繁構，猶古文越之省作戉也。⿺走喪應讀為爽。免𣪘王才周昧⿱喪日，⿱喪日即⿰日喪。

昧㬥即昧爽。詩皇矣受祿無喪，即受祿無爽。書偽古文仲虺之誥用爽厥師，墨子非命上作龔喪厥師。國語周語晉侯爽二，注爽當為喪字之誤也。是均喪爽音近相段之證。說文爽明也，荀子儒效明之為聖人，注通明於事則為聖人，是聖與明義相因。

（古雜四頁釋聖聽）

朱芳圃曰：說文哭部喪亾也，从哭亾，亾亦聲。羅振玉曰：喪為可驚咢之事，故从噩亾。（殷虛書契考釋中七五）于省吾曰：噩為𠁁之初文，加亾為聲符作𠁁者，為後起字。（殷栔駢枝三、二四）按羅誤形聲為會意，于混二字為一字，說雖不同，其失一也。余謂喪从亡，噩聲，取[illegible]第一音。考形聲之字有取對轉之音為聲者，如昕从斤聲讀若希，彉从黃聲讀若郭，喪从噩聲而讀為 sang，例與此同。（釋叢一八三頁）

喪

聞一多曰『金文喪字從𠱠桑從亡，乃桑之孳乳字。喪字從𠱠而讀與桑同。古禮復以桑象徵喪事。此亦卜辭眾口叢聚木間之文即桑字之佳證』(聞一多全集二第五七一頁釋桑)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喪，亡也。从哭从亡會意，亡亦聲」。卜辭作𠱠。金文始从亾聲，乃後起字。从哭之說非是。字見0137咢條。朱芳圃謂字从亡噩聲。然其釋噩則謂咢噩一字，未知噩當在古韵宵部，抑在魚部。噩聲之說大有可疑。又井人鐘云「妄𡨦𡨦聖趮」于省吾謂即喪之緐文，其說是也』

〈大24〉「天疾畏威降喪」△

〈大25〉「⿰鼎刂隹輔天降喪」△

a 走 盂鼎 <0676> 「高奔走△」

b 令鼎 <0660> 「令眾奮先馬走△」

c 元年師兌簋 <1386> 「王乎(呼)內史尹冊令(命)師兌足師龢父嗣左右走△馬「五邑走△馬」」

d 休盤 <2922> 「益公右走△馬休入門」

e 從辵 井侯簋 <1378> 「克奔徒△走上下帝無終令(命)于有周追孝」

f 召卣 <2722> 「旅奔徒△事」

g 延盨 <1483> 「走△亞鷄盉延乍盨」

h 嘉壺 <2791> 「右走△馬嘉自乍行壺」

i 敔卣 <2735> 「烏虖敔公不敢不邁△萬奉夙夜奔徒△覭公休」

j 從彳 走鐘 <0016> 「自乍其徒△走鐘」

k 大鼎 <0666> 「王召走△馬雁令取誰鵰卅二匹易(錫)大」(A·B)

m 伯中父簋 「夙夜事走考」 從二夭

「伯中父夙夜事𧻚△走考」〈1261〉

〈0497〉「[阝睪]父之走△馬畀買作[享隹]鼎」

〈1385〉「令命女汝[莽夏]嗣走△馬」

「守既令命女汝足師龢父嗣ナ右走△馬」

〈1950〉「用旅徒佰夙夕」

〈2148〉「敉不敢不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

林義光曰『說文云𡗜趨也。从夭止。夭者屈也。按古作𡗜（師兌敦）象人走搖兩手形。从止。止象其足』（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𡗜趨也。从夭止。夭止者屈也。凡趨則趾多屈。與奔同義。夭字古文作夭作犬。故走亦作赱作𡗜。元不異也。顧藹吉隸辨訂从犬非。詩緜來朝走馬。儀禮士相見禮某將走見。注猶往也』（古籀篇六十三第一頁）

高田忠周曰「按此走字最古文也。說文夊小步也。象人脛三屬相連也。彡步止也。从反彳亍為隸形。彳亍古躑躅字也。故合往彳來亍之意為行字。訓人之步趨也。凡為往來總名。又辵乍行乍止也。从彳止。即取義于踏步前進也。惟走訓趨也。从夭止。夭者屈也。夨古文或作犬。段氏云从夭止者。安步則足胻較直。趨則屈多。蓋从夭意。段說為是。而止實辵之省。走即辵之疾也。故从辵从夭會意之恉殊顯然矣。然則銘云奔走用字正形正義者也」(古籀篇六十二第二頁)

馬叙倫曰「說文走字作𧺆。金文皆作𧻚。其所從之犬實走之初文。後以形近於大及夭。故加止字。此復增彳。即行字也」

(刻詞一五八頁[辜隹]鼎)

斯維至曰「𢦏𣪕云錫汝織玄衣赤巿緇旂楚走馬宲楚走馬同是職官走趣古通走馬即趣馬也周禮屬於司馬此銘以走馬與車服同錫似甚卑微但亦有職甚尊者如休盤云益公右走馬休入門立中廷北嚮王呼作册尹錫休玄衣黹純赤巿朱黃戈琱㦸彤沙厚必緣旂郭氏疑此銘之休即詩之程伯休父又以其所錫至豐厚謂走馬之職其最高者或當於卿殆是

左右走馬與五邑走馬均見於師兌𣪕其銘云內史尹册命師兌足師龢父𤔲左右走馬左右走馬為左走馬與右走馬也有右走馬壺可證師龢父即司馬共足者續也是師兌承司馬之職左右走馬乃司馬所統屬正與周禮契合

五邑走馬以家司馬都司馬例之似五邑亦為古時之行政單位也」（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一〇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高鴻縉曰「說文𧺆趨也从夭止夭止者屈也子苟切

林義光曰按古作𧺆象人走搖兩手形从止象其足

按字原从大(人)而屈其兩手象人奔走之狀故有走意變文會

意動詞後世加意符止作𧺆止足也有行走意金文後有加辵

作𧺆止者辵亦行走意也𧺆止小篆或誤書為𧺆止說文遂誤以

為夭止後又誤書為𧺆乃解為犬止皆由未見初字故也走

字秦漢間又加聲符芻作趨後世與走字並傳」(字例四篇一八

至一九頁)

韓耀隆曰「小爾雅廣言走我也走為第一身稱代詞古書中不

常見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太史公牛馬走李善注走謂僕也張

衡東京賦走雖不敏辥綜注走公子自稱走使之人如今之言

僕矣……公子言我雖不敏於大道……金文中走用為第一身

稱代詞只有一種用法。

(一)用為詞組之領屬性加詞。

成曰不顯走皇祖穆公夾𥁕(召)先王。　成鼎

伯中父夙夜事𧺆(走)考用乍厥寶毀　伯中父毀

第二例走字作𧺆。吳闓生云成鼎有丕顯走皇祖穆公之文……此𧺆亦走字也(吉金文錄三頁三二)以上二例走用為領屬性加詞(中國文字廿二冊八頁金文中稱代詞用法之研究)

楊樹達曰「說文二篇上走部云。走。趨也。从夭止。夭者。屈也。按走从夭止會意。自來治說文者皆不能明言其義。故有謂从夭為从犬之誤者。顧靄吉鈕樹玉王筠徐灝諸人是也。有謂人疾走則足屈者。徐鍇段玉裁是也。按走與奔同義。奔字亦从夭。知走

之从夭非誤也人長踞則足屈而不伸趨走之時惟恐足之不伸焉有屈足之理知足屈之說尤非也尋釋名釋姿容云徐行曰步疾行曰趨疾趨曰走此走字之義也今學校會合競賽有競走之事此用走字恰與本義相符若通語云走路實步字之義非㠯走字義也字从夭者說文云夭屈也从大象形尋大象人形則夭亦謂人蓋謂屈身之人也凡人疾走時必少屈其身向前以取勢決無胸腰直挺者此奔走二字从夭之說也走又从止者止謂人足趨走以足故从止走从夭止會意與見从人目企从人止卬从匕卩眉从尸自吠从犬口狊从犬目臭从犬自狧从犬舌虓从虎口鳴从鳥口瞿从隹䀠般从舟殳字之構造全同意謂屈身之人以足疾走耳夭為屈身向前而篆文夭字向右屈者王筠謂字無前後故向右屈之其說至當無可易矣

（小學八二至八三頁釋走）

〈大9〉「啚旋徒△奔走令命」〈大16〉「嗣馬井白口入右徒△走」「王乎作冊尹口口冊命徒△」「徒△敢拜𩒨首」「徒△其眔乎子々孫々萬年永寶用」〈大26〉「徒△走馬」

[illegible] a 趣

[illegible]侯盂

〈1327〉「[illegible]侯少子析乙亥考孫吕巨鐘趣△取吉金」

a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趣疾也从走取聲朱駿聲云字亦作足作趣聲類足音局促之長周禮縣正趣其稼事禮記月令趣民收斂段借為趣詩棫樸左右趣之緜來朝趣馬又列子湯問汝先觀吾趣注行也又為取莊子齊物論趣舍不同又為騶周禮趣馬書立政趣馬詩十月之交箋中士也掌王馬之政此攷至當此銘云盒趣亦當讀為合取即與莊子相合』(古籀篇六十三第六頁)

[a] 越 國名不从走 碧落碑作戉

戉 者沪鐘 戉字重見

〈1658〉「隹戉十有九年」(A·B)

[b] 越王劍 从邑

〈3153〉「戉王者旨」「郕王口口」

越姒姓始封夏后少康子甲骨文有西戉其地望在今山西平陸縣已有西越殆亦必有東越春秋大事表譔異冊五四〇〇頁云「禹夏興于西方蓋其苗裔有遷居曹縣者舊號仍而不改亦稱曰越自不能無東西之分然則曹縣之越蓋出于平陸之越亦即先有西越繼有東越……厥後則又稍遷至懷遠遠穆王時則已達于會稽故穆王乃東渡江以伐之」(張日昇述)

趞

趞曹鼎

<0656>

「井白入右趞△曹立中廷」「易錫趞△曹載市」「趞△曹拜䭫首」(A)「史趞△曹易錫弓矢、虎盧𥶄盧 囗囗 百 十又」「趞△曹敢對曹(三字原衍)拜䭫首」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趞趬趞也 一曰行皃 从走昔聲 依𢓊起古今字之例 即知遣趞亦古今字也 其訓行皃 辵遣而行皃也 趬趞雙聲連語 此為叚借義耳」(古籀篇六十三第九頁)

a [字形]

趯 毛公鼎

<0680>

趯△ 懼

a 徐同柏釋趯曰『讀如懼義與懼近』(从古卷十六、二十六頁周毛公鼎)

a 吳大澂曰『說文趯走顧皃讀若劬此趯字當讀如恐懼之懼』(愙齋四冊六頁毛公鼎)

a 吳大澂曰『[字形]毛公鼎烏虖[字形]余小子家湛于囏趯字之省文或借作恐懼之懼』(古籀補附録二頁)

a 劉心源曰『趯說文云走顧皃義与懼略通』(奇觚卷二、四七頁毛公鼎)

a 強運開曰『[字形]毛公鼎烏虖趯余小子家湛于囏吳愙齋云說文趯走顧皃讀若劬此趯字當讀如恐懼之懼』(古籀三、補第五

高田忠周曰『說文䢲走顧皃从走瞿聲讀若劬蓋謂瞿為鷹隼之視也从隹䀠聲䀠為左右視也从二目瞿讀若章句之句䀠讀若拘即知䀠瞿䢲三字音義相近心有所恐懼矣故左右視也心有怒者亦同故鷹隼有所疾視謂之瞿瞿視自有所警戒也夫有所儆戒也故走且顧謂之䢲也䢲懼亦音義相近矣又按此篆瞿下有丬形實是矍省文說文又有⿺走矍字訓大步也从走矍聲然矍从瞿聲且據㩴攫當為同字钁鑺⿱䀠金為同字懼愳為同字又或作戄⿺走矍亦䢲異文無疑矣其訓大步者即躩字段借義也又或謂古足彳走辵諸部皆通用同部有同聲字概元同字說文忂行皃从彳瞿聲又躣行皃从足瞿聲又躩足躩如也从

足矍聲元皆同字行皃者字之通義走行且顧眄於䀠瞿字見其義趯躩𢖺當其原形耳」（古籀篇六十三第一〇頁）

張之綱曰「徐同柏釋趯讀如懼據古讀爲趯寒齋从之云說文趯走顧皃讀若劬此當讀恐懼之懼孫同云此卽趯之省徐釋趯非」（斠釋四頁）

α 高鴻縉曰「吳清卿曰說文趯走顧皃讀若劬此趯字當讀如恐懼之懼劉幼丹曰意與懼略通王靜安未釋隸定為趯縉竊疑之以為諸家均以〓字形似說文之趯由趯以牽合文意通懼但懼字之音在瞿瞿字之音在䀠說文䀠左右視也从二目……讀若拘又若良士瞿瞿九遇切今〓僅从一目一目究非二目不得有瞿瞿之音字形字音俱與瞿別何能通懼獨王氏矜慎

隸定趯而不釋，蓋亦慮一目非二目也。詩周頌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書文侯之命：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此詩與書前人注，一為成王語，一為平王語。是閔予小子一詞為周天子於國家變亂後誥命之習語，可斷言也。𦦵字雖不可識，倘謂从趡目聲，有何不可。字以目為聲，則與閔通，況此𦦵余小子又在烏虖之下，一如文侯之命，讀為閔予小子，即亦可通。（毛公鼎集釋八○頁至八一頁）

遷 从辵走廴二部相通

曾子遷簋

〈397〉 曾子遷之行臣簋

0149 趛

a 趛 師趛鼎 「師趛作文考聖公文武聖姬尊彝」〈0624〉

b 趛 伯趛父盨 「白趛父作寶毀」〈0173〉

c 趛 克盨 「王令尹氏友史趛典善夫克田人」〈1496〉

d 趛 姬趛母鬲 「姬趛母作尊鬲」〈0727〉

e 趛 師趛盨 「師趛作楷姬旅盨」〈1486〉

d 阮元曰「鋋字从金从趆古走旁又旁每通用」（積古卷七、二十二頁姬鋋母鬲）

a 徐同柏曰「从辵从辵古文越亦作越起亦作起當吕从辵為正說文趛低頭疾行也廣韻牛錦切音僸」（从古卷十二、二頁周師趛鼎）

吳大澂曰「□ 趛字說文所無師趛鼎 □此亦趛字阮相國釋作趛姬趛毋禹」(古籀補附錄八頁)

高田忠周曰「按阮釋作趛云古走又通用非此明趛字也說文趛低頭疾行也从走金聲此唯走字从辵」(古籀篇六十三第一一頁)

趩 王孫鐘

〈0.6.〉「嚴䛴趩△〻△」

趩盨

〈1361〉「咸井弔叔入右趩△」「王乎呼內史冊令命趩△更且祖考般」「易錫趩△戠衣」

「趩△拜稽首」「趩△蔑曆」

b 方濬益曰「說文趩行聲也一曰不行皃按石鼓文云其來趩趩與不行之訓殊不合當以行聲為古義」（綴遺卷十八．二十三頁趩尊）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趩行聲也从走異聲讀若敕一曰不行皃又趩趨進趩如也从走翼聲段氏趩下云石鼓詩其來趩〻按趩字鍇本在部末疑趩趩本一字而二之如水部之潩瀷也古華山農石鼓文章句注疏云許說趨進趩如也今論語作翼釋

詁翼敬也釋訓肅肅翼翼恭也詩文王傳云翼翼恭敬兼用詁訓二文也義疏翼通作⿺走翼銘意即與釋訓同而趩為正字翼為借字⿺走翼即翼字異文今本說文先脫趩字後人以⿺走翼補之小徐又補趩于部末遂使二字分別蓋疑舊本作趩行聲也从走異聲讀敕論語曰趨進趩如也一曰不行皃又按凡經傳翼字金文皆作異趩亦从異為是⿺走翼斷非古字也(古籀篇六十三第一二頁)

a 楊樹達曰：趩字說文訓行聲，又訓不行貌，與此文義皆不合，余疑當讀為⿺走翼，說文二篇上走部云，⿺走翼，趨進⿺走翼如也，从走，翼聲。(積微卅八頁王孫遺諸鐘跋)

李孝定曰『走部趩行聲也一曰不行皃从走異聲讀若敕。段注云按趩字鍇本在部末疑趩趩本一字而二之如水部之瀷潩也。

王筠繫傳校錄云趩大徐在赽下。玉篇趩在後增字中引說文。蓋說文本無後人增之故顧氏不收孫強輩乃收之也。（定按王氏此說與其句讀說互異句讀說是也）趩字下之大徐移於前。泯其隙矣趩與趩相似玉篇亦在後收字中云趨進皃。不引說文。且論語趨進翼如也。如作趩反不明了。殆亦後世分別字羼入說文者乎。

按王氏謂論語趨進翼如也如作趩反不明了。說有可商。蓋混言之。凡敬皆得曰翼。析言之。趨進敬慎曰趩。曰趨進翼如則可。曰有嚴有趩則不可者。混言析言之別也。王孫鐘云畏𢘅趩趩。

愙齋一卷。二至五葉。

石鼓文云其來趩趩

鐘銘疑當讀為異訓敬非趨進敬慎之義知者銘云……用𤔲眉壽余冐龔[illegible]辟長嬰趩趩肅悊哲聖武惠于政德愗于威義儀誨猷猷不飤飭……

辭中固無趨進之意也鼓文則與論語趨進翼如之意相合金石文已有之知說文之趩非後人妄增也當解云趩趨進敬慎皃論語趨進趩如也从走从異異亦聲一曰行聲也一曰不行皃趩字或从翼（集刊第三十四本下冊四四三至四四四頁說異）

[a] 趙

禺邗王壺

<2820> 「為趙孟庎邗王之惕金」

0152 𧼢

趠[a]

趠　趠鼎

<0636>「厚趠又有償見于遣公趠用乍作厥文考父辛寶障齍鼎」

[a]徐同柏曰「趠一作逴同踔」（从古卷十三、十頁周厚趠鼎）

[a]吳大澂曰「說文趠遠也小篆𣆑从甲古文从十不从甲石鼓文丞彼淖淵之淖亦从卓」（愙齋五册十三頁趠鼎）

高田忠周曰「說文趠遠也从走卓聲按趠與逴本同字無疑但與足部踔不同」（古籀篇六十三第一二頁）

a [glyph] ⿺走雚 弔多父盨

〈1276〉「師⿺走雚父孫₌叔多父作孟姜尊簋」

b [glyph] 又盨文 从走

〈1276〉「師⿺走雚父孫

₌叔多父作孟姜尊簋」

a,b 強運開曰『[glyph]叔多父敵』[glyph]叔多父敵盨文从辵與从走同意吳書謂⿺辵雚當即逭之古文爟誤」(古籀三補卷二第六頁)

a

䢔 䢔

䢔罍

〈2857〉「䢔作文父戊障彝」

a 䞨 䞨行鼎

<0172> 䞨 行

b 䞨行盨

<0888> 䞨 行

c 父丁鼎

<0274> 亞中䞨 父丁

d 虢季子白盤 䞨䞨子白 獻馘于王 ... 尚

桓桓同義 我傳或兄 說文引作桓

<2925> 䞨䞨 子白

e 秦公簋 剌剌䞨䞨

<1382> 剌剌 䞨䞨

f 封仲簋

<1319> 封中（仲）乍朕皇考䞨中（仲）鼎彝尊簋

g 曾姬無卹壺

<2828> 聖䞨之夫人曾姬無卹

h 陳侯因資錞 皇考孝武䞨公 恭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桓公午

<1503> 皇考孝武䞨公 用乍（作）孝武䞨公 祭器鐘 ... 銅 䞨

i 者沪鐘

<0058> 䞨䞨 孫心學 (A.B)

j 史䞨簋 从辵

<1137> 史䞨乍 寶簋

k 䞨戈

<3113> 䞨貞口大 口口用戈

<0678>「不顯趄皇且(祖)[illegible]公先夷紹先王」<0762>「趄(行止)」<1630>「趄(行止)」<2218>「趄(行止)」

阮元曰「趄同桓。書牧誓尚桓桓。說文引作尚狟狟。左莊二十二年傳。及陳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杜注。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銘云。陳狟子之裔孫。著其始大之祖也。」(積古卷七、十頁陳逆簠)

ㄙ吳式芬曰「陳壽卿說……趄同桓書牧誓疏釋訓云桓桓威也詩序云桓武志也桓又作狟說文狟从犬亘聲周書曰尚狟狟」(攈古卷三之二 四十七頁虢季子盤)

ㄙ吳大澂曰「趄即桓桓書牧誓尚桓桓傳云桓桓武貌詩泮水桓桓于征傳桓桓威武貌說文狟犬行也引周書尚桓桓盖許氏

所據之本如此走部趄下趄田易居也與此異解』(愙齋十六冊十一頁豨季子白盤)

a 商承祚曰『𢓊字亦見甲骨文即說文之趄字古文走辵同字故趄亦能作𨒺也』(十二栔七頁𨒺行𠀇鼎)

楊樹達曰『說文二篇上走部云趄趄田易居也从走亘聲今按義為趄田而字从走形義不相傅合此當為盤桓之桓本字易卦屯初九云磐桓利居貞釋文引馬融云磐桓旋也書禹貢云西傾因桓是來水經桓水注引鄭注云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尋地之盤曲旋回者行人不易前進故盤桓有不進之義義涉行止故其字从走也

甲文有𧺠字羅振玉釋為趄字是也其字从止而指或向右或向左尋甲文止字之方向皆有義寓其間一止或二止向口為

正為征行之征之本字。二止背口為韋為違離之違之本字。陟則二止皆向上，降則二止皆向下，並其例也。豈字所从之止左右向者，正表盤桓旋曲不遽前進之義也。甲文它字作芚所从之止字大抵作左右向（甲骨文編載芚字八十餘字所从之止字左右向者八十一字，向上者僅二字）蛇本無足，而字特从止者，制字者欲以旁向之止表蛇行時左右屈曲向前之義耳。以芚豈二字互證其事至明，而趄豈為盤桓之桓之本字愈亦顯矣」（小學五二頁釋亘）

〈大46〉「余陸趄子之裔孫」〈大50〉「唬䫌夙夕剌々趄々」

⿺走巸 說文所無

王孫鐘 皇〻⿺走巸〻

〈0060〉「⿺走巸〻」鉈〻

从配

沇兒鐘 〈0052〉「⿺走巸〻」

方濬益曰「⿺走巸即熙，左襄公二十九年傳曰廣哉熙熙乎。按皇皇有大誼，皇皇熙熙言聲之大且廣也」（綴遺卷二十六頁郤王子沇兒鐘）

強運開曰「⿺走巸 王孫鐘龢龢⿺走巸⿺走巸，說文無此字，當即熙之籀字」（古籀三補卷二第六頁）

〈大38〉「鼓〻⿺走巸〻」

[illegible]

趨 趨

說文所無

趨 鯀

<2277>

「趨作日癸

寶障尊彝」

⿺走馬　說文所無

「宋⿰爿⿱虫口公之孫⿺走馬亥自乍（作）會（膾）鼎」〈0573〉

⿺走馬亥鼎

a 郭沫若曰「⿺走馬字字書所無、疑是官名走馬二字之合文。」（兩攷一八四頁⿺走馬亥鼎）

[illegible]

趩　說文所無

趩簋

<0679>「迺[illegible]又旂眔趩金」

<1363>「[illegible]中叔右趩即立位」「趩趩拜䭫首」

強運開曰『[illegible]趩鼎說文無此字玉篇云胡亥切音孩走也』（古籀三補卷二第六頁）

高田忠周曰『按此銘篆法放散灑落與邾大宰簠相似頗為珍迹趩說文無之玉篇趩音孩走也此許氏偶遺脫矣葢从走豈聲』（古籀篇六十三第一八頁）

⿰止童

⿰止童 从止从童經典通作踵考工記輈人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注踵後承軫者也

毛公鼎 金歱 金彖

〈0680〉 ⿰止童△金 踵

a 吳大澂曰「⿰止童即踵輈末也周禮考工記輈人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注踵後承軫者也說文歱跟也踵追也一曰往來皃是輈末之⿰止童當从止不當从足也」（愙齋四冊九頁毛公鼎）

a 高田忠周曰「按古童重通用例見動字又蕫董衝衝同字皆其一例也說文歱跟也从止重聲廣雅⿰止童迹也又足部踵追也从足重聲一曰往來也蓋追迹即跟義一轉⿰止童踵元當同字耳此銘義吳大澂云古⿰止童字从止从童經典通作踵考工記輈人五

分其頸圍去一以踵圍注踵後承軫者也似是孫詒讓欲讀為

轒亦通劉氏奇觚室文述从吳氏為妥當矣』(古籀篇六十二第

一九頁)

α

高鴻縉曰吳清卿曰𨂴即踵輈末也周禮考工記注踵後承軫

者也縉按輈與轅同用單曰輈雙曰轅輈前細而曲輈後粗而

直故名其後末曰踵』(毛公鼎集釋一〇五頁)

歬 兮仲鐘 〈0034〉「用侃喜前文人」

歬 追簋 〈1355〉「用享孝于前文人」

歬 善鼎 〈0673〉「唯用妥綏福虩乎歬文人」

〈0004〉「用喜侃歬前文人」〈0056〉「用追孝侃前文人」「前文人其嚴才在上」〈1313〉「隹用妥綏神褱懷虩乎歬前文人」

林義光曰「說文云歬不行而進謂之前从止在舟上按古作歬（兮仲鐘）象人足在舟上前進之義經傳假前字為之」（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歬不行而進謂之歬从止在舟上蓋止者人也人不行而舟進行會意甚顯經傳皆以前為之前即翦本字」（古籀篇六十二第二〇頁）

楊樹達曰「郭晉稀又嘗說歬字，謂許說止在舟上，舟非舟船之舟，說文履下謂舟象履形，歬字謂止在履上耳，古人入室則脫履，止在履上，故為歬也」（小學八九頁釋歬）

歷[a] 歷 不从止 毛公鼎 厤字重見 〈0680〉「今厤△自」

歷[b] 禹鼎 〈0678〉「至于歷△內」

高田忠周曰「說文歷過也从止厤聲止者足也字義元謂行步經歷厤訓治也不得謂有會意者此厤疑為秝叚借秝者稀疏適秝也禾植于田橫縱齊列也然歷元當作𣦼足迹所經秝秝然可見之意形聲而兼會意从厤者以取于茂美此例極多歷義如此轉為凡經歷義也」(古籀篇六十二第二〇頁)

a 歸 不从止 自

女帚卣 帚字重見

〈2586〉「女帚庚 聿 ……」

b 矢方彝

〈2446〉「明公歸△自王」

c 矢尊

〈2152〉「明公歸△自王」

d 毓且丁卣

〈2709〉「歸△□于我多高□山錫嫠」

e 令鼎

〈0660〉「王歸△……」

f 自諆

小臣謎簋

〈1357〉「雩……復歸△」

g 㫃伯簋

〈1389〉「王命仲致歸△㫃伯貔裘 王……歸△夆敢對揚天……」

「子子孫孫不称魯休 子孫歸△夆 其穩萬年日用享于宗室」

h 叔子卣

〈2718〉「王令士衛道歸△饋叔子麗三」

i 不嬰簋

〈1393〉「余來歸△獻禽」

j k 萬簋

〈1341〉「王命萬眔叔……歸△吳姬飴器」(A·B)

l 歸父盤

〈2912〉「齊大宰歸△父……為忌盟盤」

〈0814〉「王尸方𥁕𨊠歸△𤔲鑄其寶」〈2837〉「歸△獻〔于霝〕公之所」

方濬益曰『歸，貉子以三鹿，廣雅釋詁歸遺也，國語晉語敢歸之下執政注歸饋也，書序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史記魯周公世家作饋，論語歸孔子豚，孟子注亦引作饋』（綴遺卷十二、十一頁貉子卣蓋）

林義光曰『說文云，歸女嫁也，从止，婦省，𠂤聲，按古作𡚱（不𡢁敦）亦作𡚱（歸父盤）从婦省，从辵，𠂤聲省，作𡚱（諆田鼎）』（文源）

郭沫若曰『古有歸子國，其故地即今湖北秭歸縣，水經江水注於又東過秭歸縣之南下，云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即夔，歸鄉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于夔，為楚附庸，後王命為夔

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本銘王称莽伯之祖來自他邦輔翼文武、莽伯又自称其國為小裔邦、均与此說相符。』(兩攷一四七頁至一四八頁莽伯毁)

K 郭沫若曰『𨑞是歸之異文、歸从帚𠂤追聲、此从帚遂聲也。』(兩攷二〇一頁齊大宰盤)

高鴻縉曰『說文 歸 女嫁也。从止 从婦省𠂤聲。𨑞 籀文省。舉韋切。

按字原从婦省𠂤聲。周時亦有變為 𨑞 者从婦省追聲。其作 𨑞 者亦从婦省遂聲、遂古與追音意皆同、小篆偏旁作𠂤止。𠂤止亦古追字。』(字例六篇二三二頁)

<大2>「中乎(呼)歸△饋生鳳弙王」<大9>「唯歸△」

登 車父丁觶

〈2414〉車父丁 □□登

亞中登 簋

〈0555〉亞形 中登

邙父 簋

〈1001〉邙父

亡東 登 吉

孳乳為鄧 鄧孟壺

〈2803〉登鄧孟作監 嫚尊壺

鄧伯 氏鼎

〈0579〉隹登 八月初 鄧

登鼎

〈0162〉登 □

甲侯 簋

〈1064〉甲侯作 登□簋

鄭鄧 叔盨

〈1467〉奠登叔 作旅盨

散盤

〈2927〉登登于厂湶 登桴降棫二弄 陟州剛

鄧公 簋

〈1277〉隹登九月初吉不故 屯夫人始作 登公

復公 子簋

〈1257〉作我姑登 孟媿媵簋

陳侯因資鐘以登以嘗禮記月令農乃登麥注進也經典以丞爲之爾雅釋詁丞進也詩信南山是丞是享傳丞進也春秋繁露四祭冬曰丞丞者以十月進初稻也皆與登同訓

燕台

陳侯午鐘

〈1503〉「台以登彝燕」

台以嘗

〈1501〉「台以登彝」

陳侯午鐘

十年陳侯午鐘

〈1502〉「台以登彝登」

台以嘗

嘗(A.B)

姬鼎用登用嘗 从米

〈0620〉「用𤔲登」

用嘗

登伯

〈1449〉「登白作」

蛘隋用

盂爵

鄧伯二字合文

〈1850〉「王令盂寧」

鄧伯

登伯

〈0714〉「𢍰登白伯作弔叔」

登白伯冂弔叔𡢁𣄸作寶鼎

〈2048〉〈0047〉「其登于上下口口」

登𣄸旅彝

〈3023〉「富子之上官」

〈0561〉「奠鄭」

𡩜之畫口𨭃鉄十台口大登之從鉄登其弨」

K 阮元曰「案登字从収、䉼文見說文、薛氏款識齊侯鐘齊侯鎛鐘登字皆如此。此登公子當是鄧國之公子、鄧曼姓、為楚所滅、見左氏傳」（積古卷六、十一頁至十二頁鄧公子敦）

a 方濬益曰「字為兩手拱豆之形、說文𢍺禮器也从廾持肉在豆上讀若鐙、此省肉、或是豆之異文、中有點象豆之有實、與說文所收古文𤼷同意」（綴遺卷二十三、十六頁雞彝形父丁觶）

l 劉心源曰「𢍺䉼文登、見說文、古刻烝嘗字作[illegible]、𢍺䉼文登字从之、故以𢍺為烝」（奇觚卷四、十四頁陳侯因𬁡敦）

劉心源曰『登从𣥠即癶从𠙴即豆又从𠬞𠬞籀文登字見說文此用為鄧詳盂爵或釋燕或釋招皆非』（奇觚卷八四頁鄭鄧伯鬲）

林義光曰『說文云登上車也从癶豆象登車形按豆非登車形古作□散氏器作□陳侯因資敦作□登器丁从兩止兩足形也𢍏聲𢍏見𢍏字條說文云癶足剌癶也从止𣥚讀若撥按即登之偏旁不為字』（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登上車也从癶豆象登車形籀文作𤼵从𠬞此解恐有誤今依此文登字元从癶𢍏省聲許氏𢍏下云讀若鐙是𢍏登音近之證也或省作𢍏實借𢍏為之又或省作登許氏謂豆為登車形於物理遠矣若強牽援許說當云周禮隸僕洗乘石司農注王所登上車之石也豆以象石此為象形段借也然殷商卜辭既如此作又盛周金文亦如左絕不作登許說

遂不可信矣』（古籀篇六十二第二七頁）

「容庚曰『登進也經典以烝為之詩信南山是烝是享傳烝進也』（寶蘊七五頁周陳侯午簋）

陳夢家曰『春秋桓七鄧侯吾离來朝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鄧縣云故國春秋之世與楚為隣實與楚同姓楚世家鄧侯不許也集解引服虔曰鄧曼姓西周晚期之鄧孟壺（夢續25）及鄧白氏鼎（夢1.12）兩器出於陝西陝西金石志說壺出土厔盩鼎則光緒中武功出土傳世又有復公子白舍毀（攈古2282）稱我姑登孟媿則鄧為鬼姓是西周之鄧或在陝境』（金選一〇三頁西周銅器斷代孟爵）

812(2.392-0164)

馬叙倫曰「𤼲字見說文為登之重文，王國維謂從𣥠𢍏省聲，倫謂從𣥠𣪘聲，𣪘字說文不錄，甲文有𣪘𣪘𣪘，即其字，蓋從殳豆聲，倫疑為說文𢍏之轉注字，今杭縣謂取水曰兜水，北平謂之快水，音在葵槐間。倫謂兜當作𣪘，快當作𢍏，此銘中蓋借為𤼲，𤼲蓋從半𣪘聲，說文所無，甲文有𡽥，即其字也，𤼲為烝嘗之烝本字，或作𥛱，亦見甲文，此言𤼲𣪘蓋祭器，或曰，𤼲讀為烝熯之烝」（刻詞八八頁𤼲侯𣪘）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登，上車也，从址豆，象登車形，𤼲籀文登从収』，又『𢍏，禮器也，从廾持肉在豆上，讀若鐙同』，金文編登字下容庚並收𢍏𤼲兩形，楊樹達甲文說亦謂舊釋分𣪘𣪘為二文，別釋𣪘作𢍏非是（甲骨文字集釋四六五頁引）。然李孝定謂「𣪘𣪘兩字在卜

辭之用法惟𢍏字辭義較明。𤼷字有一片為人名。其他則辭不明。然兩字辭例無相同。已足證楊說之誤」甲骨文字集釋四六八頁。李氏據卜辭辭例證明兩字有別。而𢍏之字義乃為薦新之祭。經典以烝為之。烝當讀為𢍏。篆體當作𢍏。今隸當作登。與訓上車之登異。登車字所从豆乃象乘石之形。非俎豆之豆。李氏區分登𢍏其言至塙。囿于繫傳乘石之說。而曲解字形則殊為可惜。若豆為乘石則字當如篆隸作登。不从𠬞。蓋乘石置地則可。若使人以手奉之則登車反難。而卜辭及金文登字必从𠬞。故疑字實从𣥠豆聲。甲骨文𢍏𤼷兩字分用。至周代則漸混。如鄧伯氏鼎鄧作𢍏而鄧公簋則作𤼷。薦新祭之𢍏遂添肉旁作𢍏以別於从𣥠之登也。」

〈大6〉「隮登于大服」〈大45〉「余用𢍱登屯純厚乃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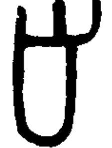
步 子且辛尊

〈2020〉 子且 辛步



爵 父癸

〈1803〉 步 父癸





爵文

〈1538〉 步

方濬益釋足迹形足迹形曰「足迹形彝器銘習見此作兩足迹形者詩下武繩其祖武毛傳武迹也又禮記曲禮堂上接武鄭注亦曰武迹也足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堂下布武注布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按此兩足迹正似布武之形為祖作器所以示繩武也」（綴遺卷十七、十三頁祖辛足迹尊）

劉心源曰「兩足迹……近人謂足迹取繩武之義又謂兩足迹即世、二字余案古刻止字多為足迹（詳癸鼎）而世作止止与止作

止形同至伯𩰫敢世作止直呂反足為之竝詳師遽敢故知足迹為世之說不為無據攷古者博涉互參自不河漢斯言』(奇觚卷五三頁祖辛尊)

林義光曰『說文云步行也从止少相背按从兩止象兩足形』(文源)

a 高田忠周曰『按明是步字也劉云二足迹非說文步行也从止㞢相背此篆形正是也禮記祭義跬步而不敢忘孝也釋文用舉足為步亦與字形合也』(古籀篇六十二第二九頁)

高鴻縉曰『說文步行也从止㞢相背 薄故切

王筠曰背當作承是一步也 又曰 止象足形本不分左右若以

兩足取象則必分左右矣

羅振玉曰案步象前行時左右足一前一後形

按步从兩足前後錯縱會意動詞甲文亦有作⿴行步者加行步行於路上也其意無別後人益足旁作踄說文踄蹈也从足步聲旁各切楊遇夫曰踄與步當為一字是也」(字例四篇二八頁)

楊樹達曰「說文二篇上步部云步行也从止㞢相背薄故切按止㞢皆象足趾左右異向者一象左足一象右足也步字止在上㞢在下象左右二足前後相承之形許君云从止㞢相背非也禮記祭義篇云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釋文云頃讀為跬一舉足為跬再舉足為步小爾雅廣度云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倍跬亦謂再舉足也以再舉足釋步較許君泛訓為行者

其於字形尤為密合也。(小學八四頁釋步[illegible])

a 歲 毛公鼎

〈0680〉「用歲△」 用政征

b 為甫人盨

〈1461〉「邁萬歲△」 用尚

c 尚鼎

〈0679〉「筲饉歲△」 歲弗賣償 「□如來」

d 國差譫

〈2999〉「國差立事歲△」

e 陳猷釜

〈3019〉「陳猶立事歲△」

f 子禾子釜

〈3020〉「□□立事歲△」

〈2149〉「冬歲△无疆」

〈2825〉「隹王五年奠□陳𡏸再=再立事歲△」

〈2830〉「歲賢鮮于」

〈2923〉「冬歲△無疆」

d 高田忠周曰「按字義明為歲而字形不然此从匚从歲字書無之古逸文也但从歲聲故得段借為歲也其義無可徵矣愚竊謂从匚與凵同意凵即⿱竹去字正文象形⿱竹去盧飯器以柳作之食在器中傷熱也从匚歲聲與从食歲聲之饖同饖歲固當通用

』矣（古籀篇二十一第三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从步戌聲。按古作歲（毛公鼎），从二止，戌聲。歲聲之字，如噦、翽等，皆與戌雙聲。曾鼎「來歲弗償」。借䟕為歲（毛公鼎「用鉞用征」）。復借歲為鉞，歲越同音，即越之古文。二止（足跡）象踰越形，變作歲（曾鼎），或作[illegible]（大敦），从走从[illegible]月聲』（文源）

饒宗頤曰：『說文歲，木星也。越曆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从步戌聲。沈括夢溪筆談：歷法步歲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抵至明年冬至所得長，刻衰杪謂之斗分，故歲文從步從戌，戌者斗魁所抵也。此釋歲字从戌之義，以戌為冬至所抵也』（集刊第

勞榦曰「說文步部：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編陰陽，十二月一次。从步戌聲。律歷書名五星為五步。按五星水金火木土五星也。水為辰星，金為太白，火為熒惑，木為歲星，而土則填星也。其中惟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歷二十八宿。說文言十二月一次，言一周天十二分之一，凡三十二度也。然歲字實不指歲星。若指歲星，則歲字从步實無以概歲星之行歷，而步字分而為二列於戌字之中央，尤不可解。

金文歲字多从戈从戊而不从戌，已可見許君戌聲之說未確。

而甲骨中歲字則絕多數作𢦏或戉，偶有作𢦏或戉形者。其作𢦏者與小篆及金文歲字最為相近，但內部乃象兩足形，非步

字而其外則僅能釋為戌字，非戌字也。其有或體□或□（楚帛書有作戠字者，上部口形為止字所變，下部月字。此亦歲字，蓋由歲即從☽形而來。商承祚及嚴一萍釋歲是）為積月而成，羅振玉氏釋為月非。

甲骨文之□及其異體之當釋為歲，已成定論，無人為之爭辯者。今所論者，即何為從戌之問題，以及何為其中有二小點之問題。

先論何為從戌，郭沫若曰：

既知歲本戌之別體，則必先有歲星而後始有年歲……蓋歲星之運行本以螺旋形而前進，故此地上視之，每贏縮不定，而光度亦明暗無常，古人甚以神異視之……（此說非也，辰星及太白有逆行，而歲星則不逆行（見漢書律曆志），辰星太白有圓缺，光度亦有改變，謂古人因此以神異視歲星，失之無據）中國亦猶是，星河圖云蒼帝神名靈威仰，周官小宗伯鄭注五帝蒼

曰靈威仰蒼帝即木星名之曰靈威仰正言其威靈之赫赫可畏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歲月日與星辰並列而在歷數之外則知歲即歲星而居於首位在日月之上下文王省為歲卿士為月師尹為日庶民為星以王卿士師尹庶民配歲月日星示有威嚴存之等級亦其明證也……如此尊重歲星而崇仰之則以戉以名之或為符徵者固其所宜史記天官書謂歲失次以下生天棓彗星天攙天槍除彗而外歲之變形均為戎器之象則歲之為戉可想見矣且歲星主伐其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主伐亦歲本為戉之一證也由歲星再孳乳而為年歲字者歲星之運行約十二歲而週大古人即於黃道附近設十二標準以觀察之由子至亥之十二辰是也歲徙一辰而成歲故歲

之歲孳乳為年歲之歲（見甲骨文字研究第一卷）

按郭氏論據蒼帝靈威仰在漢時為緯書五方帝之一但五方帝非即五星與歲星無干洪範之歲釋為歲星確為懸解但歲星與王並非以戉為表徵證據不足仍不足以為徵信也

至於唐蘭在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中所論則以為

戉者戊之異文……字或作𢦏即十干日名之戊字者沔鐘越字作戊則戉戊本一字也由𢦏形而小變則為𢦏增點則為𢦏古文字往往增點為文飾無意義……𢦏當讀為劌劌也謂劌牲以祭也墨子明鬼引逸書曰吉日丁卯用代祀社方歲於祖若考以延年壽此謂代人以祭於社若方歲牲以祭祖若考也洛誥云戊辰王在茲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墨子明鬼及尚書洛誥文皆由郭氏徵引唐氏再轉引墨子引逸書原文為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於

社者考以延年壽孫貽讓校以為周代祝社方疑為周代祀
社方而歲於社者考疑為歲於祖若考言薦歲事于祖及考
也少牢饋食禮周薦歲事于皇
祖伯某郭唐二氏均不引此段
烝為彝登新米之祭也祭即
卜辭之取以肉祭也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者歲用騂
牛於文王武王各一也……舊以祭歲連讀者誤鄭玄曰歲成
王元年正月朔日也蓋以烝祭上屬其解歲字亦誤蓋商周
舊典漢儒已多不能知矣

今案墨子閒詁孫貽讓校語曾引儀禮少牢饋食禮用薦歲事
于皇祖伯某歲事言一歲之事不作劌解郭唐兩氏均不徵引
尤其唐氏當道及而不曾道及更有埋沒反面證據之嫌至於
洛誥一章已成單文孤證鄭玄所解並非全不可通唐氏於此
不作疑解而曰蓋商周舊典漢儒已多不能知矣亦不免有率
爾命辭過於自信之嫌今案唐氏釋歲為劌訓割截之義誠屬

非常有用。但墨子及洛誥兩殺，皆當訓歲年之歲，而不當訓劌割之劌。而況甲骨以迄篆書从兩足形之步字，若依照唐氏殺牲為祭之說，更不可通。尚不如郭氏歲星之說猶有故訓為據也。

今再論甲骨歲字中之兩小點，此亦為甚難解答之問題。除葉玉森根據幼衣戚之二小點為偽刻，已由于省吾證明，不當計入外，郭沫若謂斧身中央每設一圓孔，以便懸掛，點而二之，蓋由左右透視之故。唐蘭則謂增點為文飾，原無意義。于省吾則以為（郭說在甲骨文字研究第一卷。唐說在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第三十頁，已見前引。于說見殷契駢枝續編）其曾買得一古斧，其形為□，其上下刃曲迴，甲骨歲字中之二小點正類此。今按郭氏所說者，實為一孔，指為兩孔，不可通。已如于說。唐氏謂增點文飾，可有可無。但甲骨文中歲字甚多，其中多

數皆有兩點．不得僅以文飾為解．唐說不可信．于氏之說誠然．有據．但此項銅斧僅有一枚．且為周初器而非商器．究竟屬於不十分洽當之孤證．不能解釋甲骨文中非常普徧之戉字也．

今所提出之解釋．即據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安陽發掘到之成千成百之石鐮刀．其形為



上有兩孔．將鐮刀繫於柄上．可成為下列形狀



現在就已發現之石器及銅器而言．只有此種石鐮刀具有兩孔．因此歲字上之二小點．只有此種石鐮刀堪供表示．如此歲字係指此種石鐮刀．則一切問題．皆當就石鐮刀為中心．提供解答．

石鐮刀之應用．僅能割草．不能殺牲．故殺牲祭神之事．不能發生意義．因此歲字誠可以同時釋為劌字．但此劌字係專指收割禾麥而言．從此較方面而言．歲字之命意正與年字有關．年

字指禾之成熟，歲字指禾之收割。二者固同時之事也。若甲骨文旪形之歲字為以石鐮刀為主所組成，而用於刈割禾黍者。則旹形之歲字亦易於詮釋。蓋兩足形正表示刈割時行徧田野。此亦歷來解釋難通之處也。（說文釋歲為从步从戌，但何故不書作𢦔而書作歲，則不得其說。今以甲骨證之，正表明石鐮刀隨每步而周徧田野，足趾與鐮所歷之地相同，乃指事而非會意，故不从步而寫為𢦔也。）」（集刊第四十本上四七至五〇頁古文字試釋）

a 郭沫若曰「歲字舊多異說，近時吳闓生解為祭歲，最為得之。吳云，歲祭歲也，洛誥有烝祭歲之文，周書作雒解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此可見祭歲為古人大政，所謂國之大事在祀与戎也（吉金文選上二、十一引）今案歲祭之名卜辭多見，墨子明鬼篇引古語云，吉日丁卯，用代祀社方，歲于祖若考，以延年壽。（原文用伐祀誤為周代祝，若誤為耆，除伐外，均依孫詒讓所校改。）歲字正用為動詞，且本銘自錫汝秬鬯一卣至

用歲用政其文例與令彝明公錫亢師鬯金小牛曰用禘、錫令鬯金小牛曰用禘、正相同、用歲亦猶用禘矣、用歲者承卣鬯圭瓚言、用征者承車馬旂芾言。b (兩攷一三八頁至一三九頁毛公鼎)

a 郭沫若曰 "歲字說文以為木星也……从步、戌聲、然卜辭及金文歲字並不从戌作、卜辭有兩歲字、其一作[illegible] 鐵雲藏龜之餘第一片 又其一作[illegible]、明子宜殷虛卜辭三三三五片 均从戌从二止、金文諸歲字、就余所見者錄之如下、

[illegible] 毛公鼎 錫女茲戌、用歲用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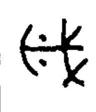
[illegible] 曶鼎 昔饉歲 又來歲弗賞、字稍泐、似與毛公鼎文相近

[illegible] 甫人盨 萬歲用尚 此文从戈、僅見貞松堂摹本、恐稍有泐損。

[illegible] 林氏壺 林氏福及歲賢鮮于。此文亦僅見貞松堂摹本。

丁卯斧.司冒鑄歲.丁卯.釋詳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中之跋丁卯斧.

國差𦉜.國差立事歲.咸.丁亥.

陳猷釜.陳猷立事歲.□月.戊寅.

戉子和子釜.□□立事歲.稷月.丙午.

以上諸例.就字形言.無一从戌作者.就字義言.則曶鼎余證為孝王時器.詳見大系.甫人盨此器字頗古.不得在東遷以後及齊國三器均用為年歲字.毛公鼎之歲字.以虢季子白盤余定此為夷王時器.詳見大系例之.確用為戉.丁卯斧歲字乃器名.器為斧而銘以歲.正歲戉通用之鐵證.林氏壺文意不明.卜辭二例均損碎過甚.亦不知用為何義.余嘗攷之.歲之為義本甚複雜.或為木星之名.或為年歲之名.古又通作戉.此外尚有用為祭名者.墨子明鬼篇引古曰.歲于祖若考以延年壽.即其例.此當以何者為本義.何者為孳乳之義耶.說

文謂字从步、故以為木星、引漢書天文志以五星為五步為證、然漢志乃後來之文獻、且歲字从步之說亦尚有可議也、統觀古文歲字實於戉或戈之上下作左右二止形、止古文趾字也、曾無一例作[illegible]若[illegible]者、於字例有異、再就子和子釜歲字以覘之、寔乃戉之象形文、古斧、戉之傳世者、每於斧葉之中央設一穿孔、說者謂為環狀石斧之孑遺、揆其意、蓋以該處為重心所在、不用時可備懸掛、而無飄墜之虞、穿孔透視則成戉形矣、戉之有穿以備懸掛、其用恰如人之有足、故左右二圓點之象形文、變而為左右二止形之會意字、而歲字以成、是故歲本戉之異文、其用為木星之名者、乃第二段之演進、洪範五紀一曰歲、與月日星辰並列、而在曆數之外、用知歲乃歲星、蓋木星至明、而運行有異、原人未明其理、頗神異視之、故歲星每居天界之

最上位、如巴比侖之視歲星為至上神、而以矛頭為之符徵者、其例也、以矛頭為之符徵者、乃示其威棱可畏、中國則以戉形表示之也、故歲遂孳乳為歲星字、由歲星更孳乳為年歲字、由年歲字更孳乳為歲祫字之祭名、經諸演進而歲与戉分化、歲失其本義遂為形聲字矣。」（金攷二八六頁至二八八頁毛公鼎）

a

張之綱曰「虢季子白盤賜用戉用政䜌方與此用歲用政義實相同攷詩泮水鸞聲噦噦說文金部鉞下引詩作鸞聲鉞鉞殷契（王襄簠室殷契類纂）歲字有省作戉者是古音同部歲戉字通之證故彼盤作戉用正字此則段歲為之謂錫毛公以戉用征不庭也徐同柏釋為鉞甚是（鉞本訓車鑾聲特斧戉字經傳通以鉞字為之）惟云作歲與武字同意未免肊說」（斠釋十七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从步戌聲律歷書名五星為五步」郭沫若謂字象形乃戉之異文左右兩點乃戉之穿以備縣掛其用如人之有足故或从二止其論字形信疑參半戉刃呈環狀而歲作[古文字形]甲骨文[古文字形]其上下刃尾卷曲迴抱是戉歲同類可知然解說兩點兩止則牽強附會勞榦謂歲中兩點乃石鐮刀上之兩孔用以繫刀於柄或从兩足形者示收割禾黍徧行田野之意然歲所从之[古文字形]在古文字中皆為兵器之長柲若為農器則當不从[古文字形]蓋短柯始可用作收割也高田忠周謂[古文字形]从匚歲聲不知匚為兵刃本作半月形甲骨文如是作便於刀刻也至金文仍不改于省吾謂字象其所藏之斧[古文字形][古文字形]中兩點表示斧刃尾端迴曲中所餘之透空處參閱甲骨文字集釋四八九頁雖云孤證然就形制相較實較諸家

為長。高鴻縉謂「𢓊」即超越之越之初字（參閱1615戊字條）亦備一說。

毛公鼎「用歲用政」張之綱謂叚歲為戊。郭沫若於金文叢攷亦謂用為戊。而於兩周金文辭大系則从吳闓生解作歲祭。虢季子白盤云「錫用戉用政蠻方」此用戉用政似不應與毛公鼎相提並論。蓋毛公所受錫物中有秬鬯等祭祀用品，當可以用於歲祭。而虢季子白所得不外是單備如馬弓戉等而已。戉歲雖形制大同小異。古音又是同部相通。然銘文上下文意之貫串更為重要。」

此尊 〈1965〉「亞中此△」

此盉 〈1922〉「此△乍寶彝」

南疆鉦 〈0013〉「余冉鑄此△征鋮」「余處此△南疆」

α 庚壺 〈1324〉「余鑄此△鵨兒」

〈0596〉「鼄郑羕義白乍作此△嬴隮尊鼎」

〈2142〉「其則此[illegible][illegible]」

a 徐同柏曰「亞廟室之象止基址詩緇衣自堂徂基即廟室之基也匕祭用棘為之一名柶又名疏名挑有匕黍稷之匕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所謂飯橾也有匕牲體之匕大於黍稷之匕謂之匕載鄭所云有淺斗狀如飯橾者也」（从古卷十三、十八頁商止匕犧尊）

林義光曰『說文云，此止也，从止匕，匕相比次也。按古作𣥠（此器）。此字𠂆即人之反文，从人止。此者近處之稱，近處即其人所止之處也』（文源）

a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此，止也，从止从匕，匕相比次也。蓋匕亦聲。其从止，猶正从止，定从止也。左昭二十八年傳擇善而從之曰比。比匕音義略同，故通用也。此字本義可知矣。段氏云，爾雅釋詁已此也，正互相發明。於物為止之處，於文為止之詞』（古籀篇六十二第三二頁）

a 柯昌濟曰『此字與小篆字體相類。說文此止也从止从匕匕相比次也。此說甚古。即古文亦可以此說釋之矣。蓋古文匕即彼

字象人背形卜詞之妣字多作匕可證从匕从止取因彼證此之誼也止此音近疑古文有段止為此者止之音形亦近古文往往假之為此即从此音假借也』（韡華二二四至二二五頁此尊）

a 馬叙倫曰「□」倫按舊釋亞此倫謂此說文之宾字乃賓客之賓本字賓則頒賜之頒本字也宾本作□從宀從人從止會賓客至在人勹地而迎之止於宀中也甲文多作□□□□□諸形今文賓字所從之宾史頌敦作□王孫鐘作□虘鐘則徑作□皆與甲文同唯□□二字最為具體蓋從口表一人自外入室□則宀內人伏而迎之也今日本舊俗猶如此甲文又有□字□字從女即儐字女為奴之初文儐在主客之間猶今以侍者介客入也宾客實一字甲文作□□從口者口為履之

初文非口舌之口也從履與從止同意古者客至脫履於戶外持篆形似[illegible]口均在內耳此與[illegible]同形器作此文疑作儥者所造也（刻詞二四頁賓尊）

高鴻縉曰「說文此止也从匕匕相比次也雌氏切

王筠曰釋詁已此也已止同意

林義光曰匕即人之反文

按匕从人反身男人之反故為古妣字借用為停止之意此从匕止聲故有已止之意動詞止聲諧此聲今音亦甚近後世遂叚此以代茲斯之等字故有彼此之稱久叚不歸乃復遂叚止（腳）以代此（停）亦久用成習而忘其本原焉」（字例五篇一六六至一六七頁）

a 正 知卣
〈2720〉在正月

b 大保簋
〈1849〉用大保于… 御正貝

c 乙亥鼎
〈0623〉唯王正 征邢方

d 彔伯簋
〈380〉唯王正月

e 居夫簋
〈1338〉唯正月初吉乙亥

f 曩簋
〈1333〉唯正月初吉丁卯

g 衛簋
〈1273〉懋父賞御正衛馬匹

h 𤔲子卣
〈2718〉唯正月丁丑

i 𪉉簋
〈1354〉唯王

j 辰 正月辰
農卣
〈2727〉唯正月甲午

k 毛公鼎
〈0680〉唯先正… 辥 乃友正 無唯正 …

l 作冊魖卣
〈2734〉辥于多正

m 晨鼎
〈0676〉晦正…

n 師虎簋
〈1351〉王比諫正師氏

o 曾壺
〈2834〉唯正月初吉丁亥

p 伯𠫑鼎
〈0610〉唯正月初

吉庚午」

s

正

虘鐘

<0036> 「唯正△月初吉丁亥」

無㠱簋

<1353> 「隹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

s

散盤

<2927> 「凡十又五夫正△履矢舍散田：戔左執纓史正△仲農」

伯正父匜

<2959> 「白伯正△父乍旅匜」

u

仲叀父簋

<1255> 「隹王正△月」

v

休盤

<2922> 「隹廿年正△月既望甲戌」

師酉簋

<1374> 「隹王元年正△月」

x

格伯簋

<1362> 「隹正△月初吉癸巳」

y

善夫克鼎

<0662> 「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𠂤之年」

z

師㝨簋

<1381> 「今余肇令女汝達齊帀其㠱釐僰𡵂左右虎臣正△征淮夷」

a'

王中媯簠

<1436> 「隹正△月初吉丁亥」

b'

厷父宦匜

<2978> 「唯王正△月初吉庚午」

c'

晉公𥃝

<3012>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

d'

虢季子白盤

<2925> 「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

k′

沇兒鐘

〈0052〉

隹正△月初吉丁亥

k′

鄦侯簠

〈1327〉

隹五年正△月丙午

q′

殷穀盤

〈2905〉

唯正△

月初吉 k′

邵鐘

〈0055〉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

l′

陳侯鼎

〈0588〉

隹正△月初吉丁亥

[illegible]′

中鼎

〈0632〉

隹正△月初

吉辛 k′ 亥

匽伯匜

〈2940〉

匽白伯聖匠 l′ 正△匜永用

余義編鐘

〈0050〉

隹正△九月初吉丁亥

m′

王孫鐘

〈0060〉

隹正△月初吉丁亥

n′

陳子匜

〈2979〉

隹正△月初吉丁亥

o′

邾公華鐘

〈0059〉

隹王正△月

p′

邾公釛鐘

〈0040〉

及我正△卿

q′

子璋鐘

〈0041〉

隹正△十月初吉丁亥

r′

蔡侯盤

〈2923〉

元年正△月

s′

郐王義楚耑

〈2435〉 隹正△月吉日丁酉
正 t′
禾簋

〈1202〉 唯正△月乙亥
正 u′
鄦子盟

〈1442〉 隹正△月初吉丁亥

正 v′
姑口句鑃

〈0068〉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
正 w′
鐘伯鼎

〈0606〉 唯正△月初吉乙亥
正 x′
樂書缶

〈2998〉 正△月季春元日己丑（器蓋）
正 y′
拍敦蓋

〈1500〉 隹正△月吉日乙丑
正 z′
正 a″
郑大宰簠

〈1444〉 隹正△月初

（A.B） 吉
正 b″
正 c″
禽志鼎

〈0638〉 正△月吉日（蓋器）
正 d″
䣄鼎

〈0551〉 隹正△月初
正 e″
寬兒鼎

〈0629〉 隹正△八月初吉壬申
正 f″
中子化盤

〈2906〉 用正△征梠莒
正 g″
楚嬴匜

〈2972〉 唯王正△月初吉庚午

正 h″
其次句鑃

〈0067〉 隹正△初吉丁亥

〈0012〉「隹正△月」

〈0013〉「唯正△月初吉丁亥」

〈0029〉「用處大正△政（下泐）」

〈0031〉「隹王正△月初吉丁亥」

〈0043〉「唯王正△月辰在丁亥」

〈0045〉「隹正△月初吉丁亥」

〈0047〉「隹正△月初吉丁亥」(A.B)

〈0048〉「隹王正△月初吉辰才在乙亥」

〈0049〉「天子佣事汈.梁其身邦君大正△」

〈0051〉「唯正△月初吉元日口亥」

〈0642〉「隹正△月初吉丁亥」

〈0679〉「正△口口不口𨾴余」

〈0816〉「隹正△月初吉丁亥」

〈1288〉「隹王正△月既死霸乙卯」

〈1292〉「隹正△月初吉丁亥」

〈1316〉「唯正△月初吉庚寅」

〈1335〉「隹正△月初吉甲午」

〈1337〉「隹鄀正△二月初吉乙丑」

〈1371〉「隹王廿又七季正△月既望丁亥」

〈1373〉「隹五季正△月己丑」

〈1438〉「隹正△月初吉丁亥」

〈1486〉「隹王正△月既七」

〈1503〉「隹正△六月癸未」

〈1641〉「[illegible]正△」

〈2149〉「元季正△月」

〈2443〉「隹正△月既生霸丁酉」

〈2732〉「正△月既生霸辛丑」

〈2800〉「隹正△月初吉庚午」

〈2829〉「隹王正△月初吉甲戌」

〈2913〉「隹正△月初吉庚午」

〈2915〉「隹正△月初吉壬午」

〈2916〉「正△月吉日」

〈2919〉「唯王正△月初吉丁亥」

〈2920〉「隹正△月既生霸乙未」〈2982〉「唯王正△月初吉丁亥」〈3008〉「隹正△月初吉日己酉」

吳大澂曰『●正古正字从止从●止為足跡上象其履行必以正也盂鼎』（古籀補七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正是也从一一以止按一止無正字意古作●正毛公鼎本義當為正鵠●象正鵠形从止矢所止也或作正鄀鐘變●為一或作正鄀公華鐘作正陳侯因資敦即正之變或作足光敦與足相混』（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正是也从止一古文作正从二二古文上字又古文作正从一足足亦止也江沅云一所以止之也如乍之止亡毋之止姦皆以一止之似是而非江氏唯知小篆而已今依下見最古文上一筆指事也作●作口皆亦同意無異又依

或从上會意者■一實指上意明矣又或作𤴓足亦正字𤴓與作𤴓同意許云足止同非是又按是正義近是下云直也直正亦義相近矣書洪範一曰正直左襄七年傳正直為正蓋正者直之意而是者直之形也其从二即上果何意耶曰上者天也明也可以取直也其从止果何意耶止者下丌也地也地者靜也可以為直也易繫辭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爾雅釋詁定止也管子法法篇正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由是觀之正字从上止而會意其指顯然矣正字本義如此（古籀篇六十二第三七頁）

商承祚曰「說文正古文正从二二古文上字𤴓古文正从一足足亦止也案甲骨文作𤴓金文免𣪘作𤴓與第二文近似陳子

々臣等作疋與第一文同」（古攷十二頁）

楊樹達曰「說文三篇下正部云正是也从止一以止或作疋云古文正从二二古上字又作㱏云古文正从一足今按許君釋正从一止以為會意字說不㓹切今考之甲文字作□（鐵雲藏龜三十一葉三版）或作□（同三十五葉一版）字或从二止或从一止而皆从口以足趾向之據形求義此即𨒪延之初文也二篇下辵部云𨒪行也从辵正聲或从彳作征又廴部云延行也从廴正聲字从口者說文五篇下冂部向下云从口象國邑字从口而足趾向之謂人向國邑而行故其義為行也出字甲文作□象人在坎陷中足向上出之形逐字作□象豕在前而人逐之之形陟字甲文作□象人足上登山阜降字作□象人從山阜下降此止形向

背上下皆有義之證也。正為初文，延征延皆加義旁之後起字。正已从止，延征延復从从辵从彳从又，於形義為複贅。自从口之形變為从二或从一，字形不顯，遂有从古文上及一以止之臆說矣（小學四九至五〇頁釋正章）

聞一多曰：「甲金文正作□，或省作□，疑古有□字，象人正立之形。□即□之省，猶□之省作□也。以許書之例言之，正當云从止●聲。●古丁字也」（聞一多全集二第五九八頁璞堂雜識）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正，是也。从止，一以止。凡正之屬皆从正。𤴓古文正从二，二古文上字。𤴔古文正从一足，足者亦止也。」古文从上之說，乃許氏不明古文形體衍變致誤。金文凡頂畫為橫畫者，每或加一小畫於其上以為飾，如天或作□（齊侯壺），平或作

𥘅斁狄鐘不或作示从示諸字偏旁正之作正亦其類也吳大澂謂字从

止一象其履閒一多謂字从止丁聲兩說並非陳邦懷謂卜辭

正某方乃正其經畍李孝定已評其失甲骨文字集釋四九八至五〇一頁羅振

玉謂正月征伐同字全上四九七頁引其說是也足古文正此所从足

實為𤴓商承祚已言之然舉免𣪘為例則誤免𣪘云「令女𤴓周

師𤔲𣀈」此確為足字詳見0236足字條衛𣪘云懋父賞𨛜𠯑衛馬

匹」此則當釋正與古文正所从同甲骨正作𠯑足作𤴓足足一字李孝

定釋足見甲骨文字集釋四九七至五〇二頁又六三九至六四一頁孫海波甲骨文編八六頁謂足與正字同形从文義可

以別竊疑𤴓𤴓為足之初文省變作𠯑與訓是之正字形混正

之古文或作足从足是其証也金文正从●後又變為一橫畫

足从〇一填實一匡郭以為別金文編收正字凡六十只衛簋

作足為例外可見正足兩字於周代已判若涇渭而為篆體之

所本也。古文字中。填實與匡郭本可隨意交替。並不產生字義之歧異。然正足之辨。實乃通例中之例外也。」

〈大10〉「碎井戾光臣正吏」〈大21〉「隹王元秊正月初吉丁亥」〈大25〉「雩邦人正人師氏人又有辠又故辜」「臣非正命」〈大26〉「隹正月乙子巳」〈大27〉「隹二秊正月初吉」〈大30〉「隹正月初吉丁亥」〈大34〉「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大36〉「隹〔鄀正〕二月〔初吉乙丑〕」〈大38〉「隹正月初吉丁亥」〈大42〉「隹正月初吉丁亥」〈大45〉「余命女汝裁職差左正卿」〈大46〉「隹王正〈大53〉「隹正月孟菩春吉日丁亥」

a 毛公鼎 是

<0680> 迺唯是喪我或(國)

b 毛公旅鼎

<0627> 是用壽老

c 鄀公華鐘

<0059> 𪓐邾是保

d 陳公子甗

<0818> 子子孫孫是尚

e 是𥂕

<1233> 是𦣻萬作朕文考乙公尊簋

f 虢季子白盤

<2925> 是呂(以)光行 是用左(佐)王

g 秦公簋

<1382> 邁(萬)民是敕

h

i 邾公牼鐘

<0048> 分器是寺(持) (A·B)

j 𨽍侯盤

<2923> 禋享是台(以)

k 齊鎛

<0062> 余三事是台(以) 是肆台(以)可(何)吏(使)

l 中鼎

<0632> 子子孫孫是若

m 叔(父)季良父壺

<2832> 子子孫孫是永寶

n 邻王鼎

<0691> 世世是若

o 𦅻史賓鉼

<2994> 子子孫孫永寶是尚

p 林氏壺

<2836> 可(何)是金契

q

r 余義鐘

「後民是△語」(A·B) 〈0050〉

邾𦚍尹鉦 〈0012〉

「士余是△尚」

𢿌書缶 〈2998〉

「萬葉是△寶」(器)

〈0043〉「□□是△□霝命無期」〈0047〉「永保是△尚」〈0054〉「天命是△遅」〈1296〉「子孫是△保」〈1391〉「歌𩐁欠𨑳是子」〈2149〉「禋享是△台以」〈3114〉「邗王是△埜乍□□□用」

林義光曰、『說文云、是直也、从日正。按日正無是字意。古作是毛公鼎、作是陳公子甗、作是袁安實鉼、皆从[illegible]、是實踶之古文、踶不能行也。曰象人首、兒字之臼、兒字之白、㒵字之田、皆象人首、此曰亦然。𤴓象手足踶倚弛緩不行之形。荀子脩身難進曰偍、注謂弛緩也。行貌謂之偍偍、說文、詩好人提提、提蓋[illegible]以提為之、亟當作是、踶人須提挈、故提字从是得聲。是象行弛緩、其引伸義為安諦、故說文媞諦也、廣雅媞安也、釋詁說

之禔安福也皆以是爲聲是非之是亦由安諦之義引伸省作𤴓（邾公華鐘作𤴓儀兒鐘）』（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𤴓即是字例見邾公𡩧鐘又从彐又即又亦手也从又爲手本部多例然此提字也說文提挈也从手是聲銘義叚借爲是也』（古籀篇五十四第二〇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𤴓直也从日正籀文作𤴓从古文正此篆从止ゝゝ爲正省又或以止旁一點爲指事乎又說文正爲是也直爲正見也正是直三字義皆相近但許氏解正字形云从一一以止此一非紀數字即指事也謂正道也然古文或作𤴓从二ゝ古文上字又金文作𤴓即一以指上意正字蓋取止與上也禮記曲禮太上貴德左傳太上有立德又止爲人下基全身

所依自有鎮定之意故爾雅以止字訓定也管子法〻篇正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會意之恉可識矣又是字从正从日正者正定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正日景求地中是字會意之恉亦可識矣要正之義無形可見周語正德之道也是之義稍有形可見曲禮明是非也疏得禮為是失禮為非是也故爾雅是則也有則即可以象也但轉義正是兩字互相近似易未濟有孚失是虞注正也楚語王弗是注理也之類是也（古籀篇六十二第四二頁）

郭沫若曰：「是」小篆作[glyph]說文直也从日正[glyph]籀文是从古文正

今案古金文是字与此異茲亦就金文編所輯者移彔之

是

[glyph] 毛公鼎　[glyph] 虢季盤　[glyph] 邾公華鐘　[glyph] 陳公子甗　[glyph] 邾公牼鐘

[glyph] 膚鼎　[glyph] 綸鎛　[glyph] 秦公段　[glyph] 儔兒鐘　[glyph] 是[illegible]段

[古文]（殳季良父壺）　[古文]（[illegible]叏實鈚）　[古文]（毛公旅鼎）　[古文]（鄦醻尹鉦）

僅傳兒鐘是字與小篆同，乃字形之譌變者。是不从日正也。余謂是亦即匙，[古文]象匙形，从[古文]或一以示其柄，手所執之處也。从止，止乃趾之初文，言匙柄之端挂于鼎脣者乃匙之趾，故是與匙實古今字。是段為是非若彼是字，而本義廢矣。由是之字形與魚鼎匕之實物瞻之，古匙頭圓而柄直，與匕之首銳而柄曲者異。詩大東有捄棘匕，王國維云捄曲也，見觀堂集林卷三十三葉，毛傳訓為長兒失之。故是引伸為正直也。惜魚鼎匕之端適折，無由知其全形耳。」（金攷二四○頁至二四一頁釋是氏）

高鴻縉曰「按是古文从[古文]（手）遮日光，从止，止為腳，有行走意，是之本意當為審諦安行。

說文諟理也荀子難進曰偍注謂弛緩也說文偍行貌又媞諦也廣雅媞安也說文禔安福也皆以是為聲由右文之意推之則是之本意為審行可知也是非之是當由審諦之義引申積久是字為引申義所專乃別造偍字故是實偍之初字从日下一垂表光之通象若光之實象則不只一垂矣故[illegible]為指事字動詞（字例三篇一五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是直也从日正凡是之屬皆从是[illegible]籀文是从古文正』高鴻縉謂字从手遮日光从止有安行意郭沫若謂[illegible]象匙形从入或一示柄之手所執處从止謂柄端也說文从日正之說與晚周文字之譌體合高郭兩氏據古文[illegible][illegible]立說惜皆言不成理其誤顯然[illegible][illegible]所从[illegible]及一固非从手遮日亦非手所執匙柄處是字之衍演與萬字最為相似

萬 [glyph]→[glyph]→[glyph]（見1839萬字條。萬蠆古本一字，始作[glyph]）。

是 [glyph]→[glyph]

是所从[glyph]乃[glyph]之變而从止者，與[glyph]同例，竊疑是本蟲類，始作[glyph]，後漸次變作[glyph][glyph]以至[glyph][glyph]。說文云：「蝭，蝭鹿蛁蟟也。从虫奚聲」。方言云：「蛥蚗，齊謂之螇螰，楚謂之蟪蛄，或謂之蛉蛄，秦謂之蛥蚗。自關而東謂之虭蟧，或謂之蝭蟧，或謂之蜓蚞，西楚與秦通名也」。螇鹿、蝭蟧，一聲之轉，是㖢即此物，則不可知也。

「是△辟于齊侯之所」「是△恣小心，龏（恭）遯」〈大47〉「三壽是△杋」〈大50〉「萬生〈大45〉姓是△敕」

[a] [b]

速 說文籀文从朿作𨒪

師寰𣪕

〈1381〉「弗速蹟我東䧹(域)」(A·B)

a,b 吳式芬曰「速籀文跡字或作蹟詩小雅念彼不蹟傳曰不循道也」(攈古卷三之二、五十四頁師寰𣪕)

a,b 劉心源曰「速蓋文从朿說文迹籀文作𨒪即此或作蹟小疋念彼不蹟傳不循道也」(奇觚卷四、二七頁師寰敦)

強運開曰「速師寰𣪕二器弗逮我東䧹吳書釋逮為速誤詩念彼不蹟毛傳不蹟不循道也弗逮不蹟文義正相同」(古籀三補卷二第七頁)

高田忠周曰「吳式芬云速籀文跡字或作蹟詩小雅念彼不蹟傳曰不遁道也又劉心源云迹逮舊釋作速即說文籀文迹字此段

言淮夷詐誘我廣收租稅反其工事是不使我之迹行于東國也周之淮夷最強南自漢以下東抵徐魯故云東國也此說可从也說文迹步処也从辵亦聲或作蹟从足責聲籀文作速从辵朿聲漢人俗字合迹蹟亦作跡後人跡字專行矣釋名釋言語跡積也積累而前也字亦誤作踈愚謂速疑同趚籀文段借為迹也周禮迹人注迹之言跡知禽獸之處以俗字釋正字也詩沔水念彼不蹟傳不蹟不道也論語不踐迹皆本字也責亦朿聲故同（古籀篇六十五第一頁）

逹 不从辵

盂鼎 幸字重見

禹鼎

<0676> 「逹△ 幸肆 于西酒」

<0678> 「亦唯噩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肆武公迺遣禹率△公戎車百乘」

小臣逹簋

<1357> 「逹△征自五齵貝」(A·B)

師寰簋

<1381> 「今余肇令(命)女(汝)逹△齊帀曩釐僰屃左右虎臣征淮夷」(A·B)

驫羌鐘

<0042> 「氒辟韓宗敫逹△率征秦迮齊」

上官鼎

<0560> 「蹀陰命逹△上官肆子疾公嫈父鈢膚令」

庚壺

<2837> 「庚衛△逹率百□□□□□潘台□□□□□敢其□□□□□者□□□□□□□□□□□□䭓□□□□□叫歸獻〔于靈〕公之所」

□郘鐘

<0065> 「□郘率△鐸」

h 吳大澂曰『𨓆疑古率字十三年上官鼎』（古籀補附錄十頁）

e 高田忠周曰『說文𨓆先導也从辵率聲銘意即是也經傳此義皆借率帥為之 又說文行部𧗿將衛也从行率聲𧗿𨓆疑同字、將衛司先導之事者、轉耳』（古籀篇六十五第二頁）

c 郭沫若曰『𨓆乃虛辭無實義、厲羌鐘亦言、𨓆征秦迮齊、尚書多用率字。』（兩攷二十四頁小臣謎𣪘）

g 楊樹達曰『𨓆者、說文辵部云、先道也、經傳多作帥字、左傳恆言帥師、是也。』（積微一六一頁厲羌鐘跋）

參閱1677率字條高鴻縉說

陳鐵凡曰「䢦」說文先道也从辵率聲師寰𣪕作衛上官鼎作衛魏石經古文作衛併與此略同玉篇䢦古文帥今案䢦由衛孳乳亦率之譌變也古文从行之字多孳乳从辵說文行部諸字重文多从辵辵部諸字重文多从行皆其證也漢末率字殆有率衛䢦三體經傳又通段帥字許氏著說文乃分別部居而各繫以異訓顧氏著玉篇又緣附為帥之古文輾轉譌傳莫知其極實則帥為率之通段率為䢦之本字錢坫曰率循率遵率從率由等字皆應用此（䢦）是亦據許書為說經傳率循等字皆用率而無作䢦者䢦實率之譌變也」（中國文字廿六册五頁率與亂）

邁

邁 金文以爲萬字

吊向簋 萬字重見

<1360>「禹其邁萬秊永寶用」

a 徒 揚簋

〈1375〉「𤔲徒單白伯內右䣝」

b 徒 師寰簋

〈1381〉「無諆徒△設」

c 徒

d 徒 禹鼎

〈0678〉「𤔲設百徒△千」「雩禹以武公徒△設至于噩」

e 徒 厚氏圃

〈1509〉「魯大𤔲徒△厚氏元乍善圃」

f 徒 子仲匜

〈2980〉「魯大𤔲徒△子仲白乍作其庶女䴙孟姬媵也匜」

g 徒 魯元匜

〈2957〉「魯大𤔲徒△元乍飲盂」

h 徒 南彊鉦

〈0013〉「余以設𤔲徒△」

i 徒 無叀鼎

〈0668〉「𤔲徒△南仲右無叀內入門」

〈0562〉「魯左𤔲徒△元乍作譱膳鼎」

〈4727〉「魯𤔲司徒△白吳口肇乍旅設」

i 劉心源曰从土古文土字盂鼎受疆土是也从辻為走（奇觚卷二十二頁無叀鼎）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䞣步行也从辵土聲夫徒者足以蹈土也形聲兼會意又古文从辵字往々析彳止而止在右下故辻⿺辶从⿺辶止字隸亦作徙從徙必不可認為俗體也禮記王制君子耆老不徒行又爾雅溯河徒涉也皆字本義』(古籀篇六十五第七頁)

孫貫文曰『戈銘中之徒字乃徒卒徒兵之徒猶今言步兵與此相同的戰國兵器銘文有以下諸例.

1. 陳子𦣞徒戈(三代一九．四一)
2. 圣斤徒戈(三代二〇．七)
3. 陳子山徒戈(貞松堂集古遺文一二．二).

徒兵見左傳隱公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又見襄公元年敗其徒兵于洧上及昭公二十年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徒卒見哀公十一年傳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或單稱徒如隱

公九年傳北戎侵鄭鄭伯御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昭公元年傳魏舒曰彼徒我車」(考古一九六三第十期五六三頁金文札記三則)

〈大45〉「敎戮龢和三軍徒旗」「遌造戜鐵徒手四千」〈大48〉「晉𤔲徒白伯

鄦文作周姬寶尊鼎」

a 中鼎 延

<0632> 用延△征邑 以追乍

b c d 延盨

<1483> 走亞鑄盨 延△乍盨 延△

其萬年永寶子子孫孫用(A·B)

e f 虢伯盨

<1492> 虢白伯子寶乍延 其延△盨以延△以行

g 說文或从彳 大保簋

<1323> 王降征△令(命)于大保

h 旅鼎

<0626> 周從井侯征△事

i 天君鼎

<0608> 天君賞氒征△人斤貝

j 盂鼎

<0677> 盂或又口口口口口口孚口我征△ 呂口大口厌田侯向口口口口遣征△

k 師旂鼎

<0665> 師旂 旅

眾僕不從王征△于方 義宜 殺播 虘諸 氒不從氒右征△

l 鈇簋

<1251> 鈇馭御從王南征△

m n 小臣遴簋

<1357> 白懋父目殷八自征△東 遂征△自五齵貝

o 許伯簋

<1389> 王命益公征△眉敖

p 眉伯簋

<1446> 呂征△ 呂行

征 [q] 陳公子甗 <0818>「用征△用行」

征 [r] 征 [s] 無叀簋 <1353>「王征△南夷」(A·B)

征 [t] 征 [u] 鄧□鼎

<0663>「王南征△唯」還自征△

征 [v] 史免匡 <1433>「從王征△行」

征 [w] 裘安[?] 賓鉼 <2994>「用征△用行」

征 [x] 翏生盨 <1495>「王征△南淮夷」

征 [y] 為甫人盨 <1461>「用征△用行」

征 [z] 鄦讎尸鉦 <0012>「自乍作征△城」

征 [c'] 屬羌鐘 <0042>「率辟韓宗𢽵[?] 率征△秦迮齊」

征 [b'] 員鼎 以征為正 <0613>「唯征△正月既望癸酉」

征△ <0584>「以征以行」 <0716>「呂從永征△」 <0811>「口征△用行」 <1485>「虢仲以王南[?]」

<1950>「用從井侯征△事」 <2128>「王征△林」 <2138>「唯王來征△人方」

徐同柏曰『从人从足本促字此當讀為企古文足止同字』(从古
卷十三、九頁商企鼎)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𨑓正行也从辵正聲正與此篆合又或从
彳作征與下諸文相合經傳皆作征𨑓字少見疑征為古文𨑓
為籒文易大壯壯于趾征凶詩小宛而月斯征皇華駪駪征夫
左襄十三年傳先王卜征五年注謂巡狩征行轉義孟子征者
上伐下也書允征傳奉辭伐罪』(古籒篇六十五第九頁)
郭沫若曰『器之形制與句鑃同而自名為征城、可知征城即是句
鑃、征城有南疆鉦復作鉦鋮、是則征城即是鉦矣、鉦古亦名丁寧
國語晉語戰以錞于丁寧、又吳語鳴鐘鼓丁寧錞于、左傳宣
四年著于丁寧、韋昭杜預均以丁寧為鉦、丁寧征城均耕部

之聲韵字、蓋鉦聲丁寧、故以為名、器用於戰陣、故書作征城、以金為之、故又作鉦鋮、省之則為鉦矣、其別名句鑃者、合音則為鐲為鐸、均一物之異名、後世器改、名各有所實、遂至判離耳、器小、口向上、執其柄、別以物扣而鳴之、柄之中央有々横穿者、如南疆鉦是以備扣之之物之貫繫也。」（兩攷一六三頁至一六四頁郤諧尹鉦）

金祥恆曰：「說文延、正行也、从辵正聲、征、延或从彳、丁福保說文詁林云慧琳音義九十六引行也、考爾雅釋言詩毛傳鄭箋皆與慧琳音義所引同、徐本作正行也、正、行非連文、考經典多用延、或體作征、如書序作成王政、馬本政作征、注云征正也、孟子征之為言正也、核各說證之古本當作延正也、行也、今本奪也字、宜據補、而小徐謂从正道行也、未免穿鑿矣、丁氏據孟子征

之為言正也正可証正征通用其實征延正原為一字何以言
之說文从彳之征乃从辵之延之省金文同征簋之征作徰簷
鼎作徰延簋作𨑩與汗簡古文尚書作𢓊乃从彳(行之省)之从𣥺說
文謂从辵非𣥺者甲文𠯑也而征者从正乃𣥺之省猶𠯑為𠯑
之省如太保敦作𢓊虢仲簋作征鄦㠱敦作𨑩所从ㄣ者彳之
譌誤正為延(征)之省然延不見於甲骨文而得之金文蓋金文
常常書寫古文正延征古原為一字其本義當為征伐之義孟
子盡心章征者上伐下也左傳莊公二十三年征伐以討其不
然書胤征胤后承命徂征傳奉辭伐罪周禮太卜以邦事作龜
之八命一曰征司農注云征謂征伐人也即其義也引申為正
正者正也如論語顏淵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祖甲改制年終閏
改為無節之閏改一月為正月月上加在(見殷曆譜 日譜五)如戩二九三

癸亥卜即貞旬亡囚在正月

又假借為足說文古文一作𤴓从一足蓋由古文疋之譌疋乃𤴔之譌猶吴之為夭而說文足人之足也在體下从口止之足正是正字足从口止不詞故馬氏六書疏證云人之足也在體下从止口疑非許文而說疋為足之本字說文云足也上象腓腸下从止高田忠周曰足之初文作後變作足甲骨文(甲二八七八)金文商周金文錄遺五五父癸足冊鼎作正象足戴伺曰自股脛而下通謂之足也如乙一一八七

貞疾足𢜞

正象足形而腿旁之者指疾之所在也金文編收足作𤴔如免簋冊令免曰令女𤴔周師𤔲𣿖之足作𤴔師兑簋王手內史尹冊令師兑余既令女𤴔師商周金文錄遺二七八一一多正作

多疋容氏以正為足謬於說文之足也」(中國文字七册二至三頁釋又疋出疋)

譚戒甫曰「征象足字說文謂古文正从二二古文上字作𤴓其實是正上加一又說古文正从一足作𤴓也當是足上加一實仍是正上加一孟子盡心下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這就是征的本意」(考古一九六三第十二期六七一頁西周曩鼎銘研究)

周法高曰「在金文中「征伐」的「征」字後加賓語時從「不用」于字做介詞如

白懋父以殷八𠂤征東尸(夷)(小臣謎段)

王征南尸(無諆段)

𢀛駿從王南征伐楚荆(𢀛駿彝)

王南征伐角𨍭(噩侯鼎)

征繁湯原(晉姜鼎)

征秦迮齊(𪆵羌鐘)

先秦載籍如詩書易春秋三傳論語孟子和老莊諸子都未見「征于」或「征於」的例子Loehr(頁二八九)也承認介詞「于」在「征」字後是很不常見的Loehr p.289 把「征于」和「奔于」(左傳宣公十六年「逃奔于秦」)「告于」相比是比擬不倫的(關於「告」和「告于」的區別參拙著上古語法札記史語所集刊二十二本p.286)其實和「征」字用法相近的「伐」字通常也未見用「于」字為介

另外Loehr舉出古本竹書紀年有「仲丁即位征于藍夷」的話按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頁四此條根據後漢書東夷傳注大平御覽七百八十所引我查四部叢刊三編景宋本太平御覽卷七八〇頁二云竹書紀年又曰「仲丁即位于藍夷」「于」上却沒有「征」字而王氏輯校「后相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風夷及黃夷」「河亶甲征藍夷再征班方」「征」下都沒有「于」字御覽七八〇所引可能「于」字是「正」(征)字之誤有的本子便寫作「征于」了在甲骨文中第五期(帝乙帝辛時)常見「正人方」「正盂方」之語「正」字後

也不用「于」字，第一期（武丁時）有「正土方」之語，字有作「𤯔」者，下從二「止」，相對後面間或加「于」字，如「土方𤯔于我東啚𢦏二邑」（菁二），「方𤯔于奴，俘人十㞢五人」（菁五），「方𤯔于我口」（菁五），「𠮷方𤯔于我奠」（續四·三三·一、徵地三二）都是對方侵入我疆土的例子。屬第一期（武丁時）卜辭，字形（下從二「止」）也略有不同，「𤯔」後不加「于」的，如「己酉卜貞，雀往𤯔犬」（鐵一八一·三，通543），「庚戌卜王貞，乃其獲𤯔𡆥在東，一月」（前六·二六·一，通553），「三日丙口令口弗其口𤯔𡆥𦰡（臧）缶」（前五·三九·二，通541），「甲寅卜，口貞，戉其獲吕土方」（鐵一二、一四，通506）而且「方雷」只是傳說中的一個名稱，我們無法證實西周初年牠的存在，而「于方」見於殷末的卜辭，名稱和地望都可考。

（金文零釋四二至四三頁又七六至七八頁師旂鼎考釋）

〈大5〉「𩁹肇從遣征」，〈大6〉「呂乃族從父征」，〈大7〉「白懋父北征」〈大47〉「征𦨶湯䋣」

0175 譒

a

適 不从辵

師酉簋 𠷎字重見

<1374>

翻乃且祖啻官邑人虎臣西門

尸夷

按郭氏所釋與容氏異

a

過 省口 左傳襄四年杜注過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 過伯簋

〈1190〉「過△伯從王伐反荊」

b

過伯爵

〈1808〉「過△伯乍彝」

〈0038〉「〔歔〕用過△匃釁壽多福 福」

高田忠周曰『按同从凡說文云从 冂誤詳見同下此篆从目蓋月之變亦與凡卣文作日井相同即从辵从同省也但迵白迵為邑名為氏姓未聞或為桐段借字乎書序伊尹放諸桐鄭注地名是也存疑俟來哲云或云 迵字斷非』(古籀篇六十六第一頁)

α

郭沫若曰「過字原作⿺辶⿰彳冎，唐蘭釋如是。卜辭有冎字（日本京大藏片），辭殘，似為地名。又有从冎之字，如⿺辶⿰冎冎（殷契佚存八六頁九五〇片，亦地名）（疑是骫之古文，小篆作𩨨形正相近）。羅振玉所藏魚鼎匕有兩⿺辶冎字（集古遺文十一、一〇），亦從此作，依唐釋，則冎當是骨字矣。古有過國，左傳襄四年寒浞處澆于過，杜注：過，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兩攷五十四頁過伯𣪘）

過，吳世家索隱引晉地道記曰「東萊郡掖縣有過鄉，北有過城，古過國也」（張日昇述）

a 〔字形〕 呂卣 進

⟨2722⟩「盟啓進事」

b 〔字形〕 兮甲盤 ⟨2926⟩「其進人」

⟨0677⟩「盂拜〔頧首〕□嚳進〔即〕大廷」「盂于呂□□□進賓」⟨1390⟩「今余非敢夢先公又有進遍退」

林義光曰「說文云進登也从辵閵省聲按隹為閵省不顯當从隹聲隹微韻進臻韻雙聲對轉古作𨔼（兮甲盤）」（文源）

b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進登也从辵閵省聲易說卦巽為進退詩常武進厥虎臣箋前也此云進人或如進士之類乎」（古籀篇六十五第一三至一四頁）

高鴻縉曰「說文進登也从辵閵省聲即日切

按字从隹从止會意止即脚隹脚能進不能退故以取意並列

止亦聲動詞周人變爲隹乏意亦同不當爲形聲字例四篇六七頁)

<大25>

「又有進」退」

a b 造 說文古文作艁

从舟 頌鼎

<0674> 監嗣新寤艁△造 (A·B)

c 頌壺

<2836> 監司新造△ 貯用

宮御 d 頌簋

<1392> 監嗣新寤艁△ 貯用宮御 (A·B·C)

g 郜造鼎

<0574> 郜艁△ 遣作寶鼎 子子孫孫用享

h 中鼎

<0632> 鄦安之孫簷大史申 作其造△鼎十

i 羊子戈

<3094> 羊子之造△戈

j 滕侯昃戈

<3093> 滕侯昃之艁△造

k 淳于戟

<3130> 高羊子公之御艁△造

l 散戈

<3089> 散之造△戟

m 从戈 高密戈

<3083> 高密造△戈

n 秦子戈

<3119> 秦子作造△ 公族元用

o 仕斤戈

<3088> 仕斤徒造△戈

p 从貝 宋公欒戈

<3105> 宋公欒之賹△造戈

q 不易戈

<3116> 宋公

羞之所造△不易族戈」

鋯

曹公子戈 从金

〈3110〉「曹公子沱之鋯△造戈」

艁[5]

邾大司馬戟

〈3133〉「邾大𤔲馬之艁△造戈」

〈0634〉「曾子中(仲)宣𨗨△用其吉金」〈4377〉「用卿(饗)王逆𨕖△造」〈3082〉「陳肶鋯△造銭戈」〈3092〉「闌丘佳脽造△」〈3100〉「羊皇亲艁△造散戈」〈3132〉「齊城右造△車鐵佀鼎」〈3134〉「季丞相觸造△成市葉工武」〈3135〉「相邦樛斿之造△」「櫟陽工上造△間」〈3147〉「秦子乍𡨦△造公族元用」

a,b 劉心原曰『說文造古文作艁从舟此又从宀盖宮室之義敦文作𡨦兼造字為之陳吳器如此阮書敦文作𡨦』(奇觚卷二.二十頁頌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艁造古文从舟 按古作艁(羊子戈) 舟告皆聲也 舟告古同音』(文源)

c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造就也从辵告聲譚長說造上士也古文作艁今審篆形右不从牛口之告其作𦍌平卩者與牛字迥別

與告字作⿱㞢口明从牛者不同也 因謂小爾雅廣詁造進也書盤庚咸造勿褻在王庭傳至也 此造字本義从辵往進之意 又从㞢㞢亦往也進也或从屮㞢之省或从⿻屮乂生之省生㞢屮皆進出之意也 其从口者从周省聲 造周古音同部詩鹿鳴示我周行傳至也周到 亦與往進義近 从周 省者 形聲兼會意可識矣然古文不必一體 ⿱㞢口形與⿱㞢口字似告 ⿺辶⿱㞢口同音故⿺辶⿱㞢口或从告聲作造此例亦多矣 朱駿聲云造字本 訓當為至周禮司門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儀禮士喪禮造于西階下傳注皆訓至宋策而造大國之城下注詣也孟子深造之以道 注致也此說與余合矣

(古籀篇六十五第一四頁)

高田忠周 曰按元釋廟或釋造 並非 此从宀古文宀穴通 ⿱宀周猶⿱穴⿱告小作⿱宀⿱告小 ⿱宀⿱告貝作寘也 造告同聲 知⿺辶窖亦窖字異文也 但銘意讀

為廟古音通矣。又字从造聲、固當與造通用耳、並存』（古籀篇七十二第三六頁）

ん 郭沫若曰『造即周礼大祝六祈、二曰造之造、又大師、宜于社、造於祖……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均本銘造字義、其正字當作祰、說文、祰、祭也』（兩攷一七四頁簷大史申鼎）

e 郭沫若曰『寤即造字、讀為肇、始也』（兩攷一八八頁曾子仲宣鼎）

c 容庚曰『說文造古文作艁、此復从宀作𥧌』（武英九十六頁六頌壺）

商承祚曰『說文艁、古文造、从舟、案金文羊子戈作䑑、與此同、爾疋釋水、天子造舟、故从舟、从告、而後造、故从告、頌段作𥨊、頌鼎作

「⿸广艁造舟于广下也』(古攷十二頁至十三頁)

i 馬叙倫曰「倫」按艁字見說文為造之重文蓋呂忱所補也字見廣雅頌敢有⿸广艁亦從艁然艁不從舟車之舟乃履之初文也說文履字從亚然履字無從舟之理由亚本作▭而譌也甲文有舃即說文之遺又有⿱日凵即說文之退其所從之凵非口舌字亦履之初文蓋凵象對面所見之履頭今嬉劇中所著之靴子其頭頗似於船頭杭縣謂之方頭靴子從對面視其形正如此造從辵辵為行走之走本字履所以行故從辵者亦得從履』(刻詞六五頁羊子戈)

a,b 高鴻縉曰「⿸广艁」制造之本字亦作艁从广从舟告聲言屋或舟均人所製造也後世通以造訪之造代之久而成習而⿸广艁與艁均

慶」(頌器考釋三九頁至四〇頁)

齊文濤曰：「公孫𥨍即齊景公時代的公孫竈。𥨍(竈)即造。金文「造」字多異体，有从辵、舟、戈、貝、金等。例本銘「造」从火、从穴，从穴者尚見于傳世陳麗造戈(簠齋藏古目十二)、陳余造戈(陶齋吉金錄卷三.43頁)。造與竈音同可通假。公孫𥨍即公孫竈，亦即子雅。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子雅、子尾怒」，杜注：二子皆惠公孫。高誘呂覽注：「子雅，惠公之孫，公子欒堅之子竈也」。公孫竈于齊景公三年(公元前545年)參與了倒慶氏的政變。此後即上台執政，死于齊景公九年(公元前539年)。當權的時間總共六年」(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五期一三頁，概述近年來山東出土的商周青銅器)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造就也从辵告聲譚長說造上士也船古文造从舟」高田忠周謂字非从告其言至塙攷諸金文造字右旁作⿱屮口⿱屮口⿱屮口頭部向左傾中部橫畫乃从點變成而此點又無中生有之繁飾最後衍變成⿱屮口(郳大司馬戟)直與从牛从口之告無異許氏謂告聲實據古文譌體而為說者也竊疑字从屮从𠙵口為器屮長於器栽種之義也頌鼎作艁从宀是種栽於居室之內與生字象屮出於一(土)之意同易屯「天造草昧」注「生也」此造之本義也生字之衍變㞢↓㞢↓㞢與⿱屮口↓⿱屮口↓告亦正同出一轍金文造字左旁多从舟與說文古文同又或从辵或从戈或从金或从貝从舟从戈是作舟(盤)造戈也从貝从金是以貨財金屬成之者並皆會意从辵之造許氏云就也其言是也當與从舟(若戈若金若貝)之艁訓作者不同然同音相段於

金文中已不甚區別矣」

〈1377〉

周法高曰「本銘(宗周鐘)的「逆邵」疑即令毀「用鄉(饗)王逆遊」的「逆遊」，謂用饗王而逆相之也。「遊」諸家讀「造」。案古音「邵」隸宵部，「舟」聲字及「造」隸幽部，韵部相近可通。中爯彝「用鄉王徐(逆)从」(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四頁四十五誤作「从」字，右邊「彝」字所從之三點併入「从」字，寫作「彡」)宅毀「其(零釋一二八頁一三四頁釋鼿)萬」年用鄉王出入」文例皆與令毀「用鄉王逆遊」相近。」

〈1377〉

周法高曰「白川靜謂「說文造之古文作艁。同語例者如麥尊「麥揚用乍寶障彝，用鬲井侯逆造，遲明命」，麥彝「用鬲井侯出入遲命」。鄉與鬲相當，逆遊與出入相當。小子生尊「用對揚王休，其萬年永寶用鄉出入事人」(西清八．四三)金文通釋二四．令毀．白鶴美術館誌第六輯頁二七二。

案大系頁四二「用鬲侯逆舟與令設用饗王逆造同意則鬲殆段為燕也」(參金文編附錄下頁一一3123鬲)

<大51>

「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五分尊一為升」

迨 a

迨 戍甬鼎 王命宜子迨西方于省 迨當讀作會說文會古文作㣛从彳與从辵同義

〈0617〉「王令宜子迨西方于省」

迨 b 保卣

〈2725〉「迨△會王大祀祓于周」

a 強運開曰「迨」且子鼎王命且子迨西方于相說文迨遝也从辵合聲迨遝為疊韻字容庚云迨當讀作會說文會古文[illegible]㣛从彳與从辵同意運開按容說甚是蓋古迨佮本為一字與古文謀誨為一字同例(古籀三補卷二第八頁)

a 高田忠周曰「劉心源云舊釋作追按追从𠂤不得从合此實迨字說文迨遝也从辵合聲遝迨謂行相及即會合之意且子鼎迨西方于相與此同亦可讀作會說文會古文从彳合會意此从辵與彳同辵原从彳也・按劉說為是吳大澂以且子鼎之

逧為會字从說文會作祫也愚謂祫逧元同字古文或借逧即祫為會也許氏云祫古文會知壁中古文如此』(古籀篇六十五第一八至一九頁)

參閱0693逧字條商承祚說

a 吳闓生曰『逧古文會字三體石經會皆作合』(吉文卷一第一〇頁且子鼎)

〈大9〉「逧會王客𦷦京彭祀」

a 𨒪 迮

中鼎 用征以迮

〈0632〉「用延征台以△乍迮」

b 𨒪 鐘 屬羌

〈0042〉「厥辟韓宗敵 遂率征秦迮△齊」

b 徐中舒曰「遊從乍從攴從辵，仍與作同。齊侯鎛鐘云女台戒戎𢼸，又云用𢼸鑄其寶鎛，皆以𢼸為作。膚鼎云乍造鼎，十用征以迮，以御賓客子孫。是若迮客若為韻，仍讀迮為作，作行也。曾伯蔡簠云用征用行，文義正與此用征以迮同。（詩常武王舒保作，箋云作行也。）此鐘征遊並用，征為征伐，遊亦征伐。詩無衣云與子偕作，傳云作起也。左氏襄二十三年傳云今君聞晉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杜注作起兵也。曰起曰起兵，皆征伐之事」（屬氏編鐘圖釋三頁）

b 容庚曰「齊侯鎛鐘女台戒戎𢼸、用𢼸鑄其寶鎛、姞氏簋姞氏自𢼸為寶尊毁，𢼸皆乍之異文，則此遊字亦即迮之異文。膚鼎

用征以迮，猶曾伯霥簠用征用行也。此亦征迮對文，說文迮，迫

也。」(善圖第三頁驫羌鐘)

「劉節曰：「迮即說文迮字，膚鼎亦有用征以迮之文，仲姞敦作字

从乍。文仲鍱簠亦然。文選歎逝賦註引聲類曰：迮，迫也。玉篇：迫迮

也。」(攷存九十頁驫氏編鐘考)

a 逪

逪 經典通作錯 曾生簋 逪衛即詩韓奕采芑之錯衡傳錯衡文衡也

〈1387〉 衛逪 錯

b 逪

毛公鼎 金甬 逪衛

〈0680〉 衛逪

b 徐同柏曰 錯字作逪 本迹逪字假為錯（从古卷十六、二十九頁周毛公鼎）

b 劉心源曰 說文逪迹逪也 即交錯之本字（奇觚卷二五十頁毛公鼎）

a 高田忠周曰 毛公鼎金甬逪衡 借逪為錯 經傳即借錯為逪 此互通用也……按說文逪迹逪也 从辵昔聲 詩所謂獻酬交錯 即此字義（古籀篇六十五第一九頁）

c.

遄

齊侯壺

〈2835〉

「遄」△據郭氏所釋與容氏異

a 丁佛言曰「𨑋齊侯壺原書入附錄徐籀莊以為歸字案當是遄」(古籀補補卷二第八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遄往來數也从辵耑聲易損以事遄往爾雅釋詁遄速也又疾也詩相鼠胡不遄死泉水遄臻于衛巧言亂庶遄沮烝民式遄其歸義皆同矣」(古籀篇六十五第二〇頁)

𨔝 0183

(seal glyph) a

速 詩伐木以速諸父

弔家父匜用速先嫂諸兄

〈144〉「用速先嫂諸雉」

a 劉心源曰『速舊釋速非从東即重字所从已為聲者又从辵為速即踵』(奇觚卷十七三四頁叔家父匡)

a 高田忠周曰『劉氏古文審云速舊釋速文義篆形均失此从東乃東之剝文加辵為速乃𨔝字重原从東聲也虘鐘之鐘作重可證說文𨔝相迹也凡辵彳偏旁同意故知速即𨔝踵踵古今字詁速今作踵是也。按此攷是說文𨔝下云相迹也从彳重聲即繼承之意與銘意合又踵下云追也从足重聲一曰往來見又速下曰跟也从止重聲按三字元皆同初先作速變作踵譌為踵又或从辵作速後省作𨔝跟也字之本義踵跟作迹可追迹矣往來之迹可見也』(古籀篇六十四第一七頁)

令簋 逆

〈1377〉用鄉饗王逆▲造

伯𡨦父鼎

〈0524〉用口王逆▲时吏入

𢾊鐘

〈0061〉及𦅫人迺造閒來逆卲王

同簋

〈1367〉孚逆▲朝至于玄水

鬲比盨

〈1497〉令女疋成友右逆▲繹口內史無𢦏大史旟曰

伯者父簋

〈1160〉用鄉王逆▲造

叩簋

〈1143〉用鄉王逆▲卩事

逆尊

〈2078〉作逆▲

父丁寶尊彝

隱侯簋

〈1409〉隱侯𠤳逆▲作簋

曶鼎

〈0679〉才𢦏王人迺賣用口不逆▲付曶

仲𠭯簋

从干

〈1153〉用饗王逆▲作

陳逆簋

〈1296〉陳氏裔孫逆▲

方濬益曰吳清卿中丞說文古籀補以迂為古文逆 濬益按說文辵部䢔進也从辵干聲讀若干即此文逆字見陳逆敦簋二銘

其文迥殊未宜相混段若膺大令曰干求字當作迂干犯字當作
奸按段說是矣然古人字少故干祿等字經典多作干用古文
也』（綴遺卷十八、八頁迂父丁尊）

c
孫詒讓曰『䢎字阮釋爲造孫釋爲逆呂字形宷之當爲迂說文辵部䢎
進也从辵干聲讀若干卽此字逆从屰造从吿古文或省从屮（見本書智鼎）
芉不从辵干阮孫釋誤』（拾遺中六頁宗周鐘）

孫詒讓曰『[illegible]爲楚公之名其字兩見薛款識未釋阮釋爲逘云上體作
㞷下體作辵是迋字也說文云迋往也晉姝左氏傳往勞之往皆作迋
字亦作逘漢書揚雄傳注逘古往字往與狂通書微子我其發出狂史
記作發出往是也史記楚世家鬻熊之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

熊繹左氏傳言熊繹事康王熊狂當在成王時鐘 其所作然史記言熊繹始封于楚此已稱楚公者大戴記 陸終氏六子其六曰季連季連者楚氏也則楚固舊封至 熊繹乃加地耳今案阮說非也此字銘皆從□後從□迋從王聲金文王字常見無作□者迋從㞷聲㞷說文從㞢在土上其字金文作□據本書召鼎匡字偏旁或作□據吳彝叔家父簠匩字鞋字偏旁與□大不同且史記明云熊狌生熊繹熊繹當周成 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呂子男 之田是熊狌時楚實未封帝繫所云乃舉其終言之安得謂熊繹時楚已建國耶竊謂此□字實當爲逆逆龤屰聲說文屰部屰從干下凵屰之也此從□上□字銅蝕缺一畫作□者卽屰之變體變凵爲冂又逐著于干字之中秦繹山刻石討伐亂逆逆作□是凵可逐著干字中之證陳逆簠見本書逆作□是凵可變作冂之證陳逆簠逆字屰下從□此銘第一字從□第二字從□與陳逆簠略同惟左省□耳又汗簡干部載古文逆字作□云見尚書案□當卽屰字籀爲逆然大可爲凵變爲冂之證

楚世家熊徇子熊咢太（十二諸侯年表作鄂索隱本作噩）此楚公逆即熊咢也咢逆

一聲孳生之字古多通用（釋名釋言語逆遻也遻不從其理則生殿殿不順也說文蕚即鶚字蝉即鰐字）故史記

㠯逆爲咢』（拾遺中八頁至九頁楚公鐘）

丁佛言曰『[illegible]智鼎[illegible]古匋許氏說曰迎也从辵屰聲關

東曰逆關西曰迎案逆謂不順有牴觸意故从牛』（古籀補補卷

二第八頁）

K

馬叙倫曰『倫案小臣宅彝銘末曰其萬年用卿王出入辭例與

此同彼作用卿王出入者卿讀為賓相之相卿王出入謂相王

出入也周禮太僕之屬有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

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位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是

其證也此言用御王屰从屰即逆字逆謂迎也逆从疑即逆復
也鄭玄注復逆曰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倫謂逆
謂受下奏是下奏即是羣臣之所奏白迎羣臣之所奏故曰逆
復者猶今言荅復即羣臣所奏復下而行之故曰復復者行故
道也義取於是逆謂受其請从謂从其請也鄭司農以復為奏
事非也後鄭於宰夫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曰復之言報也反
也反報於王義雖可通然倫謂以羣臣之奏上之王曰逆以王
可其奏者復之羣臣曰復復正史記漢書所謂報可也至宰夫
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謂宰夫
掌復逆諸臣萬民之奏御僕掌復逆羣吏庶民之奏耳復猶報
可故此曰从此言相逆从不及命詔出入疑中禹乃御僕也(國
刊第五卷一期九四頁讀金器刻識中禹彝)

a 吳闓生曰「徒造猶云徒從。徒御命敦：命作寶敦，用饗王徒御事。仲偁彝：仲偁作厥寶彝，用饗王徒從。麥尊：用鬲井侯徒造。并同。徒字从牛从辵，牛或作𢆉，讀逆非是。麥尊此字从屮甚明。又宂簠虞牧字亦作𤘘，知牛亦作𢆉，非必屰也」吉文卷三第六頁矢令敦

b 馬叙倫曰「倫按舊釋迂，依形釋足，然即說文之逆字也。說文干部所屬𢆉屰二字，其實干𢆉屰一字也。吳夌雲謂干從大，象人倒立形。倫檢甲文作𢆉𢆉，是其證也。人足向下乃生之常理，今以足向上則逆矣，故辛字從二從𢆉，而義為辠。甲文辛字多作𢆉，從一從𢆉，一為天地之天本字，而天乃顛之初文也。初民畏天之威，故以足向天為得辠於天，辠所以

皆從辛也、甲文逆字作𡴑𠂹諸形、有徑作𠂹者、則干屰為一字明矣、金甲文夫字作𠀡𠀡、而甲文逆字又有作𠈿者、其為從夫甚明、則知大夫本是一字、大夫皆人之異文、曶鼎、賓茲五夫用百寽、言贖此五人也、古偁大夫猶今言大人、𠈿字県而視之、則與屰同、所從為県夫也、干屰之為一字又明矣、夫者、由大本作𠀡而譌變、屰又譌變為𢆉、屰為𢆉、因殊為三字矣、干屰音紐雖有見疑之異、而皆為舌根音、𢆉音今在日紐、古讀日歸泥、泥疑同為鼻音次濁音、則又於音可明其為一字也、然逆字當依金甲文作𨑓、逆迎為音同疑紐轉注字、而迎之初文為卬、說文譌為從卩、表一人向此而來、此人伏而迎之、卬實從人從卩之初文作㔾者、說文誤與包裹之包本字作勹者混而為一、會意、𨑓則以屰表來自道上者、卩以表向道上迎之者也、此本古之圖語、說文誤為從辵逆聲之形聲

字、由不悟逆不從㐄、亦不從昰大之屰、其形與昰大之屰同、而此實以屰表自外而至、其首向内非向地、若純以圖畫表之、自然見其不同耳。(刻詞一〇七頁至一〇八頁逆尊)

a 楊樹達曰(四)于思泊吉金文選上叁卷九葉下釋屰逆至于玄水云、言逆大河西至于玄水 吳闓生吉金文錄叁卷十三葉下云、逆、逆行也、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八七葉云、逆當讀為朔、余謂逆字當讀為㴑今字作泝 說文十一篇上水部云、㴑、逆流而上曰㴑洄、㴑、向也、水欲下違之而上也、从水、㡿聲、或作遡、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逆流行水曰㴑、左傳哀公四年云、吳將遡江入郢、杜注云、逆流曰遡、國語吳語云、率師沿海泝淮、韋注云、逆流而上曰泝、屰逆至于玄水者、屰為語詞、言自泥東至于河、又遡河而上至于玄水也、㴑字从㡿聲、㡿字

从屰聲，㴉屰古音同，故銘文假逆為㴉也，不嬰毁云，馭方玁允廣伐西俞，以馭方為朔方，此銘以逆為㴉，其比正同，朔遡二字古皆讀疑母，今讀朔為所角切，讀㴉為桑故切者，非古音也。」（積微二三三頁同毁跋）

譚戒甫曰「𨒅當是从辵牛聲，為逆的別體字，金文逆字皆从倒大，大像人形，倒大作屰，屰像人逆入形，會意，惟此與伯者父毁銘（見容庚金文編七八頁）从牛，或因牛屰皆屬疑紐，可以通作。」（中華三輯八二頁西周㽙器銘文綜合研究）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逆，迎也，从辵屰聲，關東曰逆，關西曰迎。」方濬益釋迂乃干求字，孫詒讓同。干金文作干，屰與干形近而非一字，馬叙倫謂干羊屰一字，稽諸古音，干在元部 kan，羊在侵部 ɣjam，屰在魚部 ngiak，縱或聲紐互近，然韻部各自不同，其說

非是吳闓生謂字从牛从辵乃徒字字誠有从牛者見伯者父簋及㠯簋恐亦形體之譌且金文別有从土之徒字其用法與逆逆字絕不相同是兩字各異可知譚戒甫謂字从辵牛聲逆之別體甲骨文逆字𢓜羅振玉謂从辵从屰者屰為倒人形象人自外入而辵以迎之（甲骨文字集釋五二一頁）羅說為長牛古音在之部ngiwəg與逆雖同聲紐韻部終究遠隔同簋云「卑逆至于玄水」楊樹達讀作㳂其說可从」

〈大9〉「用鬲厌逆盎造」〈大29〉「楚公逆自乍作夜雨靁鈬鎛」「逆其萬年又壽」〈大46〉「少子陸逆曰」

寓 彳止 [a]

遇 从寓

子遇鼎

<0512>

子遇 下

遇鼎

[a] 高田忠周曰按元釋寓非今審篆形寓與辵各為形勢此合寓與辵為字之證若為寓字當合宀與遇為形作遇也寓从禺聲遇从寓聲亦同此為緐文且爾雅遇見也遻也左傳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此為本義字若从禺無意而从寓自有意遇見者猶寄寓也遇或是本形遇是省形乎但遇寓同聲固當互通用也（古籀篇六十五第二四頁）

0186 遘

a 〔字形〕 遘 卯卣

〈2720〉「遘于妣丙彤日大乙奭」

b 〔字形〕 𨏗伯簋

〈1347〉「麻白伯于遘王休」

c 〔字形〕 保卣

从彳

〈2725〉「遘于四方」

a 〔字形〕 𩈒簋

〈1325〉「遘于妣戊武乙奭」

d 〔字形〕 陵僖為媾 𦍩伯簋婚遘

〈1389〉「諸弦倗友雩百者婚遘」

〔字形〕 克盨

〈1496〉「隹用獻于師尹倗友婚遘」

遘 婚媾

〈2721〉「遘〔大〕乙翌日」

高田忠周曰『說文』遘遇也。从辵冓聲。按冓有對形有對意。此形聲包會意明矣。古文辵彳兩部通用。故亦作𢔎。朱氏駿聲云字

亦作逅易卦名以媾為之字作姤鄭本正作遘詩野有蔓艸邂遘相遇釋文本作逅（古籀篇六十五第二四頁）

周名煇曰「女部[古文字形]从之麻伯彝　丁氏定為媾字　今考定為遘字當入辵部

名煇案說文辵部云遘遇也从辵冓聲此文从辵从冓依其本字自當定入第二篇辵部金文婚媾字作遘者蓋古文字少假遘遇之遘為婚媾之媾也說文女部云媾重婚也从女冓聲易曰匪寇婚媾」（古籀考卷中一九至二〇頁）

參閱0518冓字條高鴻縉說

通 a

頌鼎 通

<0674>「通△彔(祿)永令(命)」

b

c

頌簋

<1392>「通△彔(永)令(命)」(A.B)

a

頌壺

<2836>「通△祿永命」

<1344>「用祈匄康勵屯右通△彔魯令」

<0033>「受余通△彔康虔屯右」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通達也从辵甬聲易繫辭往來不窮謂之通此為本義也轉為凡通達通貫之義晉語道遠難通注至也尚近本義而禮記儒行上通而不困注謂仕道達於君也又莊子齊物論通也者得也論衡超奇博覽古今者為通人皆轉義也」(古籀篇六十五第二八頁)

(大44)

「通彔永令命」

徙 𢓊 𨓇 〈2165〉 「徙」

徙 解 〈2288〉 「徙」

徙 尊 〈1955〉 「徙」

林義光曰「說文云。徙。迻也。从辵止聲。𢓊。徙或从彳。按徙古屬歌韻。止非聲。从辵止或从行省(彳 行 止)。古作𢓊(代商彝辛)」(文源)

沙孟海曰「[足跡形]為足跡形不誤。但此即止字。吳錄一因舊說未名何文。古之止即今之趾。其訓足也。夂止為步。兩足前後相隨為步。此文作[字形]十趾俱全。最不易得。子且辛爵作[字形]趾數已減。由是而[字形]而[字形]而今隸之步字成矣。趾數減省至三而止者。三可以代表多數。二不可以代表多數也(此說本汪中釋三九)。甲文步作[字形]。在上列[字形]與[字形]之間。虛實並用。亦古文常例。猶如降字通作[降]。而太保敦乃作[字形]也(關於足跡向背正倒之說詳見吳大澂之正夂字說)」

足跡解以外觚文又有〓尊文壺文又有〓〓皆為徙字窓齋集古錄中標題作半析木形足迹形壺名雖未愜殆已煞費苦心日人高田忠周强作解人於其所著古籀篇中乃釋為街字殊堪閔笑徙字見於集韻以為是陟之或體不知此乃步之繁文止舟為前甲文或從行作〓或從彳作〓止〓相隨為步甲文亦從行作〓此則從彳耳其例一也(中山第五册四〇八一頁擴古錄釋文訂)

柯昌濟曰「說文徙迻也从辵止聲𢓊古文从辵从步似是會意字也」(韡華二二三頁徙尊)

馬叙倫曰「倫按舊釋足跡形二立矩形二倫謂ㄔ即說文之彳實為行之異文行金文率作〓甲文作〓象通衢之形此於ㄔ

旁著步與步字同形而不得讀為步蓋步為陟之異文猶夅為降之異文初止象形後以易與他形相混乃各增阜字以明降陟之義行為通衢乃是平道平道無須登陟故知非步字而實表左足先行右足總之則此實說文之辵字辵為行走之走本字而走之初文作夭乃象急走之形所謂趨也故其轉注字作趨而奔字所以從之也(詳疏證)知非說文之徙字者徙從辵止聲也(刻詞七十頁徙解)

0189 䢛

還 免簋二 [illegible]

[illegible]侯鼎

𧱟[illegible]還敔 <1359>

[illegible]

還 <2927>

還 [illegible]

唯[illegible]還 <0663>

自征

[illegible]伯簋

[illegible]伯[illegible]作 <1178>

[illegible]尊[illegible]

[illegible]還 [illegible]鼎

[illegible]還 <0444>

[illegible]

[illegible]尚還 <3079>

阮元曰「還通寰。寰古縣字。穀梁隱元年傳。寰內諸侯。釋文寰音縣。寰內圻內也。」（積古卷七、四頁完簋）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䢛復也。从辵睘聲。詩何人斯還而不入。箋行反也。爾雅釋言還返也。轉義為凡旋轉之偁。」（古籀篇六十五

第三一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還，復也，从辵睘聲」。

(一)名詞：鯀還，人名「鯀還乍寶用鼎」(鯀還鼎)

鄭還，地名「𤔲奠還𢿱眔吳眔牧」(免𣪘二)

(二)動詞：復也「唯還自征」(咢侯鼎)

〈大7〉「唯還」。

遣 不从辵 小臣逨簋 𣪘（?）宰甫（?）見

〈1357〉 遣自鹿 召（?）述 逆 東

大保簋 召

〈1323〉 大保克 敬 亡 譬 遣

我鼎

〈0647〉 遣盤（?）于 翏（?） 具 五朋

遣簋 〈1349〉 亡遣 譴

獣鐘

〈0061〉 及 遣 逆遣

𠕒 來 遣 卯王

小臣遣簋

〈1357〉 遣自鹿 召 述 逆 東

明公簋

〈1260〉 唯王令明公遣 命

遣簋

〈1460〉 作遣 簋

从走 遣小子簋

〈1183〉 遣小子 𩛥 其友作 醬 男王姬 鬻 鼎 彝

城虢遣 生簋

〈1199〉 城虢遣 生 旅 毁

穿鼎

〈0648〉 遣仲令 宮 司 鄭田 對揚

遣仲 休

遣叔鼎

〈0401〉 遣叔 作 旅 鼎 用

遣叔盨

〈1477〉 遣叔吉父作 虢王姞 旅 盨

P

作冊魖卣 〈06787〉

〈2734〉「王遣公大史」

「肄武公廼遣禹率公戎車百乘」

徐同柏曰『遣字从辵从口古文譴讀若遣詩崧高王遣申伯箋王以正禮遣之國也』（从古卷十二、十七頁周蘇敦）

徐同柏曰『遣字从辵从口本古文譴讀若詩崧高王遣申伯之遣謂王以正禮遣之國也』（清儀一冊四二頁周蘇敦）

孫詒讓曰『遣王釋爲遣阮釋爲遠案此字从辵从舌从羊與遣遠二字形聲並遠此當爲達字說文達从辵羍聲羍从羊大聲此从舌者古音舌大同部舌聲大聲段玉裁六書音均表同在脂微齊皆灰部王念孫二十一部古音表同在祭部儀禮既夕記設依撻焉注今文撻爲銛釋文銛音息廉反卽从金舌聲之銛與劉昌宗音括已爲銛字者異故此變大爲舌也達者撻之省周官

閭胥各掌 其閭之徵令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鄭注觵撻者失禮之罰也無有逢女蓋勞勉之辭猶言無己失禮見罰耳』(拾遺中十一頁至十二頁 庠父鼎)

子 高田忠周曰『按此篆代辵以丕走走古多互相代起作䞈迁作舒其一例也而此字遣旁又从口遣从辵𦥑聲不从口也蓋知此為譴省文古从口字或从言說文嘖或作讀是也又从言字或从口詠或作咏是也要从口从言皆同意故耳此篆今定為譴字說文譴問也从言遣聲顧氏元本玉篇蒼頡篇呵也廣雅譴責也譴怒也譴讓也方言譴喘轉也郭璞曰譴喘猶宛轉也愚謂喘當作諯諯譴義近』(古籀篇五十三第一九頁)

〈大5〉「王令命遣△戠東反尸夷」「疐肇從遣△征」〈大6〉「遣△令曰」〈大47〉「嘉遣△我」

a

遲　說文籀文从犀。犀，南徼外牛。犀，遲从犀

正合。遲義不當从犀。五經文字曰：今从籀文，足證唐人經典

用遲不用遲也。與遲通

仲𠭯父盨：遲伯

<1307>

「中仲𠭯父𠀠朕皇考遲」

白伯王母遲姬𨸏簋」

b

伯遲父鼎

<0422>

「白遲父作

𩀍鼎」

<2779>

「遲子興尊口」

高田忠周曰：按金文避父字與此篆略同，唯彼辟作𨸏作𨻻作𨹾，其卩形與此篆之尸作尸稍異，是似許氏所謂籀文从犀者，姑分別附之。然未知許氏之遲亦元避字，而避與遲通用，古音避遲一聲之轉耳。然則籀文以避為遲也。（古籀篇六十六第四頁）

𣏟邐 乙亥鼎 〈0623〉

「尸光 邐」

辛巳簋 〈1253〉

「取宮 京邐」

a 吳大澂釋虆還二字曰「𣏟疑古虆字从二朿象兵器在虆形禮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虆即此字又象二矛倒垂形乙亥方鼎𣏟還大澂釋虆還」(古籀補附録九頁)

a 高田忠周曰「此當邐字銘勳鐘麃客字作𠕀𨜏君簋鹿字作𢊁貉子卣鹿字作𢊁皆與此𠕀相似又說文麗下出古文作丽出籀文作𠀚而金文亦作𠀚象兩兩相對之形亦殆無有定形即知此𣏟為丽異文此从丽鹿从辵即為邐明矣說文邐行邐邐也从辵麗聲廣雅釋詁邐過也是也然如銘意當叚借為釃字說文釃下酒也一曰醑也从酉麗聲詩伐木釃酒有藇傳以筐

曰醴以蘞曰滑蓋王將招飲故先令尹醴醢酒尹當事甚勉佳各者惟悉也詩那執事有恪即此義也」（古籀篇六十六第三頁）

a

周名煇曰「辵部[illegible]乙亥方鼎王饗酉尹光邐隹各吳書摹作[illegible]缺其上半以為古還字誤按此篆从辵从麓說文逯篆下云行謹逯逯也林部麓古文从彔作[illegible]金文中[illegible]伯星父毁作[illegible]彔伯𢦏毁則衹作彔𥨊謂尹光邐隹各謂敬逯惟恪與行謹逯逯之義合是邐當即逯之古文也

強氏定為逯字古文　今考定為邐字古文

名煇案強氏之說粗觀之亦似近理細案之實無一當尋意齋集古錄第六冊三葉載此銘云乙亥王各格于魯餗次王鄉饗酉酒尹光[illegible]邐隹惟各格商賞貝用乍作父丁彝云云魯餗次為地名王饗酒為句尹光乃人名強氏脫譯一尹字則

器失主名矣。㞢乃光字古文，說見上卷及跋秦始皇二世詔版。皇字條，且此篆分明从辵从⿱林麗。吳氏脫寫𣏟，以為還字，固非。強氏以為从⿱林麗，然𣏟亦非林字，當分別觀之者也。𣏟字从二𣎳，余疑為麗（儷），皮為禮之麗，象以木架張鹿皮晾曬之形，故說文日部云：曬，暴也，从日麗聲。而麗字古文作丽，籀文作𠀇，或即其遺形歟。（籀文丽从二元字，元為象人形，字殆即儷字之古文本字矣。）是此文當為从辵从麗，而非从辵从⿱林麗，亦甚明白。說文辵部云：邐，行邐邐也。（古籀考卷下六至七頁）

a 楊樹達曰：按說文二篇下辵部云：邐，行邐邐也。與銘文義不相應。余疑字當讀為婐。說文十二篇下女部云：婐，婐妮也。从女，果聲。一曰：女侍曰婐。引孟軻曰：舜為天子，二女婐。按今孟子盡心下篇字作果，趙岐注訓果為侍。然則尹光邐謂尹光侍也。

麗與果古音並在歌部、音相近、故得相通假、婐字廣韻音烏果切、而祼字則即果切、蓋婐字古音與祼同、故銘文以邐爲之也、邐字吳闓生訓侍、是矣、然無說、今爲明之如此。辛子彝云、辛子王禽多亞職言、京麗、文例與此銘同、麗亦當讀爲婐。」(積微一六六頁尹光鼎再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邐、行邐邐也、从辵麗聲」、劉心源釋䜌還二字、吳大澂釋㯻還二字、金文還作[illegible]從[illegible]與[illegible]相去甚遠、兩氏之說斷非、強運開釋邐謂即逯之古文、然字从林非从林、與字形不合、周名煇謂二木乃象以木架張鹿皮晾曬之形、麗古文作丽、王筠說文解字句讀亦謂象兩鹿皮之形、此恐亦許氏麗皮納聘蓋鹿皮也一語之傅會、未足信也、楊樹達謂字讀作婐、侍也、

麗果古音在歌部。聲近通段。揚說誤甚。古音邐在佳部 lie。婐在歌部 kwa 聲紐韵母開合口大異。且女侍曰婐。尹光似非女性。何必定要讀邐為婐。

a 遹

盂鼎 遹省先王

〈0676〉「雩我其遹省 相 先王受民受疆土」

b

c 善夫克鼎 遹

正八自之年

〈0662〉「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自之年」(A·B)

d 遹 盨

〈1349〉「遹御 穆王寴親易錫遹」

肄遹拜手𩒨首

e 克鐘 遹涇東 至于京師

〈0053〉「王親令克遹涇東 至于京自 乇」

f 㝬鐘 王肇 遹省文武

〈0061〉「王肇遹 省文武」

g 翏生盨

〈1495〉「戈口口口桐遹 翏生從口口折首執」

傒戒器孚傒

口匕作旅彝

吳大澂曰遹往也小篆作遹古文以遹為萬字遹與勱通周書曰用勱相我國家許氏說勱讀若萬盂鼎遹相先王（古籀補七

頁

a 劉心源曰遹[7]省或釋邁相非邁从萬:即蠆說文作[illegible]古刻作[illegible]皆象蝎形[illegible]象其足尾不得从内即内即楷書萬亦从厹不从内何況古文則不得援尚書勱相二字為說也蓋遹从矞:从向冏即故得从内其从中者毛公鼎𨒅務鰥寡之務㠯敄為之作[illegible]解具於彼其所从之矛正从中知此从矛省冏省又从辵是遹字也爾雅釋言遹述也孫注遹古述字讀聿案詩遹追來孝礼器作聿追左昭二十六年傳聿懷多福注聿惟也是其義宗周鐘王肇[illegible][illegible]文武亦遹省二字或釋建相蓋不識所从之矛也 b(奇觚卷二四十頁盂鼎)

a 孫詒讓曰『此字實當為遹之省與前宗周鐘王肈遹省文武堇彊土遹作𨔝［攈古三之二］正同此从𠚤即矞之省說文辵部遹回辟也从辵矞聲冋部矞从矛冋此下作冂从内即冋之省上从𠙴者矛之壞字矛為直兵有刺而小篆作𠂤象形殊不類古文蓋作𠂤上象刺中象英飾下象柲於形較切前𦣞公敨𦣞公敄人敄作𢼸［攈古三之一］王宜人甗無敄敄作𢾺［攈古二之二］後毛公鼎迺敄鰥寡敄作𢼸［本卷］偏旁並與此相近宗周鐘作𠂤者𠂤之變此作𠚤者省矛為中即上𠂤刺矢之形要兩器皆以遹省連文足相推定也前卯敨懋作𢢀矛省作𠆢又陽湖費氏所藏𠂤卣拓本史懋作𢢀中矛形亦省作𠆢與此可互證爾雅釋詁遹自也述也遹遹語詞亦作聿禮記坊記引詩聿追來孝毛詩聿作遹是也』餘論卷三第四九至五〇頁［盂鼎］

吳寶煒曰「說文遹从辵同此中象矛形冏省遹古文」(南公鼎文釋考十八頁)

違 臣卿鼎 〈0563〉「公違省自東」

違 臣卿簋 〈1229〉「公違相自東在新邑」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違離也从辵韋聲爾雅釋詁遠也詩殷其靁何斯違斯傳去也書酒誥薄違農父馬注行也又廣雅釋詁違偕也書堯典靜言用違禮記大學而違之俾不通注猶戾也此等義字形固當从口从舛作韋韋與韋束訓之韋別字也然後世混韋韋為一遂製从辵韋聲之違以為韋字用古今文字之變往往有如此者矣」(古籀篇六十六第九頁)

〈大6〉「亡直攸違」

a 達 師寰簋

〈1381〉「曰林曰焚 曰鈐曰達△」

b c 保子達 簋

〈1182〉「保子達△乍寶毁」(A·B)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達行不相遇也从辵羍聲詩曰挑兮達兮达達或从大或曰迭謂一說以达為迭字也又羍下曰小羊也从羊大聲讀若達詩生民先生如達以達為羍羍達音同義亦相涉耳其子之生也安易如通達也又泰字訓滑也从廾水大聲泰達亦音義相近矣其行也滑泰通過無所遇也蓋與咢相反矣此字後人專用段借義行焉本義遂隱耳朱駿聲云按達字惟書顧命用克達殷集大命似當訓絕禮記內則左右達為夾室所以相隔吳語寡人其達王于甬句東與不相遇義近愚謂許君云行不相遇者如爾雅釋宮之九達旁岐这遭行路者不相遇大通之道也」(古籀篇六十六第九至一〇頁)

[a] 遺 从彳 召鼎

<0679> 「僓[△] 十秭」

<0678> 「勿遺[△]壽幼」(A.B)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鐀匚也。从辵貴聲。即遺匚本義。遺棄轉義。銘意用為餽送之餽。餽本字作饋。饋遺同聲通用也』(古籀篇六十六第一四頁)

a 楊樹達曰『阮氏積古齋款識釋僓為遺字(肆卷叁拾伍葉召鼎)是也。然未釋其義。余按詩邶風北風云、王事一埤遺我。毛傳云、遺、加也。左傳成公十二年云、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加遺連文、遺亦加也』(積微五十八頁召鼎跋)

C

遂　魏三字石經春秋僖公公子遂如晉古文作𨓜尚書君奭乃其隧命古文作𨓜說文有隊無隧今本尚書作墜說文新附有之

盂鼎我聞殷遂命

b

〈0676〉「我聞殷述△（墜）令（命）」

小臣謎簋

〈1357〉「遣自𫒾（述△遂）」

（A·B）東

a

盂鼎

〈2990〉「墜△王」

盂鼎

〈0668〉「述△（遂）于圖室」

〈1384〉「遂△省東國圖」

〈2920〉「其毗子孫永寶用勿遂△（墜）」

吳大澂曰「𨓜疑古文借述為遂酒誥今惟殷墜命召誥今時既墜厥命說文無墜字當止遂」（愙齋四冊十六頁盂鼎）

丁佛言曰「𨓜盂鼎我聞殷遂命徐籀莊曰遂讀如隧墜案𨓜當釋述」（古籀補補卷二第七頁）

强運開釋隊曰『𨒪盂鼎我聞殷隊命从辵魏三體石經尚書君奭乃其隊命古文作𨒪今文作墜可以為證』(古籀三補卷十四第六頁)

高田忠周曰『吳大澂云疑古文借為遂酒誥今惟殷墜命召誥今旹既墜厥命說文無墜字當作遂。按墜正字作隊作遂者已屬叚借然銘意即从吳說為妥當矣說文遂循也从辵术聲籀文作𨗴儀禮少牢禮遂述命曰云云蓋亦同意耳』(古籀篇六十五第一一頁)

b.c.
徐中舒曰『遂盂鼎作𨒪無叀鼎作𨒪均與魏三字石經君奭隊字古文从字形近君奭乃其隊(墜)命又與盂鼎我聞殷隊(墜)命之

語相合。無重鼎王各于周廟遂于圖室，言王至于周廟達于圖室也。此云遂東，往東也。（集刊第三本二分二八一頁遊敦考釋）

b.c.

郭沫若曰：「述字徐中舒釋遂，云盂鼎作𨕖，無重鼎作𨔶，均與魏三字石經君奭隧字古文𨕖字形近，君奭乃其隧（墜）命，又與盂鼎我聞殷遂命之語相合。無重鼎王各于周廟遂于圖室，言王至于周廟達於圖室也。此云遂東，往東也。（集刊三二）今案釋遂甚是。然字實是述，述與遂同在脂部也。說文辵部遂之古文作𨗨，舊苦不知其所从，實亦述字之稍稍譌變者。閔寓五六書通引籀文㒸作𣎵，則是朮字。古朮述㒸遂音同字通，許閔均不免誤以段字為本文矣。（石經亦係假述為隧）」（兩攷二十三頁至二十四頁小臣謎段）

朱芳圃曰：「說文辵部：述，循也。从辵，朮聲。𨒠，籀文从秫。按禾部：秫，稷之黏者。从禾，朮象形。朮，秫或省。考朮為初文，秫為後起字。

金文作㣫、象稷黏手之形、

說文辵部、遂、亡也、从辵、㒸聲、䢫、古文遂、按䢫即述字、魏三字石經尚書君奭乃其隧命、（隧今本作墜亦）古文作𨒪、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公子遂、如晉、古文作𢓊、並從止之譌誤、孟鼎銘云、我聞殷述令、即君奭之隧命、是其證也、

朮與㒸同音、故凡从朮从㒸得聲之字、例相通用、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西乞術、文公十二年經、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皆作遂、禮記月令審端徑術、鄭注、術、周禮作遂、並其例證、從義言之、漢書刑法志、園囿術路、如淳曰、術大道也、遂亦訓道、春秋演孔圖、使開階立遂、宋均注、遂、道也、一作隧、國語魯語、具舟除隧、韋注、隧、道也、許君訓述為循、意謂順道而行、引伸之義也、

乃（釋叢一三一頁至一三二頁述）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遂亡也从辵㒸聲又述循也从辵朮聲遂籀文从秫此字徐中舒容庚等釋遂謂古文作𨗨𢕟與此形近吳大澂郭沫若朱芳圃等釋述音近段作遂三字石經古文乃述之譌誤兩者以後說為長說文云「秫稷之黏者从禾朮象形朮秫或省」小徐本作「从禾朮聲」治許學者多从大徐說朱氏更謂象稷黏手之形然亦傅會之言恐不若小徐朮聲一說之有理朮實象以手𢹷梳禾穟之形乃穌之象形字說文云「穌把取禾若也从禾魚聲」朱駿聲謂稈皮散亂把而梳取之其言是也又「䓛刷也从艸屈聲」廣雅「䓛謂之刷所以理髮者」䓛朮古音同在微部曰穌曰䓛皆以𢹷梳整理為義䓛傳其音穌傳其誼明朮之所象則秫字當云从禾朮朮聲秫為本字則朮秫或省乃同音通段也」

追 a 呂尊 追

〈2143〉 呂多用追于炎

追 b 矢方彝

〈2446〉 敢追明公賞于父丁

追 c 矢尊

〈2152〉 敢追明公賞于父丁

追 d 伯𧇡簋

〈1298〉 用追孝于皇考

追 e 頌鼎

〈0674〉 用追孝祈匄康𩰫屯右 純祐

追 f 頌壺

〈2836〉 用追孝

追 g

追 h 頌簋

〈1392〉 用追孝祈匄康𩰫屯右 (A·B)

追 i 師奎父鼎

〈0667〉 用追孝于剌仲

追 j 不嬰簋

〈1393〉 王令我羞追于西 余命女 汝 御追于䢅 戎大同 從追女 汝

追 k 仲追父簋

〈1046〉 中仲追父乍宗彝

追 l

追 m 追簋

〈1355〉 追虔夙夕卹厥死事 天子多錫追休 追敢對天子覭揚 追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追 n 芮仲鐘

〈0034〉 其用追孝于皇考己伯

追 o 邿𨟻簋

〈1286〉 用追孝于其父母

追 P 追

余義鐘

〈0050〉「台(以)追孝侁且(祖)先祖」(A.B)

追 r

鄀公簠

〈1437〉「用追孝于皇取(祖)祖皇考」

追 s

虘鐘

〈0036〉「用追孝于己伯」

追 t

買簋

〈1321〉「其用追孝于朕皇且(祖)祖啻(帝)考」

追 u

鄀公鼎

〈0651〉「用追孝于氒皇且(祖)祖晨公」

追 v

陳貯簋

〈1336〉「用𠈪追孝於我皇殷考」

追

井侯簋

〈1378〉「克奔徙(走)上下帝無冬(終)令(命)于有周追考(孝)」

〈0051〉「以追祭祀」

〈0056〉「用追孝侃前文人」

〈1141〉「用追孝」

〈1332〉「用追享孝」

〈1460〉「用追孝」

〈2723〉「召多用追于炎」

〈大17〉「王令(命)東宮追以六自(師)之年」

〈大19〉「王令敔追𨘋御于上洛烁谷」

〈大36〉「用追孝于氒皇且(祖)可公」

〈大37〉「用追享孝于皇且(祖)考」

〈大49〉

<*49>

「用禪追。孝于皇考更仲」

a 逐 逐甗

〈0840〉 逐

b 逐 汙簋犬部䋣釋

〈0635〉 㮂中賞 厰壇彝

逐 𢼛嫛方鼎

逐 毛 两

c 逐鼎 〈0475〉 逐啟諆作廟 叔寶尊彝

c 方濬益曰「㒸作豕古通作隊此文从辵从豕是遂字也」(綴遺卷四十五頁遂啓諆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逐追也从辵从豚省按从辵豕」(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此从辵从豕字形甚晳古籀補為遂字非是今正但逐姓未聞疑字係叚借又或史傳所逸說文逐追也从辵从豚省朱氏駿聲云孟子如追放豚此其誼也按字實當从豕聲亦許君豕篆下所謂今世字誤以豕為彘也費鳳別碑白駒

以豨貍疑从希或从古文豕作希易睽喪馬勿逐大畜良馬逐此說亦可矣但如此篆似从犬者蓋凡逐畜獸皆謂之逐故字从犬後以豕代犬初有逐字矣字或从豕又或从犬猶家字或从犬作㹜也果然許氏从豚省未可遽信或古文有別說而然乎（古籀篇六十六第一七頁）

<九25>「卑俾復虐逐氒君氒師」

0200 逞

逞

吳季子之子劍

〈3155〉

逞

吳季子之子逞之元用劍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逞通也从辵呈聲楚謂疾行為逞春秋傳曰何所不逞欲又彳部徎徑行也从彳呈聲徑者直也呈者平也直也逞徎同字直行通達之義也从呈兼會意也』(古籀篇六十六第二三頁)

遠 克鼎 〈0675〉「𩛥柔遠△ 能𤞷迩」

遠 番生簋 〈1387〉「𩛥柔遠△ 能𤞷迩」

a 高田忠周曰「按此衣上作屮亦屮字銘辪字亦作辪並作屮可證矣銘義遠讀如字𤔲即始字與治通實與理通用㦰益同暬遠暬猶曰遠邇也說文𨘅遠也从辵袁聲𢓊古文遠按从辵从步从叀省聲也然爾雅遠遐也禮記王制屏之遠方注九州之外也中庸柔遠人注蕃國之諸侯也樂記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注高遠三辰也此為本義」(古籀篇六十六第二三至二四頁)

商承祚曰「說文遠古文遠案金文克鼎作𢓊與篆文同此下从屮當是㞢之為誤石經古文作𢓊从彳」(古攷十三頁至十四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遠遼也从辵袁聲𢓊古文遠」商承祚謂古文下从屮乃㞢之誤其說是也遠从袁聲袁从止衣聲袁古文

[illegible]說文謂从衣𠁁省聲誤說見0460褭字條

名詞：遼也「𩐋遠能𤞞」(克鼎)

〈大47〉「用康𩐋(柔)妥(綏)褱(懷)遠△埶(迩)君子」

0202 䢋

迂

迂 从辵

居簋

〈1324〉 迂舍余

一斧

劉心源曰迂从于非从亐當是迂（奇觚卷十七、十四頁居彝）

遹 从𧰨今經典通作原惟周禮夏官序官遹師猶存古字从彔傳寫之譌 陳公子甗

「陳公子子叔遹△父乍作旅甗」〈0818〉

史敖簋

「史敖作遹△中簋」〈1240〉

單伯鬲

「單白遹△……」〈0755〉

「伯遹△父乍作中姞鬲」

魯遹父簋

「魯大宰遹△父乍作季姬牙媵簋」〈1248〉

魯遹鐘

「魯遹△……」〈0021〉

「乍作龢鐘用亯考孝」

雝饔遹父鼎

「奠雝饔遹△父鑄鼎」〈0522〉

「吳大澂曰遹即石鼓文遹字單伯鬲作遹說文遹高平之野人所登从辵备彔今經典通作原惟周禮夏官序官遹師猶存古字也愙齋二冊九頁魯遹鐘」

高田忠周曰『張容德云此原本字許云高平曰𨘢小篆乃借用原字原篆文原縣也今𨘢字唯見周禮蓋籀文也此考即是周禮𨘢師注地之廣平者此實本字本義之存者說文𨘢高平曰𨘢人所登从辵备彔闕段氏云疑有脫誤當作从辵从略省从彔人所登也故从辵今本淺人所亂耳此說非是此字元當作备彖為正夂有行步義故从夂平备彖人所可凥亦當為田為圃故从田彖為字聲𨘢篆古音同部可證也然則字已从夂不當亦从辵其从辵者後人增添蓋依史籀等妄取增緐茂密也』(古籀篇二十一第五至六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𨘢高平曰𨘢人所登从辵备彔闕按古作𨘢陳公子甗从行省轉注从止从夂謂可登降也陟古作陟降古作降止夂皆象足跡

形，从田从豕从豕豕畜形，謂可佃牧也。省作𤲱（鄭𤲱父鼎）、作𤲱（散氏器）」

（文源）

d 郭沫若曰「𨗈即說文𨗈，高平之野，从辵从甸从彖，比最為正確，金文中已有誤从备者，小篆則更誤彖為彔矣」（兩攷一九六頁魯原鐘）

e 柯昌濟曰「說文𨗈高平之野人所登，從辵备彔闕，又𠫐水泉本也，從灥出厂下，原篆文𠫐省，王氏句讀俗字作源，而以原代𨗈，案王氏蓋申許氏之誼，考古文原𨗈遠三字皆通，如卜詞云𨗈來羞即以𨗈字代遠字，作𧰼從田從豕，殆取遠誼，說文之從备彔即從夂從田從豕之訛」（韡華六頁魯𨗈鐘）

千

馬叔倫曰、邍說文作邍、嚴可均等皆據石鼓文作邍、證為從辵從略省、彖聲、丁山曰、春秋說題詞高平曰大原、邍從田、有平義、從夂、人所登也、田之下蓋從遂、詩、寧俾我遯、周易遯卦、其釋文竝云、遯本作遂、漢書匈奴傳、遂逃竄伏、顏注、遂、古遁字、廣雅釋地、原、端也、遂端旁紐雙聲、是邍從田從夂遂聲、倫檢單伯鬲有邍字、與石鼓文同、則此從宋者省耳、然說文訓邍為高平之野人所登、後人以為即平原之原本字、非也、如春秋緯說亦止是高平之野曰原、如丁說、亦止是行於田中而已、不見高平之野義也、倫謂此從辵邍聲、為遂之異文、或遂即其省也、高平之野者邍字義、散盤有畧彖、即邍字、從略、彖聲、即平原本字、說文無邍字耳、從略者、說文、略、經略土地也、胡渭曰、略字必有精義、左傳、天子經

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又曰、封畛土略、又曰、侵敗王略、皆訓界、經略猶經界也、莊廿一年傳、王與之武公之略、注、略、界也、僖十五年傳、東盡虢略、注、東盡虢界也、王筠曰、略字有動靜之別、左隱五年傳、吾將略地焉、僖十五年傳、謀鄫、且東略也、宣十一年、略基址、十五年、晉侯治兵於穀、以略狄土、皆動字也、王與武公之略、東盡虢略、天子經略、侵敗王略、皆借動字為靜字也、章炳麟曰H變易為畺、又變易為𣅊、亦為略、故與畕雙聲、倫按平原幣原字作备、則略即平原之原本字、幣文作备、從田夂聲、此從备亦然、散盤從畕、即畕、說文之畕字也、緣各為夂之轉注字、夂為來往之來初文、故從夂得聲、即從各得聲也、來音古在泥紐、原音疑紐、泥疑同為鼻音次濁音、

故略轉注爲畬象、而古書皆借原字爲之左傳言封畛土略、封畛謂區別而劃限之、土略連文猶詩之原田連文矣、然則經略即孟子之經界、借略爲界、爲畺、而非略字本義、或謂散盤從畕、畕畺一字、則略自爲界之轉注字、倫謂金甲文中字繁簡每從作書者意爲增損、不能悉拘。」（刻詞一六九頁至一七〇頁鄭饔鼎）

高鴻縉曰「石鼓文高原之原作邍、說文謂其形作邍、解之曰高平之野人所登是故鼓文偏旁[illegible]、乃其音符也、字正象巨口廣肩及足與封尾之形乃猿之象形文也及篆隸以下形變相殊然緣椽瑑篆等字以之爲聲符、猶可追尋」（字例二篇六九頁）

丁山曰「𨔵」高平之野、人所登、從辵备彔闕、

徐鍇曰、人所登、故從辵、登而上、故從夊、夊止也、春秋傳曰、原田每每、詩曰周原膴膴、故從田、未知何故從彔也、鈕樹玉曰、說文無备、故云闕、段玉裁曰、人所登、從辵备彔闕、此八字疑有脫誤、當作從辵從略省從彔、人所登也、故從辵、十四字今本淺人所亂耳、人所登蒙高解、從辵之意也、略者土地可經略也、彔者土地如刻木彔彔然、西都賦溝塍刻鏤是也、蓋從三字會意、王念孫讀說文記則謂今本誤以夊田二字合為备、非是、嚴可均則以為篆體當作𨔵、說解當作從辵從畧省篆聲、备彔闕、皆校語、略經畧土地也、度其原隰、是畧也、合王嚴二君之說、則段君改訂紕繆甚矣、朱駿聲曰、字當從辵、從夆、從几、高平可升降也、從田、從水省、可食者原也、合五字會意、因改篆文為𨔵、不徵之

古而徒依義造形依形附會其去少溫何幾考邍古皆通原周官大司徒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釋文原本又作邍司馬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字正作邍邍陳公子甗作邍史敫敢作邍單伯禹作邍上皆從夂從田傍皆從辵而下不從彔則朱文藻鈔小徐本作邍（王筠釋例引）羅振玉石鼓文考釋謂邍字下從豕即彖字許書從彔殆由彖而譌者是已春秋說題辭高平曰大原原端也平而有度也廣雅釋地原端也端月令決訟獄必端平注猶正也邍之從田蓋有平正誼故周禮太卜三曰原兆注原原田也田上之夂小徐云止止即許君所謂人所登也田之下蓋從遂詩寧俾我遯周易遯卦其釋文竝云遯本亦作遂漢書匈奴傳贊遂逃竄伏顏注曰遂古遁字遯與端按之章太炎新方言音表謂之雙聲旁

紐雙聲之字，誼皆可通。由春秋說廣雅之訓推之，遂蓋邍之讀音。阮元釋易彖音曰：彖之音通貫切，音近緣，凡緣篆瑑等字皆從之，有緣飾隆起之意。（揅經室一集）遂從彖得聲，故邍亦有高意。然則爾雅云廣平曰邍，周禮大司徒注云邍地之廣平者，皆涉陸誼而誤也。水經汾水注引書大傳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詩皇皇者華于彼原隰傳亦曰高平曰原，是漢初經師皆以邍為高平，猶未失遂聲之誼。自遂音轉而同元，隆起之意亡，自遂訛為逯，邍之形遂不可解。使許君得見兩周古文真蹟，必厠邍于田部曰：邍，高平之野，人所登，從田從夂遂聲。（闕義九頁至十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邍，高平之野，人所登，从辵备录，闕」。吳大澂謂即經典作原之古字，其言是也。郭沫若謂字从辵从㽬从彖，

許氏从彔自是彖之譌。然郭據魯原父簋及魯原鐘謂备應作旬，則誤邍為高平之野。上从夂田，所以示陟降之意。丁山謂从田有正平之誼，田上之夂，人所登也。遂聲。遂古遯字。其說可从。然从田不必示正平之誼。春秋傳曰「原田每每」，詩曰「周原膴膴」。故从田。說文云「彖豕走也。从彑从豕省」。玉篇作豕走捝也。朱駿聲謂从彑从豕省會意。然从彑从豕省實不見走意，故疑字或本从辵作遂。遯古音在文部 dwən。遂从彖聲，當在元部。說文云「遯逃也。从辵豚聲」。是遂遯兩字義同音近，且豚據說文从彖省，是兩字形亦相近，通借互用，不必定為古今字也。高鴻縉謂石鼓文作邍。[illegible]乃猿之象形文，邍从之得聲。柯昌濟謂从田从豕，殆取遠誼。馬敘倫謂𨙶為平原本字，邍从辵𨙶聲，邍之異文。高田忠周謂字从夂从田彖聲，辵為增繁。然諸家之說不及丁

氏之可信也

衜

道 从首从行 汗簡行部衜釋

考道見于尚書 貉子卣

<2718> 「王令士衜道歸貉子鹿三」

衜 曾伯盨

<1446> 「金衜道 錫行」 鍚 錫

衜 𢿘鼎

<0631> 「師𩛥父循衜 導 至于猒」

衜 衜 衜 衜 衜 散盤

<2927> 「封于𨚕衜」「封于原衜」「封于周衜」「封于

眉衜」「自根木衜左至于井邑封衜以東一封」「降以南封于同衜」「封于𠱫衜內」

d-i 阮元曰「導字見石鼓文銘中數導字皆讀為道地名也」

（積古卷八、八頁散氏盤）

d-i 劉心源曰「道字皆从行从止合行辵二字為偏旁也說文道古文作𩠐 當从又与即此从寸者 封對射同 行省 汗簡行部有衜衜碧落文」

大衜天尊即此从行者省止（奇觚卷八二六頁矢人盤）

林義光曰『說文云䢔所行道也从辵首按首所向也首亦聲古作衜（路子尊彝癸）从行首或作𨗨（散氏器）』（文源）

高田忠周曰『阮氏以下諸家皆釋為導云石鼓文數導字皆讀為道此說非是石鼓篆文作𨗨下从又又寸古通用鼓文導字明〻白〻又此篆下形作止與彐不同間作乂者亦止異勢非从彐也又辵為彳止會意而彳行同意故辵亦或从行作𢓊耳下或以行更辵實亦此文省略也說文䢔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達謂之道首者始也本也直也道者本道也故一達直通也首蓋亦兼聲又說文古文作𨖹从寸即導字省文與道通用耳要誘人入道由道誘人即導也導導實道字轉義道導元同字初

有道無導無疑矣然尌固晚出古文非最古正文也易曰履道坦坦周禮遂人澮上有道注道容二軌此為字本義也」（古籀篇六十六第二五頁）

高鴻縉曰「道字初意為引導从行从止與从辵同百聲百與首與頭古皆一字一音今頭與道猶為雙聲」（散盤集釋十七頁）

〈大25〉

「受授徹奪處行衢。道」

a 遽 遽仲觶

〈2426〉「遽中(仲)乍(作)父丁寶𠂤」

遽從角

〈1263〉「遽從」

c 遽從鼎

〈0169〉「遽從」

d 遽父乙尊

〈2005〉「遽父乙」

e 師遽方彝

〈2443〉「師遽蔑曆，侑。王呼宰利易(錫)師遽瑂圭一、環章(璋)三，師遽拜頭(稽)首」

f 遽父乙卣

g 師遽簋

〈1351〉「王呼師朕易(錫)師遽貝十朋，遽拜頭(稽)首」

〈2525〉「乙遽父」

〈1178〉「遽伯睘作寶尊彝」

〈2835〉「齊侯命大子乘遽來句宗白(伯)，聽命于天子」

a 阮元曰「遽古通蘧。爾雅釋草大菊蘧麥，釋文蘧本作遽。蘧伯玉之蘧，淮南泰族作璩。後世有遽氏，又有璩氏，皆蘧之

異文。「(積古卷五、十八頁遽仲觶)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遽傳也。从辵豦聲。一曰窘也。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注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左僖三十三年傳且使遽告于鄭。注傳車轉義。晉語公懼遽見之。注疾也。禮記儒行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注猶卒也。又轉為窘迫義也。字亦作懅。後漢書徐登傳主人見之驚懅。注懅怍也是也』(古籀篇六十六第二八頁)

[glyph] 邊 說文从同乃从方之譌 散盤

<2927> 邊 柳 至于

[glyph] 盂鼎

<0676> 侯田 侯甸 佳毀 邊

林義光曰「說文云𨘢行垂崖也从辵臱聲臱宀宀不見也闕按臱字無考臱邊旁也古作[glyph]格伯敦从彳注从田方丙方丙皆古旁字見方丙各條本从田方或从田丙田旁誤複之也或作[glyph]散氏器从辵田以形近譌爲自或作[glyph]盂鼎」（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𨘢行垂崖也从辵臱聲而臱字說文闕形說一本宀宀不見也此或𡩋字之解耳𡩋下云𡩋𡩋不見也是也然則臱字形義未詳者也然詛楚文下形从方字漢隸亦往往从方古文本當如此耳禮記玉藻其在邊邑注九州之外吳語頓顙于邊注邊邊境也蓋本義謂行外境故字从辵而轉謂所行之外境亦曰邊也」（古籀篇六十六第三〇頁）

高鴻縉曰「字作臱者乃旁邊字从方(古旁字)自(古鼻字)聲作𨘢者乃邊遠字从辵臱聲盂鼎作𨘢者復增丙為聲符也今篆譌作邊隸楷變作邊」(散盤集釋十五頁)

丁山曰「𨘢所從臱𦣻之初形也上從自下從方儀禮大射儀左右曰方注方出旁也士喪禮注亦云今文旁為方臱之從方蓋取旁義王部皇大也從自自始也讀若鼻臱邊對轉臱之從自蓋取其音臱者邊旁之本字也後世皆假邊為之故經典文字曾不見臱廣雅釋詁邊旁方也禮記檀弓齊衰不邊坐注偏倚也是皆臱之本義臱之本義為旁為偏從其聲者故莫不有偏旁義目部矏目旁薄緻宀宀也辵部邊行垂崖也莊子其翼若垂天之雲釋文引崔注垂猶邊也釋名釋宮室梠或謂之櫋櫋縣也縣連榱頭使齊平

也方言屋梠謂之櫺注即屋檐也亦呼為連緜是櫺即屋檐屋櫓亦臱也自邊矏櫋諸字語根言之臱之為言旁也尤碻不可易古者方與丙形相近聲相同用嘗無別儀禮士昏禮皆南枋注今文枋作柄又少牢饋食禮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注古文柄皆為枋是古文從方者有時誤而從丙臱之從方取其旁義若誤而為⿱自丙則義不可見矣作書者乃復增方形于⿱自丙下故盂鼎邊矦詛楚文邊競字其所從臱竝衍丙作臱漢校官碑邊豆是⿰阝敫偏傍作臱蓋承盂鼎與詛鼎文之形而誤若老子銘作邊劉修碑作邊其偏旁從旁蓋又邊之形譌證之漢碑可以斷言臱下從方不從冏其從冏者惟漢邊虎印與申屠駟翻秦會稽刻石之邊字所從耳是知說文正篆多以秦書為質非如鄭知同云以古文為主也古文臱從方自聲其形甚明自方譌為内李斯復疊内為冏臱之義非特

許君所不解、即李斯亦無以明之、蓋其形義失傳也久矣、今本說文𡥀下云𡥀𡥀不見、殆妄人據𡨦訓補、非許君之舊。(闕義十五頁至十六頁)

𨑷

迊 說文所無高景成云廣韻〈2778〉「子姼迊△ 同帀周也 子姼迊子壷 子壷」

a 方濬益曰「𨑷當是伻之異文書洛誥伻來說文無伻字羣經音辨于部平使也注引書平來以圖是伻古但作平爾雅釋詁抨使也抨從也釋文曰抨字又作伻同此文从辵疑籀文作𨑷伻乃𨑷之省文耳」b（綴遺卷十三、三十一頁子姛迊子壺）

𨒪

迭　說文所無

余義鐘

〈0050〉「余迭斯于之孫」

徐同柏曰：「𨒪字積古齋釋作迭，吳氏釋作鄦。」（从古卷十三、五頁周鄦倪編鐘）

[illegible]

遹 說文所無

〈0817〉「遹」從「師雒父肩犯史使遹事

遹甗 于𡧼厌「厌𡧼遹𡧼辟」易錫遹金

寏鼎與遹 〈0631〉「𡩋」從「其文

同一人 𡩋 𡩋辟

[illegible] b

b 高田忠周曰「按寏人名音義無可徵然審篆形从攴从安自明皙者古文手攴通用知是从攴安聲古文按字也或云寏當闞字異文敃敔昏三字通用从宀猶从門闞作𨵧可證非是」（古籀篇五十四第二二頁）

說文所無

史頌簋曰⿺辶匡天子覭命

〈1356〉「日⿺辶匡△天子覭令」命

蔡侯鐘天命是⿺辶匡

〈0054〉「天命」

是⿺辶匡△

〈0658〉「日⿺辶匡△天子覭令」

叔⿰彳匡爵

从彳

〈1835〉「𥃝⿰彳匡△父庚寶彝」

a 徐同柏曰「⿺辶匡古匡字㞷羊一聲之轉日匡猶云日襄匡襄聲近義同」（从古卷二、十六頁周史頌設）

a 吳大澂曰「⿺辶匡字从辵从匚从羊當即藏字古文曰藏亦古吉羊語」（愙齋十冊十六頁史頌敢）

a 吳大澂曰「⿺辶⿷匚止疑藏字之古文史頌敦」（古籀補附録十三頁）

a

劉心源曰『遅印林云与揚字將字近余向呂為迎字今疑是廷迋二字說文𨑒往也从辵王聲春秋傳曰子毋我迋往古文作𨑒从㞷聲匡作匩从匚㞷聲匚籀文作𠥓此銘从辵从𠥓从羊聲与王㞷同義則往迎也』(奇觚卷四九頁史頌敢)

孫詒讓曰『金文史頌敢云日𨘉天子𨘉字以形聲求之當為从辵匩聲然匩𨘉兩字說文並未收尋文義或為匡之異文匡从𡉚聲與羊聲同部也𨘉甲文亦有云甲申巨名人今匩羌又云口口立匠口由匠即匩字(說文匚部匚籀文作𠥓即𠥓之省)籀文與敢文可以互證匩羌似亦匡正之義爾雅釋詁(匡正也)謂正其罪而伐之也但以金文甲文合校之疑古本有从匚羊聲之字又或加辵為之小篆無此二字故許書失收耳』(名原下三〇頁)

a 高田忠周曰『按劉〔心源〕釋曰迎 二字非銘 云遲天子䫉命遲蓋
睢字說又詳于往下唯疑劉所臨摹本果如此耶又據古所收
與敦文同日字在前行末遲字在後行首如此讀為日往天子
䫉命亦通即以往為睢然學字有析形作幽夕者禽字有析形
作Α𡿪者而Α在前行末𡿪在後行首與此日遲正同例此亦
當日遲元合形劉氏所據似不誤者云睢者贊美之詞亦猶云
揚云埶也』(古籀篇二十三第二六頁)

高田忠周曰『史頌敦器蓋並云頌其萬年無疆日遲天子䫉命
筠清館・按吳榮光缺釋吳大澂云疑臧異文古文審引史頌
鼎銘亦作遲天子䫉命合二字為一字劉氏心源釋為迎云
與日字合篆敦文分篆此字从辵从籀文匚从羊匚羊皆聲疑

迎之奇字井矦尊出入遲命井矦奠遲天子休與此鼎文義皆是迎字蓋二家說妄斷不稽非是此篆字形明晢作遅是必別一字而今失讀耳然愚竊謂遅是為往之異文也說文徃古文作𨗈从辵與此篆同又从匡々即匡見卜辭匡从㞷聲而㞷羊古音相通故匡亦从羊聲耳然則此篆从辵匡聲也因謂鼎文作遅者為暀字說文暀光美也从日往聲又爾雅釋詁暀暀美也是也即知敦文分書亦當合讀為暀如令鼎學字分書作𦥑冎二形亦與此同金文之一例也但如下文井矦尊銘文元無日形遅即往字無疑而尚叚借為暀詩泮水烝烝皇皇其箋暀暀猶往往也古往暀兩字通用可知今人省變暀亦作旺暀字已隱遅字全失』(古籀篇六十四第七至八頁)

高田忠周曰『按此器元有數枝書法亦有少差一器作遣為正文遣即睢字然此遣即遣亦往字匿為匯字見殷卜辭文此从匯聲為繇文也』(古籀篇六十六第三二頁)

參閱2467條沙孟海說

徐中舒曰『金文有言曰遣或曰用將鼎者

頌其萬年無疆日遣天子顯命｜史頌鼎

克其曰用將朕辟魯休｜小克鼎

遣從匚羊二聲與從將聲字古並在陽部故日遣之遣日用將之將鼎皆當讀如詩敬之日就月將之將毛傳將行也言奉行也日遣天子顯命者言日奉行天子之大命(孫詒讓古籀拾遺追殷篇以顯為顯字之

變體說文 顯大也)
曰用䵼朕辟魯休者魯休即魯休命之省(寰盤云敢對揚天子丕顯段休命段休言曰用奉行吾君之魯休命也又井侯尊云命猶魯休命也)

唯歸選天子休告亡尤告誥同誥即命也將命亦古成語論語憲問章闕黨童子將命集解引馬融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其在金文如

用驸井侯出入選命—麥彝

用驸侯造(?)舟選明命—井侯尊

此選命選明命即將命將明命也麥彝出入選命尤與馬注傳賓主之語出入相合」(集刊第六本一分三八至三九頁金文嘏辭釋例)

郭沫若曰「選字亦見史頌毁云日選天子覭命乃从辵匡聲之字字書所無大率乃光大顯揚之意」(兩攷四十一頁麥尊)

a 吳闓生曰「𨒪字中从羊，當即揚字，或釋為匡，顯命不必言匡也。又邢侯尊亦有𨒪明命及出入𨒪命之文」(吉文卷三第二四頁史頌敦)

a 高鴻縉曰「𨒪从辵匡聲，說文所無，未審其義。此處應讀為將，將持也，引申為奉。」(頌器考釋二二頁)

張日昇曰「按字从匡从辵，若彳，說文所無。字下容庚又收从匡从辵之𨒪字。諸家都以𨒪𨒪一字，蓋羊與㞷古音並在陽部，音近通用。且史頌簋謂「曰𨒪天子䫉命」與蔡侯鐘之「天命是𨒪」一語，文例相近，故鮮有疑之者。然詳細研究此兩點，則覺尤有未安之處。羊㞷古音雖同在陽部，但羊為開口字，㞷為合口字，此其一也。天子顯命與天命兩詞不應相比，實則「曰𨒪天子䫉命」

與無曩簋之「敢對揚天子魯休命」同例匡 从羊聲古音作giaŋ

克鼎云「克其日用將朕辟魯休將」从將聲古音作tsiaŋ 匡將並

段作揚diaŋ至於匡从㞷聲古音作giwaŋ當段為廣古音kiwaŋ

彔伯簋云叀宏天命即此之「天命」是匡爾雅釋詁云「宏大也」或

以弘為之詩民勞「而式弘大」箋「廣也」揚天子之命與宏天命兩

者意義絕不可混而為一此其可疑者二也故匡匡當別為兩

字匡从辵匡聲說文所無金文段作對揚字匡从辵匡聲說文

所無金文段作廣弘也」

〈大9〉「匡天子休」「匡明令命」〈大10〉「匡令」

⿺辶亟 說文所無

盂鼎

〈0676〉「⿺辶亟」衡曰 自平土

a 丁佛言曰「衡盂鼎吳愙齋疑古殛字陳簠齋謂同極案鼎文極劃口口乃土即亟徃宰治乃土之意」(古籀補補附錄一頁)

a 高田忠周曰「按據古籀恒軒吉金錄並作衡失止形非此明从辵从亟、亟、蓋字聲也古籀補云極疑古殛字又讀戊為歲三苗之竄非愚謂說文極訓棟也先哲云極訓至者至高也蓋未為詳今依此篆爾雅釋詁極至也詩崧高駿極于天傳至也易繫辭傳太極又爾雅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皆正字當作⿺辶亟行而至其所窮也故从辵亟聲亟者疾也急也當兼會意然則趣與佫同義也銘意即為至亟竟界」(古籀篇六十六第三二頁)

a 吳寳煒曰『說文徃从彳从㞷同此又从攴往繁文』（南公鼎文釋考十八頁）

參閱1694亟.

⿰彳⿱食止

遀 汗簡引林罕集字饋作⿰彳食

段簋 令龔欳遀大則于段

〈1352〉「令(命)龍(龔)欳遀」大鼎(則)則于段

劉心源曰『遀余向釋饋未碻或曰遺字案史記酈食其讀異基荀悅漢紀正作異基集韻食羊吏切則讀遀為遺是也遺讀去聲』(奇觚卷四、七頁畢段敦)

丁佛言曰『⿰彳⿱食止畢仲子敦亼為三合皀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是食已有會合義更从辵其為會字無疑覺古文从合其義猶淺原書入附錄』(古籀補補卷五第七頁)

强運開曰『⿰彳⿱食止段敦令龏欳遀大則于段容庚云汗簡引林罕集字饋作⿰彳食此从走殆亦饋字運開按容說是也又按且子鼎

王令且子追西方于相文法與段𣪘正同吳愙齋以說文古文會𠆢佮釋為古會字亦是也追𨓜形聲俱近似𨓜亦當為會之古文然細案兩器文義䢅𢦏且子段相為四人名大鬲西方則為田邑之名蓋大鬲西方本為段與相之所有而為䢅𢦏且子所侵敓者故王令其歸還之猶左傳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是也追𨓜皆為歸饋之䝨字於此可見饋歸盬追𨓜追佮𢔶音類相近金文及經典多相通假也（古籀三補卷五第九至十頁）

a郭沫若曰「𨓜當从辵食聲，聲在之部，以義推之，當是贈詒之詒。」b

（兩攷五〇頁段𣪘）

0213 ⿺辶⿱吅辰

⿺辶⿱吅辰 說文所無

⿺辶⿱吅辰鼎

〈0356〉

⿺辶⿱吅辰乍寶
障彝

a 德 不从彳 陳侯因資錞 惪字重見

<1503> 「令嗇 氒直惪△德 L

b 辛鼎 省心

<0612> 「氒敢家 雝德△ L

c 盂鼎

<0676> 「令我隹即井𠙴刑𢊁于玟王正德△ L 「令余隹令命女汝盂[illegible]井[illegible]詔[illegible]敬[illegible]雝德△ 型經 L

d [illegible]中 簋

<2804> 「懿德△ 萬年 L

e 毛公鼎

<0650> 「皇天弘猒氒德△ L 「[illegible]先王若德△ L

f 𤔲向簋

<1360> 「共明德△ L

g 𤔲生簋

<0046> 「克哲氒

<1387> 「不顯皇且祖考穆穆克哲氒德△ L 𤔲生不敢井帥中井

h 井人鐘

「型皇且考不不元德△ L 「虔夙夜尃溥求不替德△ L

<1385> 「德△ 宖不敢井帥用文 L

i 𤔲姞簋

「且祖皇考穆穆秉德△ L

<1345> 「尸用安[illegible]多福于 皇考德△尸[illegible]姬 L

j 秦公簋

<1382> 「穆穆帥秉明德△ L

k 德克盨

<1262> 「德△克[illegible]朕文且考障𣪘 L

l

m 虢中鐘

<1057> 「不顯皇考

東帝穆王秉 元明德△ (A·B)

師望鼎 <0669> 「哲厥德△

克鼎 <0625> 「盂哲 淑哲 厥德△

齊陳曼簠

<1434> 「肇堇勤 經德△

鼎 <0412> 「嬴霝德△ 乍鼎

嬴霝德簋

<1070> 「嬴霝德△ 乍簋

伯𢦏簋

<1313> 「秉德△恭 毛恭純

叔家父匜 从彳

<1441> 「悊哲德△ 不亡忘

蔡侯鐘 从言

<0054> 「延 誕 中𠭁 歆德△ 猷德

王孫鐘

<0060> 「惠于政德△ 延 誕 永余德△

<0035> 「余小子肇帥井型朕皇且祖考懿德△

<0049> 「克哲厥德△ 秉

明德△

<0574> 「曆肇對元德△

<0673> 「秉德△恭純

<1224> 「德△其肇乍簋

〈2829〉「爲德無叚（瑕）」
〈3012〉「秉德𣪘」

吳大澂曰「德从彳从㐭从心㐭古相字相心為悳得於心則形於外也盂鼎」（古籀補八頁）

孫詒讓曰「德得之𧭮字易升呂順德釋文德姚本作得剝君子得輿釋文得京本作德論語泰伯民無得而稱焉釋文得本作德季氏戒之在得釋文得本作德莊子齊無鬼無藏逆于得釋文得司馬本作德漢書天文志行得盡勝之注晉灼日星經傳得字作德項籀傳吾爲公得注晉灼曰字或爲德荀子禮論貴始得之本也楊倞注得當爲德詩碩鼠莫我肯德呂氏春秋舉難作莫我肯得皆二字通用之證」（拾遺上八頁至九頁齊侯鎛鐘）

高田忠周曰「說文德升也从彳㥁聲升即登也易剝虞本君子德車此本字本義之僅存者也又㥁訓外得于人內得于己也从直从心又直訓正見也从十从目从乚乚者隱也十目所視乚匿者不能逃也然卜辭金文直不从乚唯从十目作𥄂會意

固足矣。故悳亦作恵，德亦作德，又省作徝，而皆無乚。古文實如此耳。又古文多借德為恵，銘云明德，與禮記大學明德同。又書洪範六三德正直剛克柔克也。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至德敏德孝德也。大戴四代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又易文言四德，後漢書班彪傳注五德，周禮大司徒六德，左宣十二年傳七德，書皋陶謨九德，皆正直悳字義也。今德專行而悳字廢矣（古籀篇六十四第一頁）

郭沫若曰「說文道德之德作悳、云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从直心、德訓升也，从彳悳聲。金文悳字罕見，凡道德字均作德、今就金文編所收者十五字、逸錄之如次：德 盂鼎 德 番生毁 德 叔向毁 德 德 號叔旅編鐘 德 毛公鼎 德 井尽安鐘 德 蔡姞毁 德 師望鼎 德 德克毁 德 叔家父簠 德 秦公

段德齊陳曼簠德德王孫遺者鐘 通觀諸字、蓋㝗以徝若道、从心、徝者巡省之本字也、歔甗師雝父德道至于𪒠、即言師雝父出巡、道至于舒也、古文省相形近、省本不從目、从目作者乃古人之筆誤、說詳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是則古人造文㝗以省心為德、省者視也。」（金攷二二頁反傳統思想考）

陳夢家曰「德从言西周金文作德、戰國金文省彳、此則从言、此德字字形上的變更、在意義上亦有所不同、西周初中期金文曰敬德、正德、經德、中晚期曰哲厥德、明德、秉德、東周金文則曰為德、古文字形符偏旁的改變、往往表示字義的或概念的部分的改變」（金選三三二頁壽縣蔡侯墓銅器）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德、升也、从彳悳聲』、金文中德字除作尊名外、皆段作訓「外得于人、內得于己」之悳、後人亦借為道德字而

悳字轉廢郭沫若謂德字从徝从心省心為德並引𣪘鼎文郭氏誤作𣪘甗甗文無師雝父猶道至于㝬一語為証鼎文徝字誠从省然德字却从直省直不混甲骨文編卷十二直字作□卷四眚字作□金文變□為□再變為□則變為□再變為□直綫上之一點可以發展為一橫綫而絕不能變作兩條向上斜綫此乃古文字形體衍變不易之規律若混□□為一則無疑忽略此事實之存在郭氏又區別□□為相眚見字條0470省不知古文字直綫上之點乃繁飾如□之本作□也吳大澂謂德字从彳从□从心□古相字亦非悳从直从心為會意說文訓外得于人內得于己是也直字象目前有物象目注視物象則目與物象成一直綫故得直義物象以一豎表之處目之上作□者非謂物象在目上乃謂在目之正前也說文訓直為正見即此之謂也然謂从十

从目从乚，乚者隱也云云。則據晚周譎體立說。今仌君壺惪字作𢛳，所从直字，蓋亦許書之所本也。

〈大6〉「隹苟敬德」〈大9〉「冬終用寍造德，妥綏多攵祜」〈大24〉「首德不克叀」

〈大45〉「蕭肅成朕𨐨師旟之政德」〈大47〉「巠龔雖明德」「用喜用德」

〈大50〉「余雖小子穆穆帥秉明德」

[glyph a] 復 不从彳

禹比盨 复字重見

〈1497〉「其邑旃絲罬復友贈禹从其之田」「戎復隄余賸禹从田」「凡復友贈」

[glyph b] 禹比盨

〈1497〉「其邑旃絲罬復友贈禹从其之田」「戎復隄余賸禹从田」「凡復友贈」「復友禹从田日十又三邑」

「復友禹从田日十又三邑」

[glyph c] 復公子盨

〈1257〉「復公子白舍曰」

[glyph d] [glyph e] 小臣遨盨

〈357〉「雩乎復」歸（A·B）

[glyph f] [glyph g] 曶鼎

〈0679〉「效父乃則卑俾復乎絲」「東𥎦鼎則卑俾復令命曰」

[glyph h] 散盤 从辵

〈3927〉復道

復 溜

林義光曰「說文云復往來也从彳复聲复行故道也从夂畐省聲按复復義無別當同字古作[glyph]散氏器从𠂢象人形下象其足」

見复、复各條。从彳，畐省聲。畐之讀復，讀幽。攸聲另轉變作復』（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卩即ク夂文。此說文复重也，从勹復聲。复或體直从亯夂聲是也。復即懷抱煦育義。銘段為復』（古籀篇三十六第四頁）

高田忠周曰『說文復往來也，从彳复聲。易復卦復反也。許氏复下所謂行故道之義，蓋复復元同字，复从夊，行義在焉，又从彳為重複』（古籀篇六十四第四頁）

高鴻縉曰『復字原作亞，再作亞，再作复，見甲文金文。初意為往來也。从夂亞（古壺字）聲。周人加辵為意符，如本銘𨓬字，或加彳為意符，如

[illegible]从[illegible][illegible]字構造稍複矣秦篆省變作[illegible]（見嶧山刻石）隸楷作復此處復又也副詞」（散盤集釋十五頁）

聞一多曰『復本字作复金文从畐聲然畐亦注聲夊本有聲也夊古作[illegible]亦蹼之初文蹼本凡足之稱後乃專以名鳥足木足謂之跗柎一作跗蹼聲同本一字也說文夊行夊夊也从夊闕讀若僕案夊亦從夊聲爾雅釋鳥鳧雁醜其足蹼注腳指間幕蹼屬相著又蝙蝠服翼蝙蝠即編蹼編者聯也蝙蝠之翼如鳥鳧雁之足故名服翼即蹼翼也』（聞一多全集二第五九九至六〇〇頁璞堂雜識）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復往來也从彳复聲」又云「复行故道也从夊畐省聲」復复本當為一字复从夊已見行意更从彳若辵乃後之增繁金文从亞高鴻縉謂古壺字與許氏謂畐省異攷諸字形兩氏之言皆非攷諸古音复在幽部 b'ĭôk 畐壺分別在之

部 siwəɣ 與魚部 ɣwaŋ 故壺聲畗聲之說亦並誤竊疑豆乃象二皿若豆相合之形豆實从甲豆傾覆至乙豆亦可从乙豆傾覆至甲豆故有往來反覆之意其用於行則从夊聞一多謂夊本有聲畗亦注聲似未可从蓋夊在微部古音作 siwəd 與复相去甚遠陳邦懷謂复是从畗省（甲骨文字集釋頁一八九七引）並以曶鼎復字所从畗與畗形近為證李孝定非之是也古器皿有作尖底者不足為奇簋字毛公鼎作簋番生簋作簋此皿之為尖底器之明證也李氏謂复从亞疑象器形（甲骨文字集釋頁一八九九）惜未知其為二器相合之形耳」

復媿姓復公子簋云「乍我姑鄧孟媿媵簋」姓觿云「姓考云古有復國嬴姓滅于楚因氏地譜云即沔陽郡地去楚遠當滅于楚」

今从金文。陳槃不見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云「治沔陽縣，即今湖北漢陽縣」。(張日昇述)

〈大19〉「復付氒君」

〈大25〉「卑俾復虐逐氒君氒師」

徃

吳王光鑑 徃

〈2987〉「已徃」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徃之也，从彳㞷聲，古文从辵作𨑒，又㞷艸木妄生也，从㞢在土上，徃字形聲兼會意顯然矣」（古籀篇六十四第六頁）

于省吾曰「徃字作𢓸，般（滌非）、羅（長銘）誤釋為封，郭（沫若）釋徃是對的，古鉨文和古陶文徃字作𢓸者習見」（考古一九六三第八期四四四頁鄂君啟節考釋）

彼 不从彳

鄒豁尸鉥 皮字重見

〈0012〉「𥁕皮△彼 吉人高」

高田忠周曰「石鼓文丞ミ皮淖淵按經傳彼字也說文徦往有所加也从彳皮聲朱氏駿聲云漢靈臺碑德彼四表經傳皆以被為之又叚借發聲之詞呂覽本味道者止彼在已注謂他人然則彼我字似非有深義而為聲音之叚借者故鼓文唯以皮為之然叚借省形存聲殆為古文恆例彼字假令用本義亦當以皮為之也」（古籀篇六十四第九頁）

a 後 令簋

<1377> 「用頌後人享」 「婦人後人永寶」

b 單觶 士匪

<2432> 「王後 叔反」

c 仲鼎

<0650> 「自乍後王母厚商氒文母魯公孫用鼎」

d

e 師寰簋

<1381> 「令周乍般後男 叢臘障殷」 (A·B)

f 師望鼎

<0669> 「王用弗監忘聖人之後」

g 寧鼎 从辵

<0641> 「后師氏眾有嗣後或國我伐滕」

h 余義鐘

<0050> 「後民是語」

i 曾姬無卹壺

<2828> 「後嗣用之」

j 林氏壺

<2830> 「𢦔纖母後」

<1441> 「用速先後諸兄」

林義光曰：「說文云：後，遲也。从彳幺夊，幺夊者後也。按8古玄字，繫也。从行省，轉注。文象足形，字見夊條。足有所繫，故後不得前。古作𢓍

師望鼎或作𢓋師寰敦變夂為夂或作𨒥儀兒鐘从辵」（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後遲也从彳幺夂幺夂者後也古文作𨒥𢓋氏云幺者小也小而行遲後可知矣但取古文作𢓋文彳同意从彳為複亦猶复復之例許氏脫𢓋字今姑補出夂部然則後字本義謂行而遲在人後也』（古籀篇六十四第一五頁）

商承祚曰『說文𨒥古文後从辵案金文余義鐘作𨒥帥鼎作𢓋古篆文兩體皆有石經古文作𨒥』（古攷十四頁）

高鴻縉曰『說文後遲也从彳幺夂者後也胡口切

按夂有後退之意後字从夂从彳幺聲金文有改彳為辵者其意無別』（字例五篇一八三頁）

「聞一多曰後所从之夂亦本後字复之注聲符為畗亦即厚字所从得聲者，明畗有厚音而夂亦有厚音後厚音同，複厚同義，葍厚亦同義」（聞一多全集二第六〇〇頁璞堂雜識）

〈大20〉

「用乍朕穆考後仲陴▢壺」

a 〔字形〕 b 〔字形〕

从犀通遲說文从犀 乃後人所改

仲𫍲父盨

中仲𫍲父匕 朕皇考遲△ 〈1307〉

白伯 王母遲△ 姬障毀

c 〔字形〕 高攸比鼎 〈0670〉

王才在周康宮徲△大室

d 〔字形〕 徲盨 〈1491〉

徲△作妻 渼盨

e 〔字形〕 伯殿父盨 〈1282〉

伯殿父作

朕皇考遲△ 伯吳姬尊毀

f 〔字形〕 伊盨 〈1371〉

皇考徲△弔叔 寶鑑鼎彝

c 劉心源曰徲阮釋辟吕為闢案从彳从犀說文作徲久也吕籀文遲作遟推之知徲即徲故廣韵有徲無徲然徲徲遲遟音義竝通彳辵本同意也廣雅釋詁二遟久也仲𫍲父敔〔字形〕伯阮釋遟是也阮又云一釋作辟 易歸妹遲歸有時釋文引陸注遲待也此云徲太室謂王待之於太室左傳寡君須矣請待子是其義文選謝靈運酬從弟惠連詩傾想遲嘉音又有南樓中望所遲客詩

皆是待義注並呂思字解之非也』(奇觚卷二、十六頁鬲比鼎)

c 楊樹達曰『銘文云、王在周康宮𢓊大室、按𢓊字从彳从辟、說文所無、右旁辟字省口、洹子孟姜壺璧字、毛公鼎番生𣪕䌟字所从之辟皆然、或釋為徲字、非也、莊公二十一年左傳云、鄭伯享王于闕西辟、疏云、辟是旁側之語、又引服虔云、西辟、西偏也、大戴禮千乘云、東辟之民曰夷、南辟之民曰蠻、西辟之民曰戎、北辟之民曰狄、銘文之𢓊、當與左傳大戴禮記辟字同義、周康宮𢓊大室謂周康宮旁之大室也。』(積微廿九頁䣄攸从鼎再跋)

于省吾曰『唐蘭謂金文中的康宮裏有卲宮穆宮剌宮是昭王穆王厲王的宗廟徲大室是夷王的宗廟(見考古學報一九六

二年一期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康宮徲大室見兩攸从鼎害簋作犀宮唐蘭又謂犀跟徲是一個字通作夷并引詩經四牡周道倭遲韓詩作威夷為證（同上）吳其昌謂西周天子王號明見于金文者玟珷成卲穆龔懿俱有雖無康王然而有康宮康廟康宴雖無夷王然而有犀宮（原注犀即尸尸即夷）徲大室雖無厲王然而有剌宮（原注剌即烈烈即厲）（見金文厤朔疏證卷三28頁）按唐說和吳說均具有卓識但不知其寫作時期之先後關於徲夷二字的通借唐吳二說的論證還不够充分今特略為補苴徲夷疊韵古音并屬脂部徲同遲遲古文从彳从辵每無別說文歧徲遲（今本譌作遲）為二字非是錢大昕二十二史考异于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一條中講遲與夷的通借頗詳今錄之于下

陵遲而至于二世。漢書作陵夷。平准書選擧陵遲。漢志亦作夷。司馬相如傳陵夷衰微。漢書作遲。古文夷與遲通。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淮南原道訓馮夷大丙之御。高誘云夷或作遲。婁壽碑徲徥衡門。即棲遲也。說文遲或作迡。从尸。尸古文夷字。

按臧氏所列七證。除詩周道倭遲一證已見唐文。餘則可補其說之未備。夷王之夷。左傳昭二十二年以及國語周語。古本竹書紀年均作夷。以金文驗之。則應作犀或徲。是本字之湮由來已久。

西周十三王的稱號。除夷、厲、幽三字有善惡兩種含義外。其餘均合乎生稱善名之例。幽王不見于金文。幽字是否假借。還須待考。至于夷厲稱號的具體意義。有進一步加以推考的必要。

金文夷王之夷本作犀或徲。說文訓犀為犀遲。段玉裁注謂犀

遲即陳風之棲遲．并引毛傳訓棲遲為游息又說文訓徲為久．徲同遲說文訓遲為徐行久與徐行均與毛傳游息的訓釋一意相貫嗣子壺稱屖＝康盤(叔)屖＝謂閑適安樂與游息之義也相因因此可知屖或徲乃生稱的善名逸周書謚法解只就借字為說以為克殺秉政曰夷安心好靜曰夷則夷字有善惡兩義與西周諸王生稱善名之例不盡相符』(考古一九六六第二期一〇至一〇一頁讀金文札記五則)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徲久也从彳屖聲讀若遲」劉心源謂以籀文遲作遟推之知徲即徲其說不可易阮元釋辟楊樹達亦謂𤔲攸从鼎「王才周康宮徲大室」之徲與左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之辟同義旁也按金文辟屖兩字一从卩一从尸分別清楚

只縣妃𣪕屖作屖與辟字所从同。乃形近致誤。楊氏之言。誠有可商。唐蘭謂𢓊大室即夷王太室。郭沫若謂字亦可作動詞解（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頁一二七）說文訓遲為徐行。彳辵同意。遲𢓊音義並通。故𢓊大室不必即夷太室也。劉心源解遲為待。於鼎文文意不合。蓋鼎文所載。乃鬲攸从告攸衛牧之辭。周王聽訟於大室。當無接待原告之意。

得 从手持貝 說文从見乃傳寫之譌

a 中得觚 〈2222〉「中得△」

b 父乙觚 〈2231〉「乙得△父」

c 得罍

d 亞父庚鼎 〈0225〉「亞形中得△父庚」

e 亞父癸卣 〈2539〉「亞中得△父癸」

f 㠯鼎 〈0679〉「乃如弗得△」

g 師旂鼎 〈0665〉「白懋父迺罰得△[illegible]古三百寽」

h 戜敄盨 〈1251〉「又有得△」

i 余義鐘 〈0050〉「余𣪘贊遐兒得△吉金」(△)按郭氏所釋與容氏異

j 攴鼎 〈0675〉「䝿毛毛渾沌亡敃」

k 師望鼎 〈0669〉「䝿毛毛渾沌亡敃愍」

l 虢叔鐘 〈0057〉「䝿毛毛渾沌亡敃愍」

m 井人鐘 〈0056〉「貴毛渾沌用魯」按以上j k l m四條郭氏所釋與容氏異

觚文 〈2192〉「得」

〈0049〉「𠭰得屯純七敃」

阮元曰：「退字同敗。書微子：我興受其敗。說文引作退，可證矣。」（積古卷四、四十一頁舀鼎）

方濬益曰：「阮錄釋𠭰按古文𠭰从手持貝作㝵見虢叔鐘𠭰純字此文从㫃作贁以諸器中饋字偏旁例之當亦貴之繇體矣錄釋賚亦非。」（綴遺卷一、十五頁井仁鐘）

孫詒讓曰：「案賚舊釋為貴於文難通案校文義此與後虢叔旅鐘𠭰屯亾敃同前𠭰敲亦作擇（攈古一之一）即此字但彼𠭰字上从

貝下从手此移手著貝上與彼小異耳』（餘論卷三第二至三頁

邿人鐘）

m

強運開曰『□師望鼎㝵乇亾敗說文見部云㝵取也从見寸寸度之也亦手也又彳部㝵為古文得容庚云㝵从手持貝說文从見乃傳寫之譌說甚精塙足訂古書之沿誤 □虢叔鐘 □井人鐘㝵乇用魯𣎵在貝上𣎵即古文手字也』（古籀三補卷八第十頁）

高田忠周曰『按㝵為㝵即㝵本字 而此篆从彳明是得字也然得字亦極為古出矣說文得行有所㝵也从彳㝵聲古文省彳作㝵又見㝵取也从見寸从見寸之非已辨于㝵下但得字从彳从㝵寸聲包義也 而壁經古文唯作㝵要最古唯以㝵為得後凡

手取曰㝵往而有所取曰得以相分別所以字乳益多也易文言知得而不知喪正㝵字義也」（古籀篇六十四第一七頁）

高田忠周曰按㝵从又从貝字形明晳是當古文㝵字說文見部㝵取也从見从寸寸度之亦手也又彳部得行有所得也从彳㝵聲古文省彳作㝵亦同上此解皆誤凡彩取不必須見識忖度从見从寸無理今見此篆从又从貝又者手也貝者貨也其會意之指顯然禮記曲禮臨財毋苟㝵㝵春秋定九年㝵寶玉大弓是㝵字之本義也小篆借貝為貝即鼎之省形說見貝下貝與見形稍近故改貝為見又又與寸古字通用亦改又為寸始有㝵字漢人不通古文傳會為說許氏亦沿其誤耳如下篆陶文作目與小篆眼目之字似矣然古文目作[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目亦自有異亦當證㝵字不从見矣」（古籀篇九十九第二〇頁）

徐中舒曰金文言得屯者

肆克智于皇天口于上下得屯亡臤錫釐無疆丨大克鼎

不顯皇考宮公穆穆克盟氒心慹氒德用辟于先王得屯亡臤丨師望鼎

不顯皇考惠叔穆穆秉元明德御于氒辟得屯亡臤丨虢旅鐘

顆盨文祖皇考克蒖氒德得屯用魯永冬于吉丨井仁妄鐘

得屯之得或釋為德言德純美案金文德得各別此所引四器有三器皆德得並見絕不相混得屯者猶言得全也史記田完世家載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漢書枚乘傳云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文選載乘此文作得全者昌失全者亡此語與金文言得屯則亡臤則永終于吉義實相當金文臤同

慭憂也兮甲盤有休亡敃語得屯與休並列休慶也喜也亦與昌義相當又尚書中言純者如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酒誥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多方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文侯之命

此之言純亦可與上述諸語互證酒誥妹土嗣爾股肱純者妹牧聲同牧即殷舊都牧野之牧爾周公命康叔之辭此語當與多方之辭並觀多方言惟天不畀純者蓋在天言畀在人言得畀與得有相授受之意天不畀殷純故殷民不能永于多享酒誥言今妹土之殷民所以尚能生存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者乃嗣爾康叔股肱之純非殷純也文侯之命侵戎我國家純

者侵凌也。戎大也。言我國家純大受侵凌。故下文云我御事無有耆壽長在厥位。蓋純受侵凌。縱不即亡。亦當夭折。此意與得全者昌失全者亡文義正相協。據此知金文之言得屯。即史漢之言得全也。以辭例言之。此屯全均繫於他動詞得之下。皆當為名詞。即純德全德之省文。古藉多見純德全德。國語鄭語云建九紀以立純德。淮南原道云純德獨存。莊子屢稱全德。漢書高紀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此與得全者昌失全者亡。並為成語。蓋互文也。其在金文。如

承受屯德旂無疆至於億萬年。—嗣子壺

屯德而曰承受。與屯言得者同。為有所稟受。是屯為屯德之省文。在金文中並有其例證也（㠱中壺匃三壽懿德萬年。懿德猶屯德。懿純並可訓美也）（集刊第六本一分二九至三〇頁金文嘏辭釋例）

K

郭沫若曰『⿱日毛屯亡敃語亦見大克鼎及虢叔鐘，均係偁頌其祖若考之辭，井人鐘称頌其祖與考亦言賁屯用魯，字則分明是賁，知⿱日毛亦必賁字也，蓋从貝尾省聲，對轉而為賁也，賁屯乃疊韵聯綿字，當即渾沌之古語，古言渾沌，謂渾厚敦篤，不含惡意，莊子應帝王篇南海之帝曰儵，北海之帝曰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欲報渾沌之德，日為鑿一竅，七日鑿而渾沌死，此寓世日開明而澆風日漓也，故賁屯亡敃，猶言渾沌无悶，謂渾厚敦篤無憂無慮也，賁屯用魯者亦言敦厚故善』（兩攷八十一頁師望鼎）

、郭沫若曰『敃字段為擇，或釋得，或釋取，均非』（兩攷一六三頁𠑹兒鐘）

郭沫若曰師望鼎不顯皇考寬公、穆穆克盟厥心、悊厥德、用辟于先王、𠭰屯亡敃。

大克鼎穆穆朕文祖師華父、悤[illegible]厥心、宇靜于猷、盄悊厥德、

中器𠭰屯亡敃、錫敎厘無疆、此據周金文存本，宂本𠭰字晦。

虢叔鐘不顯皇考惠叔、穆穆秉元明德、御于厥辟、𠭰屯亡敃。

井人鐘覭盄文祖皇考、克哲厥德、賁屯用魯、永冬于吉。

右四器屯上一字舊均釋得、案得屯無義、諸器中均已有德字、亦不得讀為德純、且金文得字不如是、如曶鼎作㝵、𢦏毀作㝵、即便省彳、亦當作𠭰若𠭰、与此等字有異、舊認為相同者、蓋謂諸字从手作、与从又同意、然如井人鐘之賁、上體所从与手字絕不類也、余謂此乃賁字、从貝奉省聲、金文奉及从奉之餴捧埶諸字、多作𠦬若𠦬、省其下體則為𡳿形矣、其它三器文

乃从尾省聲、𡴆若𡴆乃毛字、即尾省、毛公鼎毛字作𡴆、正同、非从手也、尾聲与𠦝聲同在脂部、脂文對轉而為𦦃、𦦃乃疊韵聯綿字、盖即渾沌之古語、言渾厚敦篤也、以此義解之、文均循順。」（金攷二二〇頁釋𦦃也）

于省吾曰：「孫云得與德通……按井人安鐘克哲𠞹德得純用魯德得在金文多不通用且上句言德下句即言德亦無連用借字之理蓋得與用為對文純與魯為對文純美也魯嘉也所得者美所用者嘉」（雙選上一第二頁虢叔旅鐘）

商承祚曰：「說文得行有所得也。㝵古文得。依補例省彳。案甲骨文作[illegible]。金文曶鼎作[illegible]與篆文同。又見部㝵取也。甲骨文作[illegible]。金文虢叔鐘作[illegible]字皆从貝。石經古文作㝵亦然。則得㝵之見為貝之寫誤。又得㝵一字。後人以其異形而分訓。如徃生德惪之

例也』(古攷十五頁)

朱芳圃曰『師望鼎銘、⿱貝毛屯亡敃、大克鼎銘、⿱貝毛屯亡敃、虢弔鐘銘、⿱貝毛屯亡敃、井人鐘銘、𧶠屯用魯、永冬于吉、徐中舒曰、得屯之得、或釋為德、言德純也、美案金文德得各別、此所引四器有三器皆德得並見、絕不相混、得屯者、猶言得全也、史記田完世家載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漢書枚乘傳云、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文選載乘此文作得全者昌、失全者亡、此語與金文言得屯則亡敃、則永終于吉、義實相當、金文敃同愍、憂也、兮甲盤有休亡敃、語得屯與休並列、休慶也喜也、亦與休義相當、(金文嘏辭釋例三〇) 郭沫若曰、右四器屯上一字舊均釋得、案得屯無義、諸器中均已有德字、亦不得讀為德純、……余謂此乃貢字、

从貝𠦪省聲、金文𠦪及从𠦪之饙𢶕𩫖諸字多作𣏟若𣏟。省其下體則為𣎵形矣、其它三器文乃从尾省聲、乇若乇乃毛字即尾省、毛公鼎毛字作乇正同、非从手也、尾聲與𠦪聲同在脂部、脂文對轉而為賁、賁屯乃疊韻聯綿字、蓋即渾沌之古語、言渾厚敦篤也、以此義解之、文均循順。金文叢考二二〇 容庚曰、師望鼎得屯亡𣪕、即得屯亡疆也、金文編三三三 按徐、容說非、郭說是也、惟謂賁屯即渾沌之古語、言渾厚敦篤也、於義為短、余謂賁屯亡𣪕猶言歡樂無憂、考賁屯古讀 puən duən 聲轉為怤愉、古讀 piu diu 方言十二、怤愉、悅也、廣雅釋詁、怤愉、喜也、悅喜義同、謂心中歡樂、容色和悅也、容色和悅謂之怤愉、因之容色可悅者亦謂之怤愉、漢琴調曲隴西行、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敷愉即怤愉也、一作孚瑜、篆文孚瑜、言美色也、一切經音義一〇引 𣪕假為

慭、廣雅釋詁、慭、憂也。々叚猶言無憂也。兮甲盤銘：休々叚，休與賁乇辭例相當。爾雅釋言：休，慶也。廣雅釋詁：休，喜也。喜慶與歡樂義恰相會。」(釋叢一九三頁至一九五頁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得，行有所得也。从彳㝵聲。㝵，古文省彳。』又見部云：『㝵，取也。从見从寸。寸，度之。亦手也。』容庚謂从見乃傳寫之譌，字當从手持貝，說至精塙。商承祚謂得㝵一字，亞父癸卣作㝵，亞父庚鼎作得，可為商說之佐證。郭沫若謂㝵从貝尾省聲，賁从貝奉省聲，並為賁字，賁乇即渾沌，朱方圃从之，並釋賁乇以叚為歡樂、無憂。乇雖與毛字形極相近，但似當釋手，擇所从手亦如此作。且說文云：『尾，微也。从到毛在尸後。』尾不从毛，从毛則不當為尾字。尾省聲之說不可通。賁从𠦒居貝上，然與乇

字連用當即𣅀字異體若謂丰為捧所从奉之省文則何不謂乇為捧所从手字郭氏何其偏也徐中舒謂得乇不可解作德純美也蓋德得於同一銘文中並見絕不相混史漢言得全者昌即此之得乇于省吾謂得乇用魯即所得者純所用者嘉二氏之言並可从

a 盂鼎 御 不从辵 盂鼎 在𩁹于御事

〈0676〉 在𩁹于 卸△御事

b 山御簋

〈1078〉 山御△乍父乙尊彝

c 衛簋

〈1273〉 懋父賞御△ 正衛 衛馬匹

d 大保簋

〈1849〉 用大保于卉 御△↓員

e 趞簋

〈1315〉 白庸父厌伐 卸△御 史競彝

f 古伯尊

〈2141〉 御乍 障彝

g 麥盉

〈1950〉 𩨖御△迮 吳遣

h 牧師父簋 从午

〈1295〉 牧師父弟叔 娛父御△于君

i 遹簋

〈1349〉 遹 御△

j 不𡢁簋

〈1393〉 不𡢁

𣪘△ 方

k 頌壺

〈2536〉 監司新造 貯用宮御△

l 頌鼎

〈0674〉 寘用 宮御△

m 中𪔂鼎

〈0632〉 台 御△

賓 客

n 頌簋

〈1392〉 監𤔲新寤 貯用宮御△ (A·B)

o

p 虢弔鐘

〈0057〉 御△于 厥辟

q 虢弔編鐘

〈0057〉「[illegible]御△于天子（卣）」

齊侯壺

〈2835〉「達[illegible]御△」「爾其遹齊受御△」用

「御△天子之事」「[illegible]年無疆御△爾」

事」大

王盉　攻吳

〈2986〉「自乍御△鑑」

子禾子釜

〈3020〉「子禾子口口內者御△味」「因口命說陸[illegible]」

戈鼎　郑伯御

〈0550〉「[illegible]白伯御△戎乍」鼎

媵姬[illegible]鼎

簋　御止

〈1243〉「御△用」[illegible]

鬲　御

〈0747〉「御△」口

口在宗王

考商御△貝

說文古文御从又从馬

盂鼎

〈0676〉「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

禹鼎

〈0678〉「亦唯噩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撲伐噩侯馭△方」[illegible]馭△

百徒千」「曰于匡朕肅慕叀西六師殷八師伐噩侯馭△方」「[illegible]于禹以武公徒馭△至」

于噩」「敦伐噩休獲氒君馭△方」拜頧首」「王寴易錫馭△〔方玉〕五瑴」

a' 噩侯鼎

b' 不嬰簋

〈0663〉「噩侯馭△方内納豊醴于王」「馭△方晉侑王」「馭△方宥王射」「馭△方休闌」「馭△方

〈1393〉「不嬰女馭△方」

c' 令鼎

〈0660〉「王馭△溓仲僕僕」

d' 師寰簋

〈1381〉「無諆徒馭△」

e' 馭八卣

〈2701〉「王錫馭△御八貝一具」

f' 大鼎

〈0666〉「王乎呼善大騣△召大㠯氒友入攼」

〈0653〉「剌卸△御」

〈1015〉「白御△乍奪段」

〈1251〉「㝬駿△御從王南征」

〈2726〉「用作大御△于氒祖妣文母多」

〈2985〉「自乍御△鑑」

〈2986〉「自乍作御△御監」

〈2152〉「公令命𢓊△同卿事寮」「𢓊△令命舍三事令命」

ω 吳式芬曰「徐籀莊說，絣附並古文糾，一从絲，系系糾繚之象，一从阜系阜有絭意，相糾繚也」（攈古卷二之三，三頁糾彝）

d' 吳式芬曰「見石鼓文騣即馭，馭與御通，詩徒御不驚」（攈古卷三之二，五十四頁師寰敦）

b' 吳式芬曰「翁祖庚說……馬旁作駸有以人驅馬之象，蓋與昆夷駾矣之駾其義畧同，而不能肌定為何字」（攈古卷三之三，二十二頁不㜸敦蓋）

n-o 徐同柏曰「御字吕上文賙字推之，當讀若馭，賙賜也，即八柄所謂予也，用宮御謂吕王之八柄馭之也」（从古卷六，三十三頁周頌敦）

e' 徐同柏曰「駿从叓，叓史古通」（从古卷七，九頁高駿卣）

w 徐同柏曰「𦀚从古文糾一从絲糸之糾纏之象一从阜糸阜有系義糸相糾纏也」（从古卷十一、二十頁商糾彝）

r.s. 吳雲曰「陳頌南說御與訝同即訝賓于館之訝鄭君儀禮注訝迎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周禮掌訝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天子之吏見曲禮其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賈疏受辭傳于天子曰天子之吏用御天子之吏者齊侯歸饋于館行饗禮薦饗奉君命以迓之也」（兩罍卷四第十八頁齊侯罍）

e' 方濬益曰「說文御古文作馭从又从馬彝器文皆从㪅㪅即鞭之古文說文作𠭖與此皆象馬箠之形」（綴遺卷十一、二十七頁馭卣）

吳大澂曰「說文鞭古文作㪅與譔田鼎𩣡字之左旁相似知御字古文从馬从鞭㪅為御者所執上象其裹首之帕也大鼎御

字作騣知䍐即𩤶之異體師虎敦命女御乃祖考啻官御字省作𩤶師𩕐父敦既命女御乃祖考𤔲亦省作𩤶或不知騣之省文遂誤釋為更詩以御于家邦箋云御治也齊侯壺用御爾事與書泰誓越我御事同意說文御字古文作馭則省𩤶為又已失執鞭之義後人變𩤶為𩤶又加人旁革旁字體日𩰪而鞭字馭字之象形會意皆不可攷矣(字說三四頁鞭字說)

劉心源曰「馭从𡧊古文鞭字說文鞭古文作𡧊即此蓋鞭从便便从㪅𡧊即㪅省古文乃召㪅為鞭也大鼎騣(王呼善夫騣召大馭)从重四从攴實㪅字(智鼎𢼸乃祖考嗣卜事毛伯彝𢼸虢城皆㪅字)石鼓文黄帛其𩤶正是鞭从𢼸省者(師𠭘敦既命女𢼸乃祖考嗣㪅字从𠔄)余向釋大鼎馭為駛毛伯彝㪅為吏今改訂於此」(奇觚卷二九頁𩤶侯鼎)

劉心源曰積古㞢婦女鼎作[illegible]婦女鬲作[illegible]　筠清館婦女鬲作[illegible]阮吳並釋彝案古刻馬作[illegible]即此字之左旁加又則馭也』（奇觚卷六、二頁婦馭卣）

b　孫詒讓曰「馭之異文說文彳部御使馬也古文作馭从又馬此从馬㚔說文革部鞭驅也古文作㚔段玉裁謂从㚔近是後盂鼎从㚔前[illegible]古三之一諆田鼎从[illegible]並同又大鼎作[illegible]揚敢作[illegible]則並从鞭省字例亦同』（餘論卷三第三八頁不嬰敢蓋）

林義光曰「說文云馭古文御从又馬按古作[illegible]諆田鼎作[illegible]大鼎从㚔馬㚔古鞭字或省作[illegible]　趩尊彝』（文源）

n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御使馬也从彳从卸盖卸亦聲也古文从馬从又作馭會意也詩車攻徒御不驚周禮大司徒禮樂射御

書數皆字之本義也」(古籀篇六十四第一九頁)

8 高田忠周曰「此㪅即便省而便亦鞭省說文鞭从便聲便从人更為會意然古音更便轉通便亦當兼形聲故說文鞭古文以更為之作[illegible]即為聲通也然則馭字或从鞭省是為會意論語執鞭之士晉語其左執鞭弭馭字从鞭固為至當」(古籀篇六十四第二二頁)

9 郭沫若曰「御字从彳从卸、卸古文馭、小篆譌作御、許謂从彳从卸、非是本銘御字即曲禮上御食於君之御、鄭注、勸侑曰、御」(兩攷五十五頁適㲉)

𠃊郭沫若曰『御者大雅崧高王命傅御、毛傳云御、治事之官也、故貯用宮御乃謂錫用宮中之執事者』(兩攷七十三頁頌鼎)

商承祚曰『說文馭古文御、从又馬、案甲骨文作[?]金文遹段作[?]、从8 8鞭杵也象人執策行于道中御之意也甲骨文又作[?]與此同則御馭皆古文金文䢅駿段作[?]从攴盂鼎作[?]从古文鞭書五子之歌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以及周禮之御皆作馭』(古攷十五頁)

吳其昌曰『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御使馬也其昌按以御正衛考之說文此說得地下銅器之證實矣从彳从卸古文作馭从又从馬此从彳从8 8與午字同形殆象馬策人持策于道中是御也8絲纏之形繩屬也午矢形叀䊮之屬也但求其義為馬策耳馬策之材固不出麻

繩與秝葬之類耳故御之本義為使馬而其字既得從午亦得從8也（武大文哲季刊六卷一期一九四頁金文名象疏證）

斯維至曰「案御史之職於彝銘罕見競殷云白屖父蔑御史競競曆蔑曆兩字至今尚無確解然據其同人之器競卣與臤觶觀之競蓋武職非掌書之史也郭氏如字讀史愚謂當讀為事周禮五史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金文惟見大史內史毛公鼎云小子師氏虎臣雩（與）朕褻事王國維云褻事王之近臣書顧命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凡書言御事多與邦君並稱顧命御事獨在末者蓋即此褻事褻御聲相近（觀堂古金文考釋）」（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一六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楊樹達曰「楚辭涉江云、腥臊並御、王注云、御用也、荀子大略云、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楊注云、御服皆器用之

名，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知御有用義也。」（積微二十一頁頌鼎跋）

Y.S. 楊樹達曰：「銘文云：用鑄爾羞銅，用御天子之吏。御者，詩小雅六月云：飲御諸友，炰鱉膾鯉。按詩文以御與飲連文，而下言炰鱉膾鯉，知御當訓享，謂烹宴也。孟子梁惠王篇云：以御于家邦，趙注云：御，享也。毛傳訓進，其義隔矣。吏使古為一字，御天子之吏，謂享宴天子之使者也。吳榮光筠清館金文卷五載中月望鼎云：中月望聿乍(作)寶隮鼎，用夙夕御公各。御字與此義同也。公各吳氏讀為公路，非是。孫仲容古籀拾遺卷下讀為公客，是也。」（積微五十四頁洹子孟姜壺再跋）

子 楊樹達曰：「駿字諸家皆釋為馭，是也。孫仲容云：駿从馬夋，說文革部：鞭，驅也。古文作夋，王靜安云：說文解字馭古文御，此作駿者，从又持

攴驅馬、亦御之意。余按孫說是也。王氏不識攴字，解為从又持支，殊誤。蓋御者持鞭以驅馬，故从馬、从古文鞭，會意。……愚疑馭者朔之假字。馭方即朔方也。朔方為周室鄰接玁狁之地，詩小雅出車云、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是其證也。文云朔方玁狁，謂朔方附近之玁狁也。朔字今讀所角切，為心母字，然其字本从屰聲，屰讀魚戟切，為疑母字，與御字為雙聲，古韻御在模部，屰在鐸部，模鐸二部為平入，御與朔音至近，故可相通假也。」（積微五十六頁至五十七頁不嬰段再跋）

許進雄曰：「禁止攘除乃抽象之義，難以圖畫表達，其最好造字法當是形聲。說文午，啎也。啎，屰也。屰，不順也。午有不順之意，而此祭為祓除不祥之祭，故从卩象人跪坐以祈禱狀，而以午聲明所禱者乃有關不順之事。如此解釋雖不盡當，要比使馬及

迎迓之義為近似……

貞其御馭？　乙七一四二

丙申卜囗王御囗不御？　續五二六二

馭未知是何種動物？為動詞疑有駕御之意第二辭缺殘不明其意疑為卜王是否可御之意以上各例以御車釋御無有不可通者故知使馬之義該馭而非御卜辭此兩字意義既判然有別何以後世又以御為使馬可由金文視其致譌之跡

盂鼎在雩御事𠭘酒無敢醵有柴烝祀無敢擾　代四四二

頌壺頌段監司新造貯用宮御　代三三〇　代九四八

郭沫若於兩周金文辭大系釋云御者大雅崧高王命傅御毛傳云御治事之官也故貯用宮御乃謂錫用宮中之執事者此乃承段之御史同指官吏而言

虢叔鐘丕顯皇考叀叔穆穆秉元明德御于氒辟得屯亡敃

旅敢啟帥井皇考威義祗御于天子逌天子多易旅休 代一五七

齊侯壺用御天子 代一二三五

御事為天子治事之臣于朝廷作事而名御于天子與國語吳語（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注御者今時侍從之人均含有侍奉之意故漸而引申有侍奉之意

遹簋王（饗）酒遹御亡遣 代八五二

中鼎以御賓客 代四一五

郭沫若於遹簋考釋云本銘御字即曲禮上御食於君之御鄭注勸侑曰御（兩周金文大系）本為侍奉君上之意以後則賓客亦用御矣

攻吳王夫差鑑自作御監 代一八二四

御監猶用監亦是治事侍奉之引申

觀以上七例皆御史一義之派生然尚有他義為卜辭御所無者如

御正衛簋懋父賞御正衛馬匹自王

御正為官名而懋父賞之馬匹御正當是駕御車馬之官長

不嬰段余命汝御追于畧汝以我車宕伐玁狁于高陶女多折首執訊　代九四八

命不嬰以兵車追玁狁而名曰御知御有駕馭兵車之意

邿伯御戎鼎邿伯御戎乍媵姬寶鼎　代三三七

周禮司馬政官戎僕為中大夫其職掌馭戎車地位只次於卿邿伯可能即此官因以官名自名則御亦駕車之義卜辭御無駕車馬之義金文何以有與之完全不相關之意義出現是必

與他字混淆而御祭於第五期已不行且以第四期作圯圯與以相差至微書寫易於混淆金文無以字而御有使馬之義想是金文合二義為一字而逸周書世俘篇云命禦方來王遂禦循追祀文王禽禦八百有三十兩一篇之中禦或為國名或為祀名或為車輛其混淆之跡由此可尋明此兩字混淆之因即知以何以有使馬之義矣

後記就戰國式銅器之有狩獵兵車圖紋者觀之駕禦者均作立狀而卜辭以有駕御之義卻作跪坐之形是大背駕御之理然禮記曲禮上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正證明卜辭以之作跪坐者實有所由禮記曲禮成書雖晚然所言必有根據諒非向壁虛構此跪乘之

禮亦必有其淵源或上承殷商抑更古亦未可知否則必有駕御之義於形則不可解矣」(中國文字十二册三頁又一〇至一一頁釋御)

b′ 王國維曰「馭古御字。說文解字馭古文御，此作馭者，从又持支毆馬，亦御之意也。此作馭，下文又作御者，古文本有此二字，故或云馭，或云御也」(觀堂二〇·四九頁不𡢁敦蓋銘考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御，使馬也。从彳从卸。馭古文御，从又从馬」馭金文从攴。劉心源謂攴古文鞭。方濬益亦以為象馬箠之形。王國維誤攴為支。楊樹達謂持鞭驅馬，此字之本義也。吳大澂直謂攴乃馭之省文，故讀師虎敦「命女更乃祖考嗇官」之更為

御即詩御于家邦之御。𢼄疑大鼎駿作騣非从㕟乃㕟之譌變。馭八卣从㕟介乎正譌二體之間。足證㕟㕟非一字而釋更為御則更乖文意。御本作卸。後增彳若辵旁。許氏謂从卸非是。商承祚謂8為鞭杵。象人執策行于道中。吳其昌亦謂馬策之材不出麻繩諸物故亦得从8。二氏並囿於使馬之訓而為解說。實則𠆢為執鞭之形。則鞭不為午若8明矣。許進雄別創新說謂从卩象人跪坐祈禱狀。午聲。午為𢆉禱不順之事也。然後又謂御作跪坐之形。有駕御之意。蓋即曲禮之跪乘。此又復陷於許訓中而不能自拔也。李孝定云「御本誼訓迓。从午乃取其聲非取其義。使馬之字當以馭為本字。先秦文獻中二字音同義混。許氏因而未改耳」（甲骨文字集釋頁四三七七）李氏之言至塙。迓乃御之後起形聲字。古音午與迓分別作 ŋâg 與 ŋăg 並在魚部。疑

紐金文有[illegible]字。高景成云「古卩人兀元四字俱通。象室下來人
賓客之義」。金文編頁四二卜辭有[illegible]字。聞宥謂御之或體（甲骨文字
」。宕字條下引
集釋頁五八六引）
迓為迓賓，从字形上亦可見兩字之密切關係。李氏
又云「御字从彳从卩或从象道从止或止省。象道行者，从卩則迓之者
也。午聲」（全上頁五九一）。愚以為字从卩午聲，後增意符辵若彳。金文通
例辵彳一也，不必象道或道行者」。
〈大6〉「王令命毛公吕邦冢君土駿，徒御戜臧人伐東或國瘠戎」〈大19〉
王令敔追迎。御于上洛烜谷」〈大21〉「㪅嗣我西偏東偏僕駿，百工牧臣
妾」

㚤

㚤 說文所無

保㚤母簋

<1162> 「保㚤母易錫貝于庚姜」

a b

⿰彳告 說文所無

大方彝 〈2446〉「公令命⿰彳告△出同卿旋寮」「⿰彳告△令舍三事令命」

c

鄘伯馭簋 〈1342〉「⿰彳告△伐淖溯黑」

d

臣辰卣 〈2730〉「⿰彳告△寢莽京年」

e

臣辰盉 〈1951〉「⿰彳告△出寢館莽京年」

f

旨⿰彳告觶 〈2428〉「旨⿰彳告△乍厥寶尊彝」

g

魚鼎匕 〈2990〉「口曰⿰彳告△又蚰人」

h 从辵

⿱日追簋 〈1333〉「⿱日追⿰彳告△公」

于方濬益釋造曰「字有闕畫當是⿰彳告从彳从告為造之省文」(綴遺卷二十四 十六頁召造觶)

高田忠周曰「按舊皆釋造非是此銘下文有造字作⿰彳告與此自別而此篆正與上文相合明為𨑓字也唯征𨑓不成文義此疑當讀為延之安步延之也當轉為安義」(古籀篇四十九第一七頁)

a,b 郭沫若曰『兩㣈字均係出之繁文。古出字本作𡳾，象足納履之形。卜辭或作𠙻，亦或作衟从行。本銘作㣈乃从行省。公令㣈同卿事寮者周公命明公出京与卿事寮相會。㣈令舍三事令者明公遣失令宣布王命於百官也。或解兩㣈字為人名，非是。』（兩攷第九頁令彝）

a,b 馬叙倫曰『㣈字羅〔振玉〕郭〔沫若〕皆據甲文釋出。出篆作𡳿。吳大澂以為象納履形是也。甲文作𡳾。從止在凵中。凵非口舌字，即說文履字所從象履形之舟變體。說文退字從𢓊。甲文有昌字，倫以為即退字。甲文遣字作𨑖。金文太保敦作𨑖可證也。納履而後行，故從凵亦得有行義。古者入則解履，出則納履。出謂就道也。故此復從彳。彡為卄省。卄象四達之道。遣小子敦遣字作

𨑓從甘復從走與此同例矣」（國刊第四卷一期一八頁令矢彝）

x.b

唐蘭曰「𨑓疑造字，羅釋𨑓非也。卜辭告作𠶷出作𡳿，或𠶷頗有殊，上文告作𠶷，此與之異者，古器銘每同字異構也。𨑓讀如造，孟子云造攻自牧宮，廣雅釋詁造始也，公命矢始為同僚以佐己也」（國刊第四卷一期二二至二三頁作冊令尊及作冊令彝銘考釋）

h

陳夢家曰「今釋為造，廣雅釋言造詣也，說文造就也，造公猶詣公。此器之造从𨑓从止，上文第19、21等器〔令方彝、士上盉〕之𨑓均應釋為造，造居、造同、卿事寮造令，則假造為就」（金選一五一頁西周銅器斷代曩𣪘）

e

楊樹達曰：按⿰彳告字不知為何字，審銘文詞義，用於兩事之間，與經傳遂字相近，桓公八年春秋經曰，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僖公四年春秋經曰，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杜注曰，遂，兩事之辭，定公八年春秋經曰，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杜注曰，兩事，故曰遂，銘文云，王伐逨魚，⿰彳告伐淖黑，與春秋經語例相同，而與定公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之文尤相類似，⿰彳告為遂字之義，蓋無可疑，尋甲文出字或作㞢，後編下貳玖葉與⿰彳告字右旁所从之形正同，然則當為⿰彳出字，出㒸古音相近，出古音在沒部，㒸从豕聲在微部，微沒二部為平入用為經傳之遂字也，集古遺文捃卷肆叁下載辰父癸盉云，隹王大龠于宗周，⿰彳告餈葊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眔史寅殷于成周，按龠于宗周與餈葊京，亦兩事也，文以⿰彳告字綰之，此⿰彳告即眞白厥殷之⿰彳告，顯白

無疑、筆劃有繁簡為異耳、羅振玉於前器釋𢓊、於此器釋𢓊、是不知二文為一字也、吳闓生釋二字為造、知二文為一字矣、然造字於形既乖、於義又不合也。廣韻六至云、出、尺類切、說文示部祟从示出、實从出聲、音雖遂切、與遂音近也。(積微一一三頁貫白毀毀再跋)

a.b 郭沫若曰𢓊字、羅云未詳、案即出字、新獲卜辭寫本第二三八片有此字作𢓊、又三八一片有𢓊字、董作賓釋出、以卜辭步或作衛、武或作𢓊、歬(前)或作衛、卸(御)或作御、歷(逐)或作衝例之、確無可易、作𢓊乃從行省、卜辭出字有作𡳿者即此所從之右旁也。(青研四十八頁令彝令毀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

<大6>

「徣出[illegible]城衛」「佳民亡徣才哉」

佗 說文所無

冊佗卣

〈2498〉「冊佗」

⿰彳⿱屮目[a]

徝 說文所無

𢽾鼎 師雍父徝道至于𤞷

「師雍父徝衜 導 至于𤞷」 <0631>

郭沫若曰「徝字疑卜辭所屢見之𢓊字。卜辭屢以𢓊伐連文，余以為直字所從出，直伐猶言征伐，則此之徝導殆言征討也。」（兩攷六十頁𢽾鼎）

a

聞一多曰「卜辭⿱屮目⿱屮目二形，羅振玉釋相，他家皆釋省。又有𢓊字，諸家或釋省（王襄），釋徝（郭沫若前說），或釋循（葉玉森、容庚、孫海波），或釋德（孫詒讓、羅振玉、王襄），或釋直（郭後說），釋值（商承祚），其參差如此。今案⿱屮目从目从丨，丨象目光所注，煩其筆畫則為⿱屮目，確係省視字。然卜辭凡言省，似皆謂周行而省視之，觀諸辭言往省、出省之多可知。故字又作𢓊，从彳示行而視之之意。此字以今隸定之，當書作徝。若嫌今無此字，則如王氏逕

書作省亦無不可 徝後變作遚 禮記祭義君遚牲 卽周禮之省牲 說文遚視行皃 有說別詳 蓋以字體演進之程序言之徝誠為省之孳乳若以卜辭文義觀之則毋寧謂省為徝之媘也……𤼲鼎曰

師雝雝父徝衛討至於猒舒

衛郭沫若初讀道國之道繼改讀為討證以師雝父見於他器者悉為武將而舒復世為周敵則後說為長郭知徝衛之義為征討顧必欲認徝為直字則未免膠執之見又中鼎曰

佳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季 王令中先省南或國貫行埶 王应在夒𨸏墟真山

中甗亦曰

王令中先省南或貫行埶应在甾

此所紀則明為征伐之事 二省字並與卜辭之徝同 又疐鼎曰

王令遣戡東反尸夷壹肇從遣征攻開無啻敵省豕尸夷身

孚俘戈

戡郭據魏石經春秋捷字古文作戡釋為捷得之周書謚法篇捷克也淮南子兵略篇百族之子捷捽招杼船注捷疾取也克與疾取並與征伐義相通下尸字刻本誤作人省于尸夷身猶言傷及夷身此義為省伐之引申書傳則多以眚為之

以上金文省省諸字與卜辭合者也再驗之於經籍周禮大司馬之職曰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墠先鄭讀壇為墠案國語晉語五大罪伐之小罪墠之是其義也）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屠後鄭謂杜為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案犯令陵政之罪甚大若僅杜塞之）

則其罰過輕杜當為屠屠杜古通左傳昭九年屠蒯禮記檀弓下作杜蕢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眚伐壇墠削侵正征殘杜屠滅九者並舉而總名之曰九伐是眚亦伐也惠士奇謂眚為治其罪即詩常武省此徐土之省案省眚古本同字詩省此徐土正謂伐此徐土治其罪之說義轉迂闊大司徒七曰眚禮二鄭並訓為殺禮案眚亦即省字殺滅之殺謂之省猶殺伐之殺謂之省

補記臣卿鼎曰公違省自東在新邑此省字為巡省俎子鼎曰丁卯王命俎子迨西方于省此省字則謂征伐于省與詩于征于狩詞例同（聞一多全集二第五一五頁又五二四至五二六頁釋省⿰彳省）

張日昇曰按「徝字从彳从眚說文所無郭沫若疑即卜辭⿰彳⿱屮口字然⿱屮口無由變作⿱屮目前者為直象物象在目之正前說文訓正見即此之謂後者為眚从目生省聲眚省一字（詳0470省字條）聞一多隸定作徝是也然謂⿱屮目為⿱屮口之繁則非徝从彳與省為一字聞氏从郭氏說謂「師雒父徝衛至于㝬」鼎⿱宀⿰豕攴之徝衛有征討意而引周禮「馮弱犯寡則眚之」為証其說可从」

⿰彳壴

⿰彳壴 說文所無

⿰彳壴公壺

〈2809〉「⿰彳壴公左官左酭飲廿

平九參 三丝文廿九弍年」

徼 說文所無

〈0163〉「曰徼」

徼鼎

a 商承祚曰「敫从彳疑為行敫之專字」(十二雙二頁北子徼方鼎)

𢕌

𢕌 說文所無

宰𢕌鼎

〈0338〉「宰𢕌室父丁」

a 方濬益釋𢕌曰「說文農从晨囟聲籀文从林為𨑃古文為蕽小徐繫傳與古文四聲韻皆从艸為蕽今觀此文偏旁正从林與大徐本所載古文相合」(綴遺卷三十四頁宰𢕌室父丁鼎)

a 孫詒讓曰「案𢕌字舊無釋今審當為𢕌字說文晨部農古文作𨑃此从其形其字不見於說文音義不可攷」(餘論卷一第三頁父丁鼎)

a 馬叙倫曰「𢕌當為𢕌倫謂𢕌從彳蕽聲蕽為農之異文見說文甲文亦有之此蓋借為蕽」(刻詞七六頁父丁鼎)

a 毛公鼎 廷

〈0660〉 衒褱不廷方

b 頌鼎

〈0674〉 立中廷

c 頌壺

〈2836〉 立中廷

d e 頌簋

〈1392〉 立中廷 (A·B)

f 吳方彝

〈2444〉 宰朏右乍冊吳入門立中廷

g 諫簋

〈1370〉 馬𤔲

共右諫入門立中廷

h i j 師酉簋

〈1374〉 公族𤔲釐入右師酉立中廷 (A·B·C)

k 休盤

〈2922〉 立中

廷

l 秦公簋

〈1382〉 𨰻鎛 不廷 鎮靜

m 𩛥鼎 二

〈0677〉 𩛥拜稽首口留吉佳 即大廷 即立中廷

n 師兌簋

〈1385〉 𠭯白右師兌入門立中廷

o 望簋

〈1365〉 宰倗父右望入門立中廷

p 師𩛥簋

〈1369〉 立中廷

q 柳鼎

〈0664〉 即立中廷北鄉

r 散盤

〈2927〉 乎受授圖矢王于豆新宮東廷

[s]
匍盨<1390>「焚季入右卯立中廷△」

[u]
寰盤<2924>「立中廷△」

無叀鼎<0668>「立中廷△」

<0656>「井白入右趞曹立中廷△」<0661>「井白内入右剌立中廷△」<0672>「䶂馬共右師𡿺入門立中廷△」<0615>「立中廷△」<1367>「焚白伯右同立中廷△」<1371>「立中廷△」<1383>「井白伯内入右師虎即立中廷△」<1386>「同仲右師兑入門立中廷△」<2151>「穆公又佑盠立中廷△北卿向」<2446>「穆公右盠立于中廷△北鄉」<3012>「至于大廷△」

a 徐同柏曰「詩梁山榦不庭方傳庭直也常武來庭方來庭傳來王庭也此當兼二訓」(从古卷十六、二十六頁周毛公鼎)

m 方濬益曰「立中廷北鄉彝器文習見劉幼丹太守則謂立中廷皆當釋為立中作其說蓋本之潛研堂金石跋尾以卯敢銘篆

文作𠃊為从人从乍即胙字引祭統古者明君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立中阼謂中阼階而立也今按此字諸器篆法不同厝鼎作𠃊師酉敦作𠃊黎鼎師虎敦作𠃊頌鼎頌壺作𠃊頌敦又作𠃊趞曹鼎作𠃊晉公盦作𠃊此銘作𠃊變化非一然皆無从乍者太守僅以卿敦一器與乍相似強釋為中阼將何以解於此銘第八行之大廷又辥氏款識秦公鐘（辥名盄龢鐘）曰鎮靜不廷厝鼎曰衒懷不廷方此并顯然不能強合者也（綴遺卷三、三十二頁盂鼎）

吳大澂曰𠃊古廷字从人从土乚其地也毛公鼎𠃊（古籀補九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廷，朝中也。从廴，壬聲。按古作𢓊（利鼎），廷與庭古多通用。疑初皆作廷，乚象庭隅之形，壬聲。象形兼形聲。或作𨑖（頌敦），頌作𨑖（頌壺）。庭，內常灑埽厲飾，故从〻〻飾也。从〻〻轉法ㄅ亦〻〻之省』（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廷，朝中也。从廴，壬聲。又廴訓長行也，从彳引之，為延引之引。本字又𡈼，說文作𡈼，為首文，云善也。从人士，士，事也。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下說與𡈼形合，土即地也，人以為挺生之物，段借也。要朱駿聲說，此字从人立土上，會意，挺立也。此為至當，人直立地上，容形端正，故訓善也。威儀儼格之謂也。凡人在朝中，皆端然直立，又或進退有禮，故从廴从壬。此形聲兼會意之顯然者，此篆乚即廴，入即人，壬亦土，變勢耳，正與許解相合。唯人土不連，形為小異也。下文作𨑖，乚即廴，土與人

左右相更又或作廷土形雖稍略而亦近正者矣其他廷廷諸篆㢟㢟為乚變勢作乚亦然要皆同意耳朱氏又云廷與庭別古外朝治朝燕朝皆不屋君立於門中臣立於廷中故雨霑服失容則廢朝爾雅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儀禮聘禮公揖入立於中庭皆以庭為之風俗通廷者易也蒼頡篇廷直也左定十四傳夫差使人立於廷」（古籀篇六十四第三二頁）

高鴻縉曰「廷階前曲地也从乚土𡈼聲乚曲本字土即地故秦公簋作廷者為正其他作廷者省土作廷者㐱省聲其餘異體皆循此而變也」（頌器考釋三八頁）

高鴻縉曰「說文廷朝中也从廴壬聲特丁切

按廷者堂下至門不屋之所中寬兩端後曲之地也故初字（毛

公鼎从乚(曲)土(地)會意人聲休盤作彡聲彡聲與人聲同也金文餘字皆由此變小篆形譌構造遂不可說朝中者朝下中地之謂古者臣見君君南面坐於堂上堂亦稱朝臣北面立於堂下廷中故統稱其所曰朝廷王靜安曰古文但有廷字後世加广作庭義則無異由說文之例庭字當為廷下重文(字例五篇一八一頁)

〈大14〉「公族𨛜入右牧立中廷」

〈大18〉「宰𠧪入右帚蔡立中廷」

〈大25〉「不廷」

〈大26〉「穆公入右𢦏立中廷」

〈大27〉「毛白伯内入門立中廷」

〈大50〉「𨱇靜不廷」

建从辵

[illegible]建鼎

〈0362〉

[illegible]建匕

匋寶器

蔡侯鐘

建

我邦國

〈0054〉

建我

邦国

延 子父辛尊

〈2044〉 亞中廿延 子父辛 延盤

〈2876〉 延作周公尊彝 丁未 角

〈1865〉 丁未䵼商賞延貝 䵼鼎

〈0647〉 延初叔二 女咸夾

与延為一字，乳為誕 康侯簋 誕命康侯啚于衛

〈1289〉 延(誕)命康侯啚于衛

保卣 誕貺六品

〈2725〉 延(誕)兄六品 鼎

〈0649〉 呂延于大室

舀鼎

〈0679〉 周總延(誕)賞 絲五夫

盂鼎 二

〈0677〉 延邦賓尊其旅服 口邦賓 延王令 命賞賁 盂 延口口口口

口口口 口亙一

師遽簋

〈1351〉 王延(誕)正 師氏

麥鼎

〈0606〉 井侯延嗝于麥

王孫鐘

〈0060〉 延(誕)

永余德

𨚕侯鐘

〈0054〉 延(誕)中石 獸龍德

劉心源曰『征舊釋延，案文義當是徙，說文徙重文作𢓊，即此』（奇觚卷四八頁師遽敦）

林義光曰『說文云，延，安步延延也，从廴止。按从廴之字，如廷建古皆从乚，乚象庭隅，見廷字條。止足跡在其上，庭隅可以安步也』（文源）

郭沫若曰『征字屢見，卜辭中亦多見此字，均無義可說，案即詩書中所習見之虛詞誕字也。說文中與此形近之字凡三見，一為辵字，云，乍行乍止也，从彳止，讀若春秋傳（公羊宣二）曰，躇（字誤作辵，从傳文改正）階而走。一為徙之重文，又一為延字，篆作𢓊，从廴，廴謂从彳引之，从廷建諸字隸焉。然金文廷字多見，又旁均作乚，石鼓文有𨘢字作𨘢，又字亦作乚，則是从彳引之之又，古實無此字，辵與

延是一非二也、延讀毋連、辵讀丑畧、亦一音之轉、徙即金文所習見之圖形文□觶文若□尊文、乃會意字、示人足在街頭徙倚、並非從辵止聲、說文各本如此亦非从辵止段注本刪去聲字斷無省作征之理、許蓋誤會也。』（兩攷三十七頁小盂鼎）

g 郭沫若曰『此征字當讀為公羊宣二年躇階而走之躇、何休云、躇猶超遽、不暇以次。』（兩攷五十八頁呂齊鼎）

g 吳闓生曰『征即徙字徙于大室猶言王徙于作册也又案造字古作⿰彳告此字讀造義尤明』（吉文卷一第一五頁呂鼎）

c 馬叙倫曰『孫詒讓曰、征疑即左傳之止、凡君獲稱止、上貝猶言獲貝也、……吳榮光謂征即徙、徙貝即俘貝、倫檢左莊九年傳、是从皆止、僖十五年傳、將止之、杜注皆訓止為獲、國語魯語、猗止晏萊焉、晉語、遂止於秦、韋注亦釋止為獲、尋隻為獲

得之獲本字、隻止音同照三、則借止為隻也、𢓊為徙之異文、見說文、從彳止聲、亦得借為隻也。」(刻詞一七〇頁至一七一頁丁未角)

○楊樹達曰：「按說文二篇下辵部云、徙、迻也、从辵、止聲、或作𢓊、此銘云呂𢓊于大室、𢓊字與說文徙字或體同、然徙于大室、與此文情事不合、則此非徙字也、愚謂此𢓊字當讀為侍、謂呂侍王於大室也、侍字从寺聲、寺从㞢聲、古文㞢止不分、二字之音復相同、故金文假𢓊為侍也、吳闓生釋為徙、又釋為造、郭沫若讀為公羊傳躇階而走之躇、皆非也。」(積微廿二頁呂鼎跋)

d 馬承源曰「征甲骨刻辭作彶、除人名外、都用作動詞、字从彳从止、象足踐于道上、指示一種行動、此字在金文中頗不乏例、學者中多將此字釋作延、假為誕、當作虛字、按說文解字以為征字是徙字的或體、徙移、是這個意義的引伸、此字在甲骨刻辭中亦常見、其與祭祀有關的有以下諸例子、

辛亥卜、貞、其衣翌日、其征隮于室（戩壽二十六、三）

貞、翌癸未、征彫、卅牛、八月（戩壽二二、四）

貞、翌丁酉、征出于大丁、（小屯乙二五○八）

翌癸亥、其征于示癸（殷虛書契前編一、一、七）

貞、其征邻于大戊、鄉（小屯甲二六八九）

武丁歲、征至于上甲（殷契佚存一七六）

辛丑卜、大貞、中子歲、其征彫（明義士一一一七）

戊辰卜，壴貞，有來執自𢦏，今日其祉于祖丁（小屯甲二七七二）

又祉字金文中直接用于祭祀的有我鼎銘，

……祟崇祖乙妣乙祖己妣癸，祉䊆上母，咸弜遺福二夲，貝五朋……（三代吉金文存，四卷二十一）

由以上辭例看，祉障，祉酚，祉出，祉御及祉䊆等等都是舉行特定的祭祀，如果祉字解作等候之義，則不容易說得通，由第一例知辛亥日用夜祀，翌日壬子改用障祭于室，第七例亦卜中子用歲祭及改用酚祭事，祉下之某祭名，就是表明不同次第的祭祀，凡云祉祭大都為卜問翌日的，可見祉祭也可以是指次日改行的祭祀，祭祀對象的改變亦云祉，如第六例對武丁用歲祭，下文接着云，祉至于上甲，即祭祀對象由武丁至于上甲，我鼎銘上文云，祟崇祖乙妣乙祖己妣癸，下文云，祉䊆上

母、可見上文四人全用同一的祭祀、下文上母用㮚祭、祭祀的種類和對象都有改變、故曰征㮚也、有卜當日征祭的、如第八例之今日征于祖丁。

由我鼎銘知征㮚是改用或另用㮚祭、後面接着就云咸、𢍰遺福二朿、可見征遺是不同的、征福不是等候其致福或遺福、德方鼎銘文辭意較簡單、所云、征武王福、就是對於武王改用福祭的意思、則可推知在此以前業已祭過了文王。

征、甲骨刻辭及金文中有直接用為遷字的、如彷貞周戰征䴪、是貞在周地的行獵要否遷於䴪、又如呂鼎銘唯五月既生霸、辰才壬戌、王饔于大室、呂征于大室、是指呂从他處遷至大室、參預祭祀。（文物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五十六頁至五十七頁德方鼎銘文管見）

f 蔣大沂曰「征為說文辵部徙字的或體故依楊樹達先生說釋為徙的重文但不從其讀為侍讀為止的說法按說文辵部徙、迻(移)也爾雅釋詁遷徙也這裏的征正應訓為移徙遷徙之義」(中華五輯一〇二頁保卣銘考釋)

e 于省吾曰「按延命之延即書大誥『延敢紀其叙之誕也』(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序)

e 陳夢家曰「征字在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是常用到的羅振玉以為延字郭沫若以為是詩書中習見的虛詞「誕」而容庚在其增訂本的金文編上說「征與延為一字孳乳為誕字」都是對的。康侯段的征字在作字前可以解作助動字的誕也可以當作人名由征盤來看依照銅器銘文例征必須是作器者名征誕一字而古音誕和旦完全相同」(金陵學報第十卷第一、二期合

刊一一三頁周公旦父子考）

乙
周法高曰「于氏和容氏把「祉」字釋為發語詞之「誕」是對的。陳氏假定「祉」為周公旦，又把盤名的「周公」假定為「文王」，可謂極附會之能事。古器不書作器人名的很多，如尊文「作父辛寶尊」，卣文「作戲尊彝」（見陳夢家前引書上冊P51(6)「受祭者名、器名」項下）祉盤的「祉」字也可能解作發語詞的。縱使「祉」為人名，也不見得就是周公之名。商周彝器通考卷上P49云「祉作周公盤乃祉為周公作器，殆與周公簋同時。」（零釋三頁、三〇頁康侯毁考釋）

延 不从丿 碧落碑以延為延 〈1289〉「延命康侯 畐于衛」

康侯簋 延字重見

林義光曰「說文云 延長行也 从㢟丿聲 按長行與安步義異 延引也 从丿㢟聲 丿抴引也 見丿字條」(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延長行也 从㢟丿聲 段氏云 丿部曰 象抴引之形 余制切 虒延皆以為聲 今篆體各異 非丿延虒古音同部 故大雅施於條枚 呂氏春秋 韓詩皆作延于條枚 延音讀如移也 今音以然切 又苗夔說 當作从㢟从丿 延亦聲 未詳孰是 但延字本義謂步行延長 故轉為楚辭大招 蝮蛇蜒只 字亦作蜒 又為爾雅釋艸注 蔓延生相被 字亦作莚」(古籀篇六十四第三九頁)

行 c
行父辛觶
<2378> 行父辛

b
虢季子白盤
<2925> 是𠯑先行

e
曾伯𣪘
<1446> 金衜

道錫錫行
𠯑征𠯑行

a
右走馬嘉壺
<2791> 右走馬嘉自乍行壺

e
公父宅匜
<2978> 浮公之孫公父宅鑄其行它(匜)

b
沖子鼎
<0419> 沖子䶮乍之行貞(鼎)

g
陳公子甗
<0818> 用征用行

h
鄀季鼎
<0565> 鄀季乍氏行鼎

i
為甫人盨
<1461> 𠯑為甫人行盨

j
史免匡
<1433> 從王征行

k
𣪕伯盨
<1492> 以延以行

l
衰安賓餅
<2994> 用征用行

m
曾子簠
<1410> 曾子𡘥自乍(作)行器

n
南彊鉦
<0013> 余以行䚄

師 o
伯多壺
<2796> 冉侯白伯多父行壺

p
孫弔師父壺
<2827> 按此器銘文中不收此字

q
鄀王罍戈
<3117> 鄀王

嘼作行▲議鉸」卜 北 蔡侯戈〈3101〉「蔡侯𩐁之行▲戈」

〈0446〉「子陵口之孫口口口口行▲盆」〈0527〉「鄭子蒷夷(?)其行▲器」〈0584〉「以征以行▲」〈0811〉「口征用行▲」〈1397〉「曾子遐之行▲匜盬」〈1461〉「用征用行▲」〈1463〉「虢叔鑄行▲盨」〈2151〉「曰用嗣六自王行▲」〈2445〉「曰用嗣六自王行」〈2953〉「𡧊子匠行▲彝」〈2993〉「口口孟城作為行▲鉼」〈3118〉「㳙梁白伯乍宮行▲元用」

高田忠周曰『按行字古有二一為彳亍合文行步義也一為街衢象形行路義也彳亍省作彳亍與卝近似遂合二字為一字殷周已混矣然則說文行部字術街衢衝衕當屬于卝衙衎衛衛當屬于彳亍而後分別劃然今分為二若論字形卝兩八相對

之會意而亦象形八正形作八變形作儿故相對為非形行路所以分也故从八為義亦為段借之作例也爾雅釋宮行道也易復中行獨復皆非字義也詩大東行彼周行上即彳字下即非字也○後得羅君殷虛書契考釋論卜辭之非非曰非象四達之衢人所行也石鼓文或增人作衜其義甚明由非而變為非形已稍失許書作非則形義全不可見於是許君乃釋行為人之步趨謂其字从彳从亍失彌甚矣古从行之字或省其右作彳或省其左作亍許君誤認為二字者蓋由字形傳寫失其初狀使然矣父辛觶亦作非與卜辭合訓宮中道之𡈼字正从此許君謂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不知口但象宮垣而象道路者乃在口內之非字也此說與愚見稍近然謂非彳二文同字非是(古籀篇十九第八至九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行，人之步趨也。从彳亍。按彳亍字形義不可據，行本義當為行列，从八，轉八分也，非象人分為行列相背形，古作行陳公子甗 說文云，彳小步也，象人脛三屬相連也。按彳不象人脛形，古作彳師寰敦後字偏旁 三屬亦不相連，从彳之字，皆以行為義，彳實即行省，不為字。 說文云，亍步止也，从反彳。按即行之偏旁，不為字。』（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行，人之步趨也。从彳亍。段氏云，步行也，趨走也，二者一徐一疾，皆謂之行，統言之也。爾雅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析言之也。引伸為巡行行列行事德行，此說頗詳。然審篆形以推其義，行實步趨之總名也。彳部，彳小步也，象人脛三屬相連也。人脛者𢀖之省，三屬相連，小步之狀可見焉。段氏云，三屬者

上為股中為脛下為足也非又卜步止也从夊彳亍即古蹢躅字也彳者小步而進亍者步止也又小退也故行从彳亍當以兼往來以兼徐疾也易復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廣雅釋詁行往也行去也實行字之本義也又行道行路字最古文別作卄象街衢形爾雅釋宮行道也即卄字也小篆混為一字非今分別術街衢衝衕五字皆移于卄部但卄𠁣形音相近義亦相關故兩字通用不妨矣」（古籀篇六十四第二六頁）

α 沙孟海曰「行字在籀古文通作八卄其雙線四出平方正直者此器而外如般虛書契後編卷下所收之一片（行字甚大）古璽文所習見之正行亡私（二）⊗ 卄 𠃊 ㄹ 璽文從未有人為之釋余以為是正行亡私四字別有說及正行半卯行字皆然

繪作空十字象四達之衢，畫簡而義賅，此文字之最古者也。」（中

山第五冊四〇八一頁攈古錄釋文訂）

a 馬叙倫曰：「吳式芬曰：許印林說，卝疑即行字。倫按：許說是也。楊

桓謂象古道兩崖之形，羅振玉謂象四達之衢，說文訓宮中道

之壼字正從此。倫尋爾雅：行，道也。詩：行有死人，謂道有死人也。

呂氏春秋：桃李之垂於行者，與錐道之遺於道者，對文亦行為

道路之證。皆街衢之字皆從行，父癸鼎作之[illegible]，石鼓作[illegible]，箸人

或止於行中，其意更明。行與阡陌之陌本字作十者是一字，卝

虛而十實耳。阡陌謂田中之道，故田畝字皆從之。行音匣紐，十

音禪紐，同為次濁摩擦音，音由舌根轉為舌面前也。」（刻詞三五

頁父辛觶）

高鴻縉曰說文彳亍人之步趨也从彳从亍户庚切

徐灝曰行又為道路之偁戴氏侗曰詩云寘彼周行曰嗟行之人曰行有死人是也

按徐說是行字本意字原象通衢四達之形名詞後通段以代衍(从人在道路上行走行亦聲動詞)(見甲文及石鼓文)行乃有行走意後世既以行(巷)代衍(行走)久之而衍字廢而行亦失其本意乃造衖字(見爾雅)以還其名詞(巷)之原後人又造𨞚以代衖說文𨞚里中道从𨛜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胡絳切𨞚篆文从𨛜省段玉裁曰道在邑中人所共由　胡絳切共亦聲也九部𨞚隸省作巷是可見卄衖衖𨞚巷皆一字之異形至說文𨞚出𨛜字解曰𨛜鄰道也从邑从邑𨛜應只為𨞚字偏旁不為字當刪(字例二篇三三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行人之步趨也。从彳从亍。』凡行之屬皆从行。」高鴻縉引徐灝說謂行原象通衢四達之形。後通段以代人行道上之行。其說可从。高田忠周強分𧗝為街衢之行與彳亍為步趨之行。蓋泥於許說者也。」

〈大2〉「王令命中先省相南或國貫行。」〈大4〉「王令命中先省南或國貫行。」〈大7〉「呂行𢦚捷」〈大25〉「受授𢝊奪叡行。衞道」〈大45〉「雩𩁹行。辥師師」「女汝娶裝𥬯行。辥師」〈大52〉「必會王符乃敢行之」

a 衛 亏衛且己爵

<1758> 亏衛△ 且(祖)己

b 亏衛父 庚爵

<1798> 亏衛△ 父庚

c 魯父

<1537> 衛△

d 山衛爵

<1657> 子衛△

e 康侯 簋

<1289> 延命康侯 啚于衛△

f 伯衛 父盉

<1946> 伯衛△父作 寶𢁓鼎彝

g 衛簋

<1273> 懋父賞御 正衛△ 衛 馬匹

h 衛娶 簋

<1216> 衛△娶作 寶障簋

i 衛姒 簋

<1076> 衛△姒作 饙鬲簋

j

k 衛父 卣

<2629> 衛△父作 寶尊彝 (A·B)

l

m 賢 簋

<1301> 公叔初 見于衛△ (A·B)

n 衛子 簋

<1402> 衛子叔旡 父作旅簋

o 穌衛 妃鼎

<0473> 穌衛△妃作 旅鼎 鼎

p 司寇良 父壺

<2808> 司寇良父 作為衛△姬壺

司寇良父簋

史使攸衛△牧誓

曰「攸衛△牧則誓」

〈1214〉「嗣寇良父乍為衛△妊簋」

衛尊〈2099〉「衛△乍季衛△父寶䵼彝」

〈0208〉「衛△文丁」

「乍鬲」〈0839〉

「衛△」〈0633〉「衛△肇乍厥文考己中(仲)寶䵼鼎」〈0716〉「衛△娟姒」

鬲攸比鼎〈0670〉「鬲从臣攸衛△牧誓」

于王曰「虢旅迺」

i-K 方濬益曰「說文衛宿衛也从韋帀从行行列衛也此文中从方與口為古今字攷薛氏款識舉冊父癸卣銘有囗字即衛之古文薛氏不辨象形釋為舉冊又積古齋款識所錄彙敢銘字作䘙與前卷鼎文同亦衛字釋為彙並誤今按薛書卣銘為古文象形最初之字囗為方城其中縱橫六道有爾雅釋宮六達謂之莊是也外為四足迹形足迹為古文止象四角環衛之形也一

變而為衢中从田象城中四達之形爾雅四達謂之衢是也兩旁从行說文部首行人之步趨也从彳从亍彳亍亦足迹之形變再變而為此文之衞中从方上下从屮屮說文部首夂行遲曳夂夂象人兩脛有所躧也以太保敨降字證之夂亦足迹之形變也小篆又變為衞从韋韋亦聲从帀見環衞之匍匝此古文籀文小篆變遷之次第也（綴遺卷十一三十一頁衞父卣）

林義光曰『說文云衞宿衞也从韋帀行行列也按古作衞（賢彝）从方行韋省聲方者旁之古文衞為從兵常旁行也韋微韻衞泰韻雙聲旁轉或作衞（司寇良父壺）从行韋聲（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衞宿衞也』从韋帀从行行列也蓋有誤矣六書故引唐本作从行从韋或為善本蓋韋束字元从口即四

圍匊帀之意故或變作韋从帀韋非韋帀之合省也或从方者謂口為口背古或變从ㄚ作韋ㄚ非字唯象韋束之形耳亦或作𠂤皆同然則衛字不从韋帀二字尤顯矣」（古籀篇六十四第二九頁）

a 商承祚曰「𧗳羅叔蘊師謂眾足繞口有守衛意乃衛字說甚碻甲骨文作𧗳象四衛有守意亦明顯」（十二弍一二弓衛祖己爵）

周名煇曰「行部𧗳衛父卣蓋 𧗳衛公叔𣪘 吳氏定為衛字古文 今考定為彷字古文

名煇案𣪘銘云唯九月初吉庚午公叔初見于𧗳賢從公命事晦賢百晦口字不可辨識 用作寶彝是受百晦作器者乃賢也公叔

初見于𢦏字从非从聿从方聲與衛字从口(古文圍字)聲者大異由銘文公叔初見于𢦏一語推之可論定者二事其一則公叔不稱衛公叔吳氏題衛公叔𣪘之非也其二則𢦏乃國族名非衛國則由賢受百畮知之也𣪘虛卜辭有𢦏字(書契後編卷下第二十二葉)𢦏字同(上第二十六葉)羅振玉釋為徬字謂說文解字徬附行也从彳旁聲後世彷徨之彷殆从旁省與徬同此从行方聲與彷同今案羅說是也而卜辭字與此文一也同為地名殆即房歟房氏原為周王室婚姻之國與王室相親其地望又與東都相近其後為楚所滅此則未滅以前所作器也謂為王室婚姻之國者國語周語云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謂其後為楚所滅者春秋昭公十三年傳云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即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房與衛同从方聲房為房室

字故从户此則房國族名之本字也其地在今河南遂平縣西其國名曰衛者蓋取防衛之意殷周兩朝並以荊楚為患詩商頌大小雅可見則其國族地名之制必在殷高宗以前矣覆案吳氏衛篆下箸五文僅攸从鼎銘一文是衛字餘四文皆彷字也』(古籀考卷上六至七頁)

楊樹達曰『西清續鑑乙編弍卷肆拾叁葉上載周舉鼎一文曰[illegible]父丁第一字中作方圍方圍外各有足趾形一在左右者趾皆上向在上下者趾皆左右寶蘊樓彝器圖錄上冊四葉下亦錄其器題曰商父丁鼎余按龜甲文韋字作[illegible]鐵雲藏龜壹陸玖葉三版或作[illegible]書契前編伍卷肆拾柒葉叁版銘文形與彼同異者甲文趾形或在上下或在左右銘文足趾四方皆備具耳由甲文推之此即韋字也蓋韋為違離之違初字方圍象城邑之形即城字也

說詳余釋正韋釋口足趾皆象由城他去之形，故為違離之義。……（十二家吉金圖錄）載衛水孫氏式古齋藏器有弓衛祖己爵，銘文首二字，一作弓形，一作□形，商氏考釋云：「□羅叔蘊師謂象足繞口有守衛意，乃衛字，說甚確，樹達按羅說非也，古文足趾形向背皆有意義，甲文陟作□，降作□，示足之向上與向下也，正為征行本字甲文字作□，示足向城行也，此韋字亦見於甲文，或二趾、或四趾，皆象從城他去之形，故知其為違離之違初字，違乃後起加旁字也。（積微四十六頁韋父丁鼎跋）

e 高鴻縉曰：「按此即防衛之防之初字，从衛省方聲，入轉注動詞，後世通叚堤防之防（名詞）以代之，日久而□字廢」（字例六篇二三七頁）

參閱1159方字條魏建功說

陳槃曰案衛古或作鄣或作韋衛國于朝歌本殷舊都故稱殷地者或以為衛或以為鄣或以為韋其實一也卜辭有韋又有衛商錫永先生曰韋衛一字（殷虛書契類編韋部）傅師曰呂氏春秋慎大覽親鄣如夏高誘曰鄣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畢沅證之曰書武成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二字聲本相近然則殷即鄣鄣韋衛三字當為一字之異體又曰韋者一曰豕韋左傳哀二十四杜注曰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晉白馬縣當今滑縣東境一帶其四圍正在古所謂河濟之間呂氏春秋有始覽又云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 此尤明示衛之地望更由此可知殷之原來所在（夷夏東西說第一章）

衛字形體卜辭亦或作𧗿前四十七或作䢙二六二或作𢒿四八等金文則或作𧗳衛公叔敦或作衛古鉨衛徃或作衛古鉨衛和或作𨚵賢觥或作𧗿司寇良父壺等案衛字从韋得聲故或省作韋鄭字从邑則又後出字矣（謨異一冊二九至三〇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衛宿衛也从韋帀从行行列衞也』方濬益謂字象四周環衛之形其說是也楊樹達古文中止之向背有意存焉衛字四止象从城他去之形故為違離之違之初文楊氏所舉降陟兩字為例誠不可易然若謂違離他去則止當背城作[illegible]且一或兩止已意足不必四止環城今衛所从止無一背城者楊說不能無疑周名煇謂衛為彷字然彷不从止自當與訓宿衛之衛別衛从方者蓋衛中之口固可象城亦可為方圓之方从口从方其意一也方後又譌變作帀其衍變之跡於

金文中可尋

<六6>
「𣿅出䤸城衛」

街 說文所無

⿺走亘 ⿱行止 鬳瓦

〈0172〉「⿺辶亘 街△」

〈0888〉「⿺辶亘 街△」

〈0762〉「⿺辶亘 ⿱行止△」

⿺走亘 ⿱行止 爵

〈1630〉「⿺辶亘 ⿱行止△」

⿺走亘 ⿱行止 甗

〈2248〉「⿺辶亘 ⿱行止△」

高田忠周曰「街四通道也从行圭聲此篆从行从四止相背而向外也此四通之意也[illegible]一省為[illegible]又變為[illegible]又省為[illegible]又之圭相似故後人以圭代之以為街字亦象形變為形聲之一例耳又三蒼街交道也西京賦注街大道也皆一義正相合矣」（古籀篇十九第九頁）

商承祚曰「⿱行止字从行从止當是行止之止之專字如步武甲骨文作街⿴行武也」（十二葉七頁⿺辶亘⿱行止鼎⿴行止）

張日昇曰「按字从行从止。說文所無。商承祚謂行止之專字。其說可从。高田忠周謂乃街之初文。蓋揣測之辭。未可信也。」

足[a] 足
免簋 〈1358〉「令女(汝)足周師嗣歡林」

足[b] 師農鼎 〈0672〉「王乎(呼)乍冊尹冊令(命)師農足師俗嗣邑人隹(唯)小臣善夫守口官犬」

足[c] 師兌簋 〈1385〉「余既令(命)女(汝)足師龢父嗣左右走馬」

足[d] 元年師兌簋 〈1386〉「王乎(呼)內史尹冊令(命)師兌足師龢父嗣左右走馬」

足[e] 善鼎 〈0673〉「昔先王既令(命)女(汝)ナ(佐)足㝬侯」「令女ナ足㝬侯」

[a] 劉心源曰「世異子苾讀足荷屋讀足雅皆未合伯祠敦世子孫寶用之世作𡳿(世从十填實書之作𠦃空白書之作𠦃)从反足此正書涉於足字實非足也」(奇觚卷十六三二頁兌敦)

林義光曰「說文云足人之足在體下从口止按口止無人足義本義當為饜足之足足有止義體下之足亦取止義故謂之足从

疋之字皆从借義轉注。古作疋（史懋壺路字偏旁）同。說文云：疋，足也。上象腓腸，下从止。按楚字說文从疋，古作楚（楚公鐘）从疋。足，遇韻；疋，模韻；形近，又雙聲對轉，當即同字。」（文源）

b 郭沫若曰「疋字本銘作疋，免段作疋，師兌段作疋，善鼎作疋，蔡段作疋，走段作疋，舊或釋為正，以正字亦間有如是作者，甚罕，常見之形作正若正若正者，於本例中却未一見，知非正字。余前改釋為世，以伯𢦏段『世子孫永寶』世字作𠀍，与此形近也。然常見之世字形亦未一見，知釋世亦非。今依字形定為疋，疋有足義，有踵續義，似以用後義者為多。」（兩攷一一五頁師晨鼎）

d 容庚曰「釋名釋形體：疋，續也。疋師龢父司左右走馬，猶師虎簋更乃祖考適官司左右戲緐荊之更也。」（善圖二〇頁師兌簋）

陳夢家曰「諸疋字舊釋正郭沫若初釋世後改釋為足云有繼承之義有足成義踵續義似以用後義者為多(大系考釋頁79 115.154)容庚金文編收入足字下說文卷二足部曰足足也……古文以為詩大疋字亦以為足字或曰胥字一曰記也是許氏以疋足胥為一字說文楚從林疋聲而金文楚所從之疋與諸器動詞之疋同形疋或胥有輔佐之義爾雅釋詁曰胥相也而相與左右助同訓廣雅釋詁二曰由胥輔佐佑……助也方言六曰胥由輔也郭璞注云胥相也由正皆謂輔持也茲舉其例並附相關之例如下

(1) 免毁 隹又十二月……令女疋周師司林

(2) 免簠 隹三月……令免乍司土司奠還林眔吳眔牧

(3) 師兌毁一 隹元年五月……王乎內史尹冊令師兌疋師和

父司左右走馬

(4)師兌毁二　隹三年二月……余既令女疋師和父司左右走馬今余……令女口司走馬

(5)善鼎　昔先王既令女左疋某侯今余……命女左疋某侯監某師戍

(6)同毁　王命同左右吳大父司場.林.吳.牧……世孫孫子子左右吳大父……

(7)南季鼎　白俗父右……用左右俗父司寇

由(5)知左疋猶左右輔佐之義.由(3)(4)兩例知元年五月王命師兌輔佐師和父為司馬之官.師和父是走馬而師兌是其副佐故稱左右走馬.至三年二月則正式命師兌為走馬.故曰司走馬而追述前事為左右走馬.此等輔佐之官.由王任命.任命

之時亦賜以命服。故三年再命師兌之時賜金車而不賜命服。

(1)(2)之例亦同於(3)(4)。王初命兌為周師乍司林之輔佐、賜以命服。後又命兌為司土又兼司林等職。(6)(7)之左右同於(5)之左疋。左右某人之某官。即為某官的副佐。所以南季是司寇白俗父的副佐。賜以命服。由(6)則知此種副佐亦是世襲的。不但官職是世襲的。命服也是世襲的。如(3)曰易乃且巾。五黃。(5)曰易乃且旂。

由上所說。則疋者與被疋者應是同時之人。故兌與周師。善與某侯。師兌與師和父以及師晨鼎師晨疋師俗都是同時之人。郭沫若讀疋為續。以為師兌承繼師和父之官於師和父既死之後。其說與銘文不合。(金選二八二至二八三頁西周銅器斷代走段)

a 楊樹達曰：余謂以字形論，釋足釋正者誠近似矣，然欲求諸意言之表，如古人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則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拾陸卷 叁貳葉上 之釋最為得之。劉云：伯嗣敦，世子孫寶用之，世作𤴓 世从十，填實書之作，空白書之作卩。从反足，涉於足字，實非足也。劉於其書肆卷 柒葉下 師遽毁 原作敦 世孫子永寶作止者，又言之云：匽姬尊作止，其萬年世孫子永寶 師晨鼎作止，世子子孫孫其永寶 吳彝作止 世子孫永寶用 邵鐘作𤴓 世子孫永以為寶 皆世字也。按劉說至核美矣。余按國語吳語云：吳國猶世。韋昭注云：世，繼世也。又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韋注云：父子相繼曰世。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唐固說同。呂氏春秋圜道篇云：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高誘注云：父死子繼曰世。蓋免為周師之子，今王命免世其父職，故云世周師嗣歡也。元年師兌毁云：王乎內史尹冊令命師兌：世師龢父嗣左右走馬、五邑走馬。師晨

鼎云、王乎乍冊尹冊令師晨世師俗嗣△人隹小臣善夫守△官大眾奠人善夫官守友、蓋師兄師晨為師龢父及師俗之子、與此器文例同也、春秋隱公三年書尹氏卒、公羊傳謂其譏世卿、孟子記齊桓公為葵丘之會、命諸侯以士無世官、(萬章下篇)盍周室行封建之制、天子諸侯皆父子世及、推而下及於卿大夫士、亦父子相承、此為古代社會一最顯著之制度。」(積微一二七頁至一二八頁兔毀跋)

a 于省吾曰「免簋稱、王受(授)作冊尹者(書字的省體)、俾冊令免曰、令女正周師嗣歡、正字舊釋為足、正與足古本同字、但在此則應釋為正、訓為周礼趣馬、掌贊正良馬(善鼎言左正左古佐字、佐正猶言贊正)之正、吳廷華周礼疑義謂正為正其養馬之法、

這是對的』(考古一九六四第三期一五四頁略論西周金文中的六𠂤和八𠂤及其屯田制)

楊樹達曰『說文二篇下足部云足人之足也在體下从口止從段氏訂按許君說此字𡇂圇不明故說者紛紛莫衷一是段氏說口為口吻之口不審足字何用从口也或說○象踝骨視段說為近理矣然踝在足旁不當位於止上也余謂肱掌指全部為手股脛蹠跟全部為足足从○者象股脛周圍之形人體股脛在上跟蹠在下依人所視象股脛之○當在上層象蹠跟之止當在下層然文字之象形但有平面無立體故止能以○上止下表之也疋部云疋足也上象腓腸下从止弟子職曰問疋何止余謂足疋二字義同形近疋之上畫亦象股脛周圍之形與足字同腓腸第為脛之後部不能示足之全許說偏而不備又足

字象形許云从口止誤也

大徐說此字云○象股脛之形其說是矣特立辭太簡不明說為象股脛之周圍故人皆不之信今故為申明之云爾(小學八二頁釋足)

白川靜曰郭氏以足為足其釋非是足有左足併足連文之例

善鼎 善昔先王既命女左足𣄰侯今余唯肇𤕌𩫖先王命命女左足𣄰侯

蔡段 蔡昔先王既命女作宰司王家今余隹𤕌𩫖乃命命女眔曶併足對各死司王家外內

左足者即左比右比義與左右同故二人佐之謂之併足足者胥之初文公羊桓三年傳云「胥命者何相命也」穀梁又云「胥之為言猶相也」左足併足皆輔相之意而非承繼之義則師𩛥父

此時猶在焉。郭氏謂𩛥父死于宣世，乃以此器屬於幽世，本實出於誤解銘文，其說非也」（集刊第三十六本一五三頁西周彝器斷代小記）

周法高曰「拙著英文本西周年代考 Chronology of the Western Chou Dynasty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四卷一期 PP. 196–198 以元年師兌𣪘及師𠭰𣪘均屬共和時代（共和元年為 841 B.C.，共和十一年為 831 B.C.）。郭沫若、容庚謂足有續義，陳夢家、白川靜讀為疋，有輔佐之義，並論郭說之非，甚是。案足字即有疋成之義，不必讀為疋而始得解為輔佐也。郭說之誤有關年代者，厥為元年師兌𣪘「王呼內史尹冊命師兌足師𩛥父嗣ナ右走馬、五邑走馬」，如以郭說，則是時師𩛥父已死，實則此時師𩛥父正攝政當權也。嗣ナ右走馬、五邑走馬，實際上乃掌握王都之兵

權甚為重要。尤其當共和元年厲王已出奔，白龢父攝政之時。白川氏屬共和元年，是也。然白川氏謂「共和十四年者，通而言之，其實改易其元，不止一再。故元年師兌𣪘者，其初元也。三年師兌𣪘者，其中三年也。元年師𩛥𣪘者，其後元年也。各以三年為期而三器皆入於其譜」。前引文一五六頁。案白川氏之說無據，其所據之曆譜乃吳其昌據三統曆所編。較實際曆法尚差二三日。故不可信。至於白氏从郭氏釋師嫠𣪘「白龢父𣪘師嫠叔市巩告于王」讀𣪘為殂。尤為大誤。（參1079殂）如讀𣪘為殂，則「叔市」二字毫無着落。叔市猶言朱市。參〇三七〇叔。

〈大16〉「𩏂足盄」〈大18〉「令女汝眔𢀛𩏂足對各」

躋

躋 从辵

〈2835〉「爾其遳△受御」「齊侯旣遳△洹子孟姜喪其人民都邑堇宴 宴無舞」

齊侯壺

〈0062〉「遳△仲之子[黔]乍 作子仲姜寶鎛」「皇丂遳△仲」

齊鎛

a 吳雲曰「陳頌南說遳齊讀為齍說文皿部齍黍稷所以祀者禾部齋稷也粢齋或從次爾雅釋艸粢稷也是齍齋各義而鄭注周禮甸師肆師小祝皆易齍為粢注小宗伯六齍云齍讀為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注饎人云齍盛黍稷稻粱之屬則齍粢義通是為古今字詩甫田作齊亦作齍古文也左傳絜粢豐盛禮記粢盛今文也許君器曰齍實之則曰盛而鄭君齍或訓稷或訓黍稷稻粱齍則皆訓在器是則齍與盛之別者齍謂稷也盛謂在器也毛傳亦云器實曰齍在器曰盛說皆與許異者

齍盛可盛黍稷因而謂其所盛之黍稷曰齍齍從皿許以解字為主故訓器鄭以解經為主故訓稷也」經典中粢多譌粢說文食部餈稻餅也𩟄餈或從齊粢餈或從米粢與齍粢義遠 段氏懋堂謂齍字不見經傳今案齍穧同字詩此有不斂穧聘禮記十藪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鄭注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穧名也是穧即齍本訓稷引伸之謂禾秉之數」（兩罍卷五第十四頁齊侯中罍）

a 方濬益曰「禮記玉藻見所尊者齊遬」遬即齊之籀文論語齊必變食居必遷坐从辵亦以見遷坐之義也」（綴遺卷十三三十頁齊侯女罍壺）

a 孫詒讓曰「齍字亦說文所無比疑劑之段字爾雅釋言劑翦齊也說文刀部刪劑斷也此齍亦當訓為斷謂斷巷而受事下云

齊侯既遵洹子孟姜壺亦謂遵壺是其證也」(餘論卷三第四三至四四頁齊侯壺)

<大45>「是忞小心龏恭遵」

𨒪

距

末距恃

〈3164〉

「用作距△意」

0239

路

史懋壺

「寴覲𠓗史懋路算」〈2831〉

郭沫若曰「路當解為路寢路車之路、大也、竊意古人言路猶後人言御、凡王者所用之物皆得冠以路字、路算謂御用之大算也」（兩攷九十二頁史懋壺）

品 井侯簋 錫臣三品

〈1378〉「易錫臣三品」

品 保卣 〈3725〉「征兄貺六品」

品 穆公鼎 〈0659〉「易玉五品」

〈0677〉「凡區𠤳品」

林義光曰「說文云品眾庶也从三口按口象物形古作品(寰友辰尊)」(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品眾庶也从三口書舜典五品不遜疏品為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此近本義然

較吅㗊諸字造意。品从三口。疑元眾人之言也。三人相議等差可分。即有夬明之意。故嚴字元从品。為教命急也之訓也。轉為品類等差義。書禹貢惟金三品。鄭注銅三色也。周禮膳夫品嘗食。注每物皆嘗之。禮記檀弓品節斯。疏階格也。又漢書揚雄傳偁述品藻之類是也。』（古籀篇五十第一九頁）

高鴻縉曰『說文品眾庶也。从三口。丕飲切

按口為物形。非口舌之口。三口謂眾物也。故品有眾庶意。狀詞亦借用為名詞』（字例四篇四二至四三頁）

b 郭沫若曰『依金文例。玉可言品。穆公鼎錫玉五品是也。氏族可言品。周公𣪘錫臣三品。州人、東人、𩫏人是也。土田亦可言品。作

册友史鼎省北田四品是也、此則國亦言品、征兄六品者、遂亡

六國也（文史三二一頁保卣銘釋文）』

朱芳圃曰『說文品部品、衆庶也、从三口、林義光曰、桉口象物形、

二 文源六、 桉林說是也、惜未能質言其名、余以區从品證之、蓋象

甌形、甌、小盆也、三之者、古人以三為多數、猶星之作晶、示其小而

多也、品从三口、例與劦從三力、劦、同力也、雥从三隹、群鳥也、茻从

三屮、百艸之總名也、相同、許君訓為衆庶、引伸之義也』（釋叢

一〇〇頁品）

b 蔣大沂曰『說文品部品衆庶也、從三口、國語周語人三為衆是

知衆義為多數的人、說文广部庶、屋下衆也、又知庶字是指屋

下多數的人、用衆庶字來釋品字、又可知品義也正是人的多

數、漢書四十八賈誼傳錄誼鵩鳥賦說貪夫殉財、列士殉名、夸

者死權品庶每生王先謙補注說易品物流形品物即謂衆物此文品庶亦謂衆庶也貪夫列士夸者品庶四者皆以人言按王先謙的說法是對的史記伯夷列傳引賈誼這四語品庶正作衆庶品可易衆可見得品和衆都是人的多數也是無疑義的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在品字下說三人為众故從三口會意段氏以組成品字的三口相當於組成众字的三人這也完全是對的我們的習慣計算人向來用口為單位的說多少口就等於說多少人所以我們有時又可把這二個同義詞結合起來而組成複合的名詞人口众字用三人組成表示人的多數品字用三口組成也正同樣是表示人的多數

由三口組成的會意字品是人的多數也即是人組成的共同體所以人組成的共同體即品字的本義這裏說六品也即是

六個由人組成的共同體邢侯簋銘說錫臣三品州人重人郭人三品指州人重人郭人三個由人組成的共同體和這裏六品的是六個由人組成的共同體為例正同（中華五輯一〇二頁至一〇三頁保卣銘考釋）



喿 弔喿父簋 〈1166〉「叔喿父乍寶毁」

林義光曰「說文云喿鳥羣鳴也从品在木上按象三口在木上古作喿 叔喿父敦」（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喿鳥羣鳴也从品在木上蓋作字之意與雥字同彼主鳥羣而製故从雥此主羣鳴而製故从品三隹三口即多略不過三之例也今俗作噪更加一口甚非」（古籀篇五十第二〇頁）

朱芳圃謂喿與噩實為一字參閱噩字條

a 龠 不从亼
散盤

b 〈2927〉「淮嗣工虎 季龠豐父」

經典作籥 說文所無

臣辰卣 隹王大龠于宗周 〈2730〉「王 唯」

大籥于宗周

c 臣辰盉 〈951〉「隹王大龠籥 于宗周」

阮元曰『戰作龠者亦單字之省變』(積古卷四、二十三頁𡄸鼎)

a 阮元曰『龠即龢字之省或云嗣之省』(積古卷八、八頁散氏盤)

a 强運開曰『龠散氏盤龠豐父人名也舊釋龢按是古龠字蓋段借為龢』(古籀三補卷二第十一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籥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也从品侖侖理也按品侖非義古龢作龢𢿱番生 象手按龠 則龠象管籥相並形

A 倒口在上，所以吹之，古作龠井人鐘，作龠虢叔鐘，並龢字偏旁」（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也。从品侖，侖理也。然此品轉義，而亦叚借也。从二口者為省文。侖有條理之意，聲有條理，故得和眾聲也。經傳借籥為之。爾雅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詩簡兮左手執籥，傳：六孔。然不必三口。从三口者多孔之意，亦多略不過三之例耳。愚竊謂籥龠同字。竹管故从竹，以為形義。又从品侖以會意，固為至當矣。若夫籥下曰書僮竹笘也者，叚借託名標識字，故其義經傳無徵也』

（古籀篇五十第二〇至二一頁）

C 郭沫若曰『龠，龢省。爾雅釋天：夏祭曰礿。周官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此在五月，為時正合。』（兩攷三十二頁臣辰盉）

C 陳夢家曰「郭沫若以為夏祭之名 其字疑是龢(即和)之初文小爾雅廣言龢和也大和于宗周猶召誥四方民大和會…和見士于周大和于宗周與下般同于成周是不同的前者可能是同姓諸侯的和會後者是異姓侯民的集會受命」(金選七六至七七頁西周銅器斷代士上盉)

周名煇曰「說文龠部云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从品侖侖理也今案許君从品从侖之說非也以古文案之當為从A从㗊㗊即龠器之象形文當為从亼从古文侖此固由說文龢字从龠禾聲古金文沇兒鐘銘魯原鐘銘井人鐘銘王孫鐘銘邛君婦壺銘等龢字皆从龠而鼄 邾公牼鐘銘[illegible]侯鐘銘等龢字皆从㗊从禾作龢推校而定之也」(古籀考卷上八頁)

郭沫若曰「⿱吅冊乃古龠字象編管而管端有空古龠實編管而非單管卜辭及金文每段⿱吅冊為龠此以「攻⿱吅冊」連文則又段為躍易萃之六二「孚乃利用禴」釋文「禴蜀才本作躍」（兩攷二〇頁壴鼎）

高鴻縉曰「說文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也从品侖侖理也以灼切

徐灝曰龠籥古今字公羊宣八年傳籥所吹以節舞也三孔蓋象形非品字

按龠之為器乃編管為之故其形為⿱吅冊甲文金文从二口小篆从三口二口三口皆所以象管端之孔周禮禮記鄭注爾雅郭注並同曰三孔惟毛傳云六孔廣雅言七孔是龠者編多管而成也不必三管字本象形後又加亼（音集）為聲符故作龠後人

又加竹為意符故作籥詩簡兮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原字卜辭借為祭名後人變之為禴」（字例二篇一五一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从品侖侖理也凡龠之屬皆从龠」从品从侖之說學者已非之龠為管樂器編竹而成字本作[illegible]不从A象形高鴻縉謂A（集）為後加聲符然龠古音在宵部ʎiɔk A在緝部tsiəp高說非是竊疑A乃口龠象以口吹䜌樂器之名除象樂器外更以演奏動作以足意者亦猶鼓磬等字之从攴也A為口即合之所从許氏分割字形強為解說不可信也」

〈大5〉「攻䈞躍無曾敵」

0243 龢

a 龢 不从龠經典通作和

邾公釛鐘 禾字重見

b 龢爵

〈0040〉 陸𩁹之孫邾公釛作龢鐘

〈1844〉 龢作呂伯父辛寶尊彝

c 邾公牼鐘

〈0048〉 自作龢鐘 鑄辝龢鐘二鍺

d 邾公華鐘

〈0059〉 用鑄盥辝

龢鐘 盥鑄其龢鐘

e 益公鐘

〈0020〉 益公為楚氏龢鐘

f 昆疕王鐘

〈0027〉 昆疕王貯作龢鐘

g 井人鐘

〈0056〉 𩁹用作龢父大林薔鐘

h 魯遵鐘

〈0021〉 魯原遵作龢鐘用高孝

i

j 師兌簋

〈1385〉 王乎內史尹冊令師兌足師龢父嗣左右走馬 按：一字見於元年師兌簋

k 子璋鐘

〈0041〉 自作龢鐘

l 𠭯編鐘

〈0037〉 用作朕文考釐伯龢林薔鐘

m

n 虢叔鐘

〈0057〉 用作朕皇考惠

乍大𨰻龢△鐘」(A·B)

師嫠簋〈1388〉「師龢△父段(殂)

王孫鐘〈0060〉「自乍龢△鐘」「闌々龢△鐘」「龢△游厇人」

沇兒鐘〈0052〉「自乍作龢△鐘」「龢△逾會會百生姓」

邛君壺〈2602〉「邛君婦龢△乍作其壺」

从音从禾 龤 鎛

余義鐘〈0050〉「台以龢△和鐘」(A·B)

〈0023〉「邾旂士嫴自乍龢△鐘」〈0029〉「用自乍作其龢△鐘口鈴鈴」〈0033〉

龢于永令」〈0043〉「為其龢△鎛」〈0045〉「自乍作龢鐘」〈0047〉「卑俾龢△卑

孚」「龢々△金々」〈0049〉「用乍作朕朕皇且祖考龢△鐘」〈0051〉「自作

龢△鐘」〈1385〉「余既令命女汝足師龢△父嗣ナ右走馬」

林義光曰「說文云龢調也。从龠禾聲。按古作[glyph]番生敦象手按龠形。亦作[glyph]子璋鐘」(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龢調也从龠禾聲讀與和同一切經音義六引說文音樂和調也實其義也字从龠可證也周語聲相應保曰龢本字本義』(古籀篇五十第二一頁)

b 馬叙倫曰『倫按說文龢從龠，龠從品侖，侖為和聲之器，安得從品侖會意，林義光據番生敦龢字作龣，象手按龠，謂龠象管籥相竝形，Ａ為到口，在上所以吹之。王國維謂金文恒見𠱠，音讀不可知，龠字殆從亼𠱠也。倫謂龠三孔，周禮笙師禮記少儀明堂位鄭注風俗通爾疋釋樂郭注皆同，然說文籥訓三孔龠，淮南說山訓高注同，惟高注呂氏春秋遇合籥作二孔龠，散盤有𠱠字，以邾公牼鐘龢字證之，𠱠即龠也，僅二孔，金文從龠之字皆作龠，亦二孔，無作三孔者，疑三孔之說起

於篆文既譌之後，或謂詩簡兮傳、龠、六孔、廣雅籥、七孔，則金文作㗊冊，示非一孔而已，然桂馥據說文管六孔謂詩之龠傳言六孔者管也，朱駿聲謂廣雅龠謂之笛，有七孔，七孔者笛，倫謂龠以和聲，不宜無定孔，則據金文宜為二孔，且籥為三孔龠，則龠自非三孔矣，字當依甲文及散盤作㗊冊，本象樂器之形，後以混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字，加A為別，此後起之俗字往往然也，蓋象形為畫成其物，乃原始之文，不能附以他字者，理勢然也，說文舊言象形而某聲者，倫皆證其不然，若龍之不從童有聲，昔人已有明之者矣，龠是樂器，器有形可象，不待加口而其形固自可識，為龠也，此從㗊冊，亦可證龠之和文固如是也，倫又疑龠從㗊冊合聲，為㗊之轉注字，合聲談類，㗊談對轉，故

龠聲入宵類、金文作龠者省耳、龢者郭沫若謂即尒疋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之和、儀禮鄉射記、三笙一和而成聲、鄭注、三人吹笙、一人吹和、是其證、倫謂龢為咼之轉注字、咼古音蓋如合、和合音同匣紐也、（刻詞一四二頁至一四三頁龢彝）

張頜張萬鐘曰「龢字一鼎作爚一鼎作龢（見拓片）與沇兒鐘銘文中自作龢鐘之龢字意味亦相同。龢之一字于鐘習見，如沇兒鐘有自作龢鐘龢會百姓之句王孫遺者鐘有闌闌龢鐘之句在鼎的銘文中龢字少見特別是用龢的句子更為罕見此鼎用龢之意與鐘銘文龢字不同可通于盉亦和字蓋五味調和之意詩商頌亦有和羹箋和羹者五味調腥熱得節食之于

人性安和』（考古一九六三第五期二七〇頁庚兒鼎解）

○郭沫若曰「伯龢父即下師嫠毁師兑毁等之師龢父、師嫠毁作于「十又一年九月」言「師龢父侒殂」又言「宰琱生入右師嫠」琱生乃宣王之宰有召伯虎二毁可証、是則師龢父當是厲世人、至宣世猶存者、又師兑毁言王命師兑「足師龢父嗣左右走馬」、用知師龢父又曾任司馬之職、而師晨鼎師艅毁諫毁等器又有司馬共、現其文辭字体、大率乃上下年代之器、則司馬共當即師龢父若伯龢父、合之則為共伯和也、漢書古今人表注孟康言共伯和入為三公本銘當是入為三公以前事「王元年」乃厲王元年也」（兩攷一一四頁師嫠毁）

揚樹達曰「郭沫若說伯龢父即共伯和，其說甚新而確，惟取證於師嫠師兌二𣪘之師龢父及師晨鼎諸器之司馬收，不免迂曲。大系考釋中冊壹壹肆葉上 余謂伯龢父即共伯和，求之本器即可瞭然。知者彝銘屢見「王若曰」之文，非王而稱若曰者，僅此器之白龢父，若非白龢父有與王相等之身份，安能有此。且銘文首記命辭，次記錫物，末記揚休制器，與其他王命臣工之器無一不同。證一也。續考古圖有伯龢父𣪘，與此師𣪘一器。吳其昌金文厤朔疏證以為二器，非也。尚書屢見「王若曰」之文，非王而稱若曰者，只微子與周公，除微子稱若曰義不可知當別論外，「周公若曰」只見於君奭、立政二篇，二篇皆周公攝政時書也。證二也。以彝銘證彝銘，又以尚書證彝銘，則伯龢父非共伯和莫屬也。禮記曲禮篇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知古天子有自稱小子之事。君奭篇曰「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

「正」又曰「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說者以周公攝政，故自稱予小子。今此銘記伯龢父自稱小子，與君奭篇周公自稱相類，則伯龢父又非以共伯和釋之不可。此又一證也。

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記共和元年。魯連子亦云「諸侯奉和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然則銘文之王元年實共和元年，其稱王者，謂攝王也」（積微一三八至一三九頁師𣪘𣪘跋）

○周法高曰「據拙著英文本西周年代考 Chronology of the Western Chou Dynasty．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四卷一期 7:196 師𣪘𣪘為共和元年（841 B.C.）所作，非厲王元年也。郭以司馬共為共伯和，陳夢家已言其誤。參0313收」

〈大21〉「白龢父若曰」〈大30〉「楚王賸（媵）邛江仲嬭南龢鐘」〈大36〉「上鄀公敄人乍其龢鐘」〈大38〉「穆穆龢鐘」〈大45〉「𢽾𢦏龢（和）三事徒旜」「龢歔協而尔

又有事」<大50>「𤔲協龢。萬民」「乍作盄淑龢。〔鐘〕

a ⿰龠力 克鼎

說文所無

〈0673〉「⿰龠力△遹克」 王般

b

c

善夫克鼎 〈0662〉「用匄康⿰龠力△樂屯右」

純佑

(A-B) d

楚伯簋 〈1344〉「用祈匄康⿰龠力△屯右通永令」

e

弔向簋 〈1360〉「⿰龠力△擢于永令命」

f

番生簋 〈1387〉「⿰龠力△于大服」

g

士父鐘 〈0046〉「⿰龠力△擢于永命」

f 徐同柏曰「協說文協勰協恊訓龢此文龠即龢省力即劦省」（从古卷八、四頁周弔氏寶林鐘）

g 方濬益曰「龠字阮吳二錄皆釋龢按龢从龠禾聲說文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从品侖侖理也此从龠力聲从益公師𩡧諸器龢从龠作䶵是龠即龢之省文从力得聲與協字聲誼相近釋龢非也」（綴遺卷一、十頁士父鐘）

高田忠周曰『按金文龢鐘字作龢為正。又或作鑰作龠又有作咊者。或以咊異文為之。又有作穌者。借盉異文為之。又有唯作禾者。為省文段借也。無有一字作龠者。然曰康龢屯右。曰盭龢于政。曰身龢于永命。及此銘字作龠。其義為龢。龤或為調。盉又克者。能也。任也。龢克者猶書洪範三曰柔克乎。又服者事也。詩蕩曾是在服。傳服服政事也。此實𠬝字義也。銘意蓋如此耳。余為此攷後數日河井君仙郎寄書云。龠疑古加字。說文加从口从力。朱氏駿聲說云加字从口非誼。疑从力可省聲。或吹省聲。愚按朱說甚是。然未可言得矣。加字當从力咊省聲。咊或作龢。古文有龠字。疑亦即籀文加字。此論前人所未攷也。唯言必加字。未可遽定。加从口為意。故或作迦。而加龢古音同部。故龢或作龠。从龠加聲。加禾音通耳。形聲字之聲通段極多。如彼瓊璚

璹旋同字可以類推也然則如朱氏寶林鐘作[glyph]殆从禾而其形涉力字者其在正文異文之間也龢字作⿰加龠為後出異文但加龢音通⿰加龠字亦當用為加身⿰加龠于永命語讀為加亦通（古籀篇五十第二四頁）』

徐中舒曰『⿰龠司銅器壬盃鼎作⿰龠司亦有從力者作

[glyph] 善夫克鼎

[glyph] 克鼎

[glyph] 叔氏鐘

[glyph] 棻伯敦

[glyph] 叔向敦

[glyph] 番生敦

此字阮（元）吳（大澂）諸家都釋為龢字未確銅器中龢鐘之龢從不用此字分別甚明玉篇刻之古文作⿰龠刀從刀即從力之譌釋刻亦未確薛尚功鐘鼎彝器欵識微欒鼎云用錫康⿰龠力魯休屯右眉壽永命霝終薛氏釋⿰龠力為⿰龠司 此與克鼎用匄康⿰龠力屯右眉壽永命霝終同為祝嘏之詞當為古之成語觀以下諸文應以

釋嗣之義為長。

不顯皇祖考穆克誓厥德嚴在上。廣啓厥孫子於下。勵於大服。—番生敦

巠念厥聖保祖師華父勵克王服。出內王命。—克鼎

廣啓禹身勵於永命—叔向敦

用廣啓士父身勵於永命。—叔氏鐘

此諸勵字於文義皆當釋嗣。嗣於大服。嗣克王服。與尚書大誥嗣無疆大歷服。詩下武昭哉嗣服。武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等語例相同。上稱祖考。下述繼事。文意相承。嗣於永命。亦繼世於萬年之意。祝嘏之辭。正當如此。此諸嗣字若釋為龢。不但字形不類。即辭意亦扞格難通。嗣或從力。即力ㄋ相通之明證。力本象耒形。故耒形又得作ㄋ。(集刊第二本一分四八至四

九頁釆䎸考

徐中舒曰「𠠫當釋嗣。新出土曾姬無卹壺，後嗣之嗣作𤔲，尤與此形近。士父鐘，受鐘，叔何父𣪘，均有𠠫于永命語。番生𣪘云，𠠫于大服。大克鼎云，𠠫克王服。凡此言𠠫，其文皆承先祖考言，謂嗣其先祖考也。嗣服，又見於書大誥云，嗣無疆大歷服。詩下武云，昭哉嗣服。此云康𠠫，即長嗣之意」（集刊第六本一分三五頁金文嘏辭釋例）

a 郭沫若曰「𠠫即廣雅踚，拔也。之踚，方言三十作蹫，字當从力，方有拚拔意，从足者乃趯踚字也。方言又訓為行者，于本義為近。𠠫克王服者，謂擢克于王官，擢又即𠠫之後起字矣」（兩攷一二三頁大克鼎）

b.c 郭沫若曰「𪛉乃𨇨字，此段借為樂。近人不明段借，或以為不可通，殊覺可笑」（兩攷一二三頁小克鼎）

周名煇曰「名煇案𪛉字，徐中舒論定為嗣字古文，說見所著金文嘏辭釋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一分三十五版其言甚善……至嗣字之朔義，亦當為司龠，許君諸侯嗣國之說，非其本矣。而从冊从口司聲之解，支離破碎，不成體要，去之益遠」（古籀考卷上八頁）

〈大23〉「用易錫康𪛉樂魯休」

〈大24〉「盜𪛉屬𨇨雩于政」

龣

龣 説文所無、玉篇東方音也、樂器之声、今作角、魏書江式傳宮商龣徵羽　盟爵

「盟並龣東、　〈1848〉 臣平且乙叟

字　[illegible]

高田忠周曰「按説文無龣、野王原本玉篇龣古學反、禮記孟春其音龣、鄭玄曰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龣、龣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也、又曰龣為民、角亂則憂其民怒也、白虎通龣者陽氣躍地也、蒼頡篇東方音也、今並為角字、顧氏所見禮記如此、今本々文作角、不作龣、況鄭注白虎通皆作角不作龣、後人改竄可知矣、但説文龠部無龣、許氏所見經作角、然此銘有龣、禮古文家不必為古字、今文家不必無古字也、此銘云盟彤龣東、其義未詳、俟他日攷」

a 冊 木工鼎

〈0435〉 木工冊乍 匕戊𩵋

b 父乙 卣

〈2511〉 冊父乙

c 陸父乙角

〈1860〉 陸父乙冊

d 杠 觶

〈2427〉 杠冊乍母 甲尊彝

e 朿 鼎

〈0387〉 朿作父己尊彝冊

f 般 甗

〈0813〉 王商作冊般貝 來冊

g 睽 盉

〈1938〉 栿冊

h

i 矢方 彝

〈2446〉 乍冊令敢揚明公 尹氏十宜 鳥丙冊

j 令簋

〈1317〉 乍作冊矢令隣宜于王姜 鳥丙冊

k

l 作冊 大鼎

〈0646〉 公賞乍冊大白馬 鳥丙冊 冊冊

m 矢尊

〈2152〉 乍 冊

令敢揚明 公尹人宜

n 趩 簋

〈1361〉 王乎呼內史冊令命 趩更氒且祖考服

o

p 望 簋

〈1365〉 王乎史年冊令命望

p 吳方 彝

〈2444〉 宰朏右乍冊吳入門立中廷 王乎 史戊冊令命吳嗣旂眔叔金

q 𤔲 卣

〈2712〉 公易錫乍冊𤔲 鬯貝

冊

諫簋 〈1370〉王乎（呼）內史先冊命諫曰

免盤 〈2917〉令（命）乍冊內史易（錫）免鹵百陴

免簋 〈1358〉王受（授）乍冊尹者（書）卑（俾）冊令（命）免曰

寰盤 〈2924〉王乎（呼）史減冊易（錫）寰玄衣黹屯

𤼈卣 〈2717〉王姜令（命）乍冊睘安尸白（夷伯）

無叀鼎 〈0668〉王乎（呼）史翏冊令（命）無叀曰

師虎簋 〈1383〉冊令（命）虎

頌鼎 〈0674〉王乎（呼）史虢生冊令（命）頌 受令（命）冊佩

頌壺 〈2836〉王乎（呼）史虢生冊令（命）頌 頌拜䭫首受命冊

頌簋 〈1392〉王乎（呼）史虢生冊令（命）頌 冊佩以出

克鼎 〈0675〉王乎（呼）尹氏冊令（命）譱夫克

曶壺 〈2834〉王乎（呼）尹氏冊令（命）曶

元年師兌簋 〈1386〉王乎（呼）內史冊令（命）師兌足師龢父𤔲左右走馬

豆閉簋

〈1365〉

王乎內史
册命豆閉

師奎父鼎

〈0667〉

王乎內史駒
册命師奎父

師酉簋

〈1374〉

王乎史

師酉
册命

休盤

〈2922〉

王乎作册尹册易休
玄衣黹屯

師𠭯簋

〈1388〉

王乎尹氏
册命師

(A·B)

朋父丁簋

〈1035〉

朋父
丁册

〈2790〉

册册

臣辰卣

〈2730〉

臣辰
册册先

臣辰盉

〈1951〉

臣辰
册册先

(A·B)

木工簋

〈1104〉

册册
乍母辛尊
木工

天乙冊父己簋　乙冊合文

〈1008〉「天乙冊△」父己」

臣辰父癸簋　辰冊合文

〈1095〉「臣辰冊△𡨦」父癸」

〈0285〉「陸冊△」父甲」〈0319〉「冊△」庚父癸」〈0383〉「臣辰𡨦冊△」父乙」〈0434〉「臣辰冊𡨦

父癸口」〈0534〉「易（錫）屮冊△由貝」〈0592〉「口口口屮冊△富口口口首」〈0661〉「王

乎（呼）乍（作）命內史冊△命剌」〈0664〉「王乎（呼）乍冊△尹冊△命柳䚄六𠂤牧」

〈0672〉「王乎（呼）乍冊△尹冊△令（命）師晨足師俗䚄邑人隹-5小臣譱

夫守口官犬」〈0978〉「◆冊△父乙」〈1030〉「秉中父乙冊△」〈1104〉「冊△乍（作）母辛尊」

〈1140〉「栨冊△」〈1309〉「王乎（呼）乍冊△內史冊△令師艅䚄䚄佰口」〈1371〉「王乎命

尹封冊△命伊」〈1375〉「王乎（呼）內史先冊△令（命）䚄」〈1385〉「王乎（呼）內史尹

冊△令（命）師兌」〈1796〉「寠冊△父丁」〈1837〉「貝隹易（錫）口冊△」〈1838〉「守冊△冊

父己冊△丁尊」〈1839〉「守冊△父己」「冊△丁呂」〈1868〉「磨冊△鎣內」〈1925〉「宁未父乙冊△」〈2105〉「冊△蝨乍父乙櫝亞寶尊彝」〈2119〉「冊冊△冊口」〈2137〉「君令余作冊△罬安夷伯」〈2151〉「王冊△令尹易錫盠赤巿」〈2259〉「冊△弇父甲」〈2260〉「冊△守父乙」〈2267〉「乙亳戈冊△」〈2268〉「[illegible]冊△父庚冋」〈2412〉「冉宁冊△父丁」〈2445〉「王冊△令尹易盠赤巿」〈2498〉「冊△彼」〈2561〉「陸冊△父乙」〈2595〉「冊冊△冊陸父庚」〈2607〉「冊△戈父辛𦨶」〈2711〉「𢦏其易錫乍作冊△㝬主珏」〈2712〉「尚冊冊△舟」〈2726〉「作冊△口作父辛尊乍口萬年子孫寶」〈2734〉「賞乍冊△魖馬」〈2770〉「臣辰[illegible]冊冊△」〈2788〉「栦冊△」〈2835〉「余不其事女汝受冊△」

方濬益曰「按說文冊下解云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以彝器銘證之所說與古文正合許君所引蓋古訓也臨海金誠齋鶚曰鄭康成注中庸云方版也策簡也聘禮注亦云策簡也方版也蓋以竹為之曰簡曰策以木為之曰方簡一曰畢爾雅釋器

云簡謂之畢郭注云今簡札也簡與策不同左傳孔疏云單執一札謂之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故於文策本作冊象其編簡之形是簡與策異然編簡為策則策即是簡故鄭君以策為簡也釋名云簡間也編之篇篇有間也又簡一名札釋名云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是諸簡連編者亦名為簡蓋對文則簡與策別散文則簡與策通也濬益按金氏此說於周代簡冊制度可謂詳晰古文冊本象編簡之形中四直畫為簡コ為韋史記言孔子晚好讀易韋編三絕簡以竹為之自非韋編弗能勝且久漢以後易以縑帛始為卷唐以後印本通行復為冊至今日線裝之制莫之能易然必先以紙貫其上下則仍韋編之遺式故標題次第猶得以冊名也（綴遺卷五・三十二頁冊冊庚鼎）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𥫗古文冊从竹之說非許氏謂為从者必當認艸艸為之耳其實此以象竹之節也廣雅箣謂之簡字遂从全竹亦泥簡義也其實析言簡即札也桂馥云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注云策簡也正義簡者未編之稱策是衆簡相連之

王觀國曰册象形字中有二編孔子讀易韋編三絕者以韋貫編作册也此說甚詳』(古籀篇二十七第三三頁)

唐蘭曰『凡古器銘末多記官氏如稱亞者余既別為文以釋之按此器末及乍册夨令段乍册大鼎並記雋冊乍册䚄卣記[illegible]冊乍册般甗記來册則知記冊或册者作册氏也其作雋[illegible]來諸字乃其本姓氏也(薛氏款識帚䕝鼎有𡳿冊其銘云乍册友史易𦘔貝又臣辰盉臣辰卣臣辰壺臣辰

爵殆皆史寅所作，均記臣辰𠕁先，則皆作冊氏也。其他見於殷文存、愙齋集古錄等書者，如𠃨𠕁、𠕁𠦪、冊木工、冊𤔲、冊陕、冊㰤、冊般、冊𢑚、冊內、冊芳、冊今、冊緐、冊允、冊疋諸稱，殆亦皆作冊氏矣」（國刊第四卷一期二八頁作冊令尊及作冊令彝銘考釋）

商承祚曰「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䇲古文冊从竹。案甲骨文金文作𠕁，與篆文同。甲骨文又有从𡿨作𠕋者，即冊命之意。金文師酉𣪘作𠕁，象簡與筆相間，則竹乃𠕁傳寫之誤」（古攷十六頁）

馬叙倫曰「倫按冊蓋本作𠕁，象編簡而卷之之形。觀今西北出土之編簡猶然，此略耳。冊為書籍之書本字，而書則史之轉注字。今所謂寫字之寫本字。史音審紐二等，冊音穿紐二等，後簡稱審二穿二。凡照穿牀審同為舌尖後音，古讀書蓋如疏，故漢人之上分二等三等者皆同

疏即上書也、疏音亦審二故今通以書為冊矣」（刻詞十五頁冊卣）

馬叙倫曰「倫按舊釋冊為冊倫謂此栅之初文即說文之侖字今說文之侖訓思也乃惀字義侖從亼亼為極之初文（詳疏證）則義必與屋字事有類聯而從書冊字不得會意甲文有𣡕葉玉森以為栅字是也說文栅編豎木也𣡕正象其形蓋初作栅者止編生木為之故從三木立云而一象所以編之也今字作栅而徐鍇本作從木冊聲唐寫本木部殘卷則作删省聲冊音穿二删音審二同為舌尖後音栅固可從冊得聲侖或從亼冊聲然沈乾一考古音侖如闌說文大波為瀾小波為淪實音同來紐轉注字則沈說是說文闌門遮也蓋闌實為𣡕之轉注字古書闌删連文亦可證也𣡕冊同為編木其語原當同則冊古音

蓋如刪故古皆借書為冊音同審紐也至𣏟變為篆文與冊相混故刪姍𤜵𣏟等字皆從冊得聲其實皆從𣏟得聲亦可也𣏟闌刪姍聲皆元類也轉入真類則讀力屯切矣侖蓋𣏟之後起字以篆文相混乃增亼以定之亦或為𣏟之譌也』刻詞四七頁至四八頁丁酉蔚

高鴻縉曰『說文𠕋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𥬲古文冊从竹楚革切段氏曰後人多段策為之……蔡邕獨斷曰策簡也其制長者一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扎牒也亦曰簡編次簡次簡者竹簡長短相間排比也以繩橫聯之上下各一道一簡容字無多故必比次編之乃容多字

徐灝曰凡簡書皆謂之册不獨諸侯進受於王也此擧其大者而言符册亦二事也

商承祚曰師酉敦蓋册作卌古文所从从殆由[illegible]而譌也

按此字但象編簡之形册籍之册也至於策則為馬箠鞭馬之具也經典多段策以代册實僅同音通段並非策有册籍之意」

(字例二篇一五二頁)

白川靜曰「至於扁字說文二下云扁署也从戶册戶册者署門戶之文也亦即門戶柵上交木之意册字的古義大概就在扁字之中册當即柵之初文象扁門的扉形考卜辭金文中的册字其直枝有三條至六條的各形而其長枝上部亦有稍呈圓狀者至於横的二編或兩端相連而成圓形或一端相連一端上下分開或兩端與長枝平齊……這些都是編木成扉的形狀

不可能是長短不齊的簡札或龜版金文之中有不少兩冊字左右相向並排的據我調查的結果在含有冊字的金文一百三十多例中含有這種兩冊並排之形的就有五十一器之多因此我認為冊是編扉的象形而兩冊是雙扉的象形其本義蓋指牢閑而言說文二上牢閑也養牛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帀所謂从冬省疑有錯誤這個牢字當與卜辭之牢同義冊與兩冊便是牢閑的闌柵之象形

我這個推測即以冊為牢閑闌柵之形的說法還有旁證來支持那是鳥獸之形與冊字組合而成的數種彝銘現在舉其數例如下

1. 眀牲形冊冊卣(貞松堂·補·中六三)

2. 瞿雔牛冊冊祖丁卣(薛氏三·八·傳古九·二九)

3. 朋牲形父丁敦(憲齋七·二二、殷存上一三、小校七·六七)

4. 雞形册矢作丁公毁(貞松堂六·一一、書道全集一·三五)

5. 朋兄牛形册册祖丁彝(考古四·二二)

6. 宜父丁隩彝朋牲形册册册彝(貞松堂·補·上二三)

7. 矢令彝(貞松堂四·四九、書道三六)

8. 朋獸形册册鼎(貞松堂二·二四、同補·上一九、善齋一·四〇、小校經閣二·二七)

9. 孫册册父乙象鼎(西清四·一)

10. 鳥形册大作祖丁鼎(貞松堂三·二五、書道四七、有三器)

這些鳥獸之形加上册形—闌櫼—的款識無疑的當是代表養獸之官右舉彝銘之中第4、7、10、均有作册之名可知其作器者是以作册為職的人作册的起原恐怕與此册形的闌櫼

有關係關於這點下面還要詳加考察這些兩册相對的金文的形狀特別是在其中或上下圖以獸形或鳥形正表示册的原義是出自柵即牢闌闌檻之形』（中國文字三十九册八頁作册考）

白川靜曰『要而言之册字原是納牲牢於闌檻之形在供牲之前先行擇毛卜占芻養巡牲展牲等禮如此潔淨犧牲之事則叫做册或𠕋用換言之𠕋是把犧牲的種類數目告之於神並行潔淨修祓之意這種潔淨修祓的意義擴大後凡王之咎禍的祓禳外族侵寇的祝告也叫做𠕋而對於外事則稱之為𠕋伐或𠕋伐𠕋這種儀禮因有關國家大事所以甚受重視甚至產生專掌其事的職業姓氏族其中以祉𠕋最為重要其他還有侯告因望等族於是為了𠕋祝之需又產生製作文辭的人

這種官職就叫作冊殷末周初金文裡的作冊所參與的祭儀計有隮圛巡省舍命用牲殷禮鑄鼎祭祀宗廟等但這些職掌都可視作冊祝的分化彝銘中署有冊字的器以及與此有關的各種器都可推定是作冊之物其數目相當的多這從殷代祭政軍事尚未完全分化的情形來看可說是理所當然的現象同時可知作冊在殷代是一種很重要的官職……

史官原為奉行冊祝者即將作冊所定祝冊奏上於王的一種職務所以後來史又稱祝史這個稱呼在先秦文獻裡屢見不鮮就職掌來說史與作冊本來雖很相似職責也不分軒輊但由於史掌王之冊命的關係可說是一種內官故其勢力逐漸增高終至於併吞了作冊的地位所謂內史內史尹作命內史作冊內史等諸職便是如此產生出來的東周以後載籍中即

無作册之名按作册之職在周禮約略相當於春官之大祝小祝但其職掌範圍則僅限於祭祀方面史在西周是相當崇高的職位因此史某之器為數甚多不過到了末期也出現有史正(矢人盤)史小臣(大克鼎)等卑官之名如果能以青銅彝器的製作情形推測官職之盛衰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殷代及周初作册系諸職較為得勢地位亦非常崇高但自西周中期以後史系諸職便代之而興甚至將作册系併吞合而為一了(中國文字四十册三四至三五又四一至四二頁作册考)」

〈大9〉「医乍册麥易錫金于辟医」〈大14〉「王乎呼內史吳册令敉」〈大15〉「內史册命」〈大16〉「王乎乍册尹口口册命徒」〈大18〉「王乎史尤册令命𢼄」〈大27〉「王乎呼內史册命鄭」

孟鼎 <0676>「在珷王嗣玟乍邦」「令女盂井乃嗣且南公」

曾姬無卹壺 <2828>「後嗣甬之」

a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嗣諸侯嗣國也从冊从口司聲古文作孠从子司聲此銘上文正嗣國義而云武王繼文王業以興邦家未為天子故曰嗣耳書洪範禹乃嗣興義與此近又審此篆形从人口冊ㄋ與口相離矣葢古文元當如此銘云冊必於廟史讀其冊故从口此从人與古文作孠从子同意可冊立之人也後或从司為聲此會意字變為形聲此例自不為尠矣或云从司聲以兼意司者臣也官人也讀冊之史也然司元詞字古文已从口又从司此為重複要从口又从司者後出字耳又或云此篆从ㄋ亦司省𤔲字省作𤔲又省作𤔲司固當省作ㄋ也具參又按銘下文段借為始〻嗣通用故嗣字有或作𤔲者合嗣

始為形也又金文多借𤔔為理𤔔籀文辭字又經傳多借治為理。治𤔔三字皆通用故論語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始與理通亂即𤔔𤔔誤即𤔔字然則嗣亦當與始通嗣且即始祖也」（古籀篇二十七第三六至三七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嗣諸侯嗣國也从冊口司聲按古作𤕦盂鼎作𤕦毛公鼎𤕦鼎皆从冊𤔔省聲」（文源）

高鴻縉曰「說文嗣諸侯嗣國也从冊从口司聲。孠古文嗣从子。詳吏切。

按嗣位必遵先君之命嗣字之意本於口本於冊故从口从冊司聲動詞金文或从司省聲晚周古文蓋从子子繼父也司聲」（字例五篇一七四頁）

a 𤔲

𤔲 說文所無

毛公鼎𤔲〻四方

<0680> 𤔲△〻△ 三方

a 徐同柏曰「讀為嗣治」(从古卷十六、二十六頁周毛公鼎)

a 高田忠周曰「毛公鼎不巩先王配命敃天疾畏司余小子不及邦庸害吉𤔲〻四方大從不靜云云拓本吳大澂云此嗣古文似是而害吉嗣為句云害曷古通孟子時日害喪書湯誥作曷詩葛覃害澣害否毛傳害何也吉當訓善吉嗣猶善繼善述之意害吉嗣者曷云能穀也又嗣四方大從不靜為句云嗣與𤔲通當讀治從古縱字爾雅釋詁縱亂也靜即靖書盤庚自作不靖馬注靖安也愚謂前句讀非是𤔲有重文者正是重言形況字嗣〻猶言續〻損害善事不一再之意也又按此篆从𤔲〻

即𤔲省文𤔲籒文辭字𤔲司亦通用字然从𤔲猶从司也故此

不从口亦當證大篆从口為複矣」(古籒篇二十七第三七頁)

a 郭沫若曰「𤔔冊々四方𤔔冊當从𤔔冊聲、亂貌猶言䖒々蠢々」

(兩攷一三六頁毛公鼎)

a 郭沫若曰「𤔔冊字字書所無、舊多釋𤔲、不確、今案此乃聯綿字、以

𤔲字从𤔔司聲例之、當从𤔔冊聲、冊冊四方、當如詩我觀四方、

䖒々靡所騁之䖒、䖒々、又春秋左氏傳王室蠢々、(昭二十四年)蠢々

与冊々古音同紐、韵亦近對轉、故𤔔冊々要當是紛亂之狀。」(金

攷二六二頁毛公鼎)

a 吳闓生曰「𤔔冊从𤔔冊聲蓋與䖒々同意」(吉文卷一第一頁毛公

鼎)

張之綱曰「窓齋云𠛬古嗣字」(斠釋三頁)